己卯本 殘存

存 一回至二十回

第一回首殘三頁半 已據庚辰本補全 尚未釘入

第二回末後有評批 第四回有注 各多文本無

第十回末缺一頁半 已據庚辰本鈔補 尚未釘入

有行間批語 各本無

第十二至二十回均有注 十七八回未分卷 與庚本同

第十六回末有題語 十九回無回目有鈔補 與庚本同

第二十回有後評 與戚本同

二十一回至三十回 缺 此十回現據庚本已鈔補齊全 並以甲戌本庚辰本互校 所有評批均依式過錄 尚未裁釘

存
三十一回至四十回
卅一回多注有前後評批 庚本無
卅二回有前評 卅四回有注 无多
卅五回有後評 卅六回有注有後評
卅七至卅九回均有注 四十回有注 只一處
四十一回至六十回 缺 未鈔補（擬照庚辰本以戚本校）

存
六十一回至七十回
六十三回有注 无多
六十四回有缺 係同時從別本鈔補 但非一手所鈔 与戚
本鈔有異同大段無差 庚本無
六十五回有注
六十七回有缺 此回亦庚本所無 此亦同時從別本鈔
補 但非同時所寫 与戚本相校大不相同意見另
一結構（全注校點只得另寫一篇附後）

七十一回至八十回缺 未鈔補（已據以庚本鈔補以戚本校）

以上己卯鈔本殘存回數及與庚本異同大概情形也

凡八十回之本只見四種

一 甲戌本 胡適之氏藏 只有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八）

二 己卯本 即敝藏 缺四十回 存（一至二十回）（三十一回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

三 庚辰本 今在燕大 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十七八回未分卷 有眉批行間評語但至廿八回即止以下無

四 戚蓼生本 即有正書局印行者 最完全 惟無眉批行間評批耳

此己卯本闕第三冊（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第五冊（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六冊（五十一回至六十回）第八
冊（七十一回至八十回）又第一回首殘（三頁半）第十回殘（一頁半）均用庚辰本鈔補因庚本
每頁字數款式均相同也　凡庚本所有之評批注語悉用朱筆依樣過錄
甲戌殘本祇十六回計（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八）胡適之君藏周汝昌君鈔有副
本曾假互校所有異同處及眉評旁批夾注皆用藍筆校錄其有在某句下之夾注
祇得寫於旁而於某句下作乚式符號記之與庚本同者以〇為別遇有字數過多
無隙可寫者則另紙照錄附粘於前以清眉目　己丑人日燈下記於安平里信園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〻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来上面即鏨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也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来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〻及至紅樓夢一回中亦

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於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

此書只是着意於閨中故叙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畧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堂堂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風晨月夕階柳庭花亦未有傷於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為不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綱正義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

此節庚辰本与戚本均在回目下

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　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
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長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

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来至峰下坐於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後便說到人間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竟有人問口生於何處其無心肝可笑可恨之極）向那僧說道大師弟子蠢物（豈敢豈敢）不能見禮了適聞二位（談）但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蠢性却稍通（豈敢豈敢）況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慈心携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裡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有些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聯屬（四句乃一部之總綱）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到不如不去的好

這石凡心已熾那裡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攜你去受享〻〻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石道自然〻〻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鍜煉過尚與人踮脚不學者又當如何）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妙〻佛法亦須償還況世人之償乎）助你一助待劫終之日（明點幻字好）復還本質（近之賴債者來看此句所謂遊戲筆墨也）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謝不盡那僧便念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

以上三頁甲戌鈔錄 本神迴例下 多四百餘字 盬筆 即是
庚辰本與此本 原本均有凡例 特鈔于此 鈔畢 閱正文注中即知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〻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〻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〻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〻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〻有人方

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竈

繩床其晨夕風露堦柳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

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

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耳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来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自占地步　自首荒唐妙）

將此来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来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補天濟世勿認真用常言　荒唐也）

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總應十二釵　照應副十二釵）

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下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合週天之數　剩了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

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此一部鬼話　煅煉後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不學也）

丰神下甲戌本多四百餘字另紙鈔附於前

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奇詭險怪之文）

迥異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

的可佩可拿那僧託於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箇宝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有如驕懶石鍾未壁用幻處　自愧之語　妙極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

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見世人不歡喜　世原宜假不宜真也　諺云一日賣了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信哉　伏長安大都）

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盡（伏榮國府　伏大觀園　伏紫芸軒　何不再添一句云擇个絕世情癡作主人）

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可知若果有奇貴之處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貴而居究竟是無真奇貴之人）

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

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来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箇空空道人訪

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大塊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来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

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
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
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
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ゝ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耳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来說起根由雖近荒唐（自占地步）（自首荒唐妙）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補天濟世勿認真用常言）
將此来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来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
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總應十二釵）方經二十四丈（照應副十二釵）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合周天之數）媧皇氏只用了三
萬六千五百塊只單ゝ剩下一塊（剩了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話）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
煉之後（煆煉後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不學也）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

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ゝ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奇詭險怪之文）
「迥異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有如髯蘇石鍾赤壁用幻處）（自愧之語）（妙極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
的可佩可拿那僧託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箇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見此大不歡喜）（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諺云一日賣了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信哉）
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伏長安大都）
邦（伏榮國府）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伏大觀園）溫柔富貴鄉（伏紫芸軒）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盡（何不再添一句云擇个絕世情
癡作主人）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可知若果有奇貴之處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貴而居究竟是無真奇貴之人）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
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
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来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箇空ゝ道人訪
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塊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ゝ空ゝ道人乃從頭一看原来就是無材補天（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幻形入世蒙茫ゝ大士渺ゝ真人

携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書之本旨）　枉入紅塵若許年（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迹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到還全備或（或字謙得好）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反（若用此套者胸中必無好文字手中斷無新筆墨）失落無考（據余說大有考證）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来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先駁得好）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將世人欲駁之腐言預先代人駁盡妙）小材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鈔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所以答得好）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

（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有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至草蛇灰線）

我想歷来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竒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閒文者特多歷来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恶不可（先批其大端）（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汚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来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乱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几個女子雖不敢說强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詞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迹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

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托月背面傳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復不少余亦於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謬誤

開卷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

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你們當那醉餘飽臥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腳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以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

轉得更好

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獨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本名

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

亦斷不可少

可笑

要緊句

要緊句

要緊句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余不遇獺頭和尚何悵悵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 甲午八月淚筆

從頭至尾鈔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了去方是巨眼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此是第一首標題詩

至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

開口先云

以石上所記之文

妙極是石頭口氣惜米顛不遇此石

世路寬平者甚少亦鑿

糊塗也故假語從此具焉

勢利是非

甄封二姓之事

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伏筆

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

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源不凡

廢

甄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託言將真事隱去也

本地推為望族寧榮則天下推為望族叙事有層落

風

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矣總回風俗來

庚辰本八十回内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此己卯本封面亦書（内缺六十の七回）而卷中有此兩回並不抄細審非一手所寫但可確定同時在別本鈔補者與通行本相近可知卯高鶚所據之本也嘗以戚本對校則六十四一回異同雖多大體無差一回則大不相同直是另一結構多處可校祇得仍附於後以存初稿時面目

丁亥春記於滬上憶園時年七十

護官符下小註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着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兩房餘皆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項行商共八房

昌明隆盛之邦（批）伏長安大都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奈余不遇獺頭和尚何悵悵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
甲午八月淚筆

從頭至尾鈔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烟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此是第一首標題詩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

以石上所記之文
是金陵
妙極是石頭口氣惜米顛不遇此石
勢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
世路寬平者甚少亦鑿
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伏筆
開口先云
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源不凡
糊塗也故假語從此具焉
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
甄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名費廢
字士隱託言將真事隱去也
風因風俗來
本地推為望族寧榮則天下推為望族敘事有層落
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矣總

作英蓮 下同

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
今採來壓卷其後可知

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
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極

以頑石草木為偶實歷
盡風月波瀾嘗遍情
緣滋味至無可如何始

寫香菱根基原與正十二釵無異

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

所謂美中不足也

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

設云應憐也

熱日無多

坐至倦時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

是方從青埂峯袖石而來也接得無痕

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问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

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入人世

胎

趁此机会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経歷〻〻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

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

點紅字玉字二

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

妙 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魂也

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

單點玉字二

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

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体終日遊於離恨天

結此木石因果以洩胸中
悒鬱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
意不語和笑能留人此之
謂耶

知眼淚還債大都作
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
但不能說得出

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

飲食之名奇甚出身履歷更奇甚寫黛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

妙極思怨不清西方

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

尚如此況世之人乎 趣甚警甚

總悔輕舉妄動之意

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问及灌

點幻字

又出一警幻皆大關鍵處

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还

觀者至此請掩卷思想歷來小說可曾有此句千古未聞之奇文

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还他也償还得過

余不及一人者蓋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

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賠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

闻實未闻有还眼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加瑣碎細膩

了那僧道歷來几个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編章而已至家庭閨

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窃玉暗約私奔而已

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

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趣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几个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在此 丁亥春）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近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物或可一見否那道人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隱屁之至）後面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又點幻字云書已入幻境矣）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四字可思）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還（為）無（疊用真假有無字妙）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醒得無痕不落舊套）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妙極若記得便是俗筆了）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菊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鬪他頑耍一回又（帶）代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所謂萬境都如梦境）從那邊來（看也）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此門是幻像）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菊（蓮）那僧便大（奇怪所謂情僧也）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

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洒与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數況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托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于一情字耶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賢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芥乎

家國君父事有大小

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内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説捨我罷〻〻士隱不奈(耐)煩便抱女兒撤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辭道

慣養嬌生笑你痴（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
菱花空對雪澌〻（生不遇時）（遇又非偶）
好防佳節元宵後（前後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後是諱知者）
便是烟消火滅時（伏後文）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問他們来歷只听道人説道你我不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刼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虚幻境消號那僧道最妙〻〻説畢二人一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个人必有来歷該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隔壁二字極細極險記清）葫芦廟内寄居的一个窮儒走了出来這人姓賈名化（假話妙）字時飛（實非妙）別號雨村者（雨村者村言粗語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話也）原係湖州（胡謅也）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又寫一末世男子）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来此又淹蹇住了暫居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又是寫士隱窮是諳林文苑非守錢虜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一回）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説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来至書房中小童献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来拜（奕也奕既未必將至矣）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説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个了頭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

〻殊其（其理）運其數則略無差異知運知數者則必諒而後嘆也

佛以世謂刼凡三十年為一世三刼者想以九十年為限見寓言也

更好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說中滿紙羞花閉月等字

這是雨村目中又不與後之人相似

最可笑世之小說中凡寫奸人則用鼠耳鷹腮等語

這方是女兒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說中滿紙紅拂紫烟

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鬟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來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

（皆是矣）（今古窮酸色心最重）（是莽操遺容）（今古窮酸皆會替婦女心中取中自己）（寫士隱愛才好客）

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表過黛玉則緊接上寶釵）（前用二玉合傳今用二寶合傳自是書中正眼）

恰被士隱走來听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

（妄）（寫雨村豁達氣象不俗）

這首詩非本旨不過欲出雨村不得不有者
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收又用起詩社于秋日所嘆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關鍵

了士隱過這邊書院中来須史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来當時街房上家ゝ簫管戶ゝ歌弦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絶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是將發之機
奸雄心事不覺露出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ゝゝ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舉業之斈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

四字新而含蓄最廣若必指明則又落套矣
這個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笑
時尚

寫士隱如此豪爽又全無一些粘皮帶骨之氣相愧殺近之讀書假道學矣
今若能遇士翁這樣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

言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还識得且喜明歲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战方不負兄之所斈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当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两白艮並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也雨村收了艮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两封荐書与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个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来說和尚說賈卪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与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黄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回辞了士隱听了也只得罢了真是閑処光陰易

寫雨村真是个英雄
是宿酒
又周到如此
寫雨村真令人爽快

過條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隐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菊去看社火花灯半夜（妙。禍起也此因事而命名）
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将英菊放在一家门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
有英菊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
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隐見女免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
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
因此晝夜啼哭几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隐先得了一病当時封氏孺人也
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療治不料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
加小心致使油熖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土俗人風）（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
因劫数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将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虽有軍
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漸漸的熄下去也不知燒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楊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
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白
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
心然後用黛玉宝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及遠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
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後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
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閒文贅瀆開筆即寫賈夫人

已死是特使黛玉入荣府之速也通灵宝玉于士隐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阅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宝钗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盖不肯下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燃信之爆竹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钗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说出實雖寫而却未寫观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虚敲旁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隐曲之筆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余自謂評書非阅評詩也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问傍观冷眼人

一絲不亂

却说封肅因听見公差傳喚忙出来陪咲啓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爺来封肅忙陪咲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麽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麽真假因奉太爺之命来问他既

點睛妙筆

故用冷子興演说

託言大槩如此之風俗也

几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塲了只有他夫妻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與两个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还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来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隐还有折变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免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们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動等語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

士隐　風俗

所以大槩之人情如是風俗如是也

此等人何多之極

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〻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這日
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〻心忽見那邊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瘋顛落脱蔴屣
鶉衣口内念肴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只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在日〻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来道你滿口說些甚庅只听見好了〻〻那道人笑道你果
然听見好了二字还筭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
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

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愛倏痛倏悲纏綿不了　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不了　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為籌畫計算痴心不了　一段功名升黜無時強奪苦争喜懼不了　總收古今億兆痴人共歷幻場此幻事擾〻紛〻無日可了　此等歌謠原不宜太雅

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這好了歌解註出来如何道人笑道你解你
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寧榮未有之先）（寧榮既敗之後）（瀟湘館紫芸軒等處）
又糊在蓬窓上說甚庅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雨村等一干新榮暴發之家）（寶釵湘雲一干人）（黛玉晴雯一干人）
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熙鳳一干人）（甄玉賈玉一干人）
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来喪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梁誰承望流落在（訓有方言安母死後之日）（柳湘蓮一干人）
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乱烘〻你方（賈赦雨村一干人）（賈蘭賈菌一干人）
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總收）（太虛幻境青埂峯一並結住）（語雖舊句用於此妥極是極）（苟能如此便能了得）
那瘋跛道人听了拍手笑道解得切〻〻士隱便說一声走罷将道人肩上搭（如聞如見）
褳搶了過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〻而去當下烘動街坊衆人當作

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極其說得痛切處又非一味俗語可到

走罷二字真懸崖撒手若個能行

所謂乱烘ゝ你方唱罷我登場是也

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
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丫鬟伏侍
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夜抱怨也無可
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听街上喝道之声衆人都說新
太爺到任了丫鬟于是隱在門内看時只見那軍牢快手一對ゝゝ的過去俄而
大轎内抬着一个烏紗猩袍的官府過去了丫鬟倒發了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
（雨村別来無恙否可賀ゝ）
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丢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
（是無兒女之情故有夫人之分）
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許多人乱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来傳人問話封肅听
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余批重出余閱此書偶有所得即筆錄之非從首至尾閱過復從首加批者故偶有復處且諸公之批自是諸公眼界脂齋取樂處後每一閱亦必有一語半言重加批評於側故又有於前後照應之說等批

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禀省得乱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
擁他去了封家人各ゝ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来欢天喜
（閒文）（出自封肅口内便省却多少）
地衆人忙问端的他乃說道原来本府新陞太爺姓賈名化本胡州人氏曾与
女婿旧日相交方纔在咱门前过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当女
（僥倖也）（託言當日丫頭回顧故有今日）
婿移住於此我一ゝ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问外孫女兒
（不過偶然僥倖耳非真實得塵中英傑也非近日小說中滿紙紅拂紫烟之可比）
我說看灯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訪回来說了一回話臨走到
（為葫蘆案伏線）（細）
送我二两銀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
（所謂舊事淒涼不可聞也）
人送了两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与封肅轉托他向
（雨村已是下流人物看此今之如雨村者亦未有矣）（謝禮却為此險哉人之心也）
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
（一語道盡）
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說

好極与英蓮有命無
運四字遥遥相映射
蓮主也杏僕也今蓮
反無運而杏則兩全
可知世人原在運數不
在眼下之高低也此則
大有深意存焉
滛來只見集古集唐
等句未見集俗語者
此又更奇之至

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找前伏後）
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丫嬛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士隱家一段小榮枯至此結住所謂真不去假焉來也）
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到雨（注明一筆更妥當）
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棄世雨村便將他扶
冊（側）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妙極蓋女兒原不應私顧外人之謂）（更妙可知守礼俟命者終為餓莩其調侃寓意不小）
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到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
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此亦奸雄必有之理）
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个空隙作成一本參（此亦奸雄必有之事）
他情（生）性狡滑擅纂礼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
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

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
最喜此等半有半無半
古半今事之所無理之
必有極玄極幻荒唐不
經之處

可笑近時小說中無故
極力稱揚浪子淫女臨
收結時還必致感動朝
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慾之
界明遂其意何無人
心之至不知被作者有
何好處有何謝報到
朝廷廊廟之上直將半生
淫污穢瀆睿聽又苦拉

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喜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此亦奸雄必有之態）
作（做）官積下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游覽天（先云根基已盡故今用此四字細甚）
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鹽政点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已伏下文金陵一節矣）
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台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蓋云學海文林也總是暗寫黛玉）（十二釵正出之地故用真）
今欽点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
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时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要緊二字蓋鐘鼎亦必有書香方至美）
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
沒甚親支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於去歲死了雖有（文總為黛玉極力一寫）
几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帶寫賢妻）

君只作一干証護身符強媒硬保得遂其淫慾哉

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笑者近小說中滿紙班昭蔡琰文君道韞

上半回已終寫仙遊已為代玉也故而帶過恐閱文有妨已筆

大都世人意料此終不能

着他寫黛玉只用此二字可笑近来小說中滿紙天下無二古今無

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爱女如珍且又見他聪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嘆（得笑等字）且說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体勞倦二因盤費不継也正欲尋个合式之處暂且歇下幸有兩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斈生並兩个伴讀丫鬟這女斈生年又極小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斈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斈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辞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只因女斈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旧症遂連日不曾上学雨村閑居無聊每当風日晴和飯後便出来閑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

（寫雨村自得意後之交識也又為冷子興作引）

此不及彼者而反及彼故特書意在村野風光却忽遇見冷子興一篇榮國繁華氣象

畢竟雨村還是俗眼只能識得阿鳳宝玉黛玉等未覺之先却不識得既證之後

未出寧榮繁華盛處却先寫一荒涼小境未寫通部入世迷人却先寫一出世醒人迴風舞雪倒峽逆波别小說中所無之法

山環水繞茂林深竹之處隱隱的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付破旧的对聯是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誰為智者又誰能通一嘆　當頭一喝却是為余一喝）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虽淺近其意則深我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来必有个翻過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时只有一个聾腫老僧在那里煑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来意欲到那边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来方入肆门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号冷子興旧日在都中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个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最相契

（是翻過来的　是雨村火氣　随筆帯出禪機又為後文多少語録不落空　一部書之總批　先為寧榮諸人）

合雨村忙亦笑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个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閑步至此且歇ㄟ脚不期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来二人閑談漫飲叙些别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庅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ㄟ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们同姓定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门楣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論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们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疎难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这榮國府兩门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踈了子興道正是說来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覧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门前经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厛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润之氣那里像个衰敗之家子興笑道亏你是進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画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盡上来了这

好。若多談則累贅

雨村已無族中矣何及此耶看他下文

此語縱真亦必謂是雨村欺人語

嘆得怪

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

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

只寫末世

點睛神妙

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

好寫出空宅

作者之意原

語乃今古富貴世家之大病

甚字好蓋已半倒矣

文是極好之文理是必有之理話則極痛極悲之語

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兩句寫出榮府）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説也罕道这樣詩礼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説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一轉有力）正説的是这兩门呢待我告訴你当日寧國公（演）与榮國公是一母同胞的弟兄兩个寧公居長生了四个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第二代）（賈薔賈菌之祖不言可知矣）襲了官也養了兩个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第三代）（源）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嘆嘆）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槪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第四代）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藉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个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賈蓉第五代）如今敬老爹一槪不管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把寧國府竟翻過来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伏後文）再説榮府你听

畧可望者即死

一部書中第一人却如此淡淡带出故不見後来玉兄文字繁難

方纔所説異事就出在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第二代）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勲史侯家的小姐（湘雲祖姑史氏太君也）（因湘雲故及之）為妻生了兩个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第三代）如今代善早已去（記真）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时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長子襲官又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見遂（總是稱功頌德）特恩賜了（額外賜了這政老爹）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職令其入部習学如今現已陞員外郎了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記清）（嫡真實事非妄擬也）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学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此即賈蘭也 蘭第五代）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説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一塊五彩晶瑩的玉来（青埂頑石已得下落）上面还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嘆道果然奇異怕这人来歷不小子興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説因

而他祖母便愛如珍宝那年周歲时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与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了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百个不及他一个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到好咲不好咲將來色鬼無移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

（真千古奇文奇情）

（沒有這一句疑雨村如何罕然厲色並後奇々怪々之論）

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当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々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推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々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因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亦不能為

（此亦略舉大概幾人而言）

（甘露為）

（譬得好）

（恰極是確論）

又一個真正之家特与

大凶大惡置之于萬〻人之中其聰明靈秀之氣則在万〻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万〻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妓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〻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道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你方纔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處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広子興道

意故覺愈奇

先露陪一個

女仙外史中論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

衙無考亦因寓懷而設置而勿論

假家遥對故寫假則知真

只一句便是一篇家傳与子興口中是兩樣

如你只以釋老二號為譬畧不敢及我先師儒聖等人余則不敢以頑劣目之

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卻是個富而好礼之家到是個难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啓蒙卻比一個舉業的學生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胡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兩個宝号還更尊榮無對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的狠呢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〻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人了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

說大話之走狗畢真

如聞其聲

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寫者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遥照賈家之寶玉凡寫賈宝玉之文則正為真宝玉傳影

恭敬

罪過

与前八字嫡對

以自古未聞之奇語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鶺鴒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閨閫庭幃之傳

楚儿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时他便姐〻妹〻的乱叫起来後来听得里面女兒们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〻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讨饒你豈不羞他回荅的最妙他說疼急之时只叫姐〻妹〻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覓不疼遂得了秘诀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来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辞了館如今在巡塩林家坐了館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自少有的（寳點一筆余謂作者必有）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个亦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原也）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因漢以前例妙）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女政老爺養為己女名迎春（應也）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嘆也）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息也）因史老太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边一處讀書听得个〻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外用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来現有对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喚賈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訪便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学生讀書凡有敏字他皆念作蜜字每〻如是寫字若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說是為此無疑了怪道我這女学生言语舉止另是一樣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生此女今知為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个這一个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沒了只看着少一輩的將来之東床如何呢雨

非警幻案下而来為誰

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个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个弱孫這赦老竟無一个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个（帶出賈環）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名賈璉今已卄（二十）來往了（另出熙鳳一人）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内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愛讀書于世路好机變言談去得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称頌他夫人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男人萬不及一的一个人（未見其人先已有照）雨村听了咲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几个人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筭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興咲道說着別人家的閑話正好下酒（蓋云此段話亦為世人茶酒之笑談耳）就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窓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閉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子是二人起身筭还酒賬（不得謂此處收得索然蓋原非正文也）方欲走时只听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報喜信兒（此等套頭亦不得不用）雨村忙回頭看时

（語言太煩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視墨如土矣雖演至千萬回亦可也）

庚辰本無此批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賈雨村夤緣復旧職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林代玉抛父〔二字觸目悽涼之至〕進京都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蓋言如鬼如蜮也亦〕者他本〔非正文正旨〕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便四下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畫出心事〕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畢肖趕熱竈者〕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曾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

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托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也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体又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必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者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泪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几个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了兩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那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謀了个復職候缺不上兩个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此是後話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候着

代玉迭林代玉常听得母親説過他外祖母家與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迭
几个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
在意不肯輕易多説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
入城中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别處不同又行
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个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華
冠麗服之人正门却不開只有兩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
勅建寧國府五个大字代玉想到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
照樣也是三間大门方是荣國府却也不進正门只進了西边角门那轎夫抬
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湾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赶
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来復抬起轎子衆婆子

此書得力處全是此等地方所謂頰上三毫也
書中正文之人却如

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门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来打起轎簾扶代玉下
轎林代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门兩边是超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
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
房大院正面五間大房皆是雕梁畫棟兩边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
眉等禽雀台堦之上坐着几个穿紅着緑的丫頭一見他們来了便忙都笑迎
上来説纔剛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个争着打起簾子一面
听得人回説林姑娘到了代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个人攙着一位鬓髮如霜的
老母迎上来代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怀
中心肝兒肉兒叫着大哭起来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代玉也哭
个不住一時衆人慢慢解劝住了代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史氏

如此寫出却是天生地設章法不見一絲勉強

從黛玉眼中寫三人

渾寫一筆更妙必個〻寫去則板矣可笑近之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付臉面

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〻指與代玉这是你大旧母這是你二旧（使觀者省眼）
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代玉一〻的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娘
們来今日遠客纔来可以不必上李去了衆人荅應了一声便去了兩个不一
時只見三个奶娘並五六个了頭撮擁着三个姉妹来了第一个肌膚微豊合（嬤）（靛勢如現紙上）（迎春）（不犯寶釵）
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鵞脂溫柔沉默观之可親第二个削肩細腰長挑身材（為迎春寫照）（探春）（洛神賦中云肩若削成是也）
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為探春寫照）（惜春）
小其釵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代玉忙起身迎上来見礼互相廝認過（是極）（畢肖）（此筆亦不可少）
大家歸了坐了頭們斟上茶来不过說些代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医服藥
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来因說我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親（妙）
今日一但捨我而去連面不能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代玉在懷（先）（了）（也）

從衆人目中寫黛玉

草胎卉質豈能勝物耶想其衣裙皆不得不勉強支持者也

奇〻怪〻一至於此通部中假借癡僧跛道二人點明迷情幻海中有數之人也非襲西遊中一味無稽至不能處便用观世音可比

甄英蓮乃付十二釵之首却明寫癡僧一點今代玉為正十二釵之貫在用晴筆蓋正十二釵人或洞悉可知副十二釵或恐观者忽畧故寫極力一提使观者萬〻稍加玩想之意耳

又咽嗚起来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〻止住衆人見代玉年貌雖小其舉止（為代玉自此不能別往）
言談不俗身体面龎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体度便知他有不足之（寫美人是如此筆伏者長怎得不叫絕稱賞）（為代玉寫照衆人目中只此一句足矣）
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代玉咲道我自来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
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听得說来了一个癩（日）（文字細如牛毛）（三歲上尚未能甚）
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記事故云听說莫以為親聞親見）（他）
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揔不許見哭声除父母之（了）
外姓親友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〻顛〻說了这些無稽之談也沒人理他如（凡有外姓親友之人）（惟寶玉是更不可見之人）（是作者自註）
今还是吃人参養荣丸賈母道这正好我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人生自當自養荣衛）（為後菖是伏脉）
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得後院中有人咲声說我来遲了不曽迎接遠客代玉納罕（接前甚便史公之筆力）（懦筆庸筆何能及此）（第一筆阿鳳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後文焉得不活道）
这里人个〻皆斂声屏氣恭肅嚴整如此想来是誰这樣放誕無礼心下正想（活跳紙上此等非仙助非神助從何而得此樸括耶）（原有此一想）

另磨新墨搦銳筆特獨出熙鳳一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繡幡開遥見英雄俺也

試問諸公從来小說中可有寫形追像至此者

時只見一群媳婦丫頭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進来这个人打扮與衆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代着金絲八宝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桂珠釵項上代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边繫着豆綠宫絛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褙袄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眼兩弯柳葉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為阿鳳寫照）代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阿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笑字作偶）你不認得他是我們这里有名的一个潑皮破落户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聲進来老太君打諢雖是空口傳声却是補出一向晨昏起居阿鳳於太君處承歡應候一刻不可少之人看官）代玉正不知以何称呼（仍以閒文淡之也）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代玉雖不識也曽听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是二舅母王氏之内姪女自幼假充男兒養着学名王熙鳳（奇想奇文以女子曰学名固奇然此偏有学名的反到不識字不曰学名者反若假）代玉忙陪笑見礼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代玉的手上

真有這樣標致人物出自鳳口代玉平安可知宜作史筆者

下細〻的打量了一回（寫阿鳳全部轉神第一筆也）便仍送至賈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樣標致（這方是阿鳳言語若）人物（的一味浮詞套語豈復為阿鳳哉）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这通身的氣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个（仍歸太君方不失石頭記文字且是阿鳳身心之至文）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〻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却是極淡之語偏能恰投賈母之意）只可怜我这妹〻這樣（這是阿鳳見黛玉正文）命苦怎庅姑〻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又来（若無這幾句便不是賈府媳婦）（文字好看之極）招我你妹〻遠路纔来身子又弱也纔劝住了快再休題起前話（反用賈母勸看阿鳳之術亦甚矣）这熙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〻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欢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該打〻〻又忙攜代玉之手問妹〻几歲了代玉答道十三歲了又問道可也上過学現吃什庅藥代玉一〻回答又說道在这里不要想家想什庅吃的什庅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来了帶了几个人来你們赶早打掃（當家的人事如此畢肖）

余知此緞阿鳳並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語机变欺人處耳若信彼果拿出預備不獨被阿鳳瞞過亦且被石頭瞞過了

兩间下房讓他們去歇〻說話之间已擺了茶菓上来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旧毋问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代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沒有見昨日太〻說的那樣真想是太〻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広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丁来給你這妹〻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〻田去過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毋命兩丁老嬤〻代了代玉去見兩丁毋旧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田道我代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毋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来了邢夫人荅應了一丁是字遂代了代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门早有衆小厮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来邢夫人携了代玉坐上車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来車小厮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了代玉的手進入院中代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来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內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了環迎着邢夫人讓代玉座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来回話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〻和舅毋是同家里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代玉忙站起来一〻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

余久不作此語矣見此語未免一醒

時

總為代玉眼中寫出

不見後文不見此筆之妙

接间文是本意避繁也

却是咱用家常字

仍歸前文妙〻

試着他心机

深取之意

代玉之心機眼力

為大觀園伏脈。試思榮府園今在西後之大观園偏寫在東何不畏

這一句都是寫賈赦妙在全是指東擊西打草驚

追魂攝魄

若一見時不獨死板且亦大失情理亦不能有此等妙文矣

赦老亦能作此語嘆〻

去代玉咲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拜見二舅〻恐領賜了飯
去不恭異日再領亦未爲不可望舅母容諒邢夫人听説咲道這才是遂命三
个嬷〻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姑娘過去于是代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门前
眼看着車去了方回来一時代玉入榮府下了車衆嬷〻引着便望東轉湾穿
過一个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庭之後儀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兩边廂
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代玉便知這方是正緊
正内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门進入堂屋擡頭迎面先看見一个赤金九龍
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个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
國公賈源又有萬几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来高青緑古銅鼎懸
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紫檀

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烏木聯牌廂着鏨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人東安郡王穆
蒔拜手書原来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边的三
间耳房内于是老嬷〻引代玉進東房门来臨窗大炕上猩紅洋毯正面設着
大紅金錢蟒的靠背石青金錢蟒的引枕秋香色金錢蟒的大條褥兩边設一
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右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左边几上汝窑美人觚内揷
着時鮮花卉並茗盌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
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边也有一對高几〻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
不必細説老嬷〻們讓代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是兩个錦褥对設着代玉度
其坐次便不上炕只向東边椅上坐了本房内的了環們忙捧上茶来代玉一

面吃茶一面打量这些〻丫环們粧餙衣裙舉止行動亦（果）与別家不同茶未吃了
只見一个穿红綾袄青緞掐牙背心的丫环（金乎玉乎）走来咲說道太〻說請姑娘（林）到那
边坐罢老嬷〻听了（傷心筆墮淚筆）于是又引代玉出来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内正面炕上
横設一張炕棹〻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旧的青緞靠背引枕
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緞靠背坐褥見代玉来了便往東讓代
（寫代玉心到眼到傖夫但云為賈府敘坐位豈不可笑）（三字有神〇此處則一色舊的可知其何〇此中亦非）
玉〻心中料定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代玉便向椅上坐了王
（家常之用度也〇咲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則曰商彝周鼎綉幕珠簾孔雀屏芙蓉褥等樣字眼）
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〻今日齋戒去了
（叙老不見又寫政老政老又不能見是重不見重犯不見犯作者慣用此等章法）（點綴宦途）
再見罢只是有一句話嘱咐你〻三个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
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偺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禍（四字是血淚）
（盈面不得已無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是富貴公子）
胎是这家里的混世魔王（与絳洞花主為对看）今日因廟里還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間你看見便知

了你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〻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听見（得）母親說
過二旧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嘟玉而誕（与甄家子恰對）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是極惡每日詩云子曰的讀書）最喜在内幃廝混
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
咲道旧母說的可是嘟玉所生的這位哥〻在家時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
（以代玉道宝玉名方不失正文）（雖字是有情字宿根而發勿得泛〻看過）
哥〻比我大一歲小名叫宝玉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来了自
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又登開一筆妙〻）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有）去沾惹之理王夫人咲道你
（此一筆收回是明通部同處原委也）
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〻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
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〻還（到）安靜些縱然他没趣不過出了二门背地里
（這兩句是宝玉本性真情前四十九字迥異之批今始方知蓋小人口碑）
拿着（跟）他的兩三个小么兒們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这一日姊妹們和他
（累〻如是〻非〻任尔口角大都皆然）
多說一句話他心里一樂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嘱咐你（你）别採他〻嘴里一時甜

不寫黛玉眼中之寶玉却先寫代玉心中已畢有一寶玉矣幻妙之至只冷子興口中之後余已極思欲一見及今尚未得見狡猾之至

言㗖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〻儍〻只休信他林黛玉一〻的都答應着只
見一ケ了环来回說老太〻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代玉從後房门由（後房門）
後廊（是正房後廊也）往西出了角门是（這是正房後西界墻角門）一條南北寬夹道南边是到坐三间小〻抱厦所北边
立着一ケ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门兒小〻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代玉道
這是你鳯姐〻的屋子回来你好往這里来找他来少什么東西你只管和他
說就是了這院门上也有四五ケ總角（六字是他處不寫之寫也）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代
玉穿過一ケ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寫得清一絲不錯）于是進入後房门已有多少人在
此伺候見王夫人来了（不是待王夫人用膳是恐使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禮耳）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筯王夫人進
羮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代玉在左边第一張椅子
上坐了代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们不在這里吃飯你是

今看至此故想日後以閱王敦初尚公主登廁時不知塞鼻用棗敦輒取而啖之早為宮人鄙誚多矣今代玉若不漱此茶或飲一口不無榮婢所誚乎觀此則知代玉平生之心思過人

客原應如此坐的代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毋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ケ告
了坐（方上来）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探春左边（坐）第二惜春右边（就坐左手）第二傍边了环執着拂
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间伺候之媳婦了环雖多却連一声
咳嗽不闻寂然飯畢各有了环用小茶盤捧上茶来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
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嚥盡過一時再吃（夫寫如海一派書氣最妙）茶方不傷脾胃今代玉見了這里許
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湯不隨少（的）不得一〻（的）改過来因而接了茶（畢）早見（有）人又
捧過漱盂来代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来（總寫代玉以後之事故只以此一件小事畧為一表也）这方是吃的茶賈
毋便說你们去罷讓我们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几（兩）句闲話（方）
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毋因问代玉念何（好極稗官崇用腹隐五車書者来看）書代玉道只剛念了四書代玉又问姊
妹们讀何書賈毋道讀的是什么書不過是認得几（兩）ケ字不是睜眼的瞎子就

此非套滿月蓋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則皆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者不知此意

少年色嫩不堅勞以及非夭即貧之語余猶在心今閱至此放声一哭

罷了一語未了只听院外一陣脚步响了丫鬟進来笑道宝玉来了（与阿鳳之来相映而不相犯）代玉心中正（余為一樂）
疑惑着（文字不反不見正文之妙似此應從國策得来）这个宝玉怎生个憊懶人物懞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這蠢物不是那蠢物都有个極蠢之物相符）心下正
想着（妙極）忽見丫鬟話未報完已進来了一个（不知是怎麼）軽年公子頭上代着束髮嵌寳紫金
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五
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掛登着青緞粉底小朝
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若桃瓣睛若秋波雖
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真真寫殺）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
玉代玉一見便吃了一大驚（怪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何
等眼熟（正是想必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到如此只見这宝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宝玉即轉
身去了一時回来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
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捴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
金八宝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旧大袄仍代着項圈宝玉寄名鎖護身符
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腿錦边弾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
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言語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平生萬種情思悉
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难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詞批这宝玉極恰
其詞云

二词更妙最可厭野史貌如潘安才如子建等语

末二語最要緊只是紈袴膏梁亦未必不見笑我玉卿可知能效一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紈袴矣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

行動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难耐凄凉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国於家無望天下

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双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还不去見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見多了一

又従宝玉目中細寫一黛玉直畫一美人圖

更奇妙之至多一竅固是好事然未免偏僻了所謂過猶不及也

不寫衣裙粧飾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見代玉之舉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評若不是宝玉斷不能知代玉終是何等品貌

代玉見宝玉寫一驚字宝玉見代玉寫一笑字一存於中一發於外可見文字下筆必推敲的准穩方纔用字

了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母之女忙来作揖厮見畢歸坐細看形容与衆各别兩（奇眉妙眉奇想妙想）

灣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笑非笑含露）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奇目妙目奇想妙想）

微微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一賦）（至此八句是宝玉眼中）（此句是宝玉心中）（此十句定評直抵）

分宝玉看罷因笑道這个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説你又何曾（看他第一句是何話）（瘋話。与代玉同心却是兩様筆墨觀此則知玉卿心中有則説出一毫宿滯）

見過他宝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認識的（皆無）（一見便作如是語宜乎王夫人謂之瘋瘋傻傻也）

今日只作遠别重逢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妙極奇語全作如是等語怪人謂曰痴狂）

便走近代玉身边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代玉道不曾讀（與代玉兩次打量一對）（自己不讀書却問到人妙）

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个字代玉便說

了名宝玉又問表字代玉道無有表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顰顰（寫探春）

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

不是寃家不聚頭第一場也

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个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

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代玉（如此等語焉得怪彼世人謂之怪只瞞不過批書者）

可也有玉没有衆人不解其語代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没有因答（痴極愚極焉得怪人目為痴哉）

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時發作（試問石兄此一摔比在青埂峰下蕭然坦卧何如）（奇極怪極）

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麽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还説通

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争去拾玉賈母急的

摟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滿眼淚痕泣（如聞其声恨極語却是疼極語）（一字一千斤重）（千奇百怪不寫代玉泣却寫宝玉泣）

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單我有我說没趣如今来了這麽一个神仙似的妹

妹也没有可知這不是个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

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将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

之理進你妹〻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
說沒有这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忽比得他还不好生慎重代上仔細（所謂小兒易哄余）
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环手中接来親與他代上宝玉听如此說想了一想（則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云）
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别論了当下奶娘来问代玉之房賈母便說今将宝玉
挪出来同在套间煖阁兒里把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厨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
與他们收什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㡡外的床上狠（跳出一小兒）
妥當何必又出来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个
奶媽一个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间上夜听唤一面早有熈鳳命人送了一頂藕
合色花帳並几件錦被緞褥之類代玉只帶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幼奶娘王
嬤〻一个是十歲的小了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唤雪鴈（新雅不落套是代玉之文章也）賈母見雪鴈甚小一

（妙極此等名稱方是賈母之文章最厭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嫣紅香翠等俗字）

團孩氣王嬤〻又極老料代玉皆不遂心便将自已身边一个二頭了頭名唤
鸚哥者与了代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奶媽外另有四个教引嬤〻
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两个了环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了
頭當下王嬤〻與鸚哥陪侍代玉在碧紗㡡内寶玉之乳母李嬤〻並大了环
名唤襲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来這襲人（亦是賈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一鴛鴦今珎珠又伏下一琥珀矣）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珎珠賈母
因溺愛宝玉（下乃宝玉之文章）生恐宝玉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
遂与了宝玉〻〻因他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
賈母即更名襲人（亦如此寫又好極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这襲人亦有些痴处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个賈母今
與了宝玉心中眼中只有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〻規諫宝玉不听心
中着實憂鬱是晚宝玉李嬤〻都睡了他見裡面代玉和鸚哥犹未安歇他自

前文反明寫寶玉之哭今卻反如此寫代玉幾被作者瞞過這是第一次算還不知下剩還該多少

卸了粧悄々的進來笑问姑娘怎広还不安歇代玉忙笑讓姐々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鸚哥咲道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才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若摔坏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起來我好容易劝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來只怕比這个更奇怪的笑話兒还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别多心代玉道姐々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広个來歷上頭还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听得說落草時從他口里掏出來的上面現成的穿眼讓我拿來你看便知代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才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两个媳婦來說話的代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旧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边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可知前批不謬
黛玉第一次哭卻如此寫來
所謂寶玉知己全用体貼工夫
癩僧幻術亦太奇矣
總是体貼不肯多事

脂硯重評齋石頭記卷之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却說代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与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賈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継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几个字記得前朝這几个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業因取名

起筆寫薛家事他偏寫宮裁是結代玉明李紈本末又在人意料之外

妙！蓋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為情所陷哉

未出李紈先伏下李紋李綺

有字改的好

（一洗小說窠臼俱盡且命名字亦不見紅香翠玉惡俗）
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梁錦繡之境如槁木死灰（此時寫此境最能越理生事）
一般一槩無見無聞（彼竟不延賓罕見者）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詩而已今代玉（一段敘出李紈不犯熙鳳）
雖洋寄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仍是從黛玉身上寫来以上了結住代玉復找前文）
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
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問原告之人来審那原告道被
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个丫頭不想係拐子所拐来賣的這拐
子先已得了我家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這拐子（所謂遲則有变往往世人因不經之談悞却）
便又悄悄的賣与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
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
影無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作主望大老爺拘拿

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雨村听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
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来的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
人拿来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傍
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原可疑怪余亦疑怪）
時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门子一人伏侍這门子忙上来請安咲問老
爺一向加官進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語氣傲慢怪甚）
想不起来那门子咲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当年（刹心語自招其禍亦絕誇絕恃才也）
葫芦廟里之事了雨村听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来這门子本是葫芦（余亦一驚但不知門子何知尤為怪甚）
廟内一个小沙弥因彼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
况因想這个生意到还輕省熱閙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想到（新鮮字眼）（一路奇奇怪怪調侃世人総在人意臆之外）

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妙精 全是假然）又讓坐了好談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全是奸險小人態度活現活跳）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这门子听说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因问方終何故不令發簽之故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無有抄一張（可對駭宝盒一笑）本省的護官符（三字從来未見奇之至）来不成雨村忙问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余亦欲問）门子道这还了得連这不知（罵得爽快）怎能作得常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命还保不成呢（可憐可嘆可恨可氣變作一把眼淚也）所以綽号叫作護官符（奇甚趣甚如何想来）方纔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这一件官司並無难断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来遞与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忙中閒筆用得好）抄寫一張今撿石上所抄云

（豐年好大雪）第三 東海缺少之第四 此若只有此四家則亦不活若再有兩家又覺累瓚故無斷法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着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来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皆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鉄（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内府帑銀行商共八房）

雨村犹未看完忽聞傳点人報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橫雲斷嶺法是板定大章法）有頓飯工夫方回来细问这门子这几家皆連都是親戚一損皆損一荣俱荣扶持遮飾皆有照应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单靠着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雨村听了便笑问门子道如你这樣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门子笑道不瞞老爷說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这拐賣之人我也知

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与老爺聽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産过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的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来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後纔过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与了薛家他意欲要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収銀只要領人那薛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个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以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了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来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弟兄

庚辰本作英菊下同
甲戌本作英蓮下同

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当被賣了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筭来还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傍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菊的兩村罕然道原来就是他聞得養到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来賣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单管偷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个僻靜之處到十二三歲時度其容貌代至他鄉轉賣当日這英菊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癖從胎里代来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

又一首落命嘆英馮二人一段以悲欢幻景從葫蘆僧口中補出省卻閑文之法也所謂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先用馮淵作一開路之人

得小時之事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兑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听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过门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釋他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头相看况他是个绝風流人品家里頗过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說方纔略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的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个人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美性尚氣的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菊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听了亦嘆道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这英菊这英菊受了拐子的这几年折磨纔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必及馮淵定情一人者这正是夢幻情缘恰遇見一对命薄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纔好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个没住意的人了小的闻得老爷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面雨村道你说何當不是但事関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曰私而廢法是我實不忍為者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當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

（眉批：多〻如此）

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奸雄欺人）頭方说道依你怎庅樣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張声势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将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报个暴病身亡合（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請仙堂上設了（下）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说」乩仙批了死者馮渊与薛蟠原因夙（孽）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無名〻症却是病〻名而反曰無妙極）被馮魂追索已死其衬（禍）皆由拐子某（某）人而起拐（所）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处治餘不畧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實招眾人見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虚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爷断一千可也伍百也可與馮家作烧埋之费那馮家也無（補）甚要緊的人不过為的是錢見有了这个銀子想（来）也就無話説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奸雄欺人）〻等我再斟酌〻或可壓伏口声二人计議天色已晚别無话说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

（因此三四語收住極妙。此则重〻寫来，輕〻抹去也。）

審问果見馮家人口稀踈不过賴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

（實註一筆更好。不過是如此等事，又何用細寫。可謂此書不敢干涉廊廟者。）

相譲故致顛倒未决雨村便狥情囘法胡乱判断了此案馮家得了许多烧埋

（即此等處也。莫謂寫之不到。蓋作者立意寫閨閣尚不暇，何能又及此等哉。）

銀子也就無甚话説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与賈政並京营節度

（随筆帶出王家）

使王子騰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慮等语此事（計）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

（至此了結葫蘆廟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線。起用葫蘆字樣，收用葫芦字樣，蓋云一部書皆係）

（雖也寫雨村，如此可知雨村終不是）

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貧賤時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樂業

（奸雄）

後来到底尋了个不是远〻的充發了纔罷当下言（説）不着雨村且说那買了英

（葫芦提〻意也。此亦係寓意處。本是立意寫此，却不肯特起頭緒，故意設出亂判一段戲文，其中穿插。至此却淡）

菊打死馮渊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

（眉批：蓋寶釵一家不得不細寫者，若另起頭緒則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獃兄人命一事，且又帶叙出英蓮一向〻行踪，并以後〻归結，是以故意戲用葫蘆僧亂判等字樣，撰成半回，畧一解頤，畧一嘆世，蓋非有意譏刺仕途，實亦出人〻聞文耳。）

又註馮家一筆更妥当見馮家正不為人命實賴此獲利耳故用乱判二字為題雖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辭耳但其意實欲出宝釵不得不做此穿插故云此等皆非石頭記之正文

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个独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内帑钱粮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五歲上就情性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过学不过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経紀世事全然不知不过頼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掛虚名支領钱粮其餘事体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現任京営節度王子騰之妹与栄国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歲乳名宝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当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他父親死後見哥〻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指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礼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倫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学陪侍充為才人賛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軽不諳世事便趂時拐騙起来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趂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筭旧賬再计新枝其實則為遊覧上国之意因此已打点下行裝细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菊薛蟠見英菊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来奪人因持強喝令家下豪奴將馮渊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事在路不记其日那日

巳將入都時，卻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又有一套……暇又記路程哉）
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个嫡親的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々々偏如今又
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愿因和母親商議道偺們京中雖有几處房舍只是这（寫盡五陵心意）
十来年沒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債與人須得先着几个人去
打掃收什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偺們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
是在你舅々（陪筆）家或是你姨爹（正筆）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偺們先能着住下
再慢々的着人去收什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旧々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
然忙乱起身偺們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
旧々家雖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旧々姨娘兩處（家）每々帶信稍
書接（要）偺們来如今既来了你旧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
們偺們且忙々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閑語中補出許多前文此畫家三雲罩峯法也）你的意思我卻知道（知子莫如父）守着旧々姨爹
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寫母孤兒一段寫得畢肖畢真）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
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别了这几年卻要廝守几日我代了你妹子去
投你姨娘家去（薛母亦善訓子）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説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
夫一路奔荣国府来那時王夫人巳知薛蟠官司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
纔放下了心又見哥々陞了边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大家尚義人情大都是也）来往畧（更）加寂寞过
了几日忽家人傳報姨太々代（帯）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
夫人忙代（帯）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廝將薛姨媽等接了進来（去）姊妹們暮年相見（会）自
不必説悲喜交集泣咲叙濶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
了合家俱廝見过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拜見过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

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体且薛母亦免靠親之嫌

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說姨太〻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
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間白空閒着叫
人打掃乾淨請姨太〻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
来說請姨太〻就在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〻等語薛姨媽正欲同一處住着方（老太君口氣得情）（偏不寫王夫人留方不死板）
可拘緊些兒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作者題清猶恐看官悮認今之靠親投友者一例）
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長之法王夫人知道他家不難於此遂亦
從其意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来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
養靜之所小〻巧〻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庭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
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门了每
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来或與賈母閒談或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代

金玉如見却如此寫虛〻實〻總不相犯

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指倒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這一句襯出後文代玉之不能樂業細甚妙甚）
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者但恐姨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
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交代結構曲〻折〻）（筆墨盡矣）
屋再移居过去的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賈宅族中凡有的子
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来往今日會酒明日
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〻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当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雖說為紈袴設鑑其意原只罪賈宅故用此等句法寫来）
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八字特洗出政老来又是作者隱意）
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
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过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况且这梨
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这些子弟們竟可以

甲戌本下殘闕

放意暢懷的鬧曰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的打滅了

五回題云

春困葳蕤擁綉衾　恍隨仙子别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藍筆依甲戌本過錄校

硃筆依庚辰本過錄

不叙宝釵仍叙黛玉蓋前回只不過欲出宝釵非實寫之文耳此回若仍緒寫則將二玉高擱矣故急轉筆仍歸至代玉使榮府正文方不至於冷落也○今寫代玉神妙之至何也因寫代玉實是寫宝釵非真有意去寫代玉幾乎又被作者瞞過○此處如此寫宝釵前回中略不一寫可知前回迥非十二釵之正文也○欲出宝釵便不肯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游幻境指迷十二釵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此等處實又非别部小說之俗套起法

却說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来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

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宝玉身分可知○此句寫賈母

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宝玉和代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

此句妙細思覺

有多少文章

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

總是奇峻之筆

寫来健該似新出之一人耳

忽然来了個薛宝釵歲數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代玉之所

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代玉宝釵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

不及而且宝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代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代玉

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實是難寫亦實係千部小說中未敢說寫者

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宝釵去頑笑因此代玉心中便

此句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人皆如我黛玉之為人方許他妬○此是黛玉缺處

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宝釵却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禀

這還是天性後文中則是又加學力了

宝釵身上寫来却先欵〻叙出二玉陡然特出宝釵三人方可鼎立 行文之法又一變體

学為二玉一生文字之綱

来的一片愚拙偏僻（四字是極不好却是極妙只不要被作者瞞過）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踈遠近之別（如此反謂愚痴正從世人意中寫也）其中因與代玉同隨賈母一處坐卧故略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学定評有趣不獨代玉宝玉二人亦可為古今天下親密人當頭一喝）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来代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又字妙極補出近日無限垂泪之事矣此仍淡〻寫来使後文来得不突然）宝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又字妙極凡用二又字如双峰對峙）那代玉方漸〻的迴轉来（總補二玉正文）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内梅花盛開（元春消息動矣）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隨筆帯出妙字義可思）賞花是日先携了賈容夫妻二人来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来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這是第一）樣新文趣事可記（家宴偏如此草〻寫此如晉人倒食甘蔗漸入佳境一樣）忽一時宝玉困倦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囬再来賈蓉之妻秦氏便忙咲囬道我們这里有給宝叔収什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了嬛等道嬷〻姐〻們請宝叔隨

伏下秦鍾妙

如此畫聯焉能入梦

我這里来賈母素知秦氏是个極妥當的人（借賈母心中定評）而且又生得嬝娜纖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穩的（又夾寫出秦氏来）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間宝玉抬頭先見一付画貼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看此聯極俗用於此則極妙蓋作者正因古今王孫公子劈頭先下金針）宝玉看了這兩句對聯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断〻不肯在這里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咲道這里還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罷宝玉点頭微咲有一嬷〻說道那有个叔〻往姪兒房裡睡覺的礼秦氏咲道噯喲〻〻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〻个上月你沒看見我那个兄弟来了（又伏下一人隨筆便出得隨便精細之極）雖然与宝叔同年兩个人站在一處只怕那一个還高些呢宝玉道我怎麽沒見过你帯他来我瞧〻（侯門少年紈袴活跳下来）衆人咲

設譬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瞞過

道隔省二三十里那(往)里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省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剛到房
门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此香名引夢香)襲人而来宝(到)玉便愈覺得(刻骨吸髓之情景如何想得来又如何寫得来)眼餳骨軟連說好香進入
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妙)圖兩边有宋孝士秦太虛寫的一付
對聯是
嫩寒鎖夢因春冷(艷極淫極)　芳氣籠人是酒香(已入夢境矣)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边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
面設着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宝玉含
咲連說这里好秦氏咲道我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
(一路設譬之文迥非石頭記大筆所屑別有他屬余所不知)了西子浣过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央枕於是衆奶姆伏侍宝玉卧好款款
的散去只(一個自見二新出三新出名妙而文四新出九妙○看此四婢之名則知歷来小說难与並肩)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了𡛟為伴秦氏便吩咐小了𡛟們好

文已此不知從何處想来

何處睡卧不可入梦而必用到秦氏房中其意我爾知之矣

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寓言細極)那宝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
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此梦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在夢竟不知立意何屬惟批書知之)里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罕)逢
飛塵不到之(一篇蓬萊賦)處宝玉在夢中欢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这里過一生雖(拉)
然失了家也愿意的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去呢正胡思之間忽听山後有(一句忙裏不点出小兒心性)
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開口拿要字最緊要)　飛花逐水流(二句比也)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閑愁(將通部人一喝)
宝玉听了(寫出終日与覓廝混最熟)是个女子声音(歌音未息)正待尋覓早見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躚嫋娜端的
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桃)房但行处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廻廊仙袂乍飄兮聞麝
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环珮之鏗鏘靨咲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

按此書凡例本無讚賦閑文前有宝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此二人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前詞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也

榴齒含香纖腰之楚〻兮若迴風舞雪珠翠之輝〻兮滿額鵝黄出没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氷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爛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孰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無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個仙姑（千古未聞之奇稱寫来竟成千古未聞之奇語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喜的忙〻来作揖咲問道神仙姐〻不知從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这里何處望乞携帶〻〻仙姑咲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與首回中甄士隱夢景一照）司人間之風情月債

素練魔舞

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来風流冤孽（四字可畏）纏綿於此處是以前来訪察机會佈散相思今忽與尓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别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曲十二支（點題蓋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試隨吾一遊否宝玉听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細極）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横建上書太虚幻境四个大字兩边一付对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还無（正此觀者忘卻首回故特將甄士隱夢景重一滃染）

轉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門上横書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对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难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〻〻宝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那些邪魔招入膏肓了（奇極妙文）當下随

菩薩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點俗人獨不許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觀者惡其荒唐余則

喜其新鮮有修廟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太虛幻境以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

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内只見兩边配𢉖皆有匾額对聯一時看不尽許多惟見有処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虛陪六個）（秋悲司）宝玉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否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来的簿冊尔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内畧隨喜隨喜罷了宝玉喜不自勝抬頭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边対聯寫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便知二字是字法最為緊要之至）進入門来只見有十数个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宝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别省的了只見那边櫥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正文）宝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宝玉道常听人說（常听二字神理）金陵極大（極妙口聲）的地方怎麼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貴公子）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諸省女子故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録之下边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録矣宝玉听說再看下二櫥上果然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宝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冊来揭開一看只見这首頁上画着一副画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难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恰極之至病補雀金裘回中与此合看）　多情公子空牽念

宝玉看了又見後面画着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詞寫道是

世之好事者争傳推背圖之説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即有此説亦非常人供談之物此回悉借其法為兒女子數運之機無可以供茶酒之物亦無干涉政事

枉自温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羡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罵死寳玉却是自悔）

寳玉看了不觧遂擲下这个又開了副冊厨門拿起一本冊来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却是咏菱妙句）　平生遭際実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折字法）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寳玉看了仍不觧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上一頁便畫着兩株枯木〻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〻下一股金簪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此句薛）　堪憐咏絮才（此句林）　玉帶林中挂　金簪雪裡埋（寓意深遠皆非生其地之意）

寳玉看了仍不觧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〻上挂着一香橼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来辨是誰（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顯極）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〻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感嘆句自寓）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東風一夢遥（好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湾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繈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落陷污泥中

後面忽畫一悪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詞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更猖狂（好句）　金貴花柳質　一載赴黄粱

後面便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户侯门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好句）

後面便是一片氷山（上面）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来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拆字法）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非經歷過者此句則云紙上談兵過来人那得不哭）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氷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話（笑）談（真心實語）

後面又畫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懸樑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謾言不肖皆栄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通部中筆〻貶宝玉人）宝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他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

（人嘲宝玉語〻謗宝玉今却於警幻意中忽寫出此八字来真是意外之意此法亦別書中所無）

冊咲向宝玉道且隨我去遊玩〻（是咲小兒語細思）奇景何必在此打这悶葫芦（為前文葫芦廟一點）宝玉恍〻惚〻不覺棄了卷冊隨着（又）仙姑（了警幻）来至一所在（後面）但見珠簾綉幙画棟雕簷説不盡那光揺朱户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桃）馥郁異草芬芳真是好〻個所在（已為省親別墅画下圖式矣）

宝玉正在观之不盡忽（又）所警幻咲呼道你們快出来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来姐〻曾説今日今時必有絳珠（絳珠為誰氏请觀者細思首回）妹子的生䰟前来遊玩旧景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濁物来污染这清淨女兒之境宝玉听如此説便嚇得欲退不能退（貴公子不怒而反退却是宝玉天分中一段情痴）果覺自形污穢不堪

（奇筆攄奇文作書者視女兒珍貴之至不知今時女兒可知余為作者痴心一哭又為近之自棄自敗之女兒一恨）

警幻（妙警幻自是個多〻的情種子）忙携住宝玉手向衆姊妹咲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栄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備）遇栄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

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数盡不可挽回者故近之子孫雖多竟無一个可
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宝玉一人禀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靈慧略可望成無奈
（真正一把眼淚）
吾家運数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来可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
（二公真無可奈何開一覺世覺人）
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
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
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再歷飲饌声色之幻或冀將来一悟亦未可知說
（一段叙出寧榮二公足見作者深意）
畢携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
咲道此香塵世中既無尔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
各種宝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羡慕而已大家入座小
（好香）
嬛捧上茶来宝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
（這是作者）

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宝玉听了
（隐哭字）
点頭称賞因看房內瑤琴宝鼎古画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間
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付对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也是懸看）（女兒之心女兒之境）
無可奈何天
（兩句盡矣撰通部大書不难最难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
宝玉看畢無不羡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
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号不一少刻有小鬟来調棹安椅設擺酒
饌真是瓊漿满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宝玉因
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
（与千紅一窟一对隐悲林字）
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麹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林宝玉称賞不迭飲酒之間又
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来
（故作頓挫擺擺）
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艮箏听他歌道是　開闢鴻蒙　方歌了一

此語乃是作者自負〻辭然亦不為过谈

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之人近之大老觀戲必先翻閱角本目觀其詞耳聽彼歌却從警幻處学来

作者能處慣於自站地步又慣於擅起波瀾又慣於故為曲折最是行文秘訣

懷金悼玉大有深意

語句潑撒不負自創北曲

句警幻便說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弦若非個中人（誰是個中人宝玉即個中人乎然則石頭亦個中人乎作者亦係個中人乎觀者亦個中人乎）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听其歌翻成嚼蠟矣（三字要緊不可忽）說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宝玉〻〻接来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第一支〔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 誰為情種（非作者為誰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頭耳） 都只為風月情濃 奈何天 傷懷日 寂寥時 試遣愚衷（愚字自謙得妙） 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讀此几句翻厭近之傳奇中必用開場付末等套 太甚）

第二支〔終身悞〕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瑩雪 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难平

第三支〔枉凝眉〕一個是閬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無瑕 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 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个枉自嗟呀 一个空勞牽挂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有甚好處（自批駁妙極 此結是讀紅樓之要法）但其声韻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来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听下面唱道

第四支〔恨無常〕喜荣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睁〻把万事全拋 蕩悠〻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 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 兒命已入黃泉 須要退步抽身早（悲險之至）

第五支〔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来拋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

悲壯〻極　北曲中不能多得

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
保平安　奴去也　莫牽連

第六支〔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双亡（意真辞切過来見之不免失散）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生英（来）豪濶
大寬宏量　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廝
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个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
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　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第七支〔世难容〕氣質美如蘭（妙卿實當得起）才華復比仙　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啖肉（絶妙曲文）
食腥羶（塡詞中不能多見）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太高人愈妬（至語）　过潔世同嫌　可嘆这青
灯古殿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　到頭來依旧是風塵骯髒違
心愿　好一似無瑕美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喜冤家〕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
覷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　作踐（賤）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艷魄
一載蕩悠〻（此曲則十二釵却無人不有無事不備）

第九支〔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綠待如何　把这韶華打滅　不見（覓）那清
淡天和　說什広天上夭桃盛　雪中香（杏）蕊多　到頭來雖（誰）見把秋捱過
則看那白楊村里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着連天衰艸遮墳墓
这就（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　春榮秋謝花折磨　似这般生関死劫誰能
躲　聞道說　西方宝樹喚婆娑　上結着長生果（末句開句收句）

第十支〔聡明累〕机関筭盡太聡明　反筭了卿〻性命（輕擎撥之句）　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靈
空　家富人寧　終有个家亡人散　多（各）奔騰　枉費了意懸懸（懸）半（半）世心

過来人覩此寧不放声
一哭
好一似蕩悠ゝ三更夢 忽喇ゝ似大厦傾 昏慘ゝ似灯将盡 呀 一場欢
喜忽悲辛(辛) 嘆人世終难定(見得到)
第十一支 留餘慶 留餘慶ゝゝ 忽遇恩人 幸娘親ゝゝ 積得陰功 勸人生济困
扶窮 休似俺那良(愛)銭上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承(乘)除加減 上有蒼
穹
第十二支 晚韶華 鏡裡恩情(起得妙) 更那堪夢裡功名 那美韶華去(去之)之何迅 (再休提)繡帳鴛衾
只這帶(戴)珠冠披风袄 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来貧
也須要陰隲積兒孫 氣昂ゝ頭帶(戴)簪瑛(纓)(簪纓) 光燦ゝ胸懸金印 威赫ゝ
爵禄高登(高登) 昏慘ゝ黄泉路近 問古来将相可还存 也只是虚名兒
與後人欽敬
第十三支 好事終 画梁春盡落香塵(六朝妙句) 擅風情 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深意他)
頹墮皆從(縱)敬(人不鮮)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揔因情(是作者具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字不可更一字不可少)
第十四支 收尾 飛鳥各投林(收尾愈覺悲惨可畏)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句句先揔寧榮) 有恩的死裡逃生
無情的分明照(報)應 欠命的命已还 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ゝ相報豈非輕
分離合聚皆前定 欲知命短問前生 老来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
遁入空門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将通部女子一揔)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 落了片白茫ゝ(又照看葫芦廟 與樹)
大地真乾净(倒猢猻散在照)
歌畢还又歌別曲(是極香菱副晴雯輩豈可無 尔不必再) 警幻見宝玉甚無趣味 因嘆 痴兒竟尚未悟 那宝玉忙止
歌姬不必再唱 自覺朦朧恍惚 告醉求卧 警幻便命撤去残席 送宝玉至一香
閨绣阁之中 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 更可駭者 早有一位女子在内

（絳芸軒中諸事情景由此而生）

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宝釵風流裊娜則又如代玉（難得双兼妙極）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
中多少富之（貴）家那些緑窓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汚紈褲與那些流蕩女子悉
皆玷（真極）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軽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事）又以情而不淫
作（為）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
由既悦其色復恋其情所致也（色而淫淫今翻案奇甚）我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
了唬的忙荅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敢）再冒淫字
况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
淫者不過悦容貌喜歌舞調笑無猒雲雨無時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
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
為意淫（二字新雅）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独得此二（多大膽量敢作如此之文）（說得懇切恰當之至）（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体貼二字故曰意淫）

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詭怪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
既遇令祖寧荣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独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故特（是以）
引前来醉以良（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妙盖指薛林而言也）
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
况壓（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〻解釋改悟前情留（將）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経済之（謹勤有用的工夫置）
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门掩上自去那宝玉恍〻惚〻依
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児女之事難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温存與（湯壺巫峽之會数日来）
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携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个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那日警幻携宝玉可卿閑游時）
虎同羣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桥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间忽見警幻從後追（宝玉正自彷徨只聽警幻道宝玉再）（忽尔大河阻路黑水淌洋又）
来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问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機鋒）

甲戌本（出来）下無

津也深有萬丈遥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々警戒之語矣话猶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唬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唬得襲人輩衆丫嬛忙上来摟住叫宝玉别怕我在这里却说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闻宝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这里從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出来正是

夢同誰訴離愁恨　千古情人獨我痴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雨雲情　刘姥〻一進栄國府

卻說秦氏因听見宝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宝玉迷〻惑〻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来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氷涼一片沾濕唬的忙退出手来問是怎庅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个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宝玉大兩歲近来也漸通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撒一半了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旧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来胡乱吃畢晚飯過這邊来襲人忙趁衆奶娘了环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

寶玉襲人亦大家常事耳寫得是已全領警幻意淫之訓此回借劉嫗卻是寫阿鳳正傳並非泛文且伏二遞三遞及巧姐之歸着此劉嫗一進榮國府用周瑞家的又過下回無痕是無丕筆寫一人文字

之筆

題曰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雖無
千金酬嗟彼勝骨
肉

以上評語在回目之後
依之格寫

換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〻千萬别告訴人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広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臟東西宝玉道一言难盡说着便把夢中之事細说与襲听了然後説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事）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數句文完一回提綱文字）襲人素知賈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寫出襲人身分）遂和宝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宝玉視襲人更与（比）别個不同（伏下晴雯）襲人待宝玉更為盡心暫且别無話說（賤一段小兒女之態可謂追魂攝魄之筆。一句接住上回紅樓夢大篇文字另起本回正文）

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筭起来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並無个頭緒（結）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〻一个人家因与榮府略有些瓜葛（略有些瓜葛是數十回後之正脉也真千里伏線）這日正往榮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說来到還是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与榮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細〻言来）方才所說的這小〻之家乃本地人氏姓王（妙謂是石頭口角）祖上曾作過小〻的一個京官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與賈雨村遥〻相對）因貪王家的势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与王夫人隨在京中的（兩呼兩起不過欲觀者自醒）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蕭）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〻〻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刘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石頭記中公勳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無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弟）兩个無人看管狗兒遂将岳母刘姥〻接来一處過活（音老出諸声字筆稍呼畢肖）這刘姥〻乃是个積年（經歷）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幾）薄田度日如今女壻（者）接来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帮趁着女兒女壻過活起来因這年秋尽冬初天

自紅楼夢一回至此則珍饈中之虀耳好看煞

氣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描此病人不少請来看狗兒)刘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刘姥〻看不過乃劝道姑爺你别嗔着我多嘴偺们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〻誠〻的(非两畝李田度日方說的出来)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的時候托着你那老家的福(妙稱何肖之至)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此口氣自何處得来)成个什庅男子汉大丈夫呢(為紈袴下針却先從此等小處寫来)如今偺们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罢了在家跳蹋會子也不中用狗兒听説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説难道叫我打叔偷去不成刘姥〻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不然那艮子錢自己跑到偺家来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还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个守稅的親戚(罵死)又無作官的朋友(罵死)有什庅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們呢刘姥〻道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偺们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机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们想出一个机會来當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四字便抵一篇世家傳)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還好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踈遠起来想當初我和女兒还去過一遭(補前文之未到處)他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會待人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栄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听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爱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边任只怕這二姑太〻还認得偺们你何不去走〻動〻或者他念旧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偺们的腰还粗呢刘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这樣个嘴臉怎庅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们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调侃语)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听見此一說心下便有活動起

又听他妻子这番說便咲接道姥〻既如此說况且當年你又見過这姑太〻
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〻風頭再說刘姥〻道噯喲〻可是
說的侯门深似海我是个什庅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〻去了也是白去的
狗兒咲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代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
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曽合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們
極好的刘姥〻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
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
也难賣頭賣脚的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
有益便是沒銀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
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一定次日天未明刘老〻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兒教

訓了几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听見代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
不應承于是刘姥〻代他進城找至寧荣街来至荣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
簇的轎馬刘姥〻便不敢過去且撣〻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繞到角
門前只見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櫈上說東談西呢刘老〻只
得蹭上来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那里来的刘姥〻陪笑道
我找太〻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
揪採半日方說道你遠〻的那墻角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来的内
中有一老年人說道不要悮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刘老〻道那周大爺已往
南边去了他在後一代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边繞到後街上後
門上去問就是了刘老〻听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繞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

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閙吵々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
里厮鬧刘姥々（如何想来合眼如見）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声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庅孩子們
道那个周大娘我们這里周大娘有三個呢还有两个周奶々不知是那一行
當的刘老々道是太々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个容易你跟我来説着跳躥々
引着刘老々進了後門（因女眷又是後門故容易引入）至一院墻边指与刘老々道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
有個老奶々来找你呢我代了来了周瑞家的在内听説忙迎了出来問是那
位刘老々忙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刘老々你好
呀你説々能几年我就忘了（如此口角從何處出来）請家裡来坐罢刘老々一壁里走着一壁笑説道
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还記得我们了説着来至房中周瑞家
的命雇的小丫頭到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你都長這庅大

也要顯弄句為後文作地步也陪房本心本意實事

了又问些别後閒話再问刘姥々今日还是路过（問的有情理）还是特来的刘姥々便説原
是特来瞧々嫂子你二則也請々姑太々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
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罢了（劉婆亦善於權變應酬矣）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他
丈夫周瑞争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刘姥々如此而来心中难
却其意二則也要現弄自己的体面（在今世周瑞婦算是箇懷情不忘的正人）听如此説便咲説道姥々你放心大遠的（自是有寵人聲口）
誠心誠意来了豈有个不叫你見个真佛去的呢（好口角）論理人来客至回話却不与
我相干我们这里各占一様兒（略将榮府中帶一帶）我们男的只管春秋兩季的地租子閒時只代
着小爺们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々奶々们出门的事皆因你原是太々
的親戚又拿我當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破个例給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
々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々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

奶管家了你道这璉二奶〻是誰就是太〻的内姪女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刘姥〻听了罕问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錯呢这等说来我今兒还淂見他了周瑞家的道这个自然的如今太〻事多心煩有客来了畧可推得去的也就推过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代今兒寧可不會太〻到要見他一面總不枉这里来一遭刘姥〻道阿弥陀佛全伏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说那里話俗語说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说一句話罢了害着我什么说着便叫小丫頭子到倒厛上悄〻的打听打听老太〻屋里擺了飯了没有小丫頭去了这里二人又说些閒話刘姥〻因说这鳳姑娘今年大不过二十歲罢了就这等有本事當这樣的家可是难淂的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〻告訴不淂你呢这位鳳姑娘年紀虽少行事却比世人都大

寫阿鳳勤勞等〻然却是虚〻筆故於後文不犯

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会説話的男人也説他不过回来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畧點一句伏下後文）说着只見小丫頭回来说老太〻屋里已擺完了飯二奶〻在太〻屋裡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刘姥〻说快走〻〻这一下来他吃飯是一个空子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说話再歇了中覔越發沒了时候了（寫出阿鳳勤勞冗雜並驕矜珍貴等事来）说着一齐下了炕打掃〻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処来先到了倒厛周瑞家的將刘姥〻安插在那里畧等一等自己先過了影壁進了院门知鳳姐未出来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〻起初来歷说明又说今日大遠的特来請安当日太〻是長会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代了他進来了等奶

奶下来我細〻回明奶〻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領他兩个進入院来上了正房台矶小丫頭子打起了猩紅毡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来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里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争光使人頭懸目眩刘姥〻此时惟点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来至東边这间屋内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〻两眼只得問个好讓坐刘姥〻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代银花容玉貌的便当是凤姐兒了才要称姑奶〻忽見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娘方知不過是个有些体面的丫頭子于是讓刘姥〻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来吃茶刘姥〻只听見咯噹〻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墜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〻心中想着这是个什庅爱物兒有煞用呢正獃时只听得噹的一声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到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时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乱跑說奶〻下来了平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刘姥〻只管坐着等是时候我們来請你說着都迎出去了刘姥〻只屏声側耳默候只听遠〻有人笑声約有一二十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說了声擺飯漸〻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人抬了一張炕棹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〻的魚肉在内不過略動了几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刘姥〻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

（批：暗透平兒身分）（批：是冬日）（批：是劉姥〻鼻中）（批：是劉姥〻頭目）（批：是劉姥〻身子）（批：記清）（批：六字畫矣如何想来）（批：寫豪門侍兒）（批：從劉姥〻心中目中略一寫非平兒正傳）（批：畢肖）（批：寫法）（批：從劉姥〻心中意中幻擬出奇怪文字）（批：從劉姥〻心中目中設譬擬想真是鏡花水月）（批：三字有勁）（批：寫得出）（批：細是時）（批：寫得侍僕婦）

〻走过来招手兒呌他刘姥〻〻会意于是携（帶）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会方过這边屋里来只見门外鏨銅勾上懸着大紅撒花軟（從門外寫来）簾南窓下是炕〻上大紅毡條靠東边板壁立着一个鎖子錦靠背與一个引枕鋪着金心閃緞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鳳姐兒家常（戴）着秋板貂鼠昭君（一段寫阿鳳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傳奢侈珍）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貴好奇貨注脚寫来真是怕看）端〻正〻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銅火炷兒撥手炉内的灰平兒站（至平兒寶至奇稗官中未見此筆）（這一句是天然地設非）在炕沿边（別文杜撰安擬者）捧着小〻的一个填漆茶盤〻内一个小盖鍾凤姐也不接茶也不（神情宛肖）抬頭只管撥手炉内的灰慢〻的问道怎么还不請進来一面説一面抬身要（此等筆墨真可謂追魂攝魄）茶时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代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滿面春風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説刘姥〻在地下已是拜了

（鳳姐云不敢稱呼周瑞家的云那個姥〻）数拜问姑奶〻安鳳姐忙説周姐〻快攙起来别拜罢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輩数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姥〻（凡三四句一氣讀下方是鳳姐聲口）了鳳姐點頭刘姥〻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兒咲道親戚们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説你们棄（二笑）厭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當我们眼里沒人是的刘姥〻忙（阿鳳真〻可悪）（如聞）念佛道我们家道艱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沒的給姑奶〻打嘴就是管家爺们看着也不像鳳姐兒笑道这話沒的呌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虚名作了窮（三笑）官兒誰家有什么不過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説朝廷还有三门子窮親戚（淡了）呢何况你我説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〻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〻（一筆不肯落空的是阿鳳）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〻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闲呢就回看怎么説周瑞家

〔不落空家務〕

的答應着去了這里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話〔事卻不實寫妙極ミミ〕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代進来現辦平兒出去了一会進来說我都問了沒甚麽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鳳姐道太ミ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ミ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来瞧ミ呢便罢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ミ都是一樣劉姥ミ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来瞧ミ姑太ミ姑奶ミ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周婦係真心為老嫗也可謂得方便〕沒甚說的便罢若有話只管回二奶ミ是和太ミ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刘姥ミ〔何如余批不謬〕ミミ会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来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ミ却不該說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里来也少不的說了剛說道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們回

〔老嫗有忍恥之心故後有招大姐之事作者並非泛寫且為求親靠友下一棒喝〕

說東府里的小大谷進来了凤姐忙止刘姥ミミ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爷〔慣用此等〕在那里呢〔横雲断山法〕只听一路靴子脚响進来了一个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大榜〕輕裘宝帶美服華冠〔為紈袴寫照〕刘姥ミ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凤姐咲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姪兒刘姥ミ方扭ミ捏ミ在炕沿上坐了賈蓉咲道我父亲打發了我来求嬸子說上回老旧太ミ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个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过来〔夫寫鳳姐好的奘誉〕凤姐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经給了人了賈蓉听說〔着〕嘻ミ〔的〕咲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嬸子若不借又說我不会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嬸子只当可怜姪兒罢凤姐咲道〔又一笑凡五〕也沒見你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里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开恩罢鳳姐道要〔若〕碰一点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

傳神之筆寫阿鳳
躍躍紙上

平兒拿了樓房的鑰匙傳几个妥当人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說我親自代了
人拿去別由他們乱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
窗外叫蓉哥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
侍立听阿凤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罷了你且
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这会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一声方慢慢
（妙妙卦是注劉姥姥身边目中寫來。塵己下回）
的退去这里刘姥姥心身方安才又說道今日我代了你侄兒来也不為別的
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个派頭兒只得
代了你侄兒奔了你老来說着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庅教你來打發偺
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咧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曰笑止道不必
（又一笑凡六自劉姥姥）
（來凡笑五次寫得阿鳳乖滑伶俐合眼如立在前。若會說話之人便听他說了阿鳳利害處亦在此。）
說了我知道了曰問周瑞家的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刘姥姥忙說道

王夫人數語令余幾
欲哭出

（閱看官常有將挪移借貸已說明白了彼仍推辭拉唖這人為阿鳳所何呵呵一嘆）
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飯的工夫咧凤姐听說忙命快傳飯来一時
周瑞家的傳了一棹客飯来擺在東边屋内过来代了刘姥姥和板兒過去吃
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边房里來又叫道
周瑞家的去向他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庅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
是一家子不過曰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爺在一処作官偶然連了宗的这几
年来也不大走動当时他們来一遭却也沒空了他們今兒既来了瞧瞧我們
（窮親戚來看是）
（好意思余又自石頭記中見了二次）
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庅說的叫奶奶裁奪着就是了凤
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说话时刘姥姥已
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来舔舌咂嘴的道謝凤姐笑道且請坐下听我告訴你
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亲戚之间原该不待上门来就該有照

應才是但如今家里雜事太煩太〻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點不待上門就該有照應數語此亦於石頭記再見話頭〕
我近來接着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這虽是烈〻轟〻
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說与人也未必信罷咧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
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也是石頭記再見了嘆〻〕可巧昨兒太〻給我的丫頭們作衣
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刘姥〻先
听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心里便突〻的〔可憐可嘆〕後来听見給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
〔可憐可嘆〕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凴他
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
止他风姐看見笑而不採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来再拿一吊錢來都〔這樣常例亦再見〕
送到刘姥〻的根前风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作件冬衣罷

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錢僱車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〻方是親戚們
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里該問好的問个好兒罷一面說一
面就站了起來刘姥〻只管千恩万謝的拿了銀子錢隨周瑞家的來至外頭
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么到不会說了開口就是你侄兒我說句不
怕你恼的話便是親侄兒也要說和軟些蓉大爺纔是他的正經侄兒呢他怎〔些前眼〕
〔色真肖而見文章中無一个閒字□為財勢一哭〕么又跑出這么个侄兒來了刘姥〻笑道我的〔殺顏如見〕嫂子我見了他心眼里爱還爱
不過來那里還說上話來二人說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時刘姥〻便要留下
一塊銀子与周瑞家孩子們買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執意不肯刘
姥〻感謝不盡仍從後门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一進榮府一回曲折頓挫筆如游龍且將豪華舉止令觀者已得
大概想作者應是心花欲開之候
借劉嫗入阿鳳正文送宮花寫金玉初聚為引作者真筆
似游龍變幻難測非細究至再三再四不記數那能領会
嘆々

題曰
十二花容色最新
不知誰是惜花人
相逢若問名何氏
家住江南本姓秦
（右題在回目後兩行）

總用双歧岔路之筆
令人估料不到之文
家常愛着舊衣
裳是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周瑞歎英蓮）
宴寧府寶玉会秦鍾（談肄業秦鍾結寶玉）

話説周瑞家的送了刘姥々去後便上来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不回鳳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正交代得清趣）
问了环们時方知往薛姨媽那边閒話去了周瑞家的听説便轉出東角门至（又一筆只是随筆寫来便有流離生動之妙）
東院往梨香院来剛至院门前只見王夫人的了环名金釧兒和一个纔留了（金釧寶釵互相映射妙）
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堦坡兒上頑見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内努嘴（蓮卿别来無恙否）（畫）
兒周瑞家的輕々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説些家務人（自入梨香院至此方寫）
情等语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里间来只見薛宝釵穿着家常衣服頭上只（好寫一人）
散挽着鬢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了环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換付筆墨另出一花樣）（一幅綉窓仕女圖虧想得周到）

(那種病那字与前二玉不知因何二叉字皆得天成地設〻体且省却多少閒文所謂惜墨如金是也)

来宝釵纔放下筆轉過身来满面堆咲(着)攘周姐〻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咲问
姑娘好一面炕沿边(上)坐了因說这有两三天也没見姑娘到那边催〻去只怕
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釵咲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一人不偏一筆不板)
以这两天没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兒也該趁早
兒請个大夫来好生開个方子認真吃几劑藥一勢兒除了根纔是小〻的年紀
到作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宝釵聞听便咲道再不要提吃藥為这病請大
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么名医仙藥從不見一點兒効
(奇〻怪〻真〻雲龍作雨忽隱忽見使人逆料不到)
後来还虧了一个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这是從胎
(凡心偶熾是以孽火齊攻)(渾厚故也假使顰鳳輩不知又何如治之)
里代来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还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
了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

来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吃他的藥到効驗些周瑞家的因问
(卿不知從那里弄来余則深知是從放春山採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煩廣寒玉兔搗碎在太虛幻境空靈殿上炮製配合者也)
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们也記着說与人知道倘遇見这樣病
也是行好的事宝釵見问乃咲道不用这方兒还好若用了这藥方兒的病症
真〻把人瑣碎死東西藥料一槩都有現(限)只难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
(凡用十二字樣皆照應十二釵)
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
蕊十二兩将这们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处一齊研好
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嗳喲这樣說来这就得三年的
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处呢宝釵咲道所以說那里有这樣可
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着日霜十二錢
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錢把这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

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許多省力處不得此竅者便在窓下百般扭捏

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罈内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

末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釵世皆同有者

兒等十年未必都这樣巧呢宝釵道竟好自他说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周瑞

梨香二字有着落並未白虛設

家的又问道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宝釵道有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兒因又説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麼着宝釵道也不覺甚怎麼着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周瑞家的还欲

一字句

新雅奇甚

以花為藥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奇妙文悅我等心目便當浮一大白

説話時忽听王夫人问誰在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説着便叫香菱只听簾櫳响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

忽字又字是方欲二字對射

二字仍從蓮上起來蓋英蓮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蓮也

那个小了頭進來了问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里的花兒拿来

這是英蓮天生成的口氣妙甚

貳

香菱答應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錦匣来薛姨媽乃道这是宫裡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的花兒十二枝昨兒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来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宝了頭帶罷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宝了頭古怪着呢他從来不愛这些花兒粉兒的説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日陽兒周瑞家的因问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常説臨上京时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了頭子麼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説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个模樣

妙文今古小説中可有如此口吻者

作者[illegible]

古怪二字正是寶卿身分

可知周瑞一回正為宝菱二人所有正石頭記得力處也

出名英蓮

兒竟有些像偺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兒金釧咲道我也是这庅說呢周
一擊兩鳴法二人之美並可知矣再忽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
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几歲投身到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处今年十几歲了
人則死板之至故遠遠以可卿之爲比極扯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
本处是那里人香菱聽問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
傷痛之極必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思鄉一段文字矣
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來近日賈母
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处擠着到不方便只留宝玉代玉二人这边解悶却將
迎惜探三个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後三間小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
不作一筆逸墨之［］板矣
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这里來只見几个小丫頭子都在抱厦內聽呼喚呢
只見迎春的丫环司棋与探春的丫环待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里都捧着
妙名貫家四釵之环暗以琴棋書畫四字列名省力之甚
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們姊妹在一处坐着呢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
甚是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處
人正在窓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

閒閒之筆却將後半部線索提動

秦信作余信

姊們收了周瑞家的荅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
頭們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的聽了便往这边屋里來只見惜春正同
用畫家三五聚散法寫來方不死板
總是得空便入百忙中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事可知是筆作千百支用又伏後文
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处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
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咲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
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这花兒帶在那里呢
曰司棋曰待書曰入畫後文補抱琴琴棋書畫四字最俗添一虛字則
說着大家取咲一回惜春命丫头放在匣子裡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
庅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
覺新雅
又虛陪一個于老爺府内知所尚僧居者甚愚人也
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
妙年輕未任事也一應騙布施哄齋供諸惡皆是老禿
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
賊設局寫一種人一種活像
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了
明點愚性之字
余信

余所藏仇十洲幽窓听鶯暗春圖其心思筆墨已是無双今見此阿鳳一傳則覺画工太板

笑道这就是了他師父一来蔡信（姓的人）就赶上来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

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劳叨了一回便往鳳姐兒处来穿夹道從李（此順筆便墨間三帶四使覌者不忍）（細極李紈雖無花豈可失而不寫者故用）

纨後窓下过隔着玻璃窓户見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覺呢遂越過西花墻出西

角门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中门檻上見周

瑞家的来了連忙（二字着緊）擺手兒叫他往東屋里去周瑞家的會意忙攝手攝足往東

边房里来只見奶子正（總不重犯寫一次有一次的新樣文法）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兒睡中

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摇頭兒正説着（有神理）只听那边一陣笑声却有賈璉的声音（妙文奇想阿鳳之為人豈有不着意於風月二字之理）

接着房门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来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这边来（哉若直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聲價亦且無妙文可賞若不寫之又萬々不可故只用柳藏鸚鵡語）

見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庅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方知之法畧一皴染不獨文字有隱微亦且不至污瀆阿鳳之英風俊骨所謂此書無一不妙）

他説送花兒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攅花簇）

出两枝来先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給小蓉大奶々带去次後方命周（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乱）（忙中更忙又曰密處不容針此等處是也）

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边来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他

女兒打扮着才從他婆家来周瑞家的忙问你這会跑来作什庅他女兒笑道

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庅事情這様忙的不回

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々跟前請了安了這会子請太々的安去媽还有

什庅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庅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々的来了个刘

姥々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这会子又被姨太々看見了送這几枝花

兒与姑娘奶々们这会子还沒送清楚呢你这会子跑来一定有什庅事

情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倒会猜実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两

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门里

要鮮（進他）地还鄉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

呢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呢這有什麽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

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閑兒你回去等

我这有什麽忙的如此女兒听说便回去了还说媽好歹快来周瑞家的道（又生出一小段來是榮寧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

是了小人兒家没经过什麽事就急得你这樣了说着便到代玉房中去了誰（石頭記筆墨矣）

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已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妙極又一花樣此時二玉已隔房矣）

進来咲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兒与姑娘带（戴來了）宝玉听说便先说什麽花兒

拿来給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瞧他夾寫寶玉）（此處方一細寫花形）

玉只就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妙着他寫黛玉）（在黛玉心中不知）

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两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有何可憂）

余問送花一回薛姨媽云宝丫頭不喜這些花兒粉兒的則謂是宝釵正傳又生阿鳳惜春一段則又知是阿鳳正傳今又到顰兒一段却又將顰兒之天性從骨中一寫方知亦係顰兒正傳小説中一筆作兩三筆者有之一事啟兩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數之筆也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兒不言語宝玉便問道周姐（吾實不知黛卿胸中有何丘壑再看一看上神）

姐你作什麽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说太太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

顺便叫我带来了宝玉道宝姐姐在家作什麽呢怎麽这几日也不過這边来

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頭们说誰去瞧瞧就说我和林

姑娘打發来请姨太太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麽病現吃什麽藥論理我該親自

来的就說纔從学里回来也着了些凉異日再親自来看罷說着茜雪便答應

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着眼）

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讨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利把這些

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已卸了粧来（不必細説方妙）

見王夫人回話今兒甄家送了来的東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又提甄家）

年下送鲜的船去一併都交给他们带了去罢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々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阿鳳一生尖利太々）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就叫他们（管打叠）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當什庅正经事问我（虚描二事真〻千頭萬緒紙上雖一回兩回中或有不能寫到阿鳳之事並亦有阿鳳立收拾寫手忙心忙矣）鳳姐又笑道今日珎大嫂子来請我明日過去曠々（觀此回可知）明日到沒有什庅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庅每常他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是他诚心叫你散淡々々别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该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纨迎探等姊妹们亦来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来辞賈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曠去鳳姐只得答應立等着換了衣服姐皃两个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珎之妻尤氏与賈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了环媳婦等接出儀门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

（欲出鯨卿却先妯娌閑々一聚隨筆帶出不見一絲作造）

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歸坐秦氏献茶畢鳳姐因说你们請我来作什庅有什庅好東西孝敬我就快献上来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说二奶々今皃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々了正说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宝玉因问大哥々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得可是你怪闷的也坐在这里作什庅何不去曠々秦氏咲道今皃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他今皃也在這里想在書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説好生着忙什庅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他别委曲着他（委曲二字極不通都是寫情寫愚婦至矣）到比不得跟了老太々过来就罢了鳳姐説道既這庅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爷来我也瞧々一瞧難到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咲道罢々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偺们家的孩子们（你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珎惜此極相矛盾却極入情）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

此等處寫阿鳳之放縱是為後回伏線

分明寫宝玉卻先偏寫阿鳳

（蓋大家婦人口吻如此）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还被人咲話死了呢鳳姐笑（自負得起）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竟叫这小孩子咲話我不成賈蓉咲道不是这話他生的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道啐憑他是什麼哪吒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来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咲嘻嘻的说我不敢扭着就带他来说着果然出去带進一个小後生来較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慢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不知從何處想来）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问他几歲（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了讀什麼書弟兄几个学名唤什麼秦鐘一一答應了（設云秦鐘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二語便是此書大綱目大比托大諷刺處）早有鳳姐的丫环媳婦们見鳳姐初会秦鐘并未備得表礼来遂忙過那边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

淡淡寫来

姐与秦氏厚密虽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个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与来人送過去鳳姐猶咲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一人不落又帶出強將手下無弱兵）那宝玉自見了秦鐘的（便是從此說話那宝玉只一見秦鐘）人品出来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接（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這一句不是宝玉本意中語卻是古今歷来膏粱紈袴之意）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一段痴情翻賢賢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後朋友中無復有假談道義虛論情常）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鐘自見了宝玉形容出衆舉（不淨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正在此這二句是貶不是獎此二字遮飾過多少魑魅紈綺秦卿目中所鄙者）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結）可知貧窶二字限人亦

世间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乱想忽然宝玉问他讀什庅書秦鐘見问

貧富二字中失却多少英雄朋友

作者又欲瞞過中人

二字寫小兒淂神

又有

宝玉问讀書亦想

便因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来句後越覺親密起来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宝

不到了之大奇語而答以実話四字普天下朋友来看

玉便說我们两个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里坐去省淂闹

你们于是二人進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与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来嘱

眼見淂二人一身一体矣

宝玉道宝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〻虽腼腆却

性子左强不大随和此是有的宝玉笑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嘱了他兄

實寫秦鐘双映宝玉

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来问宝玉要吃什庅外面有只管

要去宝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飯食上只问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说業

宝玉問讀書已奇今又問家務豈不更

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讲及延師一事

奇

目下不過在家温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

討論纔能進益宝玉不待说完便答道正是呢我们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

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们中亦有親戚在内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

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温習旧書待明年業師

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讀家祖母因說一則家亭里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

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着如此说来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

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们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

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曽提起這里的義亭到好原要来

和這里的親翁商議引薦因这里又事忙不為这点小事来聒絮的宝叔果然

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〻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

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淂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宝玉道放心〻〻偺们

真是可兒之弟

真是可卿之弟

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〻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
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時候出来又看他
們頑了一回牌筭賬時却有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

又自然是二人輸

這東道一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个小子送了這
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问派了谁送去媳婦們
回説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説道偏又派他作什

可見罵非一次矣

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説你太軟弱

便奇

了縱的家里人這樣还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难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卩都不
理他的你珍大哥〻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过三四回
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

這是為後協理寧國伏線

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
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体面
一味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说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當一个死
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凤姐道我何常不知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这
様的何不打發他遠〻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说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
下衆人都應道伺候齊了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
只見灯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
好怎様他更可以恣意洒落〻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説他不公道

記清榮府中列是賴大又故意綜錯妙

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这様黒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
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〻焦大太爺蹺〻脚比你頭还高呢二十年

頭里的焦大太爺眼里有誰別說你們这一起子雜種王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这个家業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

（忽接此焦大一段直可驚心駭目一字化一淚一淚化血珠）

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說別的还可若再說別的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

（是醉人口中文法）

（一段借醉奴口角閒〻補出寧榮往事近故特為天下世家一笑）

来鳳姐在車上說与賈蓉說以後还不早打發了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这里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咱們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番綑倒拖往馬圈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無二三以二句批是假聊慰石兄）

里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来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衆小廝听他說出这些沒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馬糞滿〻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遥〻的聞得便都粧作不听見宝玉在車上見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姐〻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听了連忙立眉嗔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里混唚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听見还到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〻仔細捶你不捶你嚇的宝玉忙央告道好姐〻我再不敢了鳳姐道这才是呢等咱們到了家回了老太〻打發你同你秦家姪兒學里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来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正為風流始讀書。原来不讀書即蠢物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　賈寶玉大醉絳雲軒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宝釵黛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宝玉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已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未必）奮又着實的称賛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愛凤姐又在一傍帮着說过日他还来拜老祖宗（此便十成了不必繁文再表 故妙 偷度金针法）等语說的賈母喜悅起来凤姐又趁势請賈母後日过去看戲賈母虽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為賈母寫傳 老）（紅事有法若只管寫看戲便是一無見世面之暴發貧婆矣寫隨便二字興高）日又有尤氏来請遂了（携）王夫人林代玉宝玉等过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歇息了（回来）王夫人本是好（刈往與收刈四方是世代封君正传且高興二字又可生出多少文章来）（偏与邢夫人相犯然却是各有各传）清淨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凤姐坐了首席盡欢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还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宝釵在（全是体贴之文）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门过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本意正傳实）

題曰
古鼎新烹鳳髓香
那堪翠斝貯瓊漿
莫言綺縠無風韻
試看金娃對玉郎
（右題在回目後兩行）

細甚文代畢

一路用淡三色烘染行雲流水之法寫出貴公子家常不跡不離氣致經歷過者則喜其寫真未經者恐不免嫌繁

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安（妥）寧（細甚）可遠遠路罢了（是曩时苦脑嘆嘆）当下眾嬷嬷丫頭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

去了眾嬷嬷丫頭只得跟随出来还只当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住）廳後而去偏

項頭遇見了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人走来（妙蓋沾光之意。更妙蓋善於騙人之意）一見了宝玉便都咲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

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没理没倫口氣畢肖）我说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说着請了安

又问好劳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嬷嬷叫住回问你二位爷是從老爷跟前来的不是他二人点

頭道（使人起遐思）老爷在夢坡齋（妙梦遇坡之寓也）小書房里歇中覺呢不妨事的（玉兒知已一咲）一面说一面走了说的宝玉也咲了（為玉兒一人却人人俱有心事細致）于

是轉灣向北奔梨花香院来可巧（似已）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妙蓋云無斬星戥也）与倉上的頭目名戴

良（妙蓋云大量也）还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七个人從賬房里出来一見了宝玉赶来都一齊垂手站住

獨有一个買辦名喚錢華（亦钱开花之意 隨事生情因情得文）因他多日未見宝玉忙上来打千兒請安宝玉忙含咲

携他起来眾人都咲说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爷写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

余亦受過此騙今閱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語之人在側觀其形已皓首駝腰矣乃使彼亦細听此數語彼則潸然泣下余亦為之敗興

几張貼貼宝玉咲道在那里看見了眾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称（賛）贊的了不得还和

我們尋呢宝玉笑道不值什么你們说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说一面（往）（未入梨香院先故作若许波瀾曲折瞧他無意中又寫出宝玉寫字来固是愚弄公子之閑文然亦是暗逗宝玉歷（来）来文課事不然後文豈不太突 此當用此句最當）

前走眾人待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说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

入薛姨媽室中来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与（分給）丫嬛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媽

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怀内笑说这么（們）冷天我的兒难為你想着（我）来快上炕来坐

着罷命人到滚滚的茶来宝玉因问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道他是没籠頭

的馬天天往（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

兒又想着打發人来瞧（瞧）他他在里间不是你去瞧（瞧）他里間比这里暖和那（你）里坐着

我收什收什就進来（去）和你说話兒宝玉听说忙下了炕来至里间门前只見吊着

半旧的（從門外看起有層次）紅紬軟簾宝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宝釵坐在炕上做（做）

畫神鬼易畫人物難寫宝卿正是寫人之筆若与代玉并寫更難今作者寫得一毫难霧不見且得之人真體實传非神助而何

余代善曰遂心如意

針線頭上挽着漆黑的油光鬓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黄綾綿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画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謂藏愚安分随時自云守拙（這方是宝卿正傳与前寫代玉之傳一齊参看各極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难其左右于毫末）宝玉一面看一面口内問姐〻可大愈了宝釵抬頭只見宝玉進来（與宝玉遇步針對）連忙起身含笑答説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此則神情盡在烟飛水逝之間一展便失於千里矣）説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来一面又問老太〻姨娘安别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宝紫金冠（一面二字中眼中神情俱到）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一塊落艸時啣下来的宝玉宝釵因笑説道成日家説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細〻的賞鑒（自首回至此回〻説有通靈玉一物余亦未曾細〻寓目）我今兒到要瞧〻説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亦凑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来遞在宝釵手内宝釵托於掌上（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峰下猿啼虎嘯之聲何如）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

如〻作此數語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〻假〻恣意游戲于筆墨之中可謂狡滑之至〇作人要老誠作文要狡猾

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来親就臭皮囊（二語可入道故前引莊叟秘訣）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美人宝釵不是靈图对的二〇二語雖粗本是真情然此等詩只宜如此為天下兒女一哭〇構得好未二句似与題不切然正是極貼切语）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画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跡过于微細使観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観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宝玉正面圖式



註云　莫失莫忘　仙寿恒昌

通靈玉反面圖式



註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石頭記立誓一筆不寫一家文字

恨顰兒不早来听此數語若使彼闻之不知又有何等妙文趣語以悅我等心臆

宝釵看畢又從翻过正面来細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兩遍乃回

余亦想見其物矣

前回中總用草蛇灰線寫法至此方細〃寫出正是大関節處

新可謂真奇之至

是心中沉音神理

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到茶也在這里發獃作什庅鶯兒嘻〃笑道我听这兩句话

請諸公掩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坐立之勢想宝釵面上口中真妙

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对兒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那項圈上

又引出一個金項圈来鶯兒口中說出方妙

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鑒〃〃宝釵道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庅字宝玉笑央好姐〃

補出素日眼中雖見而實未留心

你怎庅睄（瞧）我的了呢宝釵被纏不过因說道也是个人給了兩句言（吉）利話兒所以

一句罵死天下濃粧艷飾富貴中之脂妖粉怪

鏨上了叫天〃代着不然沉甸〃的有什庅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

祅上将那珠宝晶瑩黄金燦爛的瓔珞掏将出来宝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

按瓔珞者頸飾也想近俗即呼為項圈者是矣

面有四个篆字兩面八个共成兩句吉讖以曽按式画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與莫失莫忘相对所謂愈出愈奇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合前讀之豈非一對

芳齡永繼又與仙寿恒昌一對請合而讀之閱諸公歷来小說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換新眼目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文字是也

吳擺〃二字

宝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问姐〃这八个字到真与我的是

余亦謂是一對不知干支中四柱八字可与卿亦對否

一對鶯兒笑道是个癡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宝釵不

待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從那里来宝玉此時与宝釵就近只

妙神妙理請观者自思

闻一陣〃凉森〃甜絲〃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问姐〃燻的是什庅香

我竟從来闻見過這味兒宝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

不知此屋芳髓又何如

真〃罵死一干濃粧艷飾鬼怪

的宝玉道既如此這是什庅香宝釵想了一想咲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

點冷香丸

的香氣宝玉笑道什庅丸藥这庅好闻好姐〃給我一丸嚐〃宝釵笑道又混

仍是小兒語氣究竟不知別個小兒只宝玉如此

鬧了一个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听外面人說林姑娘来了話犹未了林

緊寫愈緊密不容針之文

代玉已摇〃的走了進来一見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

二字擺〃畫出身

奇文我實不知顰兒心中是何丘壑

起身笑讓坐宝釵因笑道這話怎庅說代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来了宝釵

余最恨無調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哺

嘤観此則知大家風範

在宝卿口中說出玉兄學業是作微露

道我更不解這意代玉咲道要来時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兒他来了明兒我再来如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天〻有人來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熱閙了姐〻如何反不解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对衿褂子因问下雪了庅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蓬來不曾代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拿來預備着宝玉的奶嫫李嬷〻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〻妹〻一處頑〻罢姨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蓬來說給小幺兒們散了罢宝玉應允李嬷〻出去命小厮們都各散去不提这里薛姨媽已擺了几樣細巧茶果留他們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鵞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也罢自已的糟的取了些来與他嚐宝玉笑道这个須得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〻便上来道姨太〻酒到罢了宝玉央道媽〻我只吃一鍾李嬷〻道不中用當着老太〻太〻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个没有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别人死活给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兩日罵姨太〻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悪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〻高興了又儘着他吃什庅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陪在里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〻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嬛來讓你奶〻們去也吃盃搪〻雪氣那李嬷〻听如此说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水這里宝玉又说不必溫煖了我只要喫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颭兒宝釵笑道宝玉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字傍收的難到

卸春掛々萌耳是書勿看正面為幸

宝玉亦听的出有情理的話来与前問讀書家務等事皆大奇之事

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
臟(醒殺)去煖他(知命知身識理識性博学不雜庶可称為佳人可笑别小說中一首歪詩几句淫曲便是佳人相許豈不丑殺)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別要吃那冷的了宝玉听這話有情理便放
下冷酒命人煖来方飲代玉(實不知其丘壑自何處設想而来)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又用此二字)巧代玉的小了嬛雪鴈(吾實不知)
走来與代玉送小手炉代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来的難為他費心那里就
冷(何為尽何為鑑口舌)死了我雪鴈道紫鵑(鸚哥改名已又顺筆带出一個妙名来洗盡春花臘梅等套)姐々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代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
笑道也虧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么他說了你就依
比(要知尤物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妒獅吼輩看去)聖旨還快些宝玉听這話知是代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々的笑
兩(這纔好這纔是宝玉)陣罷了宝釵素知代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渾厚天成這纔是宝釵)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
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代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
媽這里倘或在別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炉也沒有爬々
的從家里送(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舌以冰為神真々絕倒天下之裙釵矣)個来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於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
薛姨媽道你這(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緣)了說話時宝玉已是三杯過
去李嬷々又上来攔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宝代姊妹說々咲々的那(試問石兄當日青埂峯猿啼虎嘯之聲何如)
肯不吃宝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々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嬷々道你可仔
細老爷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不入耳之言是也不合提此話這是李嬷激醉了的無怪乎後文一笑)宝玉听了這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々的放
了酒垂了頭代玉先忙(畫出小兒愁蹙之状楔緊後文)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々若叫你只(二字指雪改也)說姨媽留着呢這
個媽々他吃了酒又拿我們来醒脾(這方是阿顰真意對玉卿之文)了一面悄々推宝玉使他賭氣一面悄々的
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那李嬷不(也素)知代玉的意因說道林姐
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劝々他只怕他還听些(呢)林代玉冷咲道我為什麼助
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這媽々太小心了往常老太々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

媽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里是外人不當在這里的也未可
知李嬷〻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〻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来比刀子还
尖你這筭了什庅宝釵也忍不住笑着把代玉腮上一擰說道真〻這個顰了
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别怕别怕我的兒
来了這里沒好的你吃别把這點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管放
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着我睡罢因命再盪熱酒来姨
媽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飯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興来李嬷〻因吩咐小丫頭
子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来悄〻的回姨太〻别由他性
多給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还有三两個婆子都是不関痛癢的見李
嬷〻走了也都悄〻去尋方便去了只剩了两个小丫頭子樂得討宝玉的欢

喜幸而薛姨媽千哄万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鸡皮湯
宝玉痛喝了两碗吃了半碗飯碧粳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〻的
湃上茶来大家吃了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个丫頭已吃了飯進
来伺候代玉因問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
走代玉听說遂起身道僧們来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庅找僧
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辞小丫頭忙捧过斗笠来宝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
他帶上那丫頭便将這大红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宝玉頭上一合宝玉便
說罢〻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难到沒見过别人帶过的讓我自己帶罷代玉
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庅过来我瞧〻罢宝玉忙就近前来代玉用手整理軽〻
笼住束髮冠将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将那一棵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〻露于

笠外整理已畢端相了端相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宝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若使宝釵整理顰卿又不知有多少文章）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〻都还沒来呢且略等〻不遲宝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足的命兩个婦女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処来更加歡喜因見宝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来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遂問衆人李奶子怎広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来的想有事纔去了宝玉跟蹌回頭道他比老太〻还受用呢問他作什広沒有他只怕我还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来至自己的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咲說好〻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个字丢下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来給我寫完这些墨纔罷宝玉忽然想

（有是事大有是事）（如此找前文最妙且無逗筍之跡）（憨活現余雖誰園不及）（補前文之未到）

寫晴雯是晴雯走下来斷〻不是襲人平兒鶯兒等語氣是不作詞幻見尖文字

起早起的事来因咲道我寫的那三个字在那里呢晴雯咲道这个人可醉了你頭里过那府里去囑咐我貼在这門斗上这會子又这広問我生怕别人貼坏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这會子还凍的手僵冷的呢宝玉听了咲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个字一時黛玉来了宝玉便咲道好妹〻你別撒謊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仰頭看里間門斗上新貼了三个字寫着絳雲軒黛玉笑道个〻都好怎広寫的这们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个匾宝玉嘻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〻呢晴雯向裡間炕上擻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合珍大奶〻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

（全是體貼人）（是醉笑）（究竟不知三个什麼字妙）（此題妙原来是这三字）（滑賊）（斷不可少）（絳雲軒中事）

寫襲兒去如此章法從何設想奇筆奇文

按警幻情講寶玉係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痴情去體貼今加大醉二字于石兄是因問包子問茶順手擲杯問茜雪攆李嬤乃一部中未有第二次事也襲人數語無言而止石兄真大醉也余

亦云實々大醉也难辞碎閙非薛蟠紈褲輩可比

偏度金針法最巧

送過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別提（沒有）一送了来我知道是（給）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奶媽之倚勢亦是常）

（情奶母之昏憒亦是常情然特于此細寫一回与後文襲卿之酥酪遥々一対且見晴卿不及襲卿遠矣）那里後来李奶々来了看見説寶玉未必吃了拿来給我孫子去罷他就叫人拿

（余謂晴有林風襲乃釵副真々不錯）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来寶玉因讓林妹々吃茶衆人笑説林妹々早走了（三字是從上文口氣而）

（来非衆人之稱。醉態逼真）还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偏是醉人搜尋得出細事亦是真情）因問茜雪早（道）起沏了一碗楓

（与千紅一窟遥映）露茶我説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麽又沏了这个来（所謂閑茶是也与前浪酒一般起落）茜雪道

我原是畄着的那會子李奶々来了他要嚐々就給他吃了（又是李嬤事有凑巧如此類是）寶玉聽了將手中的

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是醉後故用二字非有心動氣也）豁瑯一声打了个虀粉潑了（碎）茜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来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々你们这麽孝敬他不過是

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真々醉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

不着奶了白々的養着祖宗作什麽攆了出去大家干淨（真々大醉了）説着便要去立刻回賈

母攆他乳母原来襲人実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来慪他頑要先聞得

説字問包子等事也還可（以）不必起来後来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来解釋

勸阻早有賈母遣人来問是怎麽了（斷不可少之文）襲人忙道我纔到茶来（現成之至瞧他寫襲卿為人）被雪滑倒了失手

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们也（二字奇使人一驚）都愿意出去不如

趁勢連我们一齊攆了我们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伏侍你寶玉聽了這

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脱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内还説些什麽

只覺口齒綿纏眼眉（二字帯出平素形像）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

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攆在褥下（試問石兄此一渥比青埂峯下松風明月如何）次日帯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就枕（交代清楚攆玉一段又為誤）

（竊面伏綜晴雯茜雪二婢又為後文先作一引）（便）就睡着了彼時李嬤々等已進来了听見醉了不敢前来再加觸犯只悄々的（以上已完正題以下是後文引子前文之餘波此回収法点睛）

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边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来拜

【作者今尚記金魁星之事乎撫今思昔腸斷心摧】

【寫可兒出身自養生堂是褒中貶後死封龍禁尉是貶中褒靈巧一至于此】

【出名秦氏究竟不知係出何氏所謂寓褒貶別善惡是也秉刀斧之筆具菩薩之心亦甚難矣○如此寫出可見來歷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

（數回不同矣）寳玉忙接了出去（來）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温柔堪陪寳（驕大如此溺愛如此）玉讀書心中十分欢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人品也都欢喜臨去時都有表礼賈母又与了一个荷包並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嘱咐他道你家住的近（遠）或有一時寒热飢飽不便只管住在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宝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学（總伏偽文）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去禀知他父母秦業現任營繕郎（妙名業者孽也蓋云情因孽而生也官職更妙設云因情孽而繕此一書之意）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个兒子並一个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一頓）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四字便有隱意春秋）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与賈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許与賈蓉為妻（字法）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時）在家温習旧課正思要和亲家（指賈珍）去商議送往他

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這个机会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当今之老儒（隨筆命名有事）秦鍾此去学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悦（為天下讀書人哭寒素人哭）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来兒子的終身（為原来讀書）大事（是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礼（四字可思近之鄙吝師傅者來看）（可知宦囊羞澁与東拼西湊等）親自帶了秦鍾来代儒家拜見了然後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様是特為近日守錢虜而不使子弟讀書之輩一大哭）（不想浪酒閑茶一段金玉旖旎之文後忽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词收住亦行文之大變體處石頭記多用此法歷觀後文便知）

早知日後閑爭氣
豈肯今朝错讀書

【這是隱語微词豈獨指此一事哉○余則為讀書正爲爭氣但此爭氣与彼爭氣不同寫來一笑】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説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来送上學擇日之信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鐘相遇却顧不得别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会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宝玉起来时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得停〻妥〻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来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見他悶〻的因笑問道好姐〻你怎庅又不自在了难道怪我上学去丢的你们冷清了不成襲人咲道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庅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

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磞見老爷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
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說
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李里
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
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坏了你宝玉道你放心出外
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里長和林妹〻一處去頑笑纔
好說着俱已穿帶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宝玉且又囑咐了
晴雯麝月等人几句方出来見賈母〻〻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
夫人又出来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書房中与相公清
客們閒話忽見宝玉進来請安回說上李里去賈政冷咲道你如果再提上李
兩个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髒了我這地
靠髒了我的门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咲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将飯時
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賈政因问跟宝玉的是
誰只听外面答應了兩声早進来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着時認得是
宝玉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
什庅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
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筭賬嚇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磞頭有声
連〻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庅呦〻鹿鳴荷葉浮蘋小的
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来賈政也掌不住咲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

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里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
庅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
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宝玉獨站在院外屏声靜候待他
們出来便忙〻的走了李貴等一面彈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听見了不曾先
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〻好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着挨
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纔好宝玉咲道好哥〻你别委曲我明兒請你
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
秦鍾已早来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宝玉忽
想起未辭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窓下对鏡理粧听
宝玉說上學去因咲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

好妹〻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着我来再製勞叨了半日方
撤身去了代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庅不去辭〻你宝姐〻来宝玉咲而不荅
一逕同秦鍾上学去了原来這賈家之義学離此也不甚遠不过一里之遥原
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
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帮助為学中之費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
為塾堂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来了一〻的都互相厮見过讀起書来
自此後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的留下秦
鍾住上三天五日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更又助些
衣履等事不上一月之工秦鍾在荣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一
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說道偺們兩个人一樣的

年紀況又是同窓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
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秦鐘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原来
这学中雖都是本族人丁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説的好一龍生九種々々各別
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兒
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腼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々羞々有女兒之風宝玉又
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体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
也怨不得那起同窓人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語詬誶謠議佈滿書房内外原
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処住後便知有一家学々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
龍陽之興因此也假来上学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礼
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这学内就有好

几个小学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两个
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
滿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爱雖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於
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勢不敢来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来了見了他
两个也不免繾綣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举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
一般的留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学中四処各
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
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来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
可巧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下一句七言对联命学生对了明
日再来上書将学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

中應外了因此秦鐘趁此和香怜擠眉弄眼遞暗号兒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已話秦鐘先問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听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来是窓友名金荣者香怜本有些性急羞怒相激问他道你咳嗽什庅难道不許我们說話不成金荣咲道你們說話难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问你们有話不明說許你们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庅故事我可也拿住了还賴什庅先得讓我抽个頭兒偺们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来秦香二人急得飛紅的臉便问道你拿住什庅了金荣咲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咲嚷道貼的好燒餅你们都不買一个吃去秦鐘香怜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荣說金荣無故欺負他两个原来這賈瑞最是个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们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開一边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於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帮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補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在醋妒他两个今見秦香二人来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来雖不好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怜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几句香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帰坐位去了金荣越発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还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金荣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两个在後院子里親嘴摸

屁股兩个商議定了二对一肏撅草棍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荣只願得意
乱说却不防还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个是誰原来这一个名
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过活如今長了
十六歲比賈蓉生的还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人多
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尚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庅小人
詬誶謠諑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
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门戶过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
聰明雖然应名来上學亦不过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鬪鷄走狗賞花玩柳從事
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
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报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
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说的大家沒
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了臉面想畢也粧作出小恭出至
外面悄悄的把跟宝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边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
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听賈薔說金荣如
此欺負秦鐘連他的爺宝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个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
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个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来
找金荣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庅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
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说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说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
不敢強他只得随他去了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荣问道我们肏屁股不肏

管你毛䩬相干橫竪没有你爹去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動一動你茗大爺
嚇的滿屋中子弟都怔〻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荣氣黄了臉
説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説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鐘二
人去尚未去時從腦後嗖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来並不知係何人打来的
幸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這賈菌亦係荣國府
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独守着賈菌這賈菌与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
座誰知賈菌年纪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
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飛硯来打茗烟偏没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桌〕上正打在面
前將一个磁硯水壺打了个粉碎濺了一書黒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
好囚攮的们這不都動了手了麽罵着也便抓起硯磚来要打回去賈蘭是个

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劝道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
抱起書匣子来照那边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剛到宝玉秦鐘
桌案上就落了下来只听嘩啷〻一声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至手筆硯之)了一
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便跳出来要揪打那一个飛硯
的金荣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狭人多那里经得舞動長板茗
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们还不来動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厮一名鋤藥一名掃
紅一名墨雨这三个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乱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
掇起一根门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个
劝一回那个谁听他的話肆行大鬧衆頑童也有趁勢帮着打太平拳助樂的
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着声兒叫打的登

時间閙沸起來外边李貴等几个大僕人听見裡边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斉
喝住问是何故衆声不一這一个如此説那一个又如彼説李貴且喝罵了茗
烟四个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起一層油皮宝玉
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
我们被人欺負了不敢説别的守礼來告訴瑞大爺瑞大卩反派我们的不是
听着人家罵我们还調唆他们打我们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
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這还在这里念什庅書李貴劝道
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会子為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
倒显的偺們沒礼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结何必驚動老人家这都
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李里的頭脳了衆人看你
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该打的打该罰的罰如何等閙到这步田地还不管賈瑞
道我吆喝着都不听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恼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
不正经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就閙到太卩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脱不過的
还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宝玉道撕羅什庅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
荣我是不在这里念書的宝玉道這是為什庅难道有人家来的偺們到来不
得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荣去又问李貴金荣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
也不用问了若说起那一房的亲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窓外道他
是東胡同子里璜大奶々的侄兒那是什庅硬正仗腰子的也来嚇我們璜大
奶々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会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々跪着借当頭我眼
里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々李貴忙断喝不止説偏你这小肏的知道有

這些蛆嚼宝玉冷笑道我只当是誰的亲戚原来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问问他来说肴便要走吽茗烟進来包書茗烟包着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说老太〻有說的話问他呢雇上一輛車拉進去当着老太〻问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细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再回老〻太〻就說宝玉全是你調唆的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个新法子你闹了李嘗不说变法兒壓息了才是到要往大里闹茗烟方不敢作声兒了此时賈瑞也怕闹大了自己也不乾净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鐘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宝玉說不回去也罢了只吽金荣賠不是便罢金荣先是不肯後来禁不得賈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劝金荣说原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樣怎得了局金荣強不得只得与秦鐘作了揖宝玉还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〻的劝金荣说俗语说的好杀人不過頭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个頭就完事了金荣無奈只得進前来与宝玉磕頭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麽不成他母親胡氏听見他咕咕嘟嘟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增(做)什麽閑(鬧)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们

西府里的璉二奶〻跟前説了你才消了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
偺們家里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况且人家學里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
的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愛穿件鮮
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庅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
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帮了偺們有七八（因何無故結許多銀子金母亦當細思之）十两銀子你如今要閙出了這个學房
再要找這庅一个地方我告訴你説罢比登天的還（如此弄艮若有金荣在亦可得）難呢你給我老〻寔〻的
頑一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于是金荣忍氣吞声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
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説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
名唤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荣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説這賈璜夫妻
守着些小〻的産業又時常到寧荣二府里去請〻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

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〻〻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
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来家里走〻瞧〻寡嫂并侄兒閑話之
間金荣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学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
小姑子説了这璜大奶〻不听則已听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説道这秦鐘小崽子
是賈门的親戚难道荣兒不是賈門的親戚（这賈門的親戚比那西賈門的親戚）人都别特势利了况且都做的是
什庅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不犯向着他到这个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〻
我们珍大奶〻再向秦鐘他姐〻説〻叫他評〻这個理（未必能如此説）这金荣的母親
听了这話急的了不得忙説道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〻了求姑奶〻
快别去説去别管他们誰是誰非（不論誰是誰非有錢就可矣）倘或閙起来怎庅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
住家里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来呢璜大奶〻听了説道

那里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
就坐上往寧府里来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边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
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寒温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
見蓉大奶奶（何不叫秦鐘的姐姐）尤氏說道他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着經期有兩个多月沒来叫大夫瞧了
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
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来有我呢
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
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这里取来倘或我这里
沒有只管往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个好合歹你再要娶这麼一個媳婦
这麼個（還有这麼个好小舅子）模樣兒这麼個情性的人兒打着灯籠也沒地方找去他这為人行事

那個親戚那个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
得偏偏今兒早晨他兄弟来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
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
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他們昨兒學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
學来的一個人欺負了他了（眼前竟像不知者）里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
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
拘听見个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打這个秉性上頭
思慮出来的今兒听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群混賬
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的人）調三惑四那些个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
学里吵鬧他听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到他那边安

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里找宝玉去
了我纔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
如今又沒个好大夫我想到他病上我心到像針扎是的你们知道有什庅好
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
的盛氣早嚇的丢在瓜窪國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
答應道我們這庅听肴寔在也沒听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ゝ這
个来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
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这不是
璜大奶ゝ庅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ゝ
吃了飯去賈珍說肴話就過那屋裡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ゝ秦鍾
欺負了他兄弟的事听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
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会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
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庅說的事情庅尤氏答道到沒說什庅一
進来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
这病他到漸ゝ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听見媳婦这庅病也不好
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沒有求什庅事如今且說媳婦
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来給他瞧ゝ要緊可別躭悮了現今偺们家走
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怎庅說他也添几句文
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遍来看脉他
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見効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

来見大夫其寔于病人無益賈珍说道可是这孩子也糊塗何必脱〻换〻的
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那还了得衣裳任憑是什庅好的可又值
什庅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庅我正進来要
告訴你方才馮紫英来看我他見我有些抑欝之色向我是怎庅了我才告
訴他说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
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寔着急馮紫英因说起他
有一个幼時從学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学问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
斷人的（為必能如此）生死今年是上京给他兒子来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这庅看来竟
是合该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
了不能来明日想来一定来况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来瞧〻等这
個張先生来瞧了再說罢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寿日到
底怎庅辦賈珍說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来家来受一受
一家子的礼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浄慣了的我不愿意望你們那是非塲中去
閙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过你把我從前註的陰
隲文你給我叫人好〻的寫出来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还强百倍呢
倘或後日这两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〻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
給我送什庅東西来連你後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
頭去倘或後日你要来又跟随多少人来閙我〻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
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昇来吩咐他預備两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
叫了賈蓉来吩咐来昇照旧例預備两日的筵席要豐〻富〻的你再親自到

西府里去請老太〻大太〻二太〻和你璉二嬸子来逛〻你父親今日又听
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
症細〻的告訴他賈蓉一〻的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
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回道奴才方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
先生說道方才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
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
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的大人
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
敢當仍叫奴才拿回来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
珍尤氏的話方出来叫了来昇来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来昇听畢自

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来了賈珍遂延
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
學之至小弟不勝欽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
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
先生何必过謙就請先生進去看〻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怀于是賈蓉同了
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
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内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
思竟先看过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麽但是我們馮
大爺務必叫小弟过来看〻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的
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

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
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们捧过大迎枕來一面給秦
氏拉着袖口露出脉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数寧神细胗了
有半刻的工夫方換过左手亦復如是胗畢脉息說道我们外边坐罷賈蓉于
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
是陪先生吃了茶遂问道先生看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
这脉息左寸沉数左関沉伏右寸细而無力右関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数者乃
肝家氣滞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関需而無
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
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滞者必然脇下疼脹月信过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

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然不思飲
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息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脉為
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
真〻先生說的如神到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几位太醫老
爺瞧着呢都不能說的這樣真切的这麼說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
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個准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〻 那先生笑
道大奶〻這個症候可是那眾位躭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
来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躭誤到這個地位
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来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裡睡得
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〻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

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
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过大迎枕來一面給秦
氏拉着袖口露出脉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數寧神細胗了
有半刻的工夫方換过左手亦復如是胗畢脉息说道我们外边坐罢賈蓉于
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
是陪先生吃了茶遂问道先生看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
这脉息左寸沉数(右)左関沉伏右寸细而無力右関需(虚)而無神其左寸沉数者乃
肝家氣滞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関需(虚)而無
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治)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
閒不寐肝家血虧氣滞者不(必)然脇(肋)下疼脹月信过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

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然不思飲
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息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脉為
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
真〻先生說的如神到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几位太醫老
爺瞧著呢都不能說的這樣真切的这麼說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
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個准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〻〻 那先生笑
道大奶〻這個症候可是那衆位躭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
来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躭誤到這個地位
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来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裡睡得
著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〻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

過的人聰明忒過則不如意時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彀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来待用藥再看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土炒二錢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二錢酒炒洗

白芍炒二錢　川芎錢半　黃芪三錢　香附米製二錢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炒二錢　真阿膠蛤粉炒二錢　延胡索酒炒錢半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与性命終究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総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一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来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痛快想必用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話畢方出来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

下田分鮮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四回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藏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滛心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林儒海捐館楊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黄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代玉俏語謔嬌音

石頭記

第十一回　至二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与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礼来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来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賈蓉听罢即率領家人去了这里漸〻的就有人来了先是賈璉賈薔到来先看了各処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来家来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听見太爺又不来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档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里戲台上預

倫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宝玉都来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
的母親已先在這里呢大家見过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
回咲說道老太〻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
家但是这个時候天氣正凉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过来散〻悶看
着衆兒孫热閙〻是這个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
人開口先說道老太〻昨日还說要来着呢因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
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就一連起来了兩次今日早
辰畧覺身子倦些回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来了說有好吃的要几樣还要
狠爛的賈珍听了咲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热閙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原故若
是这庅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听見你大妹〻說蓉哥兒媳婦身上有些不
大好到底是怎庅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〻太〻
們頑了半夜回家来好〻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
将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来邢夫人接着說道别是喜罷正說
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来了在所上呢賈珍連忙
出去了這里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從學
過的一个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个症候昨日開了方
子吃了一剤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别的仍不見怎庅樣大見効鳳姐兒道我
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来尤氏道
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他強扎挣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个好的上
頭他才恋〻的捨不得去鳳姐兒听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这个年紀倘或就因這个病上怎庅様了人还活
着有甚庅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来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
回尤氏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
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并未敢来太爺听了甚喜歡說這才是叫告訴父
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々們叫我好生伺候叔々嬸子們并哥々們还說那
陰隲文叫急々的刻出来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
子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
婦今日到底是怎庅着賈蓉皺々眉說道不好庅嬸子回来瞧々去就知道
了于是賈蓉出去了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々們在这里吃飯阿還
是在园子里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里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

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罢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
婆子們快送飯来門外一齊荅應了一声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
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与风姐兒宝玉側席坐
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来原為給大老爺拜壽这不竟是我們来過生日来
了庅风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经修煉成了也筭得是神仙了太
太們这庅一說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笑起来了
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风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
往園子里去賈蓉進来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々哥々兄弟們也都吃
了飯了大老爺說家里有事二老爺是不愛听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別
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

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国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
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礼来俱回了我父親先収在賬房里了礼单都上
上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旧例賞了衆
来人都讓吃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园子里坐着去
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凤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
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
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听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
快些過园子里来宝玉也要跟了凤姐兒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
去罷那是姪兒媳婦于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会芳园去了
凤姐兒宝玉方合賈蓉到秦氏这边来了進了房门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门口

秦氏見了就要站起来鳳姐兒說快別起来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
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見就瘦的這么着了于
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对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
来嬸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强咲道這都是我
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嬸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却
是他敬我我敬他從来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
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這如今淂了這個病
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淂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
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寶玉
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

香的对聯不覺想起在這里睡晌覺梦到太虛幻境的事来正自出神听淂秦氏説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知不覺就流下来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衆人這个樣兒反添心酸倒不是来開導劝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个樣子因説道寶兄弟你特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広説那里就到淂這个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畧病一病兒就這広想那広想的這不是自己倒給自己添病了広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淂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宝兄弟太太叫你快过去呢你別在这里只管这広着到招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太那里又掂着你曰向賈蓉説道你先同你宝叔過去罢我还畧坐一坐兒賈蓉听説即同寶玉過会芳园来了這里鳳姐兒又劝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的説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

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説道你好生養着罢我再来看你合該你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这个好大夫来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咲道任憑是神仙也罢治淂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我这病不过是挨日子鳳姐兒説道你只管这広想着病那里能好呢揔要想開了才是況且听淂大夫説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説了你公公婆婆听見治淂好你別説一日二錢人参就是二斤也能𣪍吃的起好生養着罢我过園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閑了时候还求嬸子常过来瞧瞧我偺們娘兒們坐坐多説几遭話兒鳳姐兒听了不覺得又眼圈兒一紅遂説道我得了閒兒必常来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来的婆子丫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门来但只見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疎林如画西風乍緊初罢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南建几処依山之榭縱観西北結三间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則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児正自看园中的景致一步〻行来讃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过一个人来向前对鳳姐児説道請嫂子安凤姐児猛然見了将身子望後一退説道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説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児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到是大爺到这里来賈瑞道也是合该我与嫂子有縁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个清浄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这里来这不是有縁么一面説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凤姐児〻〻是個聰明人見他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説道怨不得你哥〻常提你説你狠好今日見了听你説这几句話児就知道你是个聰明和氣的人了这會子我要到太〻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説話児等閒了咱們再説話児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児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説什么年青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这話再不想到今日得这個奇遇那情光景亦發不堪难看了凤姐児説道你快去入席去罢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〻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来看凤姐児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児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様禽獸様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時叫他死在

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凤姐兒方移步前来将轉過了一重山坡見兩三个婆子慌〻張〻的走来見了凤姐兒咲説道我們奶〻見二奶〻只是不来急的了不淂叫奴才们又来請奶〻来了鳳姐兒説道你們奶〻就是这広急脚兒是的凤姐兒慢〻的走着問戲唱了有几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了説話之间已到了天香楼的後门見宝玉和一羣了頭子們那里頑呢凤姐兒説道宝兄弟别特淘氣了一個了頭説道太〻們都在楼上坐着呢請奶〻就從这边上去罢凤姐兒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見尤氏已在楼梯口等着呢尤氏咲説道你们娘兒兩个特好了見了面捴捨不得来了你明日搬来合他住着罢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凤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叫拿戲单来讓凤姐兒点戲鳳姐兒説道太〻們在这里我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説道我們合親家太〻都点了好几出了你点兩出好的我們听凤姐兒立起身来答應了一声方接過了戲单從頭一看点了一出还魂一出談詞遞過戲单去説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唱完了再唱这兩出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趂早叫你哥〻嫂子歇〻他們又心里不静尤氏説道太〻們又不常过来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才有趣兒天还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説爺們都往那去了傍边一个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代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鳳姐兒説道在这里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幹什広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这広正经人呢于是説〻笑〻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擺上飯来吃畢大家才出園子来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預備車向尤氏

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来賈珍率領衆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还过来瞧〻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〻罷于是都上了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觑着凤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纔拿过馬来宝玉騎上随了王夫人去了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过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閙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凤姐兒不時親自来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荣府来了几次偏都遇見凤姐兒往寧府那边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卅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凤姐兒日〻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說这几日也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这个症候遇着这樣大節不

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们娘兒两个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过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〻他去你細〻的瞧〻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来告訴我〻也喜欢〻〻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过去鳳姐兒一〻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来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过了冬至又沒怎么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〻太〻放心罷昨日老太〻賞的那枣泥餡的山藥糕我倒吃了两塊倒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来我到你婆〻那里瞧〻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〻

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ゝ太ゝ的安罢鳳姐兒答應着就出来了到
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広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
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ゝゝ冲一冲也
好尤氏道我也暗ゝ的叫人預偹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ゝ的
辦罢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会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ゝ的話
去呢尤氏道你可緩ゝ的說别唬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
回来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ゝ安給老太ゝ磕頭說他
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罢他再略好些还要给老祖宗磕頭請安来呢賈母道
你看他是怎広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还好呢賈母听了沉吟了半日曰
向鳳姐兒說你換ゝ衣服歇ゝ去罢鳳姐兒答應着出来見过了王夫人到了
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给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沒有
什広事広平兒方端了茶来遞了过去說道沒有什広事就是那三百艮子的
利艮旺兒媳婦送進来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来打听奶ゝ在家沒有他要
来請安說话鳳姐兒听了哼了一声說道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来了怎広
樣平兒因問道这瑞大爺是因為什広只管来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
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ゝゝ說道癩蝦蟆想天鵝肉吃
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这个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来了我自有
道理不知賈瑞来时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来了鳳姐急命快請進賈瑞（立意追命）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来見了鳳姐滿面（如蛇）陪笑連〻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〻怎広還不回来鳳姐道不知什広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腳了捨不得回来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漸〻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几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来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〻〻天〻

勿作正面看為幸　畸笏

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来說話解〻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〻閑着天〻過来替嫂子解〻閑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這里来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誰知竟是兩個胡塗虫一点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着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么戒指鳳姐悄〻道放尊重着別叫了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叫去、正是叫来也、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〻的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来悄〻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宝忙問道你别哄我但只那里人過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边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〻的告辭而去心内已爲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里摸入榮府趂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边去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自半日不見人来忽聽咯噔一声東边的門也到関賈瑞急的也不敢則声只得悄〻出来将門撼了撼関的鉄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攀援這屋内又是過門風空落〻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凛〻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将東門開了進来去叫西門

先寫穿堂只知房舍之大豈料有許多用處

可爲偷情一戒

教訓最嚴，奈其心何一嘆

處處寫父母痴心，子孫不肖，此書係自愧而成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若個能回頭也。嘆嘆。壬午春畸笏

賈瑞聽的背着臉一溜烟抱着肩跑了出来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逕跑回家去原来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帰只料定（展轉以活一人不放一筆不肖）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世人萬萬想不到況老學究乎）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来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来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况是撒謊因此發恨到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内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来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里讀文章其苦萬狀（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四字是尋死之根）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来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可謂因人而使）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四字是作者明阿鳳身分）又約他道今日晚上（句句淂轉，看過）你別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里那間空屋里等我可別冒撞了（伏的妙）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来賈瑞道来来来死也要来（緊一句）鳳姐道（不差）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未必）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里便點兵派將（四字用淂新必有新文字好看）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親戚又来了（專能忙中寫閑狡猾之甚）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里来等着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等不見人影又聽也沒有聲响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来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来了（真到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想一）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

調戲還有
有故一笑

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乱叫起来那人只不作声賈瑞扯了（好極）
自已褲子硬幇〻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拈子照道誰在（將到矣）
屋里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真臊的無（奇絶）
地可入不知要怎麽樣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璉二
嬸已經告道太〻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〻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边等（好題目）
着太〻氣死過去因此叫我来拿你剛才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〻（好大題目）
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〻的謝你賈薔道
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麽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来賈
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也知寫不得一笑）
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罷翻身

出来紙筆現成拿来命賈瑞寫他兩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画了押賈（二字妙）
薔收起来然後撕邏賈蓉〻〻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〻
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
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老太〻那邊的门早已関了老爺正在（又生波瀾）
所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难过去如今只好走後门若这一走倘或遇
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〻再来領你这屋你还藏不得少时就
来堆東西等我尋个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灯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磯（細）
底下說道这窩兒里好你只蹲着别哼一声我們来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未必如此收場）
此时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嗒拉〻一淨
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来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了一声忙

瑞奴寔當如是報之

此節可入西廂記批評內十大快中　畸笏

此刻還不回頭真自尋死路矣

又掩住口（更奇）不敢声張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氷冷打战只見賈蔷跑来叫（余料必新奇解恨文字收場方是石頭記筆力）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门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门開门人見他這般景（况）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謊說黑了失脚掉在茅廝里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總根未斷）又恨不得一时摟在坏內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个又）常常的来索艮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间工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人尚未娶親邇来想着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寫得歷歷病源如何不死）因此三五下里夾（所謂步步緊）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簡捷之至）于是不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还只夢魂顛倒滿口乱說胡話驚怖（悸）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說得有趣）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医療治皆不見效因後来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来尋王夫人命凤姐秤二兩給他（王夫人之慈若是）凤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边沒了你打發个人往你婆婆那边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里再尋些来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夾寫王夫人）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将些渣末泡髮（鬚）湊了几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来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来共湊了有二兩送去（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好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終是瑞之自失也）（又岂能望好）

捨 庚辰本作儈

與紅樓夢呼應

那賈瑞此时要命心甚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别来無恙否）来化斋口称專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内就听見了直着声叫喊（如聞其声吾不忍听也）說快請進那位菩薩来救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也）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来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其言也哀作者如何下筆）那道士嘆道你这病非藥可醫我有个宝貝与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是士隱所捨背者乎）取出一面鏡子来（凡看書者從此細心体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哭矣）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裡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鏨着風月宝鑑四字（明點）遞与賈瑞道这物出自太虛玄境宝灵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畢真）有濟世保生之功（畢真）所以代他到世上单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所謂無能紈袴是也）千萬不可照正面（誰人識得此句）（觀者記之不要看这書正面方是會看）只照他的背面（記之）

要緊要緊三日後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說畢徉長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鑑来向反面一照只見一个骷髏立在裡面（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唬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可怕是招手二字）（奇絶）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嗳喲了一声一睁眼（寫得奇峭真好筆墨）鏡子從手裡掉過来仍是反着立着一个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来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这次剛要出鏡子来只見兩个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所謂醉生夢死也）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可憐大中齊来看此）只說這句就再不

能說話了傍边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还拿着鏡子照落下来仍睁開眼拾在手内末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〻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凉漬湿一大灘精這才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腐儒一謗若不早燬此物凡野史俱可燬独此書不可燬遺害于世不小腐儒遂命駕火来燒只听鏡内哭道誰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已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来救也説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处去报喪三日起经七日發引寄灵于鉄檻寺所謂鉄门限是也先安一開路之人以備秦氏仙柩有方也日後帶回原藉當下賈家衆人斉来弔问榮国府賈赦贈艮二十両賈政亦是二十両寧国府賈珍亦有二十両别者族中貧富不等或三両五両不可勝数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两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到也豐〻富〻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儒海的書信寄来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来接林代玉回去賈母听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〻的打点代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争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劝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代回来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説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与林代玉辞别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忽遣代玉去者正為下回可兒之文也若不遣去只寫可兒阿鳳等人却置代玉于榮府成何文哉故必遣去方好放筆寫秦方不脫發況代玉乃書中正角秦為陪客豈因陪而失正耶後大觀園方是宝玉宝釵代玉等正緊文字前皆係陪襯之文也

此回可卿夢阿鳳蓋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時奈何〻〻然必寫出自可卿之意也則又有他意寓焉榮寧世家未有不尊家訓者雖賈珍當（竊）奢豈能逆父哉故寫敬老不管然後姿意方見筆〻週到

詩曰

一步行來錯　回頭已百年
古今風月鑑　多少泣黄泉

嬸〻俱作嬸子下同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国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代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间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胡乱二字奇）這日夜间正和平兒灯下擁炉倦绣早命濃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筭行程該到何處（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嬸〻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不得嬸〻故來別你一別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〻别人未必中用（一語貶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带者）鳳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〻你是个脂粉隊

倘或二字酷肖婦女口氣

樹倒猢猻散之語今猶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傷哉寧不痛殺

里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〻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
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〻揚〻已將
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
的詩書旧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這話慮的極是但
非阿鳳不明蓋古今名利場中患失之同意也
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〻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
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于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
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
保永全了鳳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虽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粮
第二家塾虽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来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来
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趂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

語〻見到字〻傷心讀此一段幾不知此身為何物矣 松齋

不必看完見此二句即欲墮淚 梅溪

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
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
流又無争競亦不有典賣諸蔽（斷）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産業連官也
不入的便敗落下来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
以為榮華不绝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
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欢樂万不可忘了
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后悔無益了鳳姐忙问有
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洩漏 伏的妙 只是我与嬸〻好了一塲臨别贈你兩句
此句令批書人哭死
話須要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尽各自須尋各自门鳳姐还欲问時只听（得）
正是丧音
二门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〻沒了鳳姐聞听

可從此批

松齋云好筆力此方是文字佳處

（鳳姐）一作（寶玉）

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来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閑言少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代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悽也不和人頑耍（方風姐反對淡淡寫来方是二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哭然文字）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襲人等慌慌忙忙上来搊扶問是怎麽樣又要回賈母来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来要衣服換了来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不放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才嚥氣的人那里不干淨二

所謂層巒疊翠之法也野史中從無此法即觀者到此亦為寫秦氏未必全到豈料更又寫一尤氏哉

則夜里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里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隨人役擁護前来一直到了寧国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边灯籠照如白晝乱烘烘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揺山振岳（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妙非此何以出阿鳳）然後又出来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来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内絶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来衆人忙劝人已辞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鐘並尤氏

的几个眷属（伏後文）尤氏姊妹也都来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个人
去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来擇日擇準挺〔停〕灵七々四十九日三日
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单請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廳上拜大悲讖超度
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删却是未删之筆〕
打四十九日解宽洗業醮然後挺〔停〕灵于〔在〕会芳園中灵前另外〔請〕五十众高僧五十
众高道对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可笑可嘆古今之儒中途多〕
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将前功尽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凭賈珍料理賈珍見〔威老佛王隐梅云若能每加东坡十年寿亦能跳出這圏子来斯言信矣〕
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来弔問因
見賈珍尋好板便説道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叫作什広檣木（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
而已寧不可嘆）出在潢海鉄網山上（所謂迷津易堕塵網难逃也）作了棺材万年不坏這还是当年

〔寫个々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壺奥〕

先父带来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曰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还封在
店内也没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来使〔便〕罷賈珍听説喜之不尽即命人抬
来大家看时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
大家都奇異称賛賈珍咲問價值幾何薛蟠咲道拿一千两銀子来只怕也没〔的是阿獃兒口氣〕
處買去什広價不價賞他们几两工錢就是了賈珍听説忙謝不尽即命解鋸〔政老有深意存焉〕
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賈政）此时
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听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环名喚瑞珠者〔補天香楼未删之文〕
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称嘆賈珍遂以孫女之
理〔礼〕殮殯一並停灵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丫环名宝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
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摔喪駕灵之任賈珍喜之不尽即时傳下從此皆呼

（非恩惠愛人那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可卿）

宝珠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喪在灵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
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得紊乱（两句写尽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黌門
監灵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
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内相戴權（妙大權也）先備了祭礼遣人来
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来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軒名可思）献茶賈珍
心中打筭定了主意因而趂便就說要與賈蓉蠲ケ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咲
道想是為喪礼上風光些（淂内相機括之快如此）賈珍忙咲道老内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
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現
拿了一千五百两銀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
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乱應了（忙中寫閙）还剩了一個缺誰知永節度使馮胖子来求

（又起波瀾卻不突然）

要與他孩子蠲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孩子要蠲（奇談畫尽閹官口吻）快寫個履
歷来賈珍听說忙吩咐快命書房里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来小廝不敢怠
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来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时上
面寫道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
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
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来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
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来兌銀
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辞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
上轎賈珍因問銀子还是我到部兌还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
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

（伏史湘雲）係小注

説侍服滿後親代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史小姐湘雲消息也）的夫人来了（伏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擺在灵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勝数只这四十九日寧国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来人往（是有服亲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来（是来往祭弔之盛）（就簡去繁）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来灵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灵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灵位會芳園臨街大门洞開旋在兩边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时奏樂一对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斉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竪在门外上面大書

防護
内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内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運）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録司正堂萬虚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録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謁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孽）平安永（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来往虧了礼数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当下正（在）憂（愁）慮时（余正思如何寫）因宝玉在

賈珍是亂費可御却寔如此寫文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遊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風德雨之下矣不云國名更妙可知是堯街舜巷衣冠礼義之鄉矣

直与第一回呼應相接

[擱趁玉兒了]側問道事〻都等安貼[妥當]了大哥〻还愁什庅賈珍見問便將里面無人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听說笑道这有何难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这一個月的事管必[荐鳳姐須得宝玉俱龍華會上人也]妥当賈珍忙問是誰宝玉見坐間还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边說了兩句賈珍听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安貼[妥當]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宝玉辞了眾人便往上房里来可巧这日非正経日期親友来的少里面不過几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說]大爺進来了唬的眾婆娘唿的一声往後藏之不迭[素日行止可知作者自是筆〻不空批者亦字〻留神〻之至矣]獨鳳姐款〻站了起来[又寫鳳姐]賈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因柱個拐踱了進来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〻纔是又進来做什庅賈珍一面扶拐扎挣着[一絲不亂]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攙住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〻并大妹〻邢夫人等忙问什庅事賈珍忙笑道嬸〻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里頭着實不成個体統怎庅屈尊大妹〻[不見突然]一個月在這里料理〻[阿鳳此刻心癢矣]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来為這个你大妹〻現在你二嬸〻家只和你二嬸〻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三字愈令人可愛可憐]何曾经過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〻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〻劳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別人看着还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〻頑笑着就有殺[妹]法決斷[阿鳳身分]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里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〻再無人了嬸〻不看姪兒〻〻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有筆力]来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

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見賈珍苦〻的說到这步田地心中
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
然当家妥当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还不伏爬不得遇見这事今見賈珍如此
一來他心中早已欢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
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〻說的这庅懇切太〻就依了罢王夫人悄〻的道
(王夫人是悄言鳳姐是諭應故稱大哥〻)
你可能庅鳳姐道有什庅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〻料理清了不過是
(已乃三昧矣)
(的胸中成見已有矣之語)
里頭着(照着)管〻〻便是我有不知道問〻太〻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
作声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咲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〻辛苦辛
苦我这里先与妹〻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
姐兒还礼不迭賈珍便問(忙)向袖中取了寧国府對牌出來命宝玉送与鳳姐又
說妹〻爱怎樣就怎樣要什庅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
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里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
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
道你哥〻既这庅說你就照看〻〻罢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
你哥〻嫂子要緊宝玉早向賈珍手里接過对牌来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〻
住了(在)这里还是天〻来呢若是天〻来越發辛苦了不如我这里赶着收拾出
一個院落来妹〻住過這几日到安穩鳳姐咲道不用(有神 二字妙)那边也離不得
我到是天〻来的好賈珍听說只得罢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
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庅樣鳳姐兒道太〻只管請回去我
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来纔回去得呢王夫人听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

在話下這里鳳姐兒来至三間一所抱廈内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听下回分解

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于三十年後令余想慟血淚盈腮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讀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書人在何處耶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却四五頁也

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々 壬午春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鳳姐用彩明因自識字不多且彩明係未冠之童

昭兒回并非林文璉文是黛玉正文

路謁北静王是宝玉正文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舘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静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来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里璉二奶々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面丢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来整治々々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来旺媳婦拿了對牌来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数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紙来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行来至儀門口方交與

管的話頭

此是都揔

伏綫在二十板子悞差婦人

寧府如此大家阿鳳如此身分

豈有便貼身〻頭与家里男人答話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處

来旺媳婦自已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釘）造簿冊即時傳来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来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数目单冊問了来昇媳婦几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来了（已有成見）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来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聽覷（傳神之筆）只聽鳳姐與来昇媳婦道既託了我〻就説不得要討你們嫌了（先站地步）我可比不得你們奶〻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説你（此話听熟了一嘆）們這府里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婉轉得妙）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説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〻〻的喚進来看視（量才而用之意）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单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飯供茶随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单在内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賠這四個人单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描賠這八個单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单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総支了来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数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戸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董起至於痰盒撢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筭賬描賠来昇家的每日攬総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辨嘴的立刻来回我你有徇情経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説話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

且明寫阿鳳不識字之故 壬午春

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横竪你們上房里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来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黄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来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几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数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撣子笤箒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氊蓆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趂亂失迷東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乱推托偷閑竊取等敝次日一槩獨蠲了鳳姐兒見自已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

所謂先礼而後兵是也是協理口氣好聽之至

滑賊好收煞

寫鳳姐之心機
寫鳳之聲勢
寫鳳姐之珍貴
寫鳳之英氣美勇
寫鳳之驕大
如此寫得可嘆可笑
甲戌本此二句在前四目下

賈珍又过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已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様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来劝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与凤姐那鳳姐不畏勤劳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来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内起坐不与衆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筵請地藏王開金桥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们行香放燄口拜水懺又有十三衆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热闹那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两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厛前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書榮国府三個大字欵欵来至寧府大门上

門灯朗掛兩边一色戳灯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僕從兩边侍立請車至正门（漫）
上小廝等退去眾媳婦上来揪（揭）起車簾凤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豊兒兩個媳婦
執着手把灯罩擁着凤姐進来寧府諸媳婦迎来請安接待凤姐緩緩走入
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断線之珠滾將下来院中許
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凤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鑼鳴諸樂齊奏
早有人端过一張大圈椅来放在靈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准家行事寧不墮淚）
下見凤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来劝凤姐方纔止住来
旺媳婦献茶漱口畢凤姐方起身别过族中諸人自入抱厦内来按名查點各
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慌愧懼（須得如此方見文章妙用余前批非謬）
凤姐冷笑道（用笑字是章法）（凡凤姐惱時偏偏）我説是誰悮了原来是你你原比他们有體面（四字有神是有名姓上等人口氣）

所以纔不听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都来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
又睡迷了来遲了一步求奶奶饒过这次正説着只見榮国府中的王興媳婦（偏用這等閒文間住）
来了在前探頭（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閑又慣用曲筆又慣綜錯真妙）凤姐且不發放这人却先问王（的是鳳姐作做）
興媳婦作什麼王興媳婦爬不得先问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説領牌取線打車（是喪）
轎網絡（事中閒物閑閑寫却）説着將個帖兒遞上去凤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
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凤姐听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
取榮国府对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凤姐方欲説話時只見榮国府的四個執
事人進来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来的凤姐命他们要了帖子念过听了一共
四件指兩件説道这兩件開銷錯了再筭清了来取説着擲下帖子来那二人掃（好看煞這等文字）
興而去凤姐因見張材家的（又一頓挫）在傍因问你有什麼（車）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説就

據上文一點痕跡俱無且是仍与方纔説人說話神色口角

是方緣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両凤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
記待王興交过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与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
念那一個是為宝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凤姐听了即命収帖兒登記（却從闲中又引出一件関係文字来）
待張材的繳清又發与这人去了凤姐便说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接得緊且無痕跡是岀断雲連法也）
迷了將来都没有人了本来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
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来喝命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国府对牌出
去说与来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听说又見凤姐眉立（二字如神）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
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已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
板还要進来叩謝凤姐道明日再有悮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挨打的只管
悮说有吩咐散了罢悤外衆人听说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国両處執
事領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絶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阿凤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
这纔知道凤姐利害衆人不敢偷閑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忙中閑筆）（収什得好）
今且說宝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鐘受了委曲因默与他商議要同他往凤姐
處来坐秦鐘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俗們去了他豈不煩膩（純是體貼人情）宝玉
道他怎好膩我们不相干只曾跟我来说有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凤姐纔吃
飯見他们来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罢宝玉道我们偏了凤姐道在这边（家常戲言畢肖之至）
外頭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这边同那些渾人吃什庅（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
边我们両個同老太太吃了来的一面帰坐凤姐吃畢飯就有寧国府中的一
個媳婦来領牌為支取香灯事凤姐笑道我筭着你们今兒該来支取總不見
来想是忘了这會子到底来取要忘了自然是你们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

此婦亦善迎合

婦笑道何當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下人迎合凑趣逼真）時登記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里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風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宝玉因道怎麽咱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小人語）風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言其是也）（寫不理家務公子之語）宝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補前文之未到）風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風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宝玉听說便猴向風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詩中知有鍊字一法不期於石頭記中多得其妙）風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還擱的住揉搓（的了不得還擱你）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儍了宝玉不信風姐便叫彩

寫兒方可長居榮府之文

明查冊子与宝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接得好）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麽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时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暗寫黛玉）大約赶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报个信請安討老太太的示下還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鳳姐道你見过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此係無意中之有意妙）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不得想來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当着人未及细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繁）一时去了恐有延（遲）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

付昭兒又細〻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〻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女)回来打折你的腿(此一句最要緊)等語赶乱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明鷄唱忙梳洗过寧府中来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来踏看寄灵所在又一〻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净室胡乱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来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鉄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灵之處並厨茶等項接灵人口裏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荣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站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礼鎮國公誥命生了

(切心事耶)(後文方不突然)(果然有這些事)

長男預備賀礼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禀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难盡述又兼發引在迩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净剛到了荣府寧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到荣府寧府的人又找到荣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欢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画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的与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于内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〻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语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里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寫秦氏之喪卻只為鳳姐一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

(總得好)

兆年不易之朝
永治太平之國
奇甚妙甚

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
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强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
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
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
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
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
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
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

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陳即辰翼火為蛇巳字寓焉馬午也魁折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

侯猴同音申也曉鳴雞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業即守鎮也犬字寓焉所謂十二支寓焉
已上一節甲戌本在左六列
四回目後

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
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
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算來亦有十來頂
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
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
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
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
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
公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
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

数字道盡

声势

壬午春
畸笏老人

忙中閑筆點綴玉兄方不失正文中之正人作者良苦

壬午春
畸笏

已五更入朝公事以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礼相見水溶在轎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礼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寶而誕者几次要見一見都爲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急命宝玉脱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宝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体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内好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下回便知

此回將大家喪事詳細剔盡如見其氣槩如聞其聲音絲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後裔

寫秦死之盛賈珍之奢寔是却寫的一箇鳳姐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宝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宝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宝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双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換此一句如見其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问啣的那宝貝在那里宝玉見问連忙從衣內取了遞与过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问果靈驗否賈政忙道虽如此說只是未曾试过水溶一面極口称奇道異一面理好絲

八字道盡玉兒如此等方是玉兒正文寫照 壬午季春

緣親自与宝玉帶上（鍾愛之至）又携手问宝玉几歲讀何書宝玉一々的荅應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来雛鳳清于老鳳声（家）未可諒（量）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体宝玉闻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貞果如是言亦瘥生輩之幸矣（藐的得体）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貲）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々々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々々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荅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遞与宝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鶺鴒香念珠一串權為賀

敬之礼宝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々々（轉出沒调教）與宝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来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々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虚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来命手下掩樂停音滔々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有層次好看煞）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々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来彼時賈珍帶賈蓉来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話（細心人自應如是千百件忙事内不漏一絲）賈政管不着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喚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宝玉

必不依阿鳳真好才情 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偕們姐兒两個坐車豈不好宝玉听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来不一時只見從那邊两騎馬壓地飛来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蹿下来扶車囬說這里有下處奶〻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囬来說太〻們說不用歇了叫奶〻自便罷鳳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衆小廝听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内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来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赶上来同入一庄門内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廻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〻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礼数欵段豈有不愛看的一

（有氣有声有形）（有影）（有次序）

唱

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宝玉等先出去頑〻宝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来帶着小廝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向所使其名為何 凡膏粱子弟齐来着眼 小廝在傍一〻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宝玉聽了 也〇蓋因未見之故也 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 聰明人自是一唱即悟 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宝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他原委宝玉聽說便上来檸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来乱嚷别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沒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宝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

（真畢真）（天造地設之文）（忙中閑筆却伏下文）（三字如聞如見其形）（玉兄身分本心如此的是宝玉性生之言）（卿）

若說話便不是石頭記中文字也

那了頭紡起線来宝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了頭快過来那了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宝玉悵然無趣（處處点情又伏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来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宝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来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什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来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宝玉却留心看時内中並無二了頭（妙在不見）一時上了車出来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了頭懷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說笑而来（妙在此時方見錯綜之妙如此）宝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争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亦未常不如此也）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有）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宝盖鉄檻寺接灵衆僧齋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内殿偏室之中宝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响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几个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来家也便（就）宜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宝玉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淂交與鳳姐便回来了原来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以備京（族）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柰後輩伏一時之榮顯犹為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柰不常保亦足可嘆争（怎）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好為送靈人口寄居（近世浮華子弟脊来着眼）（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

石頭記總于沒要緊處閑三二

筆寫正文筋骨看官當用巨眼不為被瞞過方好　壬午季春

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便住在這里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个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真真辜負祖宗體貼子孫之心）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塌獨有鳳姐嫌不方便（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因而早遣人来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来作下處原来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庙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个渾號離鐵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个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几个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眾人帶了宝玉秦鐘往水月庵来秦業年邁多病（伏筆）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鐘便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来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来這里叫請几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来請奶奶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鐘宝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来宝玉笑道能兒来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宝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里一个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這会子還哄我（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宝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来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宝玉道我叫他倒是無情意的不及

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総作如是等奇語）秦鐘只得説道能兒倒碗茶来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栄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与宝玉秦鐘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不愛宝玉却愛秦鐘亦是各有情孽）今智能見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来秦鐘笑説給我（如聞其声）宝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一語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省想）宝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来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来請他兩個去吃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吃這些東西坐一坐仍出来頑耍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浄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几个心服常侍小禅老尼便趂機説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

道阿弥陀佛（開口称佛畢肖可嘆可笑）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内善才庵（才字妙）内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財一字上發出）那年都往我庙裡来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説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难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清红皂白便来作賤辱罵説一个女兒許几家偏不許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守備一闻便问斷無此理此必是張家惧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備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与張家完事故将此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賄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礼缺此係作者巧摹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摹一人一人必到紙上活見）只得着人上京来尋门路賭氣偏要退定礼（如何的是張家要与府尹攀親）我想如今

閨閫營謀說事往〻被此等語惑了

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〻與老爷說声打發一封書去求雲
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敬）
願（坏極妙極若与府尹攀了亲何惜張財不能再得 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听了笑道这事到不（五字是阿凤）
（心路）大只是太〻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〻不管奶〻也可以主張了鳳姐听
說笑道我也不（口是心非如聞已見）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一嘆轉出）雖
如此（多少惡不畏之文来）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
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听了这話便發
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来不信什庅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批書人深知卿有是心嘆〻）憑是什
庅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来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听說喜
不自禁忙說有〻這〻不难鳳姐又道我比（欺人太甚）不得他们扯篷拉牵的圖銀子這

對如是之奸尼阿鳳不得不如此（是）語

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厮做盤纏使他賺几個辛苦錢我一個錢
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来（阿鳳欺人如此）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
既如此奶〻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〻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
了你自然快〻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别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庅樣
若是奶〻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〻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劳

寔表奸溪尼庵之事如此　壬午季春

太〻因大小事見奶〻妥貼越性都推給奶〻了奶〻也要保重金體纔是一
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劳乏更攀談起来（總寫阿鳳聰明中的痴人）誰想秦鐘
趂黑無人来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来便
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着这算什庅再这庅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
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这里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

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
此處寫小小風波事亦在人意外誰知為小秦伏線大有根處
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
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来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声
還是不肯叫
請掩卷細思此刻形景真可噴飯歷来風月文字可有如此趣味者
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听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
方知是宝玉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咱們就叫喊
起来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鐘出来道你可还和我強秦鐘笑道
前以二字稱智能今不稱玉兒看官細思
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
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里間秦鐘宝玉在
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
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

若歷寫完則不是石頭記文字了 壬午季春

係疑案不敢纂創
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事借名之未見真切淡隱去越覚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来看宝玉又命多穿兩件
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宝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鐘恋着智能調唆宝玉求鳳姐
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
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
凡喪儀大事雖妥还有一半點小
事未曾安插可以借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
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宝玉的心賈母听見豈不欢喜因有此三益
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独阿鳳一舉更添一得
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曠住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
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宝玉听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
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与来旺兒来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不細
連夜往長安縣来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
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来且不在話下語一
過下却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遀至
下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
回情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宝玉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
相伴後回再見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黄泉路

却說宝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约定与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鐘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未免失于調養回来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门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線）宝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静候大愈時再约（所謂好事多磨也脂研）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绳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

（眉批：勿哄這樣無柱却是寫与人看）
（旁批：所謂老鴉窩裏出鳳凰此女是在十二釵之外）
（旁批：付者）

國家圖書館珍藏

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里
只落得 不獲美滿夫妻

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
如何消撒造業者不知自有知者

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姿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

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一对乱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时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來一警或萬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 脂研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来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撒去酒席擺了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

潑天喜事却如此開宗出人意料外之文也 壬午季春

日暮倚廬仍悵望南漢先生句也

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门报喜又说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来細问端的賴大禀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门外伺候里頭的信息一槩不能得知後來还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说咱們家大小姐晋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来老爺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着太太们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廊下佇立与日暮倚廬仍悵望对景余掩卷而泣

慈母憂子寫畫

字眼留神眼之人常情

凡用宝玉收什俱是大関鍵

于是寧荣両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々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

不絶誰知（好筆仗好機軸）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

忽然接水月庵似大脫洩及讀至後方知為緊收此大段有如歌疾調迫之際無閑事然檀板截斷真見其大力量處却便於寫宝玉之文

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

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帯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

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宝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

解得愁悶（眼前多少熱鬧文字不寫却從万外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賈母等

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来慶賀寧荣両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

意独他一个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宝玉一人連用爲何如隱過多少繁華势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々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乱何可勝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

的々真々宝玉　欲發獃了

且喜賈璉与代玉回来先遣人来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

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鐘死去將何以慰宝玉）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

騰累上保本此来後補京缺与賈璉是同宗弟兄又与代玉有師徒之誼故同

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

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問得代玉平安二

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离合来總為掩過寧荣両処許多瑣細閒筆処々交代清楚方好啟大观园也）

三字是宝玉心中

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时彼此悲喜交接

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讀書中瞬息观此便可省悟）宝玉心中品度

代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代玉又帯了許多書籍来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

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宝玉等人宝玉又將北静王所贈鶺鴒香串

珍重取出来轉贈代玉々々説什麽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宝

(此等文字作者尽力寫来是欲諸公認得阿鳳好看後之書勿作等閑看過)(文如為從之看過)

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略一点代玉情性赶忙收住正留為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家叅見过衆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無片刻閒暇之工(補阿凤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来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内無外人便笑道(寫得尖利刻薄)国旧老爺大喜国旧老爺(嬌音如聞俏態如見少年好夫妻有是事的確有之)一路凤塵辛苦小的听見昨日的頭起报馬来报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偹了(却是為下文作引)一杯水酒撢塵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言答不上蠢才)一面平兒与衆了鬟叅拜畢獻茶賈璉遂问别後家中的諸事又謝凤姐的操持勞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浅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个棒槌我就認作針(真)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辭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学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独這一句不假脂硯)錯一点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点兒他們就指桑说槐的报怨坐山观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三字是阿鳳意口氣)况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不依只得從命(得意之言口氣)依旧被我鬧了个馬仰人番(阿鳳之弄璉兒如弄小兒可畏之詞)更不成个体統至今珍大哥哥還报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怕不畏若生在小户落在貧家璉兒死矣)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说着(明)又(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听外间有人說話凤姐便问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話我已经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

用平兒口頭謊言寫補菱卿一項實事並無豆痕跡而有作者有多少机括

正是呢方才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个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好齊整模樣（酒色之徒）我疑惑偺家並無此人說話时因问姨媽誰知就是上京来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与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问兄寧不有玷 平兒手脂研）鳳姐道噯（如聞）往蘇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这世面二字单指女色也）还是这么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么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凤口中方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未到且並將香菱身分寫出 脂研）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还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卻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淨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来歷也作若必用阿凤一讚方知蓮卿尊重不虐）故此擺酒請客的𤼵事明堂正道的与他作親过了半月也看的馬棚風一般了說到心里可惜了的（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尖猾幼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门上小厮傳报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听了忙忙整衣出去这里风姐乃問平兒方才姨媽有什么事巴巴的打發了香菱来（必有此一问）平兒笑道那里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个謊（卿何嘗謊言的是補菱姐正文）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筭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边悄悄的說道（總是補遺）奶奶的那利錢艮子遲不送来早不送来這会子二爷在家他且送这个來了幸虧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时走了来回奶奶二爺倘或问奶奶是什么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寔告訴二爺（可兒々々鳳姐竟被他哄了平姐欺看書人了）我们二爷那脾氣油鍋裡的钱还要找出来花呢听見奶奶有了这个梯希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来叫我說了他两句誰知奶奶偏听見了

问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凤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尽前文未到〕凤姐
听了笑道我說你（呢）姨媽知道你二爺来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來了原
來你这蹄子（疼極反罵）肏鬼說話時賈璉已進来鳳姐便命擺上酒饌来夫妻对坐凤姐
虽善飲却不敢任興（性）〔百忙中又点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只陪侍着賈璉一对（時）
賈璉的乳母趙嬷〻走来賈璉凤姐忙讓吃（他同）酒令其上炕去趙嬷〻執（執）意不肯平
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嬷〻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棹上
揀兩盤餚饌与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〻狠嚼（咬）不動那个到沒（的）有砑了（何需着想）
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頓肘子狠爛正好給媽〻吃你怎（却是自然有的）
庅不拿（取）了去赶着叫他們熱来又道媽〻你嚐一嚐你兒子代（帯）来的惠泉酒趙（補點不到之文像）
嬷（極）〻道我喝呢奶〻也喝一鍾怕什庅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宝玉之李嬷〻此処偏又
寫趙嬷〻〕時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兩〻遥对却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令又寫此一回）我這会子跑了来到也不為飲
酒到有一件正（餘）經事奶〻好歹记在心里疼顧我些罢我們這爺只是嘴里說
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庅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
兩个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〻別人也不敢跐牙兒的我还再四的求了你（為嗇嗇作別）
几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还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有是事）
来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到是来和（求）奶〻来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还餓
死了呢鳳姐笑道媽〻你放心兩個奶哥〻都教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还有
什庅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
着奶哥〻那一个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个不字兒沒的白便宜（會送情）
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是看着內人一樣呢說的滿

屋里人都笑了（可見〻）趙嬤〻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説内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没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有是語像極畢肖乳母護子事真是没有一要）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才是剛硬呢趙嬤〻笑道奶〻説的太尽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〻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賈璉此時没好意思只是赸笑吃酒説胡説二字快盛飯来吃碗子还要往珍大爺那边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庅（一段趙嫗討情閒文却引出道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观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众人從頭細〻直寫將来几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嫗討情作引下用蓉薔来説事作收餘者随筆順筆略一点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难法）

賈璉道就為省親（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来）鳳姐忙向道（忙字最要緊特于鳳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関鉅要是書中正眼矣）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関鍵事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　畸笏）

（趙嬷〻一问是文章家進一步门庭法則）

（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賈母等進朝如此熱鬧用秦業死岔開只寫几个如何將潑天喜事交代完了緊接）

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　脂研）賈璉咲道虽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関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致）鳳姐笑道可見当今的龍恩歷来所書看戲古時從来未有的（于閏閣中作此語直与擊壤同声　脂研）趙嬤〻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听見上〻下〻吵嚷了这些日子什庅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説省親到底是怎庅个原故（補近日之事啓下回之文）賈璉道如今当今貼体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当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〻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

（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万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间閑〻敘出觀者已省）

（大章後有用蓉薔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却多少贅瘤筆墨此是避難法）

代玉回璉鳳閒話以老嫗勾出省親事来其千頭萬緒合榫貫連無一毫痕跡如此等是書多多不能枚舉想玉兄在青硬峰上經煆煉後參透重關至恒河沙數如否余曰万不能有此機括有此筆力恨不得面問果否歎歎
丁亥春畸笏叟

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当今至孝純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説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体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怀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関防之處不防啓請内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盖省親別院呢又有吴貴妃的父親吴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这豈不有八九分了（文忠公之嬷）趙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樣説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这何用説呢不然这會子忙的是什麼（一段閑談中補明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也）鳳姐咲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属無味）説起当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还热鬧我偏沒造化赶上（既知舜巡而又説熱鬧此婦人女子口頭也）（不用忙往後看）老趙嬷嬷道嗳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时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又要瞞人）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説起来（又截得好）鳳姐忙接道（忙字妙上文説起来必未想看去則説疑謝殊不知正傳神處）我們王府也預備过一次那时我爺爺単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来都是我們家養活（点出阿鳳所有外國奇玩等物）粤閩滇浙所有的洋舡貨物都是我們家的（應前葫蘆案）趙嬷嬷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兒呢説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来請江南王这説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口氣如聞）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甄家正是大関鍵大節目勿作泛泛）（點正題正文）

（口頭語看）嗳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

不信的別將艮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听見我們太爺們也这樣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这麼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艮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这个虛熱鬧去（最要緊語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忙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门上小厮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问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纔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边一带借着東府里花園起轉至北边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画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們那边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議賈璉笑着忙說多謝大爺費心体諒我就不过去了正緊是这个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处地方去那更廢事且到不成体统你回去說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时全仗大爺諫阻万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请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几个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割聘教习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兒子兩个还有單聘仁卜固修兩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听了將賈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在这一行麼这个是虽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灯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爺比偺們还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射利人微露心跡

（旁批）諱　極力一寫非誇也可想而知　真有是事經过見过　對証　是不忘本之言　地　好頓挫　些　蘭淨之丞　地濶　親　園基乃一部之主必如此寫清　後一圖伏線大觀園係玉兒　與十二釵之太虛玄境豈不草索　應前賈璉口中　深命　罷　園已定矣　凡各物事價重大兼伏隱着情字者莫如此件故園定後便先寫此一件好便不　画薔一回伏線　合　必細寫矣　有神　親姪　射利語可嘆是　哥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个坐纛旂兒难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经纪去呢依我説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〻〻因問這一項艮子動那一处的賈薔道総也議到這里賴爺〻説不用從京里帶下去江南甄家還収着我們五万艮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灯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点頭道這个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弱處 脂硯）既這樣我有兩个在行妥当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个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咲説正要和嬸〻討兩个人呢（寫賈薔乖處 脂研）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〻彼時趙嬤〻已听獃了話平兒忙笑推他〻纔醒悟過來忙説一个叫趙天梁一个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

此等稱呼令人酸鼻

好稱呼

石頭記中多作心傳神會之文不必道明一道明白便入庸俗之套

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説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来又悄〻的向鳳姐道嬸〻要什麼東西吩咐我開个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来鳳姐咲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処擱呢希罕你們鬼〻祟〻的説着一逕去了（阿鳳欺人処如此。忽又寫到利弊真令人一嘆 脂硯）這里賈薔也悄向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来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会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来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里説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来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与二门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来見过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来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斉集金艮銅錫以及土木磚瓦

從頭至尾細看阿鳳之待蓉薔可為一体一党然尚作如此語欺蓉其待他人可知矣

有神

像極的是阿鳳

又作此語不犯阿鳳

好文章一句內隱兩事若許事情

悮作根

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会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栄府東大院中栄府東边所有下人一帯群房盡已拆去当日寧栄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会芳園本是從此扎角墻下引來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虽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栄府旧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処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妙號〕〔随事生名〕一一籌画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过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

〔園中諸景最要緊是水亦必寫明為妙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為佳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唯知亂作山石樹木不知画泉之法亦是恨事　脂硯齋〕

〔這也少不得的一節文字省下筆來好作別樣〕

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过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宝玉近因家中有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个个如此又非此情鐘意切〕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前照壁前探頭縮腦宝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閑文〕宝玉听說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還明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玉听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当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躭擱了宝

〔一筆不漏〕

〔偏於極熱鬧處寫出大不得意之文却無絲毫牽強且有許多令人笑不了哭不了嘆不了悔不了唯以大白酬我作者　壬午季春　畸笏〕

玉听了忙忙的更衣出来車猶未備（頓一筆方不板）急的满所乱轉一时催促的車

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随来至秦鐘门首悄無一人（目覩蕭條景况）遂蜂擁至

门内室唬的秦鐘的两个远房嬸毋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余亦欲哭）（妙。这嬸毋弟兄是特来等分絶户家私的不表可知）

此时秦鐘已發过两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时矣（余亦欲泣）宝

玉一見便不禁失声李貴忙劝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李貴亦能道此等語）

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来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宝玉听

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兄宝玉来

了連叫两三声秦鐘不採宝玉又道宝玉来了那秦鐘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

一口悠悠餘声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

家中無人掌管家務（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咲余請諸公莫咲且請再思）又記掛着父親还有畄積下

的三四千兩艮子（更属可笑更可痛哭）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奇）

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狗私反叱咤秦鐘道虧你还是讀

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畄人到五更我們陰间上

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阳间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関碍處正鬧着那秦鐘

魂魄忽听見宝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

這一个好朋友說一句話就来的衆鬼道又是什庅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

就是荣国公孫子小名宝玉的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来忙喝罵鬼使道我

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个運旺時

盛的人来纔罷（如聞其声試問誰曾見都判来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来調侃世情固深然游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這纔筭是小說）

（石頭記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經之談間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戲之筆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別書認真說鬼話也可想鬼不讀書信已哉）

世人見宝玉而不動心者為誰

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報（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

雹原来見不得宝玉二字〔調侃宝玉二字妙極脂研〕依我們愚見他是阳我們是阴怕他

們也無益于我們〔神鬼也講有益無益〕都判道放屁俗語説的好天下官管天下（的）事自〔名曰搗鬼〕

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陰陽並（本）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會意愈音脂硯〕别管他陰也

罢陽也罢（敬着點）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錯了的衆鬼听説只得将秦魂放回哼了一声

〔千言萬語只此一句〕

觀者至此必料秦鍾另有異樣奇語此却只此二語為屬試思若不如此為囑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鑿讀此則知全是悔遲之恨

微開双目見宝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么不肯早来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宝

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話留下兩句〔只此句便足矣〕秦鍾道並無别話以前你我見

〔此刻無此二語亦非玉兄之知己〕

識自為高过世人我今日纔知自悞了〔誰不悔遲〕以後还該立志功名以栄耀顯

達為是説畢便長嘆一声蕭然長逝了〔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观園對額必淂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詩曰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慱淂虛名在　誰人識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痴之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鐘既死宝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劝觧半日方住歸時犹是悽惻哀痛賈母帮了几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宝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宝玉日〻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　每於此等文後便用此語作結是扳定大章法亦是此書旨意　慣用此等章法　又不知歷幾何時　年表如此寫亦妙　这日賈珍等来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処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这匾額对联到是一件难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

政老情字如此寫 壬午季春 畸笏

標題也覔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笑荅道老世
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个愚見各処匾額对聯断不可少亦断不可定名如今
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来暫且做燈匾時懸了待貴
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听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〻去
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来令他再擬（点雨村照應前文）衆人
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花（是紗帽頭口氣）
鳥山水題咏上就平〻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
生踈了縱擬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
意思衆清客笑道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
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〻（音光字去声出俗声字箋）

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会衆人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鐘
憂戚不尽賈母長命人帶他到園中来戲耍此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走来向
他笑道你还不出去老爺一会就来了宝玉听了帶着奶娘小厮們一溜烟就
出园来方轉过灣頂頭賈政引衆客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边站了賈政近因聞
得塾掌稱讚宝玉尚能对〻聯虽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
撞見这機會便命他跟来（如此偶然方妙若特〻喚来題額真不成文矣）宝玉只得隨往尚不知
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来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
把園門都関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听說命人將門関了賈政先秉
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窓隔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
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墻（門雅墻雅不落俗套）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

（規微箇擬一段不費力若特喚出宝玉来則成何文字）

（不肖子弟来着形容余初看之不覺怒焉盖謂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余哉信筆書之供大衆同一發笑）

（是行家看法）

一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欢喜遂命
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掩隱的好眾清客都道好山〻〻賈政道非
此一山一進来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
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想入其中一時难變方向用前後送边那边等字正是不辨東西
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兩处旧有之园所改故如此寫方可細極
其中微露羊腸小逕好景界山子野精於此技此是小逕非行車輦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将此等处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〻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于省亲之則已得知矣
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覽說畢
命賈珍前引導自己扶了宝玉逶迤進入山口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蓋後文十二釵書出入来往之境方不能錯乱覌者亦如身臨足對矣今賈政虽進的是正门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园羊腸鳥道不止几百十條穿東度西臨山过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逕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後寫之足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轉折而经也

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留題処便精不必限定鑿金鏤銀一色惡俗賴及東梨之刀
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处題以何名方妙眾人听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
字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炉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〻名色不止几
十个原来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宝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将些俗套来敷
演宝玉亦料定此意補明好賈政听了便回頭命宝玉擬来宝玉道嘗聞古人有
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勝調今未闻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有者況此处並非主山正景
原無可題之処不过是探景一進步耳此論却是莫若直書曲逕通幽处這句旧詩
在上到还大方氣派眾人听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
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謬奖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俟選擬
說着進入石洞来只見佳木蘢蔥奇花熌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

石隙之下（这水是人力引来做的）再進数步漸向北边（細極後文所以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门是諸钗日相来往之境也後文又云諸钗所居之処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来）平坦寛豁兩边飛楼插空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前已寫山至竟此則由低処至高処各景皆遍）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前已寫山寫石今則寫池寫楼各景皆遍）賈政与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諸小逕之咽喉要路）因问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壓水而成还須偏于水題方称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于兩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个来宝玉听説連忙回道老爷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竟不妥况此處虽云省親駐蹕别墅亦當入于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竟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藴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听此論若何方纔衆人編新你又説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説粗陋不妥你且説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果然）豈不新雅（真新雅）賈政拈髯点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讃宝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对聨来宝玉听説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机上心来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要緊貼切水字）　隔岸花分一脉香（恰極工極綺靡秀眉香奩正体）

（六字是嚴父大露悅容也　壬午春）

賈政听了点頭微笑衆人先称讃不已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渾寫兩句已見往行処愈遠更至北一路矣）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个所在（此方可為顰兒之居）于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门便

又換一章法　壬午春

是曲折游廊[不犯超手游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二三间房舍一明兩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兩间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溝僅尺許灌入墻内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这还罢了若能月夜坐此窓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着宝玉唬的宝玉忙垂了頭[点一筆]衆客忙用話开釋[客不可不有]又说道此処的匾該題四个字賈政笑问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余亦如此]又一个是雎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还是宝兄弟擬一个来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个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曰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来然後方許你作[又一格式不然独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体]

知子者莫如父

于作詩文時虽政老亦有如此令旨可知嚴父亦無不奈何也不学纨袴来看　畸笏

方纔衆人可有使得的宝玉見问荅道都似不妥[明知是故意要他撇駁議論落得肆行施展]賈政冷笑道怎麽不妥宝玉道这是第一処行幸之処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难道淇水雎園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来儀四字[果然妙在双関暗合]衆人都閧然叫妙賈政点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曰命再題一聯来宝玉便念道

宝鼎茶閑煙尚绿[尚字妙極不必說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　幽窓棋罢指猶凉[猶字妙尚绿猶凉四字便如置身于森森萬竿之中　不板]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来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来回問賈珍道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筭有了还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処一処合式配就的[大篇長文不如此頓則成何話說]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听見璉兄弟說还

此一頓少不得

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処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
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绪景况）賈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
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時賈璉赶来（寫出忙冗景况）賈政問他共有几種現今得
了几種尚欠几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裝的一个紙摺略節来（細極）
（從頭至尾誓不作一筆逸安苟且之筆）看了一看回道粧（粧一字一句）蟒綉堆刻絲彈墨（二字一句）並各
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
俱得了外有猩〃毡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
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过秋天都全了椅搭棹圍床裙棹套
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是極）倏爾青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釵所居之処若稻香村瀟湘館怡紅院秋爽斋蘅蕪苑等都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恍然不知所窮所謂會心処不在乎遠大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佈置耳）
轉过山怀中隱〃露出一帶黄泥築就矮墻〃頭皆用稻茎掩獲（配的好）有几百
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
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属下面
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閱至此又笑別部小說中一萬个花園中皆是牡丹亭芍藥圃雕欄画棟瓊榭朱樓略不差別）
賈政笑道到是此処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帰
農之意（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為妙）我們且進去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门去忽見
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真妙真新）（更恰当若有懸額之処或再用鏡面石豈復成文哉忽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氣色来一度肚皮千秋萬壑只在这石碣上）
眾人笑道更妙〃〃此処若懸匾待題則田舍佳風一洗盡矣立此（讚得是這箇蔗的有些意思）
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客不可不養）賈政道諸公
請題眾人道方纔世兄有云新編不如述旧此処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

花村妙極賈政听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処都妙極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作一个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来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荅應了又回道此処竟还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纔都相称了賈政与众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可众客都道是呀如今虚的便是什庅字樣好大家想肴宝玉却等不得了（又換一格方不板）也不等賈政的命（忘情有趣）便說道旧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妙在一在字）四字众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道（忘情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门臨水稲花香何不就用稲香村的妙众人听了亦発閧声拍手道妙賈政一声斷

愛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語

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

作者至此寧不笑殺　壬午春

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里面紙窓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處如何众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說好宝玉不听人言便應声道不及有凤来儀多矣（公然自定名妙）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棟悪頼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终是不讀書之過宝玉忙荅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長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見宝玉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処置一田庄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処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虽種竹引泉亦

所謂奈何他不
得也呵〻
畸笏

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画四字正謂非其地而强為地非其山而强為山
虽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説完賈政氣的喝命又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囬来
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採詩頌聖最恰當 好雲香護采芹人 采風采雅都恰當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奩格調
賈政听了搖頭説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轉过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过了
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 略用套語一束
与前頓破格不板全是曲折掩隱之巧可知 忽闻水声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 仍是沁芳溪矣究意基址不大
衆人都道好景〻〻 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
了恰〻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笑道又落寔了而且陳旧衆人笑道不然就
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这越發过露了秦人旧舍説避乱之意如何

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更批胡説于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
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支座船一支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
了賈珍道從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説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
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〻蕩〻曲折縈紆池邊两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
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来 此處纔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
等点綴亦不可少後又寫芦雪广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非一幅死稿也 度過橋去諸路可通 補四字細極不
然後文宝釵来往則將日〻爬山越嶺矣記請此處則知後文宝玉所行常徑非此處也 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
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 两見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怀中不寫主山而主山處〻暎帶連絡不斷可知矣
皆穿牆而過 好想 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 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覔生色未揚先抑之法盖釵顰对峙有甚难寫者
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揷天的大玲瓏山石来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

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耳且一株花木也無側更奇妙只見許異草或有牽藤
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更妙或如翠帶
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處皆
還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几或字是從昌黎南山詩中學得 賈政不禁道有趣
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齊生色更覔重大 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
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宝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
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这一種
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金簦草見字彙玉蕗見楚辭菎蕗雜於靡蒸茝葛芸芷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
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實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 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
些異草也有叫作什庅藿納薑蕁的也有叫作什庅綸組紫絳的还有石帆水
松扶留等樣左太冲吴都賦 又有叫什庅綠荑的还有什庅丹椒蘼蕪風連以上蜀都賦
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自宜注一筆妙
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樣止法 唬的宝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
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间清厦着捲棚四面出廊綠
窓油壁更比前几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
矣皆妙 前二處一曰月下讀書一曰勾引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斷語 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
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
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到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衆人

道頽喪〻〻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閲〻〻曰念道

三逕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此二聯皆不过為釣宝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髯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則声回喝道怎広你應説話時又不説了还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听説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広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説起来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说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説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対聯則是

吟成荳蔲詩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緑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台之作全套黄鶴楼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来方纔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嫻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来賈政笑説豈有此理説着大家出来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楼高起面〻琳宫合抱迢〻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　想来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園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帯通賈母卧室後可知西北一帯是多寬出一帶来的諸釵始便于行也　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礼儀如此不為過也　寫出賈妃身分天性　一面説一面走只見正面　正面細　現出一座玉石牌坊来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賈政摇頭不語宝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来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　仍帰于葫蘆一夢之太虛玄境　賈政又命他作題宝玉只催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难逼迫着

一路順〻逆〻已成千邱萬壑〻景若不有此一段大江截住直成一盆景矣作者

從何處着想

了急或生出事来到不便遂忙都劝賈政罢〻明日再題罢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不漏）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罢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来說着引人出来再一觀望原来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游了十之五六（總住妙伏下後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又值人来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〻寫雨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脉十里橫雲斷嶺法）賈政笑道此数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着引客行来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来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畫家着意于山若不講水又造園囿者惟知弄莽憨頑石壅笨塚輙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着此園大槩一描處〻未嘗離水蓋又未寫明水之從来今終補出精細之至）賈政曰問此閘何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究竟只一脉賴人力引導之功園不易造景非泛寫）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

詞御此居比大
荒山若何

（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収的方不突）于是一路行来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櫳翠菴芦雪广凸碧山庄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諸處於後文一斷〻〻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了来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〻〻了說着一逕引人遶着碧桃花（怡紅院如此寫来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未寫其居先寫其境）俄見粉墻環護绿柳週垂（與萬竿修竹遥映）賈政與衆人進去一入門两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〻襯几塊山石一邊種着数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花〻〻從来也見過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妙名）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

出自政老口中奇特之至

十字若海棠有知必深〻謝之

亟老應如此語

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宝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体貼的切故形容的妙）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数語駁盡）衆人都揺身讚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堦又至簷不肯輕易寫過）賈政因問想几個什庅新鮮字来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个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宝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内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揺頭道不好〻〻說着引人進入

房内只見這几間房内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来的（新奇希見之式）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換出新異筆墨使观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虫之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人同同一戲妙極）或卍圖卍（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篆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魔其中詩詞雅謎以及各種風俗孝文一槩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一絶）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宝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〻笑近之园庭行動使以粉油從事）一槅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槅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倐尔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窓倐尔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極）且滿墻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于壁上之瓶也）桌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来烏能如此〇一段極清極細後文夗央瓶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細表）

山坳

衆人都讚好精緻想頭难為怎宏想来（誰不如此讚）原来賈政等走了進来未進两層便都迷了旧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撹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来了一群人都與自已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石兄迷否）一發見門子多了（所謂捘〻）賈珍笑道（是道是也）老爺随我来從這门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两層紗厨錦槅果得一門出去（此方便門也）院中满架薔薇宝相轉过花障則見青溪前阻又寫水衆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来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里仍旧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于怡紅總一園之看是書中大立意）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随我来乃在前導引衆人随他直由山脚邊忽

以上可當大觀園記

一轉便是平坦寬濶大路豁然大門前見（可見前進来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之正角路也細極）（衆善歸緣自然有平坦大道）衆人都道有趣〻〻真搜神奪巧至于是大家出来那宝玉一心只記掛着里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还不去难道还逛不足也不想逛了這半日老太〻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冤哉〻）宝玉听說方退了出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個小廝上来攔腰抱住都說今兇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〻打發人出来問了几遍都亏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〻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〻都說你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宝玉笑道每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苞賞了罢（錢亦有沒用處）（下人口氣畢肖）說着一個上来解荷包那一個就解扇囊不容分說將宝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

個抱了起来几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门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几次衆奶娘（好収煞）
丫嬛跟上見过賈母知不曾难為着他心中自是欢喜少時襲人到了茶来欠（来）（見）
身邊佩物一件無存（襲人在玉兄一身無时不照察到）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觧了去了林
代玉听說走来瞧〻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宝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又起楼閣）
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約）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宝玉所煩他作
的那個香袋兒繞做了一半賭氣拿过来就鉸宝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赶
过来早剪破了宝玉已見过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
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觧了從裡红袄襟上將代玉所給的那荷
包觧了下来遞與代玉瞧道你瞧〻這是什庅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
林代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里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
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文也）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
見皂白就剪了香袋（情痴之至若無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
不發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还何如
說着擲向他怀中便走（這却难怯）代玉見如此越發氣起来声咽氣堵又汪〻的
滾下泪来（怒之極正是情之極）拿起荷包来又剪宝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
妹饒了他罷（這方是宝玉）代玉將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
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庅說着賭氣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
上来妹〻長妹〻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声找宝玉衆奶娘丫嬛們忙回說
在林姑娘房里呢賈母听說道好〻〻讓他姊妹們一處頑〻罷繞他老子拘
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别叫他們辯嘴不許牛（扭）了他衆人荅應着

代玉被宝玉纏不過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起荷包来代上代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好妹〻明兒另替我作個香袋兒罷代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点过目二玉公案断不可少〕可巧宝釵亦在那里此時王夫人那边鬧熱非常〔四字特補近日千忙万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原来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来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上一所幽凈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騰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學过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

妙玉世外人也故筆〻帶寫妙極妥極　畸笏

樹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係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

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補出女戲一段又伏一案〕又有秦〔林〕之孝来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兒皆不中用足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卿出現至此細数十二釵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与熙风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宝琴岫烟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楼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断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鴛鴦苗雲平兒等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两個老嬷〻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听見長安都中有观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随了師父上来〔因此方使妙卿入都〕現在西門外

三四副言諱
壬午季春
畸笏

不能表白後是第十八回的起頭

倖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
灵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净居後来
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
了他来秦之孝家的回道請他々說候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
（補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深潔）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
請他何妨秦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啓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
倫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閣过此時不能表白（補尼道一段又伏一案）當下又有人回
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楼揀紗綾又有人来回請鳳姐開庫
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环等衆皆一時不得閑的宝釵便說咱們别
在這里碍手碍脚找探了頭去說着同宝玉代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閑頑無話

王夫人等日々忙乱直到十月将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
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兎雞鵝等類悉已買全交
于園中各處像景餇養賈薔那边也演出二十齣雜戲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學
念會了几巻經咒賈政方略心意寬暢（好極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耽怠）又請賈母等進園色
々斟酌点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于是賈政方擇日題本（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观者則為大觀園廢尽精神余則為若許筆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塚）本上之日奉
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
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一語帶过是以歳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一回畱在後文細寫）賑眼元
宵在迩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
礼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摠理関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

来各處関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ㄋ
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督率
匠人札花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
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園内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焕
彩珠宝争輝（是元宵之夕不寫灯月而灯光月色滿紙矣）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蕋（抵一篇大賦）
净悄無人咳嗽（有此句方足）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门外街頭巷口
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来（有是礼）賈母忙接入問
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宮拜佛（暗貼王夫人細）
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灯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听了道既
這麼着老太ㄋㄋㄋ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来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自然當家人先説話）
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酒飯一時傳人一担ㄋㄋ的
挑進蠟燭来各處點灯方照完时忽听外邊馬跑之声（净極故聞之細極）一時又十来
個太監都喘吁ㄋ跑来拍手兒（画出内家風範石頭記最難之處別書中摸不着）（経過之人也）這些太監會意（難得他寫的出是）
都知道是来了ㄑㄑ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賈母領合
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净悄ㄋ的忽見一对紅衣太監騎馬緩ㄋ的走来
（形容畢省）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畢肖）半
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時便来了十来对方聞得隱ㄋ（細）樂之声一对ㄋ龍
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銷提炉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黄金傘過来便
是冠袍帶履又有随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ㄋ過完後面
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黄繡鳳版輿緩ㄋ行来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一絲不亂）

如此繁華盛極花園錦簇〻文忽用石兄自語截住是何筆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絶是閱歷来諸小说中有如此章法乎

下早飛跑過几個太監来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来那版輿抬進大门入儀门往東去到一所 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照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内各色花灯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〻灯光相映時〻細樂声喧說不尽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时自已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涼寂寞若不亏癩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観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經的為是 自此时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

元春目中

駁得好

石頭記貫用特犯

且說賈妃在轎内看此園内外如此豪華因默〻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边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紬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数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綵（條）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争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綉幙桂揖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〻上一面匾灯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来儀等処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宝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来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枝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银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门綠柳垂金鎖

不犯之筆真令人驚心駭目讀之

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观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 所為哉
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 石兄自謙妙可代答云豈敢 將原委說明大
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时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来添了宝玉賈妃乃長
姊宝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宝玉與諸弟待之
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曾離那宝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时已得賈妃手引口
俺先姊先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
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
批書人領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
後時時帶信出来與父母說千万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
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宝玉偏才盡
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
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廢難然想來到

有是論
補得好
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
望之意 一駁一解跌宕搖曳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体貼恋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
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宝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
擬 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啓後文之苗裔至後文四晶館代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應
閑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听了
忙下小舟登岸飛傳与賈政賈政听了即忙移換 每的周到可悅 一時舟臨内岸
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宝鏡四大字 不得不用
俗 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 妙是特留此四字与彼自命 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
燒空 庭燎最恰 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
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门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问

非經歷過如何寫得出 壬午春

乃问此殿何無匾额随侍太监跪啓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点頭不
语礼儀太监跪請升座受礼两陛樂起礼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台
下排班殿上照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栄国太君及女
眷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 一絲不乱精致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 昭容再諭曰免
于是引退茶已三献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亲車駕出園至賈
母正室欲行家礼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見一手
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説不出只管嗚咽
对泣 石頭記得力擅長全是此等地方 邢夫人李紈王熈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傍圍
遶垂泪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
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会不説〻笑〻反到哭起来一會
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説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 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
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 説完不可不先説不可説之不漏不可最难説者是此時賈妃口中之语只如此一説万千貼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
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〻見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
東西两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廳外行礼及两府掌家执事媳婦領了环等行礼
畢賈妃因问薛姨媽宝釵代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 所謂詩書世家
守礼如此偏是暴發驕妄自大 賈妃听了忙命快請 又謹之如此真是好世界好人物 一時薛姨媽等
進来欲行国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濶别寒温又有賈妃原帶進宫去的丫环
抱琴等 前所謂賈家四釵之环暗以琴棋書画排行至此始全 上来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
命人別室款待执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国府及賈赦那宅两處
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此离别情景 深字妙 及家

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问安賈妃垂簾行叅等事又隔簾含泪謂其父曰田舍之家虽虀塩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虽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泪啟道臣草莽寒门鳩群鴉属之中豈意得徵凤鸾之瑞（此语猶在耳）今貴人上錫大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虽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报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万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窃勿以政夫婦残年為念懑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業々競々勤慎恭肅以侍上殿不負上体貼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国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请别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说果進益了賈政退出

賈妃見宝林二人亦發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因问宝玉為何不進見（至此方出宝玉）賈母乃啓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来小太監出去引宝玉進来先行国礼畢元妃命他進前携手攔于怀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々一語未終泪如雨下（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作書人將批書人哭壞了）尤氏鳳姐等上来啓道筵宴齋脩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门前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来先從有鳳来儀紅香緑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楼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覧徘徊一處々鋪陳不一々椿々点綴新奇賈妃極加奬讃又劝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几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人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荣 此一匾聯書于正殿 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来儀 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紅怡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浣葛山庄

正楼曰大观楼東面飛楼曰綴錦閣西面斜楼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 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数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

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时悉难全記 故意留下秋爽斎凸碧山堂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處為後文另換眼目之地步

又命旧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絶云

啣山抱水建来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间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观名 詩却平平盖彼不長于此也故只如此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

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观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

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随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曰我微才所縛且喜宝玉

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

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

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过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應了下来

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筭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

争衡 只一語便寫出宝代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地步 只得勉强随衆塞責而

已李紈也勉强湊成一律 不表薛林可知 賈妃先挨次看姊妹们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〻奉命何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 更牽強三
首之中遂莫探卿略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 起好 綠栽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湊成 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章下瑤台名園一自邀遊幸未許凡人到此來
此四詩列于前正為滃托下韵也

凝暉鍾瑞 匾額　便有含蓄　薛宝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
恰極 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
為辭 好詩此不過頌聖應酬耳猶未見長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 匾額　落想便不与人同　林代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〇阿顰自是一種心思

這樣章法又是不曾見过的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宫車過往頻 末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宝林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别有驚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為此在代卿寔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咲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与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
者原来林代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 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 不想
賈妃只命一扁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請看前詩
却云是胡乱應景 彼时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与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
院一首起草内有緑玉春猶捲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趂衆人不理論急忙
回身悄推他道他 此他字指賈妃 因不喜紅香緑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緑你这會
子偏用緑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争馳了况且蕉葉之説也頗多再
想一个字改了罷宝玉見宝釵如此説便拭汗道 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説中滿紙神童

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壬午季春

天分等語 我这會子搃想不起什麽典故出處来宝釵笑道你只把緑玉的玉
字改作臘字就是了宝玉道緑臘可有出處宝釵見問悄悄的咂嘴点頭咲道虧 好極 媚極韻極
你今夜不過如此將来金展对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 有得宝卿奚落但就謂宝
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特正耳 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緑臘乾你都
忘了不成 此等處便用硬証寔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
宝玉听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々々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
可請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々了宝釵亦悄々的咲道还
不快作上去只管姐々妹々的誰是你姐々那上頭穿黄袍纔是你姐々你又
認我这姐々来了一面説笑因説笑又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 一段壯中
閑文已是好看之極出人意外 宝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代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

偏又寫一樣是何心意搆思而得 畸笏

紙团送迭係應童試秘訣代卿自何處学得一笑 丁亥夏

不快因見宝玉獨作四律太廢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的之處寫代卿之情思得宝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傍悄問可都有了宝玉道纔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代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録前三首罷赶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这首了説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絶妙極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宝玉打開一看只覺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这等文字亦是觀書者望外之想

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来儀　臣　宝玉謹題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起便拿得住竿竿青欲滴個個緑生凉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過今偏翻案莫摇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苑蘿薜助芬芳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軟襯三春艸柔拖一縷香刻画入妙輕烟迷曲逕冷翠滴廻廊甜脆滿頰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緑

深庭長日淨兩ゝ出嬋娟双起双敲讀此首始信前云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等批非泛ゝ妄批駁他人到自己身上則無能為之論也緑蠟本是玉字此遵宝卿改似較玉字佳春猶捲是蕉紅粧夜未眠是海棠凭欄垂絳袖是海棠之情倚石護青烟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对立東風裏双収主人應解憐歸到主人方不落空〇王梅隱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則不免牽强此首可謂詩題兩称極工極切極流离嫵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顰口氣菱荇鵞兒水桑榆燕子

仍用玉兄前擬稻香村却如此幻筆幻体文章之格式至矣盡矣 壬午春

樑（阿顰之心臆才情原与人別亦不是從讀書中得来）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

何須耕織忙（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称阿顰）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浣葛

山庄改為稻香村（如此服善妙）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出

令太監傳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称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

酥金膾等物賜与宝玉並賈蘭（百忙中点出賈蘭一人不路）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

只不过隨母依叔行礼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閑處調養故亦

無傳（補明方不遺失）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

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单

子少時太監出来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之敗）　第二齣乞巧（長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齣仙緣（邯鄲夢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牡丹亭中伏代玉之死　所点之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関鍵）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来一個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

容却作盡悲欢情狀（二句畢矣）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点之属進来問誰是

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

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游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

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尽風月等文）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祗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

衆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衆恃能種種可恶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不欲不憐而寔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寔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亦曾与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閲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衆喬酸姣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爲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畧过乃事迷蹈过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

賈薔扭他不過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便隱許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可知尤物了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游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寓通部人事一篇熱文却如此冷收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畧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听了下来一一發放原来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寿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魚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减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宝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礼按前宝釵代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宝硯一方新樣格势金銀錁二対宝玉亦同此此中忽夹上宝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丁金銀錁二対尤氏李紈凤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礼四端外表礼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与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众了妳的賈珍賈璉賈环賈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錁一双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园中管理工程陳設荅應及司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

一面離合悲歡夾寫之文真如山陰道令人應接不暇尚有許多忙中閑〻中忙小波瀾一絲不漏一筆不苟

百戲雜行人丁的眾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免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释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記挂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内省親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妙極之讖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為讖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讖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隱諱自然之至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难言了賈妃虽不忍别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里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劝攙扶出園去了正是

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十九回回

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補　自幼何等嬌　以此　部後載　寒冬

酥　雪　園　對看　嬌後　之戒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此題係二十回内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内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補还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一门也）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个鳳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与無事的人一樣（伏下病源）第一个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过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一回一回各生机軸總在人意想之外）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寫出正月光景）正在房内頑的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过去看戲放花灯寶玉听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时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總是新正妙景）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襲人了自已回过賈母过

去看戲誰想賈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認父黄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
閙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真々熱閙）倏爾神鬼乱出忽又妖魔畢露
甚至於揚播过會号佛行香鑼鼓喊叫之声遠聞巷外（形容剋剝之至弋陽腔能事畢矣。閱至此則有如耳内喧嘩目中离乱後文至隔墻聞裊晴絲數曲則有如魂隨笛轉魄逐歌銷形容一事一事畢真石頭是第一能手矣）满街之人个々都讚好热閙戲别
人家断不能有的（必有之言）宝玉見繁華热閙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
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内去和尤氏和丫环姬妾説笑了一回便出二门来
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
般作樂也不理論縦一时不見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宝
玉的小厮们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纔散回此偷空也有
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间再来那
小些的都鑽進戲房里瞧热閙去了宝玉見一个人沒有因想这里素日有个
小書房名　　内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閙想那
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極不通極胡説中寫出絶代情痴宜乎衆人謂之瘋傻）想着
便往書房裡来剛到窓前聞得房内有呻吟之韵宝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
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乃乍着胆子舔破窓紙向内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
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
脚踹進门去將那兩个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
青天白日这是怎庅説（開口便好）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虽不縹
緻到还白净些微亦有動人処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

跑（此等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訴人了宝玉因問那丫頭十几歲了茗烟道大不过十六七歲了宝玉道連他的歲属也不問ミ别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ミ（按此書中寫一宝玉其宝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寔未目曾親覩者又寫宝玉之發言每ミ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ミ令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見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説傳奇中亦未見这樣的文字於顰兒处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寔可解可解之中又説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宝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顰兒至痴至呆囫圇不解之語中其詩詞雅謎酒令奇衣奇食奇ミ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之猶為二着）又問名字叫什麽茗烟大咲道若説出名字來話長真ミ新鮮奇文竟是寫不出来的（若都寫的出来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脂研　據他説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个夢（又一个夢只是隨手成趣耳）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不成文但在人意捨取耳此皆信手拈来隨筆成趣大游戲大慧悟大解脱之妙文也）所以他的名子叫作卍兒（卍音萬）宝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來有些造化説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这樣的好戲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逛ミ就遇見你們了这會子作什庅呢茗烟嗤ミ（嗤音希　嗤ミ笑貌）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ミ的引二爺往城外逛ミ去一會子再往这里来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才之過故設此以悦宝玉之心）宝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你花大姐ミ去瞧他在家作什庅呢（妙宝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宝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悦其心宝玉始悦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所協亦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别家子弟尚不敢私出況宝玉哉況茗烟哉文字筍楔細極）茗烟笑道好ミ到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説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

呢必不可少之語宝玉道有我呢茗烟听説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
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门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隨姓成名隨手成文
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与几个外甥女兒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隨手伏脉千里几个侄女
兒来家正吃果茶听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慌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
兩个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宝玉来在院内嚷道宝二爷来了别人听見还
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向你怎庅来了宝玉
笑道我怪悶的来瞧瞧你作什庅呢襲人听了才放下心来精細週到嗐了一声笑
道轉至笑字妙神你也特胡鬧了談説説得是可作什庅来呢一面又問茗烟还有谁
跟来細茗烟笑道别人都不知就只我们兩个襲人听了復又驚慌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
頓挫説道这还了得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碰馬有个
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嬤嬤
們打你談説説的更是脂研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来這會子推
到我身上我説别来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賊花自芳忙勸罷了已是来了也
不用多説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贓爺怎庅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
襲人拉了宝玉進去宝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来都低了頭羞慚慚
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棹又忙倒好茶
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脂硯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妙不寫襲卿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寫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
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家常情他書寫不及此
一面説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墊
了脚向荷包内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開焚上仍盖好

放與宝玉懷内然後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疊用四自己字寫得宝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盖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其安富尊榮之宝玉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是分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角口等未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菓品来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宝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毡等處对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嘆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去之礼好歹嚐一点兒也是来我家一淌得意之態是幾与母兄較爭以後之神理最細說着便拈了几个松子穰惟此品稱可一拈別品便大錯了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宝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画出幾收泪之一女兒是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意中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庅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當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這里来又換新服他們等指晴雯麝月就不問你往那去的必有是問。閱此則又咲尽小說中無故家常穿紅掛綠綺綉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語究竟反竟寒酸話宝玉咲道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点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宝玉咲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東西呢生員切己之事襲人悄咲道悄悄的叫他們听着什庅意思想見二人素日情常一面又伸手從宝玉項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們咲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来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儘力瞧了再瞧什庅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庅个東西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盖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宝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貶玉原非大觀者也說畢遞与他們傳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轎或雇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碍見人細極花自芳忙去雇了

自一把拉住至此誌形景動作襲卿有意微露絳芸軒中隱事也

一頂小轎来众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与茗烟又把些錢
与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宝玉至門前看着
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随来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
等我同二爺还到東府里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听
說有理忙將宝玉抱出轎来送上馬去宝玉笑說到难為你了于是仍進後門
来俱不在話下　却說宝玉自出了門他房中这些了环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
也有赶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嬷嬷拄拐進来請安
瞧瞧宝玉見宝玉不在家了頭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人〻都看不過独宝玉看得過）
自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来你們越發没个樣兒了（說得是原該說）別的媽〻
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好宝玉虽不吃乳豈無伴從之媪嫗哉）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見

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入妙）只知嫌人家臟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
不成体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宝玉）這些了頭們明知宝玉不講究這些三則李嬷〻
已事告老解事出去的了（諷侃入微妙）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
那李嬷〻还只管問宝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庅時辰睡覺等語（可嘆）了頭
們總胡乱荅應有的說好一个討厭的老貨李嬷〻又問道这蓋碗里是酥酪怎
不送与我去我就吃了罢說畢拿匙就吃（寫龔鐘奶姆便是龔鐘奶姆）一個了頭道快別
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過下無痕）回来又惹氣了（照應茜雪楓露茶前案）你老人
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生氣（這等話声口必是晴雯無疑）李嬷〻听了又氣又愧便說
道我不信他这樣坏了別就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個值錢的也是應
該的难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〻怎庅長大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

長这庅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庅樣你們看襲
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里調理出来的毛了頭什庅阿物兒 矣暫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媪
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个了頭咲道他們不会說話怨不得你老人
家生氣宝玉还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為这個不自在的 听這声口必是麝月無疑
李嬷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
照應前文又用一攆屈杀宝玉然李媪心中口中畢肖 明兒有了不是我再来領說着賭氣去了 过至下回
少時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淌在床上不動 嬌態已慣 宝玉因問敢
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羸的誰知李老太〻来了混輸了他氣的
睡去了宝玉咲道你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来彼此相
見襲人又問宝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来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

粧宝玉命取酥酪来了环們回說李奶〻吃了宝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
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时候好吃〻過了好肚子疼足的吐
了纔好他吃了到好擱在这里到白遭塌了 与前文应失手碎鍾遥对通部襲人皆是如此一絲不錯
我只想風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床 必如此方是 宝玉听了信以為真方
把酥酪丟開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檢剥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
今兒那个穿紅的是你什庅人 若是过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亦非石頭記矣 襲人道那是
我兩姨妹子宝玉听了讚嘆了兩声 这一讚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語只此便抵过一大篇文字
襲人道嘆什庅 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回来 我知道你心里的緣故想是說他那里配
紅的 補出宝玉素喜紅色这是激語 宝玉笑道不是〻〻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还敢穿 活宝玉
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狠怎庅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 妙談妙意 襲人冷笑

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揀寔在
好的丫頭纔往你家来 妙荅宝玉並未說奴才二字襲人連補奴才二字最是勁節 怨不得作此語 宝玉听了忙
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僧們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 免強如 閒 說親戚就使不
淂 更強 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 說的 是 事也 宝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
怎庅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来
就是了 揔是故意激他 宝玉笑道你說的話怎庅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讚他好正
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們这種濁物 妙号後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称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称妙号
倒生在这里 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確寔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之一人耳听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淂矣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淂庸俗平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痴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对令他人徒加評論揔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爱其文字耳寔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後观情榜評曰宝玉情不情代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痴之上亦属囫圇不解妙甚

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妓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宝貝如今十七
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倫了明年就出嫁 所謂不入耳之言也 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声
宝玉心思另是一樣余前評可見 正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 襲人亦嘆自有別論 只從我来這几
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听這話内有文章 余亦如此
不竟吃一驚 余亦吃驚 忙丟下栗子問道怎庅你如今要回去了襲
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来就贖我
出去的呢 即余今日尤难为情況當日之宝玉哉 宝玉听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庅要贖你襲
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里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
個人在這里怎庅是個了局 說得極是 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难 是頭一句駁故用貴公子声口無理

襲人道從来沒這道理便是朝廷官裡也有個定例或几年一選几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一駁更有理）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自然）又道老太々不放你也难（第二層仗祖母溺愛更無理）襲人道為什庅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难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々々了（宝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週密之至）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们家几两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寔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来了跟着老太々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年（百忙中又補出湘雲来真是七年八達淂空便入）如今又伏侍了你几年如今我們家来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内應當的不是什庅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再一駁更精細更有理）（這都是真心話）宝玉听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自然）心内越發急了（原當急）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々不和你母親說多々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思接你了（急心腸故入于霸道無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偺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事東西因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戲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々太々断不肯行的（三駁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貴府自家慈善寬厚等事）宝玉听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寔無留理）（口氣像極）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襲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見疑）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傍通活是宝玉）我就不該弄了来臨了

剩我一個孤兒 可謂見首知尾活是宝玉 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 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 原来襲人在家听見他毋兄要贖他回去 補前文 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还值幾两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 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不補傳之 孝女義女 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 可謂不幸中之幸 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况且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还艱难把我贖 孝女義女 出来再多掏澄幾個錢也还罷了其寔又不难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我死了 可憐ミ 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 我也要哭 因此哭鬧了一陣 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宝玉問哭一句針对 他毋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伏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 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来与襲人口中針对 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 伏下多少後文 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申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 又伏下多少後文先一句是傳中陪客此一句是傳中本旨 因此他母子兩个也就死心不贖了 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愚宝玉不知何意且看後文 次後忽然宝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 一件閒事一句閒文皆無警甚 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 一段情结 脂硯 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宝玉性格異常 四字好所謂說不得好又說不得不好也 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中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 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聪明賢良說不得痴呆愚昧也 近来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 四字妙評 脂硯 任性恣情 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惡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味任性耳 最不喜務正 这还是小兒同病 每欲劝

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词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
下箴規（原来如此）今見他黙々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不独解語亦且有智）
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謂賢而多智術之
人）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宝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将栗子拿
去吃了自已来推宝玉泪痕滿面（正是無可奈何之时）襲人便笑道这有什庅傷心的
你果然留我々々自然不出去了宝玉見这話有文章（宝玉不愚）便說道你到說々
我还要怎庅留你我自已也难說了（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俗們素日好処再
不用說但今日你要〔安〕心留我不在这上頭我另說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
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
說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々好親姐々（疊二语活見從纸上走一宝玉下来如聞其聲見其笑）

別說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两三百不成話却是宝玉口中）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
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諸公請如何鮮滑如何評論。所劝者正為此偏于劝時一犯妙
甚）飛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跡还有知識（灰还有知識竒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々）
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々也顧不得你
們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們爱那里去就去了（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难言竒瑰愈妙）
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々的正為劝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宝玉忙說道再
不說這話了〔只說今日一次可々玉兄你到底哄的那一个〕襲人道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撑嘴还有
什庅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新鮮真新鮮〕
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来（宝玉又誚謗讀書人恨此時不能一見如何誚謗）〔所謂闹方便門〕
也教老爷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々讀書只從有了〔大家听々可是丫嬛說的話〕

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经他心里有氣又愧〻而且背前背後乱説那些〻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个名子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怨世人謂之可杀余却最喜）又説只除明〻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已不能觧聖人之書便另出已意混編纂出来的（宝玉目中猶有明〻德三字心中犹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〻謂之瘋傻不肖）這些〻話怎庅怨得老爺不氣不時〻打你叫别人怎庅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説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説如今再不敢説了（又作是語説不得不乖覺然又是作者瞞人之處也）还有什庅襲人道再不可毁僧謗道（一件是婦女心意）調脂弄粉（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宝玉）还有更要緊的一件（忽又作此一語）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此一句是闻所未闻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責也）与那愛紅的毛病兒宝玉道都改〻〻再有什庅快説襲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檢点些〻不任意

花解語一段乃襲卿滿心滿意將玉兄為終身得靠千妥萬當故有是規箴余閱至此余為襲卿一嘆　丁亥春畸笏叟

任情的就是了（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獨冗〻為兒女之分也）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这里長遠了不怕没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这我可不罕的有那个福氣没有那个道理総坐了也没甚趣（調侃不浅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寔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解語也）二人正説着只秋紋走進来説快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〻打發嬷〻来問我答應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照應前鳳姐之文）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表則是表的寫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各盡其神妙）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辰襲人起来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还拃挣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淌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説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两劑藥踈散〻〻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来煎好剛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渥汗宝玉自去代玉房中来看視（為下

文畄地步　彼時代玉自在床上歇午丫环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内静悄悄的宝
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里間只見代玉睡在那里忙去上来推他道好妹妹纔住了好
姐姐又聞好妹妹大約宝玉一日之中一時之内此六个字未曾暫离口角妙甚　纔吃了飯又睡覺将代
玉換醒若是別部書中冩此時之宝玉一進来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状等醜態邪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説不淂淫場是也
黛玉見是宝玉因説道你且出去頑頑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还没有歇過来
補出姣怯態度　渾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
就好了宝玉又知養身　黛玉只合着眼説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
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所謂只有一蟬可对亦屬怪事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寔寔的坐着咱們説話
兒宝玉道我也歪着代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頭綿纏密秘入微　咱們
在一个枕頭上更妙漸逼漸近所謂意綿綿也　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个来枕
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腌臢婆子的
代玉听了睁開眼睁眼起身起身笑道笑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妙語妙之至想
見其態度　請枕這一个説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
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黛玉回看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
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来以手撫之細看想見其綿纏態度　又道这又是誰的指甲
刮破了妙極補出素日　宝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乱的只怕是纔剛替他
們淘漉胭脂膏子擰上了一点兒遥与後文平兒於怡紅院晚粧時对照　説着便找手帕子要
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脉脉意之綿綿　口内説道你又幹这
些事了又是劝戒語　幹也罷了一轉細極这方是顰卿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切　必定还要帶出幌子来

一句描寫玉刻骨刻髓至矣盡矣 壬午春

便是舅〻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孝舌討好兒 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線脉 吹到舅〻耳躲又有大家不干淨惹氣 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淨哉今偏大家不干淨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責子遷怒于衆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鬱难堪难禁代憂代痛一齊托出 宝玉總未听見

这些話 可知昨夜情切〻之語亦屬行雲流水 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宝玉袖中發出聞之

令人醉魂酥骨 却像似淫極然究意不犯一些〻淫意 宝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〻籠着

何物黛玉笑道冬〻寒〻十月 口頭語猶在寒冷之时 誰帶什麼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

的代玉道連我也不知道 正是按諺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代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

想必是櫃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 有理 宝玉搖頭道未必這

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 自然 代玉冷笑道 冷笑便是

文章 难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〻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親哥

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 活顰兒一絲不錯 我有的是那些俗香

罷了宝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这麼些不給你个利害也不知道從今

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支手呵了兩口 活画 便伸向代玉膈肢窩

内兩脇下乱撓代玉素性觸癢不禁宝玉兩手伸来乱撓便笑的喘不过氣来

口里說宝玉你再鬧我就惱了 如見如聞 宝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还說这些不

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鬓 画 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奇問 宝玉一

玉見問一时解不来 一时原难解終遜代卿一等正在此等處 因問什麼暖香代玉点頭嘆笑道

画 蠢才〻〻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

玉方听出来 的是顰兒活画然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 宝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

說着又去伸手代玉忙笑道好哥〻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

子我聞一聞説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个不住代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宝玉笑道去不能偺们廝〻文〻的淌着説話兒説着後又倒下代玉也倒下用手帕子盖上臉 画 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説些鬼話 先一總 代玉只不理宝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代玉只不荅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 原来只為此故不暇傍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特此一件耳 便哄他道噯喲你们揚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代玉見他説的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当是真事因問什庅事宝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謅道 又哄我着書人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黛玉笑道就是扯謊自来也没听見這山 山名洞名犨兒已知之矣 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説完了你再批評 不先了些一向可知此謊

代玉道你且説宝玉又謅道 再謅不完的

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 耗子亦能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嚙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 因説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剩此打劫些来方妙 議的是這事宜乎為鼠矣 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 原来能于此者便是小鼠 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里果米最多 廟里原来最多妙〻 老耗問米有几樣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 老耗听了大喜即時点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愿去偷香玉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

难道耗子也要臘八粥吃

玉兄也知瑣碎以捗近為妙

玉兄〻唐突犨兒了

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边口齒伶俐机謀深遠（凢三句暗為代玉作評諷的妙）此去管比他們偷的还巧呢衆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個香玉滚在香玉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此法不能妨矣可惜這樣才情這様夲術却只一耗耳）（不直偷可畏可怕）（可畏可怕）

衆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庅個变法你先变個我們瞧瞧小耗听了笑道這個不准等我变来說畢摇身說变竟变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变錯了变錯了原說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余亦說变錯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却不知盐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前面有試才題对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乱話前無則可此無則不可盖前係宝玉之懶為者此係宝玉不得不為者世人誹謗無礙獎誉不必）（奇文怪文）

代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擰的宝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見的）你香忽然想起這個故典来代玉笑道饒罵了人还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来（妙）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听听代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有誰他饒罵了人还說是故典宝釵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妙諷）只是可惜一件（妙轉）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来別人冷的那樣你（他）急的只出汗（汗与前拭汗二字針对不知此書何妙了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代玉之諷則偏兒越此則正而趣二人真是对手两不相犯）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代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

（玉生言是要与小恙梨香院对看愈覺生動活潑且前以代玉後以宝釵特犯不犯好看煞　丁亥春畸笏叟）

也遇見对子了可知一述一报不爽不錯的剛説到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
嚷吵闹起来正是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静日玉生香

十九回終

脂硯斎重平石頭記巻之

第廿回

王熙鳳正言弾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説宝玉在林代玉房中説耗子精宝釵撞来諷刺宝玉元宵不知緑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宝玉正恐代玉飯后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体之法（云宝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顰釵等人前方露亦如後回評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越在雨村等経濟之前如痴如呆实令人可恨但雨村等視宝玉不是人物豈知宝玉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談也宝玉之情痴真乎假乎看官細評）幸而宝玉走来大家談笑那林代玉方不欲睡自已纔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代玉先笑道這是你媽々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罢了你媽々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襲卿能使顰卿一讃愈見彼之為人矣觀者諸公以

為如何宝玉忙要赶過来宝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媽〻吵纔是他老糊塗【的是宝釵行事】
了到要讓他一步為是（宝釵如何　觀者思之）宝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来只見李嬷〻
拄着拐棍在当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举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話像過時奶媽罵丫頭】【在襲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来】
大模大樣的倘在炕上見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宝玉哄的【看這句幾把批書人嚇殺了幸】
宝玉不理我听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几两臭銀子買来的毛丫頭这屋里你就【有此句不合我石兄襲卿掃地矣】
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襲【雖寫得酷肖然唐突我襲卿實難為情】【若知好事多磨】
人先只道李嬷〻不過為他倘着生氣少浔分辨說病了纔出汗朦着頭原没【方會作者之意】
看見你老人家等語後来只管听他說哄宝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
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宝玉雖听了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
分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别的丫頭們李嬷〻听了这話益發氣起
来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帮着你呢誰【真有是語】【真有是事】
不是襲人拿下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〻跟前去講【寃枉寃哉】【囫圇語難解】
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傍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奶媽拿手話】
強一面說〻一面也哭起来彼時代玉宝釵等也走過来勸說媽〻你老人家【四字嬷〻是】
担待他們一点子就完了李嬷〻見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訴委屈将當日吃茶【重二人身分】【好極妙極畢肖極】
茜雪出去与昨日酥酪等事唠〻叨〻說个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笑完輸
羸賬听得後面声嚷動便知是李嬷〻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兒【找上文】
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来拉了李嬷〻笑道好媽〻别生氣大節下老【有是爭競事】
太〻纔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声你还要管他們呢难道你反不知
道規矩在這里嚷起来叫老太〻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阿鳳兩提老太〻是叫老嫗想襲卿是老太〻的人况又是[illegible]大】

【特為乳母傳照暗伏後文倚勢奶娘線脉石頭記無閒文閒字在此　壬午孟夏　畸笏老人】

【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襲】

人正文標昌花襲人有始有終余只見有一次謄清時与獄神廟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 嘆ゝ 丁亥夏 畸笏叟

里燒的滚熱的埜雞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豊兒替你李
奶ゝ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嬷ゝ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
还說我也不要这老命了越性今兒没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个没臉强如受那
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宝釵代玉随着鳳姐兒这般都拍手笑道虧这一陣風来
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宝玉点頭嘆道这又不知是那里的賬只揀軟的排揎
昨兒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
不瘋了得罪他作什庅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带累别人襲人一
面哭一面拉宝玉道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ゝ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ゝ人
這还不彀我受的还只是拉别人宝玉見他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煩惱連忙
忍氣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热自已守着他歪在傍边劝他

体句法ゝ看去 野 何等現成何等自然的是鳳卿筆法

一丝不漏

說看官将一部書中人一ゝ想来收拾文字非阿鳳俱有瑣細引跡事石頭記得力処俱在

批書人也是这樣

一段特為怡紅襲人晴雯茜雪三嬛之性情見識身分而寫 己卯冬夜

只養着病别想着些ゝ没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咲道要為这些ゝ事生氣这屋里
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这樣可叫人怎庅樣纔好呢時常我
劝你别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
說的好說不好听大家什庅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煩惱只
得又勉强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来宝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
叫他起来自已便端着就枕与他吃了即令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
吃飯到底老太ゝ太ゝ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来我就静ゝ的倘
一倘也好宝玉听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环看他倘下自往上房来同賈母吃畢
飯賈母犹欲同那几个老管家嬷ゝ闘牌解悶宝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
人朦ゝ睡去自已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霰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央

寔言非謬語也

從依媚子等语未寔ゝ好语的是襲卿

吵鬧 得罪了人

心中時ゝ刻ゝ正意語也

麝月閑〻無語令余酸鼻正所謂对景傷情　丁亥夏　畸笏

琥珀等耍戲去了独見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咲问道你
怎庅不同他们頑去麝月道没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庅些还不勾你
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个又病了滿屋里上頭是灯地
下是火那些老媽〻子們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歇〻小丫頭子們也
是伏侍了一天这會子还不叫他們頑〻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这里看着
宝玉听了这話公然又是一个襲人因咲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
道你既在这里越發不用去了咱們两个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两个作
什庅呢怪没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这會子没什庅事我替你篦頭罷
麝月听見便道就是这樣說着将文具鏡匣搬来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
玉拿了篦子替他一〻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〻走進来所

嬌憨滿紙令人叫绝　壬午九月

錢一見了他两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还没吃到上頭了宝玉咲道你来我也
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那庅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宝玉在
麝月身後麝月对鏡二人在鏡内相視宝玉便向鏡内笑道滿屋里就只是
他磨牙麝月听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宝玉会意忽听唿一声簾子响晴雯又
跑進来问道我怎庅磨牙了咱們到得說〻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来問人
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捞回本兒来再說話
說着一経出去了

閑上一段兒女口舌却寫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宝玉宝釵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襲人週到亦可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負宝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語宝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出嫁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輕〻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悪不一往後漸大漸生心矣但觀者凢見晴雯諸人則悪之何愚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妬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怜愛護惜哉然後知宝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版以女子自居当繡幙灯前窓月下亦頗有或調或妬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買咲耳非切〻一味妬才

嫉賢也旦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談感晴雯金閨繡閣中生色方是

寫环兄先贏亦是天生地設現成文字 己卯冬夜

這里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〻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日清晨起来襲人已是夜间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静養宝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这边来閑逛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閨閣中忌針却都是閑时因賈环也過来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环見了也要頑宝釵素習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兒听他要頑讓他上来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欢喜後来接連輸了几盤便有些着急赶着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个七点便贏若擲个六点下該鶯兒擲三点就贏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擲一个作定了五那一个乱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〻（嬌憨如此）賈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来賈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点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宝釵見賈环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难道爺們还賴你还不放下錢来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不敢則声只得放下錢来口内嘟囔說一個作爺的还賴我們这幾個錢連我也不在眼里前兒和宝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还是几个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罢了宝釵不等說完連忙断喝賈环道我拿什么比宝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〻養的說着便哭了宝釵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說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来見了这般形况问是怎么了賈环不敢則声宝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〻（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丕兒不錯）却不知

好看煞　更也好看　酷肖　可傷　蠢驕　觀者至此有不捲簾厭看者乎余替宝卿實难为情

又用諱人語瞞着看官 己卯冬夜

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们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踈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这様还有人背後談論还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獃意曰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代玉宝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為萬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曰有這個獃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説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已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宝釵恐怕宝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环掩飾宝玉

此意不獃

听了這一个人之话豈是獃子由你自己説罷我把你作極乖的人看

道大正月里哭什庅這里不好你别処頑去你天天念書到念糊塗了比如这件東西不好横竪那一件好就棄了这件取那个难到你守着这个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别処去再尋樂頑一會子难到笑取樂頑了不成到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环听了只得回来趙姨娘見他这般因问又是那里墊了踹窩来了一问不荅再问時賈环便説同宝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钱宝玉哥哥攆我来了趙姨娘啐道誰呌你上高抬攀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呌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説着可巧鳳姐在窓外过都听在耳内便隔窓説道大正月又怎庅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説这些淡话作什庅憑他怎庅去还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

獃子都會立這樣意說這樣話

多事人筆口角吠吐 畢肖

反得了理 所謂貶中褒想

嫡〻是彼親生句〻竟成正中貶趙姨寔难荅言〻此方知題標用彈字甚妥協 己卯冬夜

趙姨即不畏阿鳳亦無可回荅

好了横竪有教導他的人与你什庅相干環兒弟出来跟我頑去賈环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見叫他忙唯〻的出来趙姨娘也不敢則声鳳姐向賈环道你也是个没氣性的时常説给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你那个姐〻妹〻哥〻嫂子頑就同那个頑你不听我的話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个钱就这庅个樣兒賈环見問只得諾〻的回説輸了一二百凤姐道虧你还是爺輸了一二百钱就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钱来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这庅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学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这个不尊重恨的你哥〻牙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来了喝命去罷賈环喏〻的跟

誅妒意正文

傷人發脱好

阿鳳好口齒句〻正言正理趙姨安得不抵賴低頭靜听些些揮批至此不禁一大白又一大白

美

轉得好

因潤賈環作輸

們

几者常犯一大百手嘆〻

收拾得好

又一折筆更覺有味

本来面目断不可少

等着二字大有神情看官閉目熟思方知趣味非批書人漫擬也 己卯冬夜

趙

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一段大家子奴妾吆吻如見如聞正為下文五鬼作引也余為宝玉肯效鳳姐一点餘風亦可繼榮寧之盛諸公當為如何且説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見人説史大姑娘来了妙極凡宝玉宝釵正閑相遇時非代玉来即湘雲来是恐曳漏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此則宝玉久坐忘情必被宝卿見棄杜絶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旧之情有何趣味哉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咱們兩個一斉走瞧〻他去説着下了炕同宝玉一斉来至賈母這边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説的見他兩個来忙問好廝見寫湘雲又一筆法特犯不犯正值林代玉在傍因問宝玉在那里的宝玉便説在宝姐〻家的代玉冷笑道我説呢虧在那里伴住不然早就飛了来了宝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倘就説這話林代玉道好没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庅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説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

三字寫盡环哥

故机指一動随机而出

總是心中事語

趙

来问道好々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説錯了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别人説笑一會子又来自已納悶林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着你自已作賤了身子呢林代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代玉道偏説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还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淨林代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宝玉道我説我自已死了干淨别听錯了話賴人正説着宝釵走来道史大妹々等你呢説着便推宝玉走了（此時宝釵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劝後文察其心性故擲之不闻矣）這里林代玉越發氣悶只向窓前流泪沒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盖宝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見宝釵难却其意故暫陋彼去以完宝釵之情故少坐仍来也）林代玉見了越發抽々噎々的哭個不住宝玉見了這樣知

（明々寫湘雲来是正文只用二三答言反捷寫玉林小角口又用宝釵岔開仍不了局再用千句柔言百般温慰正是車情完未完之時湘雲突在謔嬌音々文幾見真巳費弄有家私々筆也 丁亥夏 畸笏叟）

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已未張口只見代玉先説（石頭慣用如此筆仗）道你又来作什広横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説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広来死活憑我去罷了（八字足可消氣）宝玉听了忙上来悄々的説道你这広个明白人难道連親不間踈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宝姐々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踈第二件你先来偺們兩个一桌吃一床睡長的这広大了他是幾来的豈有个為他踈你的林代玉啐道我难道為叫你踈他我成了个什広人了呢我為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為的是心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独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不解不过述宝林二人之語耳石頭既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已亦不解皆随口説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方不可記此二句不解錯謗宝林及

青肷

石頭作者等人 林代玉听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恱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〻再不知道你自己慪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这樣你怎么倒反个青肷披風脱了呢 真〻奇絶妙文真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 宝玉㗋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脱了林代玉嘆道回来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 一語仍帰兒女本傳却又輕〻抹去也 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来㗋道二哥〻林姐〻你們天〻一処頑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代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个二哥〻也吽不出来只是爱哥〻爱哥〻的回来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爱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慣了他明兒連你还咬起来呢 可笑近之野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処如太真之肥飛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別个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見陋且更夸軽俏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于紙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嬌音如入耳內然後將滿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塡糞窖可也

說

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代玉忙问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宝姐〻的短処就笑你是好的我笑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林代玉听了冷笑道我当是誰原来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淂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時〻刻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绕現在我眼里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

此作者放筆寫非褻釵貶顰也 己卯冬夜

此回文字重作輕抹得力処是鳳姐拉李嬷〻去借环哥弹壓趙姨〻 細致処宝釵為李嬷劝宝玉安慰环哥断喝鶯兒 至急為難処是宝顰論心 無可奈何処是就拿今日天氣比 湘雲冷㗋道我当誰原来是他 冷眼最好看処是宝釵代玉看鳳姐拉李嬷云这一陣

風玉麝一節湘雲到宝玉就走宝釵咲說等着湘雲大笑大說顰兒李咬
舌湘雲念佛跑了
数節可使看官于紙上能耳聞目覩其音其形之文

庚辰本校記　丙子三月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當得起〕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来怕林黛玉赶上宝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劝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搬着手說道我若饒過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来〔寫得湘雲与宝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疎遠黛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脚笑道好姐〻饒我只一遭罷恰值宝釵来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劝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都丟開手罷〔好極妙極玉顰雲三人已难解难分插入宝釵云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将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疎真好文字〕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話是顰兒口吻雖屬尖利真实堪愛堪怜〕宝玉劝道

誰敢戲弄你々不打趣他々焉敢說你（好二你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四人正難分解（好前後三人今忽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有人来請吃飯方往前边来（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管嘮々不已則成何文字）那天早又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边来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前文黛玉未来時湘雲宝玉則隨賈母今湘雲已去黛玉既来年歲漸成宝玉各自有房代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黛玉一處也）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襲人来催了几次方回自己房中来睡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来時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个尚卧在衾内那林黛玉嚴々密々（寫黛玉身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一個睡態）那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又帶着兩支金鐲子（又一个睡態寫黛玉之睡態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憐湘雲之態則儼然是个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々俱盡々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

宝玉見了嘆道（嘆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曰喜也）睡覺還是不老寔回来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々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不醒不是代玉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这庅早就跑過来作什庅宝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来瞧々黛玉道你先〔一絲不亂〕出去讓我們起来宝玉聽了轉身出至外边黛玉起来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宝玉復又進来坐在鏡台傍边只見紫鵑雪雁進来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宝玉道你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来灣着腰洗了兩把〔妙在兩把〕紫鵑遞過香皂去宝玉道這盆裡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在怡紅何其廢事多々〕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冷眼人傍點一絲不亂漏〕是這个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宝玉也不理忙々的要过青塩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来咲道好妹々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

忘了二字在嬌憨口中自是應當而出提筆人却從何處設想而來成此天然對答 壬午九月

到便宜他四字与忘了二字是一氣而來將一侯府千金白描矣 畸笏

這可不能了寶玉咲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
怎麼梳呢寶玉道橫竪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
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在家不
戴冠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
縧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
（梳頭亦有文字前已敘過今將珠子一穿插却又生有生事）
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
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妙談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黛玉一傍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
（純用畫家烘染法）
了也不知是給人鑲了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有神理有文章）因鏡台兩边俱是粧奩
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何嘗玩也寫來奇特）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

（是襲人劝後餘文）因又怕史湘雲說（好極的是寶玉也）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着
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
（前翠縷之言並非白寫）
晚纔改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已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
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里还有在
家裡的工夫寶釵听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个分寸礼節
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劝都是耳傍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到別
看錯了這個丫頭听他說話到有些見識（此是寶卿初試以下漸成知己蓋寶卿從此留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寶
釵便在炕上坐了（好逐回細看寶卿待人接物不疏不親不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密之情形諸聲色今日便在炕坐了蓋深取襲卿矣二人文字此回為始詳批於此諸公請記之）慢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
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四字包罗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壞然襲人固佳矣不書此句是大手眼）

一時宝玉来了宝釵方出去〔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豈於宝釵前反反生遠心哉蓋宝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時冒瀆故不敢狎犯也宝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及於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閨閣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離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寔相近之至也至顰兒於宝玉寔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不然後文如何凡較勝角口諸事皆出於顰兒哉以及宝玉砸玉顰兒之淚枯種々孽障種々憂忿皆情之所陥更何辯哉〕

〔此一回將宝玉襲人釵顰雲等行止大槩一描已啟後大观園中文字也今詳批於此久後不忽矣

釵与玉遠中近顰与玉近中遠是要緊兩大股不可粗心看過〕

宝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宝姐々和你說的这庅（此間）熱鬧（必有）見我進来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庅我那裡知道你們的原故宝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庅了動了真氣〔宝玉如此〕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只是從今以後別進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別来支使我々仍舊还伏侍老太々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醋妬妍態假態至矣盡矣觀者但莫認真此態為幸〕宝玉見了這般景况深為駭異〔好可知未嘗見襲人之如此技藝也〕禁不住赶来劝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与顰兒前番姣態如何愈覺可愛愈甚〕宝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来〔偏麝月来好文章〕便問道你姐々怎庅了〔如見如聞〕麝月道我知道庅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又好麝月〕宝玉听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着襲人听他半日無動靜微々的打齁（真乎詐乎）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个斗蓬来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声（文是好文唐突我襲卿）宝玉便掀過去也（吾不認也）仍合目粧睡〔寫得爛縵〕襲人明知其意便点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从此後我只粧啞吧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劝我你劝我也罷了剛（这是委曲了石兄）纔又沒見你劝我一進来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听見你劝我什庅話了襲人

石頭記每用囫圇語處無不精絕奇絕且總不覺相犯　壬午九月　畸笏

（亦是囫圇語却從有生以来肺腑中出千斤重）道你心裡还不明白还等我説呢正鬧着賈母遣人来叫他吃飯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边抹骨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間来麝月只得跟進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説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来喚了兩個小丫頭進来宝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个小丫頭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兒的生得十分水秀（二字奇絕多少姣態包括一盡今古野史中無有此文也）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便説叫蕙香（也好）宝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原俗）是花大姐〻改了叫蕙香宝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庅蕙香呢（好極趣極）又問你姊妹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是第几个的蕙香道我是第四个的宝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庅蕙香蘭氣的那一个配比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花襲人三字在内説的有趣）（一絲不漏好精神）一面説一面命他到了茶来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听了抿嘴而笑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此是襲卿第一功劳也）也不和姊妹丫頭們厮鬧（此是襲卿第二功勞也）自己悶〻的只不过拿着書解悶或弄筆墨（此安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裨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丫頭（又是一个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誤批者一生亦為此所誤於開卷凡見如此人世人故為喜余反抱恨盖四字誤人甚矣被誤者深感此批）見宝玉用他〻变盡方法籠絡宝玉（也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思何如）至晚飯後宝玉因吃了兩盃酒眼餳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咲有興今日却冷清〻的一人對灯好没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發来劝（宝玉恶劝此是第一大病也）若拿出做上的規矩来鎮唬似乎無情太甚（宝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説不得横心只當他們死了横竪自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

趁着酒興不禁而續是非者自站地步處謂余何人耶

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此意却好但襲卿輩亦不應如此棄也宝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看此為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宝玉一生偏僻處）正看至外篇胠箧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乱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上語本莊子）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奇哉）戕宝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減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直似莊老奇甚怪甚）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就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此猶是襲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刻於身心無所裨益能有一時之閑閑自若亦豈非襲卿之所使也）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成文字郄去和衣衾上正是來同臥不來同臥之間神奇妙絕之文○好襲人真好石頭記得真真好述者錯不錯真真好批者方批得出）宝玉將昨日之事已付与度外（更好可見玉卿的是天真爛熳之人也近之所謂獃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殊不知尚古淳風）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廝鬧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宝玉一晝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得今忽見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睬他宝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觧衣剛觧開了紐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住他的手咲道你到

敢續莊子並奇極怪極之筆從何設想怎不令人叫絕
已卯冬夜

這亦暗露玉兄閑窗净几不寂不離之工業
壬午孟夏

好看煞

趙香梗先生秋樹根偶譚內兗州少陵台有子美詞為郡守毁為己詞先生嘆子美生遭喪亂奔走無家孰料千百年後数椽片瓦猶遭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固改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數句為

底怎麼了連問幾声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边房裡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說得好痛快）宝玉道我過那裡去（問得更好）襲人冷笑道你問我么知道你愛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從今偺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鷄声鵝鬪（三字如聞）叫別人笑橫豎那边膩了過來這边又有个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还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还記着呢比不得拿着我的話當耳傍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這方是正文直勾起花解語一回文字）宝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又用幻筆瞞過看官）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听你說就同這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非渾一純那[illegible]玉此）听不听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已留後文地步）宝玉道你心裡那裡知道我心裡急襲人咲道（自此方笑）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裡怎麼樣（結得一星渣汁全無且合怡）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

少陵解嘲少陵遺像太守欺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折克非己祠傍人有口呼不得夢归來兮聞嘆息白日無光天地黑安得曠宅千萬官太守取之不盡生欽顏公祠免毀安如山讀

起來梳洗（紅常事）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卻將醜語怪他人

（罵得痛快非顰兒不可真好顰兒真好顰兒好詩若云知音者顰兒也至此方完箴玉半回不用宝玉見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請大夫來胗脈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王夫人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雖險卻順到还不妨預備（在子嗣艱難化出）桑虫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

之今人感慨悲懐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書甚迫姑誌于此非批石頭記也為續莊子因數句真是打破胭脂陣坐透紅粉関另開生面之文無可憑處

又借阿顰詩自相鄙駁可見余前批不謬 己卯冬夜

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盖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几个一面寫得如見其景）外面又打掃淨室欵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来齋戒（此二字内）鳳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生出許多事来）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独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内有清俊的選来出火不想榮國府内有一個極不成器破爛酒頭厨子名喚多官（今是多多也 妙名）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更好 今之渾出更多也）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来往年紀生得有几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更妙）如

宝玉不見詰是後文餘步也石頭記得力所在 丁亥夏 畸笏叟

一部書中只有此一段醜極太露

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内懼嬌妻外懼孌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於璉只恨没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来他便没事走兩淌去招惹惹的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説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多渾虫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来想（相）会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飛魂散也不用談情欵叙便寬衣動作起来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淫極虧想得出）（凉水灌頂之句）使男子如臥綿上（如此境界自勝西方蓬莱等處）更兼淫態（想為後文宝玉一篇作引）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子化在他身上（親極之語 趣極之語）（淫婦勾人慣加反語看官着眼）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説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臟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火

之文寫于賈璉身上恰極當極 己卯冬夜

看官熟思寫珍璉輩當以何等文方妥方恰也 壬午孟夏

此段係書中情之瑕疵寫為阿鳳生日潑醋回及一大風流寶玉悄看晴雯回作引伏線千里外之筆也 丁亥夏畸笏

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裡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亂語不倫的是有之可以噴飯着眼再從前看如何光景一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此後遂成相契趣文相契作如此用相契掃地矣好快日子一日大姐毒盡斑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卧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别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煩絮隱得好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頭套子裡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内好極不料平兒大有襲卿之身分可謂何地無材蓋遺際有别耳便走至這邊房内來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好看之極賈璉看見着了忙搶上來要奪也有今日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掰手要奪口内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撅了平兒笑道你就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有是語恐卿口不應你倒賭利害你只賭利害無情太甚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又怎麼着賈璉听說忙陪笑道好寶貝我罷我再不賭利害了好听好看之極迴不犯襲卿一語未了只听鳳姐的声音遠遠的來了石頭記大法小法累累如是豈不爲厭驚天駭地之文如何不知下文怎樣了結使賈璉及觀者一齊丧胆都怕他知道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丢了一兩件细细的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來罷奇看至此寧不拍案叫絶平兒笑道不丢萬幸誰還添出來呢可見之卿亦明知故説耳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丢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好阿鳳令人胆寒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黄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兒平兒只粧着看不見有三分主意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些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没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没收呢奶奶親自查點余自

一遍去（好平兒遮天下懼内者来感謝）鳳姐笑道傻丫頭（可嘆可笑竟不知誰傻）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偺們翻着了（好鳳姐好文字雖係閨中女兒口角小事讀之不無聰明得失痴心真假之感）說着尋了樣子又上去了平兒指着鼻子恍着頭笑道這件事怎麽回謝我呢（姣俏如見遍不犯襲卿麝月一筆）

（好看煞）（可見）

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跑上来摟着心肝腸肉亂叫亂謝平兒仍拿了頭髮

（不但賈兒癢，即批書人此刻几乎落筆，試問看官此際若何光景）

笑道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漏出這事来賈璉笑道只（你）好生收着罷千万别叫他知道口裡說着瞅他不防便搶了過来笑道你拿着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妙設使平兒收了再不敢泄漏故仍用賈璉搶回後文遺失方能穿插過脉也）一面說

（畢肖璉兒，不分玉石，但負我平姐奈何奈何）

着一面便塞於靴掖内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東西過了河就折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賈璉見他姣俏動情便摟着求歡被平兒奪手跑了急的賈璉湾着腰恨道死促狹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醜態如見淫声如聞今古淫書未有之章法）

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妙極之談直是理李工夫所謂不可正照風月鑑也）

（阿平你字作牽強全不画押一笑）

難道圖你受用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得見我（风姐醋妒于平兒前猶如是况他人乎余謂為风姐必是甚于諸人觀者不信今平兒說出然乎否乎）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把這醋礶子打个稀爛他總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無理之甚却是妙極趣談天下懼内者背後之談皆如此）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个坏心連我也不放心别說他了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裡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来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兩個人不在屋裡說怎麽跑出一个来隔着窗子是什麽意思賈璉在窗内接道

此等章法是在戲場上得来一咲 畸笏

你可問他到像屋裡有老虎吃他呢 好 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听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 笑字妙平兒反正色鳳姐反陪笑奇極意外之文 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来了說 若在屋裡何敢如此形景不要加上許多小心平兒々々有你說嘴的 着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摔簾子進来往那边去了鳳姐自掀簾子来說道平兒瘋魔了進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听了已 惧内形影寫盡了 跑到炕上拍手咲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伏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話賈璉听說忙道你兩个不卯又拿我来作人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就来鳳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收後淡雅之至

正是

淑女從来多抱怨　嬌妻自古便含酸 二語包尽古今萬々世裙釵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製灯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听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〻的生日（好）你到底怎庅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庅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会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里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有心机人在此）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有比例呀那林妹〻就是比例往年怎庅給林妹〻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〻過就是了（此例引的極是無怪賈政委以家務也）鳳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这庅想定

將薛林作甄玉賈玉看書則不失執筆人本旨矣 丁亥夏 畸笏叟

了但昨兒听見老太〻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来听見薛大妹〻今
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筭得将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
日想来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〻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
此〻林妹〻的多增些鳯姐道我也这們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
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咲道罷〻這空頭情我
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还怪你說着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一段題（提）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懼内之旨最奇者代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
不聞為他作生辰却云特意与宝釵寔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書通部皆用此
法瞞過多少見者余故云不寫
而寫是也 且說史湘雲住了两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
等過了你宝姐〻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听了只得住下
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舊日作的两色針線活計取来為宝釵生

前看鳳姐问璉作生日数語甚泛〻至此見賈母蠲資方知作者寫阿鳳心机無絲毫漏筆 己卯冬夜

小科諢解頤却為借当伏線 壬午九月

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来了喜他穩重和平四字評倒代玉是以特從賈母眼中寫出
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寫出太君高興世家之常事耳
喚了（隨然架起）鳳姐来交與他置酒戲鳳姐凑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家常話却是空中楼閣）
作生日不拘怎樣誰还敢争又辨什庅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
得自己花上几两巴〻的找出这霉爛了的二十两銀子来作東道这
意思还叫我陪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罷了金的銀的园的匾的壓塌了
箱子底只是勒掯我們舉眼看〻誰不是兒女難道将来只有宝兄弟
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已只留于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
別苦了我們这個彀酒的彀戲的說的滿屋里都咲起来賈母亦咲道
你們听〻这嘴我也筭會說話的怎庅說不過這猴兒你婆〻也不敢強

嘴你和我㖿〻的鳳姐咲道我婆〻也是一樣的疼宝玉我也沒處去訴寃到説我強嘴説着又引着賈母咲了一回（正文在此一句）賈母十分喜悦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説咲時賈母因問宝釵愛听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宝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热閙戲文爱吃甜爛之食便揔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説了出来（看他寫宝釵比顰兒如何）賈母更加欢悦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礼去王夫人鳳姐代玉等諸人皆有随分不一〻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台（另有大礼所用之戲台也侯門風俗斷不可少）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皆有（是賈母好热閙之故）就在賈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薛宝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巳人

（将代玉亦算為自巳人奇甚）這日早起宝玉因不見林黛玉（又轉至黛玉文字亦不可少也）便到他房中来尋只見林黛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来吃飯去就開戲了你爱看那一齣我好点林黛玉冷咲道你既這樣説你特叫一班戲来揀我愛听的唱給我看这会子犯不上跐着人借光兒問我（好听之極令人絶倒）寳玉咲道這有什麽难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偺們的光兒一面説一面拉起他来携手出去吃了飯点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宝釵点宝釵推讓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摺西遊記（是順賈母之心也）賈母自是欢喜然後便命鳳姐点鳳姐亦知賈母喜热閙更喜謔笑科諢（寫得週到想得奇趣寔是必真有之）便点了一

鳳姐点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寥〻矣不

怨夫

前批知者寥ゝ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

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後便命黛玉ゝ先讓鳳姐点者是非待鳳先而後玉也蓋亦素喜鳳嘲咲淂趣之故今故命彼点彼亦自知並不推讓承命一点便合其意此篇是賈母取樂非礼筵大典故如此寫黛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咱們只管咱們的别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經便宜了还讓他們点呢說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齣不題何戲妙蓋黛玉不喜看戲也正是与後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時不過草ゝ隨衆而已非心之所愿也然後宝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点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宝釵点宝釵点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這些戲宝釵道你白听了這几年的戲那裡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塲又好詞藻更妙宝玉道我從来怕这些热鬧宝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热鬧你还筭不知戲呢是極宝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學問如此宝釵是也你過来我告訴你這一齣戲热鬧不熱鬧是一套北点絳唇鏗鏘頓挫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見說的这般好便凑進来央告好姐ゝ念与我听ゝ宝釵便念道慢揾英雄泪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没縁法轉眼分離乍赤條ゝ来去無牽掛那裡討烟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縁化此闋出自山門傳奇近之唱者将一任俺改為早辞却無理不通之甚必從一任俺三字則隨縁二字方不脫落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稱賞不已又讚宝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戲罢还沒唱山門你到先唱粧瘋了趣極今古利口莫過于優伶此一詼諧優伶亦不得如此急速得趣可謂才人百技也一段醋

湘雲探春二卿正事無不可対人言芳性
丁亥夏
畸笏叟

（意可知）說的湘雲也咲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席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个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来，細看時示發可憐見（是賈母眼中內之想）（兒）。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与他兩个，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咲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明々不叫人說出），你們再看不出来。宝釵心裡也知道，便只一咲不肯說（宝釵如此）。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不可少）。史湘雲接着咲道：到像林妹々的模樣兒（事無不可对人言）（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宝玉听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却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咲起来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来。翠縷道：忙什庅，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裡作什麽，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庅意思（此是真惱）。宝玉听了這話，忙赶近前拉他說（非顰兒之惱可比，然錯怪宝玉矣，亦不可不惱）道：好妹々，你錯怪了我，林妹々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来，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来，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会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与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原不如你林妹々，別人說他，拿他取咲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宝玉急的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外心（玉兄急了），立刻就化成灰，叫萬人踐踹（千古未聞之誓，懇切盡情。宝玉此刻之心為如何）。湘雲道：大正月裡（回護石兄），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

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听去別叫我啐你說着

此人為誰

一逕至賈母裏間忿忿的滴着去了宝玉沒趣只得又来尋黛玉剛到門檻前黛玉便推出来將門關上宝玉又不觧何意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宝玉悶悶的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劝（宝玉在此時一劝必崩了襲人見機甚妙）那黛玉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便起来開門只見宝玉还站在那裡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關只得抽身上床歪着宝玉隨進来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来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終究是什庅原故起的林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庅原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宝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笑為什庅惱我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宝玉听了無可分辯不則一声（何便無言可辯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来正言彈妬意一篇中顰玉角口後收至褂子一篇余已注明不解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顰之心則洞然可解否則無可解也身非宝玉則有辯有答若宝玉則再不能辯不能答何也總在二人心上想来）

是也

可謂官斷十條路

黛玉又道這一節还可恕得再你為什庅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庅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他自惹輕賤呢是這主意不是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这好情一般也惱了（顰兒自知雲兒惱了用心甚矣）你又拿我作情到說我小性兒（顰兒却又听見用心甚矣）行動肯惱你又怕他淂罪了我我惱他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問的却極是但未必心應若能如此將来泪盡夭亡已化烏有世間亦無此一部紅楼梦矣）宝玉見說方纔与湘雲私談

此書如此等文章多多不能枚舉机括神思自從天分而有其毛錐寫人口氣傳神攝魄處怎不令人拍案稱奇叫绝
丁亥夏
畸笏叟

神工乎鬼工乎文思至此尽矣
丁亥夏畸笏

他也听見了細想自已原為他二人怕生隙惱方在其中調和不想並未調停成功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正与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按原注山木漆樹也精脉自出豈人所使之故云自寇言自相戕賊也 源泉自盜等語源泉味甘然後人争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聰明多智之害也。前文無心云看南華經不过襲人等惱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不知用於今日大解誤大覺迷之功甚矣市徒見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篋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則彼時只曾看外篇數語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过幾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机方續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幾句便續則宝玉彼時之心是有意續莊子並非釋悶時偶續之也且更有見前所續則曰續的不通更可咲矣試思宝玉雖愚豈有安心立意与莊叟争衡哉且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為諸兒女應酬不暇眼前多少現有益之事尚無暇去作豈忽然要分心於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閨閣之外並無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則天地陰陽小則功名榮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隨分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當作有心則謬矣只看大觀園題咏之文已筭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掂不見再吟一句再題一事據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順手拈了一本莊子在手且酒與醺醺芳愁默默順手不計工拙草草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鼓詞或如鐘無艷赴会其太子走國等草野風邪之傳必亦續之矣观者試看此批然後謂余不謬所以可恨者彼夜却不曾拈了山門一齣傳奇若使山门在案彼時捻着又不知于寄生草後續出何等超凡入聖大覺大悟諸語錄来黛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宝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莊筆而来蓋余亦偏矣可笑阿凤是机心所悞宝釵是博知所悞湘雲是自爱所悞襲人是好勝所悞皆不能跳出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筆)

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来自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来又欲何為看他只這一筆寫得宝玉又如何用心於世道言閨中紅粉尚不能週全何碌碌借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然如兒戲視世道如虎狼矣誰云不然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辨回答自已轉身回房来獼兒云与你何干宝玉如此一回則曰与我何干可也口虫未出心已悟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無此一部書矣看他下文如何轉折 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已越法添了氣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則去来則来又何氣哉捻是断不了這根孽腸忘不了這个禍害既無而又有也 便說道這一去一輩子也別来也別說話宝玉不理此是極心死處将来如何回房淌在床上只是瞪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一說必崩

只得以他事来解釋因説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管誰什麼相干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与顰兒之語之相干也上文来説終存於心却於宝釵身上發洩素厚者惟顰雲今為彼等尚存此心况於素不相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盡矣襲人見這話不是往日的口吻因又咲道這是怎庅説好〻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〻欢〻的你又怎麼这个行景了宝玉冷咲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欢喜不欢喜也與我無干先及宝釵後及衆人皆一顰之禍流毒於衆人宝玉之心寔僅有一顰乎襲人咲道他們既随和你也随和豈不大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〻来去無牽掛柏案叫好当此一發西方諸佛亦来听此棒喝来此語錄談及此句不覺淚下还是心中不淨不了斬不斷之故襲人見此光景不肯再説宝玉細想這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此是忘机大悟世人所謂瘋顛是也翻身起来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已悟已覺是好偈矣宝玉悟禪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亦由情可笑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是猶来正覺大悟也因此亦填了一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此處亦續寄生草余前批云不肯見續今却見之是意外之幸也蓋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禅悟天花散漫之文也自己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墮落無成也不寫出曲文何辞却要留与宝釵眼中寫出是交代過節也誰想黛玉見宝玉此番果斷而去故以尋襲人為由来視動静这又何必搃想因慧刀不利未斷毒龍之故也大都如此嘆〻襲人笑回已經睡了黛玉听説便要回去襲人咲道姑娘請站住有一个字帖兒瞧〻是什麼話説著便将方纔那曲子與偈語悄〻拿来遞與代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因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咲可嘆是个善知覺何不趁此大家一解齊証上乘甘心墮落迷津哉便向襲人道作的

是頑意兒無甚関係 黛玉說無関係將来必無関係 余正恐顰玉從此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矣不想顰兒視之
為膜然更曰無関係可知黛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蓋宝玉一生行為顰知最
確故余聞顰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宝玉而後証之方信也 余云恐他二人一
悟則無妙文可看然欲為開我懷為醒我目却願他二人永墮迷津生出孽障余
心甚不公矣世云損人利己者余此愿是矣試思之可發一笑今自呈於此亦
可為後人一笑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而今後天地間豈不又添一趣談乎凡
書皆以趣談讀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
說畢便携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 却不同湘雲分崩有趣 次日又與宝釵看宝釵看其詞曰
出自宝釵目中正是大関鍵處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
紛紛說甚親踈密從前碌碌却何因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有此一曲試思作者當日發願不作
此書却立意要作傳奇則又不知有如何詞曲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
不是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来的這些道書禪機最能移性 怕案叫絕此方是大悟徹語錄非宝卿不能談此也 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来存了這个意思都是從我這一隻
曲子上来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与丫頭們說快燒了罷黛
玉笑道不該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痴心邪話三人果
然都往宝玉屋里来一進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宝至堅者是
玉你有何貴你有何堅 拍案叫絕大和尚来答此机諷想亦不能答也非顰兒第二人無此靈心慧性也 宝玉竟不能
答三人拍手笑道這様愚鈍还参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子末句云無可云證是
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还未盡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
方干淨 拍案叫絕此又深一層也亦如諺云去年貧只立錐今年貧錐也無其理一也 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
宗六祖恵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
法詞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
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恵能在廚房碓米听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

前以莊子為引故偈續之又借顰兒詩一鄙駁兼不寫着落以此回用若許曲為腩过看官矣折仍用老莊引出一偈来再續

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来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将衣鉢傳他（出語錄総寫宝卿博学宏覽勝諸才人顰兒却聰慧靈智非学力所致皆絶世絶倫之人也宝玉寧不愧殺）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議諷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時不能答就算輸了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叅禪呢宝玉自己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宝釵又比出語錄来此皆素日不見他們能者自已以想了一想原来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咲道誰又叅禪不过一時頑話罷了說着四人仍復如舊（輕〻抹去也心淨难三字不謬）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謎兒来命你們大家去猜〻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四人听說忙出去至賈母上房只見一个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為

一寄生草可為大覺大悟已以之上承果位以後無書可作矣却又輕〻用代玉一問机鋒又續偈言二句並用宝釵講五祖六祖問答二塞偈不使宝玉丗言可若仍將一大善知識始終

燈謎而製上面已有几个衆人都爭着乱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了不要說出来每人只暗〻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宫去娘〻自騐是否宝釵等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絶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就猜着了宝玉黛玉湘雲探春（此處透出探春正是草蛇灰線後文方不突然）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〻的寫了半日一併将賈環賈蘭等傳来一齊各出心机（寫出猜謎人形景看他偏於兩次戒机後寫此机心机事足見用意至深至遠）都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灯上太監拿去了至晚出来傳諭前娘〻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与三爺猜的不是（迎春賈環也交錯有法）小姐們作的也都猜着了不知是否說着（已）将寫的拿出来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个宫製詩筒（詩筒身边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錄暫收之共歸至窓前不致）

跌不出警幻〻榜中作下回若干回書真有机心遊說不則之勢安得不吽绝且歷来小说中萬寫不到者
己卯冬夜

有亡也或茵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綾素為之不一〻想来奇特從不知也 一柄茶筅 破竹如帚以淨茶具之積也〇二物極微極雅

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 大家小姐 賈環便覺得沒趣

且又听太監說三爺說的這个不通娘〻也沒猜吽我帶回問三爺是个什麽

衆人听了都来看他作的是什麽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个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可發一笑真環哥之謎〇諸卿勿笑難為了作者摹擬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一个枕頭一个獸頭 寫他好才情怎麽想来

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越發喜歡便命速作

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灯来設於堂屋命他姊妹各自暗〻的作了寫出来

粘於屛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

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来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玩物上房懸了綵灯

請賈母賞灯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釵黛玉湘雲又一

席迎探惜三人又一席地下婆娘丫嬛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 細致

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麽不見蘭哥 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 地下婆娘忙進裡間問

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吽他〻不肯来婆娘回覆了

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性古怪賈政忙遣賈環与兩个婆娘將賈蘭喚来

賈母命他在身傍坐了抓菓品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宝玉高談

濶論今日賈政在這里惟有唯〻而已 寫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斷寫不出此二句 餘者湘雲

雖係閨閣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是緘口禁言 非世家經明訓者斷不知此一句寫湘雲如此

黛玉本性懶与人共原不肯多話 黛玉如此与人多話則不肯豈得与宝玉話更多哉 宝釵原不妄

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瞧他寫宝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公府千金自己又天性從礼合節前三人之
長並歸於一身前三人向有揑作之態故惟宝釵一人作坦然自若故此一席
亦不見踰規越矩也
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笑索飲長者反以為樂其無礼不法何如是耶
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想不及此酒过
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已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
弟取樂的賈政忙陪笑道今日原听見老太〻這里大設春灯啞謎故也備了
綵礼酒席特来入會何疼孫兒孫女之心便不畧賜以兒子半點賈政如此余亦泪下賈
母咲道你在這里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个
你猜〻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要罰若猜著了也是要領賞的
賈母道這个自然說着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的是賈母之謎便故意乱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也得
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个与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必字暗隱筆
字妙極妙極　打一用物　太君身分　說畢便悄〻的說与宝玉〻〻意会又悄〻的告訴了
賈母〻〻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〻一猜就是
回頭說快把賀彩送上来地下婦女荅應一聲大盤小盤一齊捧上賈母遂件
看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宝玉執壺迎
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〻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賈政荅
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頭一个寫道是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此元春之謎綫得侥倖奈壽不長可悲哉

賈政道这是炮竹吓宝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是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难逢
因何鎮日紛〻乱　只為陰陽数不同　此迎春一生遭際惜不得其夫何

賈政道是筭盤迎春咲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断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此探春遠適之讖也使此人不遠去將来事敗諸子孫不至流散也悲哉傷哉

賈政道这是風筝探春咲道是又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听菱歌听佛経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此惜春為尼之讖也公府千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夫

此後破失俟再補

暫記宝釵製謎云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边衾裡總無緣
曉籌不用人雞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〻还暮〻　煎心日〻復年〻
光陰荏苒須当惜　風雨陰晴任变迁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〻　丁亥夏畸笏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説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已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观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在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蓉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閒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賈菱喚来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来這也不在話下且説那个玉皇庙並達摩庵兩處一班的十二个小沙彌並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来賈政正想着要打發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着

也要到賈政这边謀一個大小事務与兒子管〻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听見
有这件事便坐轎子来求鳳姐〻〻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势的便依允了〔一派心机〕
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〻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發到别處去一時娘〻
出来就要承應倘或散了影花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
們竟送到偺們家裡鉄檻寺養着去月間不過派一个人拿几兩銀子去買些
柴米送去就完了說声用走去就叫来了一点兒不費事的王夫人听了便商之
於賈政〻〻听了唉道到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来当下賈璉正同
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
說話若是别的事我也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事好歹依我这麼着如此這
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你有本事你說去凤姐听了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

上似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当真的是頑話賈璉唉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
子芸兒来求了我兩三遭要个事情管〻我依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這件
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唉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〻說了还叫多〻的種
松栢樹樓底下还叫種些花草等物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芸兒管这件工
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罷了只是昨兒晚上我不過要是改个樣兒你就扭手〔寫鳳姐風月之文如此總不脫漏〕
扭脚的鳳姐兒听了嗤的一声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已〔好章法〕
經唉着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
說道如今看来芹兒到大〻的出息了这件事竟交与他去管辦横竪照在裡
頭的規矩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听賈璉如此說
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兒鳳姐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

大觀園原係十二釵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諸艷不見一絲扭捻　己卯冬夜

来見賈璉夫妻兩个感謝不尽凤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个月的叫他寫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对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給三个月的供給来白花〻二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一塊撂与掌平的人叫他們吃茶罢於是命小廝拿回家与母親商議登時僱了大脚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荣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个人来坐上車一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宫中自編大观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大观園中景致自已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搔擾豈不冷落況家中現有几个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韵人行韵事）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荣國府来下一道諭命宝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宝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忠去後便来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别人听了还自猶可惟宝玉听了這諭喜的無可無不可正和賈母盤算要這个弄那個忽見丫嬛来說老爺叫宝玉（多大力量寫此句余亦驚駭況宝玉乎思之三十三時亦曾有是病来想時不再至不禁泪下）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〻叫你進去住他吩咐你几句話不過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个老嬷〻来吩咐好生帶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嬷〻答應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挨到這边来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

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霞繡鸞繡鳳等衆丫嬛都在廊簷底下跕着呢一見
宝玉来都抿着嘴笑金釧一把拉住宝玉悄〻的笑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有是事有是人）（活像活現）
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裡正不
自在你還奚落他趁這会子喜欢快進去罷宝玉只得挨進門去原来賈政和
王夫人都在裡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宝玉躬身進去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
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个人都坐在那裡
一見他進来惟有探春和惜春賈環站了起来賈政一舉目見宝玉站在跟前（消氣散用的好）
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〻賈環人物委瑣舉止荒踈忽又想起賈珠来又看〻（批至此几乎失声哭出）
王夫人只有這一个親生的兒子素爱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几
件上把素日嫌惡處分宝玉之心不覺减了八九半晌說道娘〻吩咐說你日〻

（寫宝玉可入園用禁管二字浔体理之至 壬午九月）

外頭嬉遊漸次踈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
心習學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宝玉連〻答應了几个是王夫人便拉
他在身傍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娑着宝玉的脖項說道
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麼宝玉答道还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丸来
天〻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只從太〻吩咐了襲人（大家細〻听去活似小兒口氣）
天〻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个丫頭賈政
道丫頭不管叫个什麼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这樣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
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飾道是老太〻起的賈政道老太〻如何知道這樣
的話一定是宝玉〻〻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得古人有
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个丫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個名字王夫

人忙又向宝玉道你回去改了罢老爷也不用為这小事動氣賈政道究竟
也無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宝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賦上作工夫說（只手改去好名）
畢斷喝一声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太等你吃（好收什）
飯呢宝玉荅應了慢慢的出去向金釧兒咲着伸伸舌頭帶著兩个嬷嬷一溜
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 妙這便是凤姐掃雪拾玉之處一絲不亂 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裡一見（等坏了愁坏了所以）
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問道叫你作什庅宝玉告訴他沒有什麼不過怕我（有推下笑来问话）（就说）
進園去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大話果肯之丕）
在那里宝玉便問他你住那一処好林黛玉正在心里盤筭这事忽見宝玉問他（顰兒亦有盤筭事揀擇）
便咲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清幽處耳未知擇鄰否一笑）
靜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里呢我就住怡
紅院偺們兩个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較就有賈政遣人来回賈母說二月（擇鄰出于玉兒所謂真知己）
二十二的日子好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几日内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宝
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爽齋惜
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个老嬷嬷四
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环不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
一齊進去登時園内花招繡帶柳拂香風 八字寫得滿園之内処処有人無一処不到 不似前
番那等寂寞了閑言少叙且說宝玉自進花園以来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
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有之）（未必）
以及描鸞刺凤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樂他曾
有几首即事詩雖不筭好却到是真情真景略記幾首云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蟇更听未真　枕上輕寒窓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泪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窓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雲軒裡絶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栖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潑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鸘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郎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四詩作盡安福尊榮之貴介公子也　壬午孟夏

因這几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鈔録出来各処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竟有人来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亦發得了意鎮日在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静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来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

来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
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里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懶
待在園内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不進園去真不知何心事〕茗烟見他這樣因想与他
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頑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宝玉不曾看見過〔書房伴讀累累如是余至今痛恨〕
想畢便走去到書鋪子裡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
外傳与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
見了便如得了珍宝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
了抖着走呢宝玉那裡捨的不拿進去踟躕再三单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几
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己密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在外面書房裡那
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宝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边桃花底

再去罢一句話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没有米這裡買了半斤麵〔虫寫人家瑣細一吹一唱酷肖之至却是一氣逼出〕
来下給你吃這會子还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說再買半斤来添〔後文方不突然石頭記筆杖全在如此撮者〕
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个
明兒就送過来夫妻兩个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几个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有知識有果斷人自是不同〕
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逕回歸舊路心下正是煩〔自上看来〕
悩一边想一边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唬了一
跳听那醉漢罵道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来了賈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可是一口氣否〕
汗一把揪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鄰倪二原来這倪二是个潑皮專放
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閑錢專管打降吃酒如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
回来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没好氣掄拳就要打只听那人叫道老二住手

這一節对水滸記楊志賣刀遇没毛大蟲一回看覺好看多矣 己卯冬夜 脂硯

是我冲撞了你倪二听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睁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趔趄着笑道（寫生之筆）原来是賈二爷我該死我該死（如此称呼可知芸哥素日行止是在盆虫破衣而）這会子往那里去賈芸道告訴不得（在也）你平白的又討了个没趣兒（本無心之談也）倪二道不妨〻〻（如聞）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寫得酷肖從是漸次逼出不見一丝勉強）憑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可是一順而来）你且别氣听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〻〻听了大怒要不是你令舅我便罵不出好話来真〻氣死我倪（仗義人豈有不知礼者乎何嘗是破落户冤殺金剛了）二也罢（剛了）你也不用愁煩我這里現有幾兩銀子你若用什麼只管拿去買办但只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從没有我和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个潑皮怕抵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知己知彼之話）分我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裡掏出一卷銀子来賈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頼却因人而施〻頗〻的有義侠之名（四字是評難得〻非豪傑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可嘗）怕他燥了到恐生事不如借了他改日加倍還他也到罢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張口但這是我見你所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嘗哥亦善談好口齒）你到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光棍眼内揉不下砂）例寫了文約過来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却听不上這話既說（如今单是親友言利不但親友即閨中亦然不但生意）相與交結四个字如何放賬給他使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子是也）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你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彩發户即大户舊族頗〻有之）便拿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爽快人爽快話）

讀閱醉金剛一回務吃劉鉉丹家山查丸一付一笑余卅年来得遇金剛之樣人不少不及金剛者亦不少惜書上不便歷歷注上芳諱是余不是心事也

壬午孟夏

的人使去賈芸听了一面接了銀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罣了有何着急的倪二笑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边有点事情去你竟請回去我還求你帶過个信兒與舍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常起作霧人畢)来我(真)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脚兒去了(仍應前)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中也十分希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酔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便怎處(芸哥實怕倪二並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心内猶豫不决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还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錢鋪裡将那銀子秤一秤十五两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欢喜收了銀子来至家門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稍與他娘子知道方回来家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来便問(孝子可敬此人後来榮府事敗必有一番作為)那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来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留的飯在那裡小丫頭子拿過来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鋪裡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来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来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厮拏着大高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来叫小厮們先別掃奶奶出来了賈芸忙上前笑問二嬸嬸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着鳳姐出来了(當家人有是派)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塲的(那一个不喜奉承)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上来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問他母親好怎庅不来我們這里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時常記罣着嬸嬸要来瞧瞧又不能来鳳姐笑道可是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

自往卜世仁处去已安排下的芸哥可用
己卯冬夜

姪兒不怕雷打的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还提起嬸〻來說嬸〻身子
生的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週〻全〻要是差一个兒的累
的不知怎麼樣呢鳳姐听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問道怎麼好〻的你（過下無痕天然）
娘兒們在背地裡嚼起我來賈芸道有个原故只因我有个朋友家裡有几个（此等文字）（接得如何）
錢現開香鋪只因他身上捐着个通判前兒選了雲南那一處不知連家眷一（隨口語極妙）
齊去把這香鋪也不在這里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
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着送與親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像得緊何嘗撒謊）
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拿这些銀子買
這个作什麼便是很有錢的大家子也不過使个几分几錢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
也沒个人配使這些〻到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嬸〻來往

年間我还見嬸子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个
端陽節下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要用的因此想來想去只
孝順嬸子一个人纔合式方不算遭塌這東西一面說一邊將一個錦匣舉起
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听
這一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歡喜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像个嬸子口氣好看煞）
給平兒因又說道看著你這樣知好歹怪道你叔〻常提你說你說話兒
也明白心裡有見識（看官須知鳳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不是見物而喜若說是見物而喜便不是阿鳳矣）賈芸
听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〻也曾提我的鳳姐見問纔（的是阿鳳行事心机筆意）
要告訴他与他管事情的那話便忙又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
到叫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似的為得了這點子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

别提起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
了兩句没要緊的話便往賈母那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来因昨日見
了宝玉𠯿他到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来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
齋書房裡来只見焙茗鋤藥兩个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伴嘴还有引泉掃花
好名色
挑雲伴鶴四五个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内把脚一跺說道猴頭
們淘氣我来了衆小廝看見賈芸進来都纔散了賈芸進入房内便坐在椅子
上問宝二爺没下来焙茗道今兒總没下来二爺說什麽替你哨探〻〻去說着
五道之外名曰哨探道法
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頓飯工夫还不見来再看〻别的小
廝都躲去了正是煩悶只听門前嬌声嫩語的𠮟了一声哥〻賈芸往外瞧時
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生的到也細巧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
二好字是遮飾半吐未了語
了過去恰好焙茗走来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〻正抓不着个信兒賈芸
見了焙茗也就赶了出来問怎麽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過人兒過来這
口氣極像
一句礼當
就是宝二爺房裡的人好姑娘你進去帶个信兒就說廊下的二爺来了那丫頭
這句是情孽上生
听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听
神情是深知房中
事的
那賈芸說道什麽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了
一咲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家去有什麽話明兒再来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了
連兩个他字怡红院中便得否則有假矣
他焙茗道只是什麽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
他又不下来難道只是要的二爺在這裡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来是
正經便是回来有人帶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過口裡應着他到給帶信呢賈
芸听這丫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字因是宝玉房裡的人不便問只得

說道這話到是我明兒再来說着便往外走焙茗道我到茶去二爷吃茶再去（滑賊）
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还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还站在
那里呢那賈芸一逕回家至次日来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边去請安纔
上了車見賈芸来便命人喚住隔窓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的跟前弄（也作的不像撒謊用心）
鬼怪道你給我送東西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〻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机人可怕是此等處）
笑道求叔〻這事嬸〻休提我昨兒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嬸〻〻
這会子也早完了誰成望叔〻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里沒成兒昨兒
又来尋我賈芸道嬸〻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个意思若有這个意思
昨兒还不求嬸〻如今嬸〻既知道了我到要把叔〻丟下少不得求嬸〻好歹
疼我一点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难說早告訴我一声兒什

应不成的多大点子事耽誤到這会子那園子裡还要種花樹我只想不出一
个人来早来不早完了賈芸咲道既這樣嬸〻明兒就派了我罷鳳姐半晌道這（一折）（又）
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来再派你罷賈芸
道好嬸〻〻〻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个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總不認受永麝賄）
會拉長幹兒要了要不是你叔〻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也不過吃了飯就過来
你到晌午錯的時候来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樹說畢令人駕起香車一逕去了
賈芸喜不自禁来至綺霞齋打听宝玉誰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
賈芸便呆〻的坐到晌午打听鳳姐回来便寫个領票来領对牌至園外命人
通報了彩明走了出来单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对牌交與了
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

妝牌票的領了銀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欢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数还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里賈芸又拿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里去買樹不在話下至此便完種樹工程一者見得趲趕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盛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二者又為避难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樹其價怎麼買定几株豈不煩繁乎如今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来說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里還把這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若是一个女孩兒可保不忘的）晚上從北静王府裡回来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中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宝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雖还有幾個作粗活听喚的丫頭估量着叫不着他們都出去尋夥覓伴的頑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妙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宝玉的房中見得時時原有人的又有今一刻無人所謂湊巧其一也只剩得宝玉在房内偏生的三字不可少宝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声方見兩三个老嬷嬷走進来妙文字細密一絲不落非批得出者宝玉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兒說罷罷不用你們了是宝玉口氣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宝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来拿了碗向茶壺去到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爷仔細（神龍變化之文）燙了手讓我們来倒一面說一面走上来早接了碗過去宝玉到唬了一跳問你（人豈能測）在那里的忽然来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里纔纔從里間的後門進来难道二爷就沒听見脚步響宝玉一面吃茶一面六个一面是神情並不覺厭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鬒鬒的頭髮挽著個鬒籠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与賈芸目中所見不差宝玉看了便咲問道神情寫得出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妙問必如此問方是籠絡前文那丫頭道是的宝玉道既是

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听說便冷笑了一声道（神理如畫）認不得的也多豈只我一個從来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面前的事一點兒不作那里認得呢宝玉道你為什麼不作那眼面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难說只是有（這是下情不能上達意語也）（不伏氣語況非尔可完）一句話（故云难說）回二爺昨兒有个什麼芸兒来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說笑着進来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去接（好有眼色）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个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一個人来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来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来東瞧西望並沒个別人只有宝玉便心（四字漸露大丫頭素日怕紅細事也）（清楚之至）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来走

怡紅細事俱用帶筆白描是大章法也
丁亥夏畸笏叟

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姐們一个沒有是我進去了纔倒了茶姐姐們便来了秋紋听了啐了一口罵道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来了难道我們到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难說小紅）（难說二句全在）（妾心自寫）（以句来）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送東送西的事偺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这麼說不如我們散了单讓他在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个老嬷嬷進来傳鳳姐的話說明兒有人帶花兒匠来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用秋紋问是暗透之法）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来監工那婆子道說

什麼後廊下的芸哥兒秋紋碧痕听了〻都不知道只管混悶別的話那小紅听（可是）
見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来這小紅本姓林（又是个林）（暗透法）
小名紅玉（紅字切絳珠玉字則直通矣）只因玉字犯了林代玉宝玉（妙文）便都把這个字隱起
来便都呌他小紅原是栄國府中世代的舊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
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入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到也
清幽雅靜不想後来命人進来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宝玉佔了這紅玉雖
然是个不諳事的〻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代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心
内着實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爭奪者同来一看）每〻的要在宝玉面前顯弄〻〻只（難說的原故在此）
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里插的下手去不想今兒纔〻有些消（余前批不謬）
息又遭秋紋等一塲惡意心内早灰了一半（爭名奪利者齊来一哭）正悶〻的忽然听見

此圖欲画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筆不寫恐褻我顰卿故也　己卯冬
丁亥春間偶識一浙省發其白描美人

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好一陣湊趣風）
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宝玉要抖將下来恐怕
脚步踐蹈了（情不情）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
飄〻蕩〻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来只見地下还有許多宝玉正踟躕間只听
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里作什麼宝玉回頭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著
花鋤上掛着竹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〻来把這个花掃起来撂在那（一幅採芝圖非葬花圖也）（如見如聞）
水裡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淨
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
一个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装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好名色新奇葬花亭里埋花人）（寧使香魂隨土化）
淨（寫黛玉又勝宝玉十倍痴情）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来收拾黛玉道（顧了這頭忘却那頭）

什麽後廊下的芸哥兒秋紋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听（可是）
見了心内都明白就知道是昨兒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来這小紅本姓林（暗透法）（又是ケ林）
小名紅玉（紅字切絳珠玉字則直通矣）只因玉字犯了林代玉宝玉（妙文）便都把這个字隱起
来便都呼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
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入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到也
清幽雅靜不想後来命人進来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宝玉佔了這紅玉雖
然是个不諳事的丫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況代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心
内着實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争奪者同来一看）每々的要在宝玉面前顯弄々々只
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里插的下手去不想今兒纔有些消（難說的原故在此）（余前批不謬）
息又遭秋紋等一塲惡意心内早灰了一半（争名奪利者齊来一哭）正悶々的忽然听見

此圖欲画之久矣誓不過仙筆不寫恐襲我顰卿故也 己卯冬

丁亥春間偶識一浙省發其白描美人

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好一陣湊趣風）
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宝玉要抖將下来恐怕
脚步踐踏了（情不情）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
飄々蕩々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来只見地下还有許多宝玉正踟躕間只听
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里作什麽宝玉回頭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
花鋤上掛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一幅採芝圖非葬花圖也）宝玉笑道好々来把這个花掃起来擱在那（如見如聞）
水裡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擱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淨
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好名色新奇葬花亭里埋花人）
一个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寧使香魂随土化）
淨（寫黛玉又勝宝玉十倍痴情）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来收拾黛玉道（顧了这頭忘却那頭）

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緣所纏無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幾南行矣余至今耿〻悵然之至恨與阿顰結一筆墨緣之難若此嘆〻
丁亥夏
畸笏叟

什麼書宝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好多著呢宝玉道好妹〻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訴别人去真〻這是好書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書来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到一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驚人餘音滿口雖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〻記詞宝玉笑道妹〻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看官說宝玉忘情有之若認作）傾國傾城貌（有心取笑則看不得石頭記）林黛玉听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支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〻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来还學了些這混話来欺負我〻

告訴舅〻舅母去說到欺負兩个字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唬殺急殺）宝玉着了急向前攔住說道好妹〻千万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叫我吊在池子裡叫个癩頭元吞了去变過大王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駝一輩子的碑去說的（全是混話一串却成了最新最奇的妙文）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一般也唬的這个調兒还只管胡說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個銀樣鑞鎗頭（看官想用何等話令代玉一笑收科）宝玉听了笑道你這个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宝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别提那个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来說道那里沒找到模在这里来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〻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宝

玉听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一語度下這里林黛玉見宝玉去了又听見衆姊妹也不在房自已悶悶的有原故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下只听見墻内笛韻悠揚歌声婉轉入正文方不撑強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習戲文呢只是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妙法必云不大喜看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却一喜便撇不忘方見契得緊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紅開边遍似這般都付与断井頹垣林黛玉听了到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听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来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躭誤了听曲子再側耳時只听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代玉听了這兩句上不覺

将進門便是知音

非不及釵你不曾于雜彥上用意也

情小姐故以情小姐詞曲警之恰極當極　己卯冬

心動神揺又听唱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一時都想起来湊趣在一処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正沒个開交忽覺背上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来是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前以會真記文後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消魂落魄詩詞揔是争于令顰兒種病根也看其一路不跡不離曲々折々寫来令觀者亦技難持呪瘦怯々之弱女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書中之大淨場聊醉看官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大有深意存焉

是書最好看如此等處係画家山水樹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什庅一ケ人在這里林代玉到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代玉道你這ケ傻丫頭（此傻字加于香菱則有多少丰神跳於紙上其嬌憨之態可想而知）唬我這庅一跳好的你這会子打那里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的姑娘的找他總找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庅茶葉来給你的（一絲不漏）走罢回家去罢（是家去坐着之言是恐石上冷意）一面說着一面拉着代玉的手回瀟湘館來了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来（為學詩伏線）林代玉和香菱坐了試問他們有甚正事談講不过說些這一ケ綉的好那一ケ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

頭印臺俱備
束用濃淡墨
點苔法也
丁亥夏
畸笏叟

書（棋不論盤書不論章皆是嬌憨女兒神理寫得不即不離似有若無妙極）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
因被襲人找回房去果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宝玉来了便說道
你往那里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边請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換了衣服
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脫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
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綢汗巾兒臉向那边低着
頭看針線脖子上戴着花領子宝玉便把臉湊在脖項聞那香氣兒不住用手
（胭脂是这樣吃法看官）
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咲臉的道好姐姐把嘴上的胭脂
（阿經已否）（不向宝玉）
賞我吃了罷一面說着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来
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劝劝还是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宝玉道左
（說話又叫襲人知央亦是幻情洞天也）（此五字内有深意深心）
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麼樣你再怎麼着這个地方可就難住

了一边說一边催他穿了衣服同鴛鴦往前面来見賈母見过賈母出至外面
人馬俱已齊備刚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来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
（一絲不漏）
兩句話只見旁边轉出一个人来請宝叔安宝玉看時只見這人俊容長臉長
（芸哥此處一現後文不見突然）（大族人衆畢真有）
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到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
（是理）
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咲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
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宝玉咲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
（何嘗是十二三）
好這回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合二叔說句話宝玉笑道你到比先越
（歲小孩語）
發出條了到像我的兒子賈璉咲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
作兒子了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歲賈芸道十八歲原来这賈芸最伶俐乖覺
听宝玉这樣說便咲道俗語說的揺車裡的爷爷拄拐杖的孫孫雖然歲數大

山高高不过太陽只従我父親没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如宝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听見了認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宝玉咲道明兒你閑了只管来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閑兒明兒你在書房裡来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耍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圍擁随往賈赦这边来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来回了賈母話次後便喚人来帶哥兒進去太太屋裡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来先到站了起来請过賈母安宝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来一種茶未吃完只見那賈琮来問宝玉好邢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絶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的黑眉烏嘴的那里像大

〔雖是随机而應伶俐人之语余却傷心〕〔是兄凑弟趣可嘆〕〔何其唐皇正大之語〕〔一絲不亂〕〔一絲不亂〕〔好層次〕〔好机法誰家故事〕

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个也来了請过安邢夫人便叫他兩个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摩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使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回身告辭宝玉見他們要走自己也就起身要同回去邢夫人咲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呢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姊姊妹妹都在這里呢閙得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荅應着便出来回家去了宝玉咲道可是姐姐們都過来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里去了宝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咲道那里什麼話不過是叫你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还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

〔千里伏線〕〔明顯薄情之至〕

説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棹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宝玉又去
辭別了賈赦同姊妹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息不在話下
一段為五鬼魘魔法作引（脂硯） 且説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听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
前兒到有一件事情出来偏生你嬸〻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
又說你面話惧內人累〻如是
説明兒園裡还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来一定給你就是了
已得了主意了
賈芸听了半晌説道既是這樣我就等著罷叔〻也不必先在嬸〻跟前提我
已被芸哥瞞過了
今兒来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説也不遅賈璉道提他作什庅我那里有這些
工夫説閑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还要到興邑去走一淌須得当日赶回来纔好
你先去等著後日起更以後你来討信兒早了我不得閑説著便回後面換衣
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出一個主意来便一逕往他母舅卜

既云不是人如何肯共事想芸哥此来空了
世仁家来原来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裡回来忽見賈芸進来彼此
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庅事跑了来賈芸道有件事求舅〻幫襯〻〻我有一
件事用些氷片麝香使用好歹舅〻每様賒四兩給我八月裡按數送了銀子
何如〻〻余言不謬
来 甥舅之談如此嘆〻 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也兒是我們鋪子裡一个夥計
替他的親戚賒了几兩銀子的貨至今捴未还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
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賒欠就要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
個貨也短你説拿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鋪子裡来買也還沒有這些
推托之辭
只好倒包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説
舅〻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小你人兒家狠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
主意賺几个錢弄的穿的是穿的吃的是吃的我看著也喜欢賈芸笑道舅〻

說的到于淨我父親没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来听見我母親說都还
虧舅〻們在我們家去做主意料理的喪事难道舅〻就不知道的还是有一畆
地兩間房子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庅樣
（芸哥亦善談井〻有理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氣）
呢还虧是我呢要是别的涎皮賴臉三日兩頭兒来纏着舅〻要三升米二升
豆子的舅〻也就没有法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〻要有还不是該的我天〻和
你舅母說只愁你没筭計兒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你
（可憐可嘆余竟為之一哭）
見不着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〻〻也筭（弄）个事兒管〻
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了你們三房裡的老四騎著大叫驢帶著五輛車有四五
十和尚道士（妙極寫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加一倍畢肖却又是背面傳粉法）往家庙去了他不虧能幹这事那就
（有志氣有果斷）
輪到他了賈芸听他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庅急的这樣吃了飯

老嬷〻說起賈芸来不覺心中一動便悶〻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黙〻盤筭
畨来棹去正没个抓寻忽听窓外低〻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里
呢紅玉听了忙走出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
爺在那里拾着的賈芸咲道你過来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来拉他那紅
（睡夢中當然一跑這方是怡紅之奴）
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寫夢章法總不雷同此夢更寫的新奇
不見後文不知是夢
紅玉在怡紅院為諸婢所掩亦可謂生不遇
時但看後四章供阿鳳驅使可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叔嫂]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玉蒙蔽]通灵遇双真

話説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来方知是夢因此番来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来就有几個丫頭来子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便来打[掃地]掃房屋誰知宝玉昨兒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来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是宝玉心中想不是襲人拈酸）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还罷了（不知好字是如何講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使知玉兒每情不情况有情者乎）若不好起来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

悶〻的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窗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
真切只見好幾個丫頭在那里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八字寫盡蠢鬟是為襯紅
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粧艷飾插金戴銀的襯宝釵代玉也）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宝玉便靸了鞋晃出了房
門只粧着看花兒這里瞧〻那里望〻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
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余所謂此書之妙皆
從詩詞句中翻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擬也）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
可不是昨兒那個丫頭在那里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
来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
（此處方寫出襲人来是襯貼法）只得走上前来襲人笑道我們這里的噴壺還沒有收什了来
呢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他們的借来使〻紅玉答應了便走出来往瀟湘館
去正走上翠烟桥抬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是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
匠役在里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边遠〻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賈芸正坐
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〻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
回来無精打彩自向房内倒着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論（文字到此
一頓挫滑之甚）輾眼過了一日（必云輾眼过了一日者是反襯紅玉挨一刻似一夏也知乎）原来次日就是王子騰
夫人的壽誕那里原打發人来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自在也便
不去了（所謂一筆兩用也）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賈家四個姊妹宝釵宝玉一齊都
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来鈔个金剛咒唪誦唪誦那
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灯拿腔作勢的抄寫（小人乍得意者齊来一現）一時又叫
彩霞倒杯茶来一時又叫玉釧兒来夾〻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挡了燈影衆

此等世俗之言亦因人而用妥極當極
壬午孟夏雨窗
畸笏

丫嬛們素日厭悪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暗中又伏一風月之隙）到了一鍾茶来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説話他便悄悄的向賈環説道你安些分罢何苦討這個厭（呢）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把我不答理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截了一指頭説道没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風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雖云猩猩惜猩猩但亦從業障而来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女慕村夫者尤多所謂業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兩人正説着只見鳳姐来了拜見过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幾位堂客戲（在那里）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語説了不多几句話宝玉也来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説了几句（是大家子弟模樣）便命人除去抹額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滚在王夫人懷裡（余幾幾失聲哭出）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去摩娑撫弄他（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来一哭）宝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慈母嬌兒寫盡矣）説長説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吃多了酒臉上滚熱你还這是揉搓一會子便鬧上酒来呢还不快往那里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説着便叫人拿个枕頭来宝玉听説下来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説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宝玉便拉他的手咲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説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説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説）原来賈環听得見素日原恨宝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厮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已伏金釧回矣）却每每暗中筭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湯燙（蠟灯裏的滚油湯燙他一下）瞎他的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灯向宝玉臉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噯喲了一聲滿屋裡衆人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戳灯挪過来又將裡外間的灯拿了三四盞看時只見宝玉滿臉滿頭都是油（蠟）王夫人又急又氣一

面命人來替宝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阿鳳活現紙上）着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麽慌脚鷄是的我說你上不得高枱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〻〻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〻〻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素日也雖然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宝玉兩个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这場悪氣不但呑声承受而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拾只見宝玉左边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出來幸而眼睛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問怎么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数落一頓（揔是為嬰繫玉兒一回文字）然後又安慰了宝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宝玉道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兒老太〻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笑

為五鬼法作耳非泛文也
雨窗〻

道（兩咲壞極）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麽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橫竪有一場氣生的到明兒憑你怎么說去罷（壞極揔是調唆口吻趙氏寧不覺乎）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代玉見宝玉出了一天門就覺悶〻的沒个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来不曾這遍方纔回来又偏生燙了林黛玉便赶着来瞧只見宝玉正拿鏡子照呢左边臉上滿〻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来問怎麽燙了要瞧〻宝玉見他来了忙把臉遮着搖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这些〻東西（寫宝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經筆墨）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這件癖性（寫林代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經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知此等暗伏淡寫處亦不少觀者寔〻看不出）（二人純同體貼工夫）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臟（將二人一并真〻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因笑道我瞧〻燙了那里了有什么

遮着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来強搬着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庅樣

宝玉道也不狠疼養一两日就好了林代玉坐了一回悶悶的回房去了一宿

無話次日宝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已承認是自已湯的不與别人相干免不得

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此原非正文故草草寫去過了一日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

馬道婆進荣國府来請安見了宝玉唬一大跳問起原由說是湯的便點頭

嘆息一回向宝玉臉上用指頭畫了一畫口内嘟嘟囔囔的又持誦了一回說

道管保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灾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里知道那經

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来暗裡便有

許多促狭鬼跟着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

来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听如此

說便赶着問這有什庅佛法解釋没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作些

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

暗邪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

邪祟撞磕之灾賈母道到不知怎庅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

麽不過除香烛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幾斤香油點上個大海灯這海灯便是菩

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也

好作這件功德的馬道婆听如此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隨心像

我家裡就有好几處的王妃誥命供俸的南安郡王府裡的太妃他許的多愿

心大約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

一等二天不過二十四斤油再還有幾家也有五斤的三斤的一斤的都不拘

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河的混話却句句都是耳聞目覩者並非杜撰而有　作者与余实实经过

子的

徐在　内

愿捨了

有

們廟

賊婆先用大鋪排試之

點頭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嗇也　壬午夏雨窗　畸笏

日費香油四五六斤每月油二百五十餘斤合錢三百餘串為一小兒如何服衆太君細心若是

数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々就是四兩半斤也不少得替他点賈母听了
（賊道婆是自太君思忖上来後用如）
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还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
（此數語收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愿行賊婆々寢我作者許多心机摹寫也）
像老祖宗如今為宝玉若捨多了到不好还怕哥兒禁不起到折了福也不当
家花々的要捨多則七斤少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
斤合準了每月打躉来関了去馬道婆念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
命人来吩咐以後大凡宝玉出門的日子拿几串錢交給他的小子們帶着遇見
僧道窮苦人好施捨說畢那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問安閒逛了
（有各院各房接此方不覺突然）（閑話）
一回一時来至趙姨媽房内二人見過趙姨媽命小丫頭倒了茶来与他吃馬道
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細緞灣角趙姨媽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
（見者有分是也）
沒了鞋面子了趙奶々你有零碎緞子不拘什庅顏色的弄一双鞋面給我趙
姨娘听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々那里頭还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
西也不能到我手里来有的沒的都在這里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
說果真便挑了兩塊袖將起来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
（可是）（兒）
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弥陀
佛我手里但凡從容些々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
只管放心將来熬的環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作多大的功德也不
難趙姨娘听說鼻子裡笑了一声說道罷々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
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个兒也不是有了宝玉竟是得了个活龍他还是小
（趙嫗數語可知玉兒之身分況在背後之言）（活像趙嫗）
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々大人偏疼他些々也还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
（活現阿鳳）
一面伸出兩个指頭兒来馬道婆会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々趙姨娘唬的忙
（麼）

揲手兒走到門揿簾子前向窓外看〻無人方進来向馬道婆悄〻說道了不
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
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还用你說难道都看不出来也
罷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难道誰
还敢把他怎庅樣呢馬道婆听說鼻子裡一哼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
話你們没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敢怎樣暗裡也就筭計了还等到這如今
趙姨娘聞听這話裡有道理心内暗〻的欢喜便說道怎麼暗裡筭計我到有
這个意思只是没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〻的謝你馬道婆
听說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弥陀佛你快休問我〻那裡知道這
些事罪過〻〻趙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〻
的看人家来擺布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还怕我不謝你馬道婆听說
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曲还猶可若說謝我的這兩個
字可是你錯打筭盤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有些什麽東西能打動我趙
姨娘听這話口氣鬆動了便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来了你若果
然法子靈験把他兩個絶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庅
不得馬道婆聽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还理我
呢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雖手裡没什麽也零碎攢了几兩梯己还有几件衣
服簪子你先拿些去下剩的我寫个欠銀子文契給你〻要什麼保人也有那
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謊說着便叫
過一個心服婆子来耳根底下戚〻喳〻說了几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二時回

痴婦〻〻

有道婆作乾娘者来看此句

宝玉係（乃賊）馬道婆寄名乾兒一樣下此毒手况阿鳳乎三姑六婆之為害如此即賈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只知吃齋念佛之夫人太君豈能防悔以来此係老太君一大病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為寫出使看官再四思之慎之戒之戒之（着眼吾家兒孫慎之戒之）之

二宝答言是補出諸艷俱領過之文

乙酉冬雪窗畸笏老人

来果然寫了個五百兩欠契来趙姨娘便印了手模走到厨櫃裡将梯巳拿了（所謂狐羣狗黨是也大族所在不免看官着眼）

出来與馬道婆看〻白花〻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口裡（馬道婆看說道這个你先拿去做香燭供奉使費可好不好）（並不顧三字寫得怕殺人細想）

應着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揣起来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裡掏了半晌掏出十（千萬件坏事皆從此三字上作来嘆〻可怕而畏而警而長存戒之）（如此現成想賊婆）

個紙鉸的青面白髮的鬼来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〻的教他道把他（所害之人豈止宝玉阿鳳二人哉大家太君夫人戒之慎之）

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

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裡作法自有效驗千万小心不要害怕正在說着（纔完）只見王

夫人的了嬛進来找道奶〻可在這裡太〻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

說林代玉因見宝玉近日燙了臉揔不出門到時常在一處說〻話兒這日飯

後看了兩篇書自覺無趣（味）便同紫鵑雪雁做了一回針線更覺煩悶便倚着

房門出了一回神（所謂閒倚繡房吹柳絮是也）信步出来看階下新迸出的稚笋不覺出（好〻妙〻是番筆根）

了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声林代玉信步便往怡紅（稚子無人見句也今得聲兒一見你事以之）（全用画家筆意寫法）

院中来只見幾個了頭舀水都在廻廊上圍著看画眉洗澡呢听見房內有咲（閨中女兒樂事）

聲林代玉便入房中看時原来是李宮裁鳳姐宝釵都在這里呢一見他進来

都咲道這不又来了一個林黛玉咲道今兒齊全誰（到像）下帖子請来的（有緊應）鳳姐道前

兒我打發了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里去了林代玉笑道哦可是倒忘了（該云我）

多謝〻〻（正看会真記呢一笑）鳳姐兒又道你嚐了可还好不好沒有說完宝玉便說道論理可到

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嚐著怎麼樣宝釵道味到輕只是顏色不

大好些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来的我嚐著也沒什麼趣味兒还不如我每日

吃的呢林代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宝玉道你果然愛吃把（卿愛因味輕也卿如何擔得起味厚之物耶）（吃着好）

我這個你拿了去吃罷凤姐咲道你要愛吃我那里还有呢林黛玉道果（真）真的

二玉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即看書人批書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書中常常每每道及豈其不然嘆嘆

我就打發了頭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叫）發人送来就是了我明兒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来林代玉听了咲道你們听听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就来使喚人（我来）了鳳姐咲道到求你你到說這些閑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还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听了一齊都笑起来林（二玉之配偶在賈府上下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為無疑故常常有此等點題語我也）代玉（要笑）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宫裁笑向宝釵道真真我們二嬸（好讚該他讚）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道（含着笑）什麽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此句还要恠查）着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别作夢你替（給）我們家作了媳婦少什麽（你想想便）指宝玉道（大大泻好接下文）你瞧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还是）基配不上（配不上模樣兒）家私配不上那一點还玷辱了誰呢林代玉抬（起）身就（要）走宝釵便叫（道）顰兒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沒意思說着便站起来拉住剛至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来瞧宝玉李宫裁

代玉念佛是吃茶之語在心故也然摹寫神妙一絲不漏如此 己卯冬夜

宝釵宝玉等都讓他兩個坐獨鳳姐只和林黛玉說笑正眼（也）不看他們宝釵方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内的丫頭来說舅太太来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宫裁听了連忙叫着鳳姐等走（要）了趙周兩個忙（也）辞了宝玉出去宝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别叫舅母進来又道林妹妹你先畧站一站我說（合你）一句話鳳姐听了回頭向林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裡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此刻好看之至）的笑心裡有話只是口裡說不出来（是已受鎮說不出来句得着会了意）此時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了掙着要走宝玉道噯喲好頭疼（自代玉看書起閑三段寫来真無容針之空如夏日烏雲四起疾閃長雷不绝不知雨）林黛玉道該阿弥陀佛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何時忽然霹靂一声傾盆大注何快如之何樂如之真令人寧不叫绝）口内乱嚷乱叫說起胡話来了林黛玉並丫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里都一齊来時宝玉亦發拿

寫獃兒忙是愈覺忙中之愈忙且避正文之繁煩好筆法寫得出

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而顫且兒一聲肉一声放声慟哭于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娘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人家中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眾媳婦丫頭等都来園内看視登時園内乱麻一般正沒个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園来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焉用雞犬然煇煌富麗非處家之常也雞犬閑閑始為兒孫千年之業故于此處必用雞犬二字方是一簇騰騰大舍）眾人慌了周瑞媳婦忙帶著几個有力量的胆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泪天泪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里丟不下那里別人慌張自不必說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了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宝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

忙到容針不能以似唐突顰兒卻是寫情字前不能禁止者又可知顰兒之丰神若仙子也

収拾得干淨有着落

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里（忙中寫閑真大手眼大文章法）當下眾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玉皇閣的張真人種種喧騰不一也曾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皆無效驗堪堪日落王子騰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来瞧問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愈發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内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夜間派了賈芸帶着小廝們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着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沒了主意賈赦还各處去尋僧覓道賈政見不靈效着实懊惱因阻賈赦道兒

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如此也（人自應如是語）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乱那里見些效騐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宝玉淌在床上亦發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口無不心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事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這几个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飡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自是稱愿（補明趙嫗進怡紅為行法也）到了第四日早晨賈母等正圍着宝玉哭時只見宝玉睜開眼說道（語不驚人死不休此之謂也）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發我走罷賈母听了這話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劝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斷不可少此句）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吳邃心人必有是語）這些话沒說完被賈母照臉

（讀書）

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庅知道他在那世裡受罪不安生怎庅見得不中用了你愿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語奇）把胆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猫鼠兒都不是（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你們這起婬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傍听見這些話心裡越發難過（偏寫一頭不了又一頭之文真步步緊之文）便喝退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宛解劝一時又有人來回說兩口棺槨（村）（材）都做齊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听見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槨一疊声（連）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的天翻（你看他不廢絲毫勉強輕輕收住數百言之文 石頭記）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声響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有那（淂力處全在如此 只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看官亦要如此看法為幸）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听（不利）

見這些話那里还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来賈政雖不自在奈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又）想如此深宅（作者是幻筆合屋俱是幻耳焉能無聞）何得听的这樣真切心中亦希罕（鳳老亦落幻中）命人請了進来衆人擧目看時原来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僧因鳳道因玉一絲不亂）見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胆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宝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

一足高来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莱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咲道長官不須多話（避俗套法）因聞得府上人口不利故特来醫治賈政道到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二位）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放着）如何还（到）問我們要符水賈政听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宝玉下来上面說能除邪祟（點題）誰知竟不靈驗那僧（笑）道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貨利所迷（棒喝之聲）（石且）故不（此）靈驗了（能使可知其害不小觀者着眼方可讀石頭記）你今且取他出来待我們持誦（讀書者觀之）持誦只怕就好了（只怕二字是不知此石肯听持誦否）賈政听說便向宝玉頂上取下那玉来遞与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来擎在掌上長嘆一聲（正点題大荒山手捧時語）道青埂峰下一別轉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目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往後再看矣）可羡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靈後

通靈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見何得再言僧道踪迹虛寔是幻筆幻想寫幻人于幻文也
壬午孟夏雨窗

便向人間覓是非　所謂越不聰明越快活是也
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究竟償清好散塲「又是一番鍛煉焉得不成佛作祖　沉酣一夢終須醒（無百年的筵席）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卧室上（是要緊語是不可不寫之套語）
檻將他二人安一屋（宮）之内除親身妻母外（外）不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天）日之後包
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还說話讓二人坐了吃茶要
送謝礼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还只管着人去赶那里有個踪影少不得
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内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自守着（肯所持誦故有是靈）
不許別个人進来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醒来說腹中饑餓賈母王夫人如得（能領持誦故如此靈徵）

通靈玉聽癩和尚二偈即刻靈应抵却前回若干蔵子及語錄譏鋒偈子正所謂物各有主也
○嘆不能得見宝玉懸崖撒手文字為恨
丁亥夏　畸笏叟

○昊天罔極之恩如何得報哭殺幼而喪父母者
了珍宝一般旋熬了米湯来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纔
把心放下来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宝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听信息
聞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代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弥陀佛薛宝（針对得病時一声那）
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声笑眾人都不會意惟惜春道宝姐姐好好的咲（這一句作正意看餘皆雅謔但此謔抵擊兒半部之謔）
什麼宝釵咲道我咲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眾生這如今
宝玉鳳姐姐（是）病了又燒香还願賜福消灾今纔好些又管（要）林姑娘的姻縁了你
說忙的可笑不可笑林代玉不覺的（那世）紅了臉啐了一口道（惡）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
不知怎庅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貧嘴爛舌的（人）學一面說一面摔簾
子出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書因才幹乖覺太露引出事来作者婆心為無之乗覺人為鑑

總批

先寫紅玉數行引接正文是不作開門見山文字

燈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薩大光明普照菩薩引五鬼魘魔法

是一線貫成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却又不靈遇癩和尚跛道人

一點方靈應矣寫利玉之害如此

此回本意是為禁三姑六婆進門之害難以防範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蜜意〕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 岔開正文却是為正文作引

話說宝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强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宝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衆丫嬛也在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々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吊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

> 你看他偏不寫正文偏有許多閑文却是補遺

定之際忽听窗外問道姐々在屋裡沒有紅玉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

此等細事是舊族大家闺中常情今特為暴發錢奴寫来作鑒一笑　壬午夏雨窓

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你進来罷佳蕙听了跑進来
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裡洗東西寳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
茶葉（前文有言）（是代卄〻）花大姐〻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〻那里給林姑娘送錢来正（是補寫否）
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有法）（瀟湘常事出自别院婢口中反覺新鮮）
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来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佳
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
来瞧〻吃兩劑葯就好了紅玉道那里的話好〻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
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樣（閒言中敘出代玉之弱）（是補寫否）
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个長法兒又懶吃懶（弱草蛇灰線出妙極）（如聞）（從傍人眼中寫出）
喝的終久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兒死了倒干淨佳蕙道好〻的（此句令人氣噎摠在無可奈何上来）

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道我想了會子可也怨
不得這个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〻因宝玉病了這些日子就跟着伏侍的（是補文否）
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是補寫否）（是補寫否）
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道有心病）
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别（却論出論方見襲卿身分）
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几個
都算在上等裡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
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好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此時寫出此等）
言語令人墮淚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还管誰（不但佳蕙批書者亦泪下矣）
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〻的

○紅玉一腔委曲怨憤係身在怡紅不能遂志看官勿錯認為芸兒害相思也　己卯冬

○獄神廟回有茜雪紅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稿嘆嘆　丁亥夏　畸笏叟

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説的却是昨兒宝玉还説明兒怎庅樣收拾房子怎庅樣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寔是寫宝玉不如一嫘婢）紅玉听了冷笑了兩声方要説話（文字又一頓）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来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説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来呢説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倒是誰的也等不得説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如画）那小丫頭在窓外只説得一声是綺大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又是不合式之言權心語）（活跳活現之文）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内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何如）因説道前兒一支新筆放在那里了怎麼一時想不起来一面説着一面出神（是補文否）（總是画境）想了一會方咲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来（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罷（还是補文）（還是補文）

紅玉道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説人身分）説着自己便出房来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宝釵院内来剛至沁芳亭畔（曲折再四方逼出正文来）只見宝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边走来（奇文真令人不得机関）紅玉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里来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説説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奇文神文）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来（囫圇不解語）明兒叫上房裡听見可又是不好（更不解）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了他去叫了（是遂心語）（更不解）李嬷嬷道可怎庅樣呢（妙的是老嫗口氣）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来纔是（是私心語神妙）李嬷嬷道他又不痴為什麼不進来紅玉道既是要進来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是）（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慢慢的套出有神理）李嬷嬷道我有那些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

回来打發過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来就完了說着拄着那拐杖一逕

去了紅玉听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神情另出花樣）一時只見一个小丫

頭子跑来見紅玉站在那里便問道林姐〻你在這里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

是小丫頭子墜兒（墜兒者贅也人生天地間已是贅疣況又生許多寃情孽債嘆〻）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

進芸二爺来（等的是這句話）說着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边墜兒引

着賈芸来了（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

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作）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

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三十回中篇〻句〻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

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来至怡紅院中墜兒

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内略〻有幾點山石

種着芭蕉那边有兩支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廻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

仙禽異鳥上面小〻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个匾額

四个大字題着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来匾上是恁樣四个

字（傷哉轉眼便紅稀綠瘦矣嘆〻）正想着只听裡面隔着紗窓子咲說道快進来罷我怎麼（此文若張僧繇點睛之龍破壁飛矣焉得不拍案叫絕）

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見是宝玉的声音連忙進入房内抬頭一看只見（不獨細覽之文）（不得細玩之文）（武彝九曲之文）

金碧輝煌器皿文章閃灼陳設（疊〻疊〻）却看不見宝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边立着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来說請二爺裡

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

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這是等芸哥看故作欵式若果真看書在隔紗窗子說話時已放下了玉兒若見此批必云老貨他處[illegible]）

拿着本書看見他進来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起身来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宝（不放鬆我可恨〻）（小巧身段）

不論不理迎合字樣口氣逼肖可笑可嘆

前寫不敢正眼今又如此寫是用茶来有心人故留此神於接茶時起跕方不突然

〇回思将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只從那个月見了你我叫你往
書房裡来誰知接〻連〻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摠是我没福偏〻
又遇着叔〻身上欠安叔〻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好了我倒听見說你辛
苦了好幾天賈芸道也是該當的（辛苦）叔〻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誰一家子可發一大笑）
只見有个丫嬛端了茶来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宝玉說着話眼睛却溜瞅那丫（此句是認人非前溜紅）
嬛細挑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襖兒青緞背心白綾細褶裙不是別人却是（玉之文）（〇水滸文法用的恰）
襲人（岑是芸哥眼中也）那賈芸只從宝玉病了幾天他在裡頭混了兩日（天）他（却）都把那有名人口都
記了一半（〇一路摠是賈芸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乱）他也知道襲人在宝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何如可知前批非謬）
他端了茶来宝玉又在傍边坐着便忙跕起来笑道姐〻怎麼替我倒起茶来
我来到叔〻這里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摠寫賈芸乖覺一絲不亂）宝玉道你只管坐
着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〻房裡姐〻們我怎庅敢（紅玉何以使得）
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說些没要緊的散話（妙極是極况宝玉又有何正緊可說的）
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
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〇幾个誰家自北靜王公庚駙馬諸大家包括盡矣寫盡紈袴口角（脂硯齋再筆）对芸兄原無可說之話）
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〻了一回見宝
玉有些懶〻的了便起身告辭宝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来仍命
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〻停着些
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
上在宝叔房内幾年了（〇漸〻入港）一个月多少錢共摠宝叔房内有幾个女孩子那
墜兒見問便一樁〻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纔剛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

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手帕

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見他的手帕子我

有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

傳字正文此処方露

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听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

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

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見紅玉問墜兒

便知是紅玉的心内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將

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〻若得了他的謝禮不許瞞

可

着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〻不在話下

至此一頓

狡滑之甚原非書中正文之人寫来間色耳

如今且說宝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〻的歪在床上

不答的妙

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得狠

你出去逛〻不是宝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咲

不答上文妙极

如此寫

道快起来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宝玉起来宝玉道可往那去呢怪膩〻煩〻的

玉兒寂得意〻文起筆卻

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裡煩膩宝玉無精打彩的只

得依他愰出了房門在廻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

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其意正自納

余亦不解何

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来一見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咲

此等文可是人能意料的前文

道二叔〻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氣了好〻的射他作什

麼賈蘭咲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作什麼所以演習〻〻騎射宝玉道把牙栽

答的何其堂皇正大何其坦然〻〻

像無意

了那時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来至一个院門前只見鳳尾森〻龍吟細

先用鳳尾森〻龍吟細〻八字一襯幽香自紗窓中暗〻透出細〻的長嘆一声等句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〻仙音妙音来俱非純化工夫〻筆不能可見行文之難

細（與後文落葉蕭〻寒烟漠〻一對可傷可嘆）舉目望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宝玉（原無意）（三字如此出足見真出無意）
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声走至窓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窓中暗（寫得出寫得出）
暗透出宝玉便将臉貼在紗窓上往裡看時耳内忽听（未曾看見先听見有神理）得細〻的
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〻（用情忘情神化之文）宝玉听了不覺心内癢将起来再看時只見
代玉在床上伸嬾腰（有神理真〻画出）宝玉在窓外咲道為甚庅每日家情思睡昏
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来了林代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
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宝玉纔走上来要扳他的身子只見代玉的奶娘並兩个
婆子都跟了進来說妹〻睡覺呢（一絲不漏且避若干唆𡁠之文）等醒来再請来剛說着代玉便翻身坐（向外）了起
来笑道誰睡覺呢（妙極可知代玉是怕宝玉去也）那兩三個婆子見代玉起来便笑道我們只
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来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代

〇二玉這回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来所謂信手拈来無不是〻也

方才見芸哥所拿之書一定見是西廂不然如何忘情至此

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覺你進来作什麼（余代答云）
宝（来着〻妹〻說〻話兒解〻妹〻的午倦可好不好）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
說什麼代玉道我没說什庅宝玉咲道給你个榧子吃（呢）我都听見了二人正說話
只見紫鵑進来宝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𣺠碗我吃紫鵑道那里是好的
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来代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笑道他是
客自然先𣺠了茶来再舀水去說着𣺠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〇真正無意忘情冲口而出之語）
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林代玉登時撂下臉来（〇我也要惱）說道二哥〻你說什
麼宝玉咲道我何嘗說什庅代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听了村話来也說給
我听看了混帳書也来拿我取咲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
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赶上来好妹〻我一時該死你別

。若無如此文字收什二玉寫筆無非哭再哭慟哭玉只以陪盡小心軟求漫懇二人一笑而止且書内若此亦多多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用險句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事拋却各懷一驚心意再作下文
壬午孟夏雨窗
畸笏

告訴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長个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来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宝玉听了不覺打了个雷的一般也顧不的別的急忙回（不止玉兒一驚即阿顰也不免一嚇作者只顧寫来收什二玉之文忘却筆兒也想作者亦似宝玉西廂之句忘情而出也呵呵）来穿衣服出园来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宝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庅焙茗道爺快出来罢橫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宝玉轉過大𠫊宝玉心裡還是狐疑只听墻脚边一陣呵呵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咲道要不說姨夫叫你你那裡出来的這麼快焙茗也咲道（非獃兒行不出此等戲弄但作者有多少丘壑在胸中寫来酷肖）爺別怪我忙跪下了（酷肖）宝玉怔了半天方觧過来了是薛蟠哄他出来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因道你哄我也罢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个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真真乱話）宝玉道噯噯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寫粗豪無心人畢肖）的还跪着作什庅焙茗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来的这庅粗（如見如聞）這庅長粉脆的鮮藕這庅大的大西瓜這庅長一尾新鮮的鱘魚這庅大的一个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猪你說他這四様禮可难得不难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难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赶着（。獃兒亦有此語批書人至此誦往生呪至恒河沙數也）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請你来（。此語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真真心語也）可巧唱曲兒的小么兒又纔来了我同你樂一天何如一面說一面来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思来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来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

又一个寫法

閑事順筆将罵死不學之紈袴　壬午雨窗　畸笏

茶薛蟠即命人擺酒来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可知品物之多）宝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还未送来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畢真酷肖）（出經過者方說得出嘆嘆）明兒你送我什麽宝玉道我可有什麽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的穿的東西（等類）究竟（誰說的）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画一張画纔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来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宫畫的着寔好（阿獃兒所見之画也）上面还有許多的字也没細看只看落的欵是庚黄画的真〻的好的了不得（奇文奇文）宝玉听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画也都見過些那里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将起来命人取過筆来在手心裡寫了兩个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麽看不真宝玉将手一撒與他看道别是這兩字罢其寔与庚黄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来是唐寅兩个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

一派英氣如在紙上特為金閨潤色也

紫英豪俠小三段是為金閨間色之文　壬午雨窗

寫倪二紫英湘蓮玉菡俠文皆各得傳真寫照之筆　丁亥夏　畸笏叟

（寔心人）只覺没意思咲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厮来回馮大爺来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将軍馮唐之子馮紫英来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活）說猶未了只見（如見其人于紙上）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来了（如見如聞）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咲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罢宝玉薛蟠都咲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荅道家父到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咲道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慪氣如何又揮拳這个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兔虎捎一翅膀（如何看想新奇字樣）宝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来了宝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麽就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兒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侠文皆得傳真寫照之筆

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

嘆〻　丁亥夏　畸笏叟

令人快活煞

去罷了难道我閑瘋了偺們几個人吃酒听唱的不樂尋那ケ苦惱去這一次〔似又伏一大事樣英俊人累〻如是令人猜摹〕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〻的說〔行文再述〕馮紫英听說便立起身来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的事回去还要去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宝玉衆人那里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咲道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那回兒有这ケ道理的果然不能尊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来我領兩杯就是了〔如聞如見〕〔寫豪爽人如此〕衆人听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宝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爽快人如此令人羨煞〕宝玉道你到底把这ケ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咲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與我為这ケ还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一則还有可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寔心人如此絲毫形跡俱無令人痛快煞〕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剌〻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疑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来依席又飲了一回方〔収拾得好〕散宝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生員切己之事時刻難忘〕只見宝玉醉醺醺的回来問其原故宝玉一〻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挂肚的等着你且〔下文伏線〕高樂去了倒底打發人来給ケ信兒宝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為馮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宝釵走進来咲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宝玉咲道姐〻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宝釵摇頭咲道昨兒哥〻倒特〻的請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請人送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ケ〔暗對戲兒言宝玉配吃語〕說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本是切己事〕却說那林代玉听見賈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宝玉回来了心裡要找他問〻〔這席東道是和事酒不是〕〔石頭記是最好看處此等章法〕是怎広樣了一步〻行来見宝釵進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已也便隨後走了来

戲兒此席的是和合莚也一笑

晴雯還怨是常
事耳寫（於）釵顰
二卿身上与踢（打平兒）
襲人之文令人
于何処语想着
筆

丁亥夏
畴芴叟

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来但見一个个
文彩炫燿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會再往怡紅院来只見院門関着黛（避難法）
玉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宝釵来了那晴雯正
把氣移在宝釵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来坐着叫我們三更半（○把宝卿如此寫法）
夜的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寫代玉如此 他不知人則明）
（○指明人則暗寫）
睡下了明兒再来罷林代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寫）
内的丫頭沒听真是他的声音只當是別的丫頭們来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
（○想代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说话一樣耳况晴雯素昔浮燥多氣之人如何辨得出此）
高声說道是我还不開麼晴雯偏生还沒听出来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
（刻須仍批書人唱大江東的佳龍嚷着是我林代玉叫门方可又想若间〻门如何有後面許多好）
爷分付的一槩不許放人進来呢林代玉听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
（字樣好文章看規着意為患否）
声問他逗起氣来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倒（○寓舍者着眼况顰兒何等人乎）

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
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淚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听裡面
一陣咲語之声細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釵二人林代玉心中益發動了氣左思右
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宝玉惱我要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
你去了你也不打听〻〻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来难道明兒就
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来也不顧蒼苔露冷花逕風寒獨立墻脚邊花（可憐殺可疼煞余亦泪下）
陰之下悲〻戚〻嗚咽起来原来這林代玉秉絶代姿容具希世俊貌不期這（美）
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的宿鳥栖鴉一聞此声俱忒楞〻飛起遠避不忍再
听真是花魂默〻無情緒鳥夢痴〻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原来是哭了出来的一笑）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代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来要知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　每閱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閱看完想作者此時淚下如豆矣

此回乃犨兒正文故借小紅許多曲折瑣瑣之筆作引

怡紅院見賈芸宝玉心内似有如無賈芸眼中應接不暇

代玉墜怡紅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上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葬花吟是大觀园諸艷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花日諸艷畢集之期

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只取其韵耳致生趣耳

池边戲蝶偶而適興亭外急智脱殼明寫寶釵非拘拘然一女夫子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埋沒其人久矣無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

後有宝玉大得力處此於千里外伏線也

埋香塚葬花乃諸艷歸源葬花吟又係諸艷一偈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残紅

話説林代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門响處只見宝釵出来了宝玉襲人等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問着宝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宝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宝釵去了宝玉等進去関了門方轉過来猶望着門洒了幾點淚（四字閃煞葬花兒也）自覺無味方轉身回来無精打彩的卸了残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代玉的情性無事悶坐（画美人之秘訣）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的不知為了什麼常﹅的（補寫却是避繁文法）便自淚﹅自乾的先時还有人觧劝怕他思父母想家郷（補瀟湘館常文也）受了委曲只得用話来寬慰觧劝誰知後来一年一月的竟常﹅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没

所謂久病床前少孝子是也

前批得画美人秘訣今竟画出金閨夜坐图

人去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未了）那林代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木是楠檀泥是金沙才用得）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礼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上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事物滿園裡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宝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鬟們在園内頑耍獨不見林代玉迎春因說道林妹こ怎麽不見好個懶丫頭這会子还睡覺不成宝釵道你们等着

無論事之有無看去有理

數句抵省親一回文字灰覚

鬧こ有趣有味的領畧

○桃杏燕鶯是這樣用法

數句大觀園景倍勝省親一回在一園人俱得閑こ尋樂上看彼时只有元妃一人閑耳

寫鳳姐随大衆一筆不見紅玉一段則認為泛文矣何亞不漏若此畦筍

一人不漏

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下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宝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們去罢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着便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宝玉進去了宝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宝玉和林代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况且林代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怕宝玉不便二則恐代玉嫌疑罢了到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宝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來こ往こ穿花度柳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宝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

見宝釵

○安插一処好寫一処

正一張口难說兩家話也

道盡二玉連日事

道今代玉每こ尖利全不在宝釵心上

○可是一味知書識理女夫子行止○寫宝釵無不相宜

若玉兄在必有许多張羅

这椿風流案又一体寫法甚営　己卯冬夜

宝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来只听滴翠亭裡边嘁〻喳〻有人說話（無閑紙閑筆之文如此）原来這亭（原是無可無不可）
子四面（週圍都是）俱是遊廊曲橋盖造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隔子糊着紙宝釵在亭外
听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听〻只听說道你瞧〻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
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道）可不是我那塊拿来給我
罢又听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难道白尋了来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
不哄你的又听說道我尋了来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広謝
他又回道你别胡說他是个爺們家揀了我的東西自然該还的（叶）我拿什広謝
他呢又听說道你不謝他我怎広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没
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听答道也罢拿我這个給他算謝他的罢你要告
訴别人呢須說个誓来又听說道我要告訴一个人就長一个疔日後不得好

這是自難自法好極〻〻慣用險筆如此　壬午夏雨窓

此節寔借紅玉反寫宝釵也勿浔認錯作者章法

死又听說道噯呀咱們只顧說話看有人来悄〻在外頭（豈敢）听見不如把這隔子
都推開了（賊起飛志不假）便是人見咱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咱們
也看的見就别說了宝釵在外面听見這話心中吃驚（四字寫宝釵守身如此）想道怪道從古至今
那些奸婬狗盗的人心機（道盡矣）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燥了況纔
說話的語音大似宝玉房裡的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最）頭等刁鑽
古怪東西今兒我听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
還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脱殼的法子猶未
想完只听咯吱一聲宝釵（閨中弱女机變如此之便如此之急）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說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
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窓只听宝釵如此說
着往前赶兩个人都唬怔了宝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像極好煞妙煞焉得不）藏在那裡

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宝釵道我纔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這裡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别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内說道一定是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筭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見了宝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宝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里一定听了話去了墜兒听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是听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宝姑娘听見还到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听見了倘或走露了風聲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来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唤作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打量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今兒没跟進我来我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得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悮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說紅玉道我是宝二爺房裡的鳳姐听了笑道嗳喲你原来是宝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来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間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紅玉听說徹身去了一回只

嗳喲怪道四字一是玉兒手下無能為者前文打量生的干淨俏麗四字合而观之小紅則活現於紙上矣

見鳳姐不在這山坡子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来站着繫裙子便赶上来（小點綴一笑）
問道姐〻可知道二奶〻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没理論（妙極）紅玉听了抽身又往四
下里一看只見那边探春宝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来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見）
道二奶〻那（没有）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〻院裡找去紅玉听了纔往稻香村来頂
（又一折）頭只見晴雯綺霰碧痕紫綃麝月侍書入画鶯兒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見了
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爌就只（必有此數句方引出稱心得意之語来）（再不用本院人見小紅）
在外頭伍（此差只九分差遠心）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再）回罷我喂雀兒
的時候姐〻还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宜一又向俱是不受用意）紅玉道今兒不該（是）我爌的班兒有茶
没茶別問我綺霰道你听〻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伍去罷紅玉道你們再
問〻我伍了没有二奶〻使（纔）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着就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得意稱心如意在此一舉荷包）

（衆女兒何苦自討之）
没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非小紅誇耀係尔等逼出来的離怡紅意已定矣）
不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这
個樣這一遭半遭兒的筭不得什麼過了後兒还得听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雖是醋語却与下無痕）
這園子長〻遠〻的在高枝兒上纔筭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裡紅玉听說不便
分爭只得忍着氣来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
話兒呢紅玉上来回道平姐〻說奶〻剛出来了他就把銀子收了起来剛纔張（交代不在盤子架下了）
材家的来討（取）當面称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〻叫我（兩件完了）
回奶〻纔旺兒進来討奶〻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〻就把那話按着奶
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咲道他怎麼按着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可知前紅玉云就把那按奶〻主意主意是欲偷但恐累贅[illegible]）
（鳳有是問紋能細卷）
姐說我們奶〻問這裡奶〻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

奶〻放心等五奶〻好些我們奶〻还会了五奶〻来瞧奶〻呢五奶〻前兒打發了人来說舅奶〻帶了信来了問奶〻好还要和這里的姑奶〻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〻打發人来只管送在我們奶〻這里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边舅奶〻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〻這些話我就不懂了什麽奶〻爺〻的一大堆鳳姐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难為你說得齊全别像他們扭〻捏〻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幾個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他們說話他們必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着腔兒哼〻唧〻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里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庅着我就問着他难道必定粧蚊子哼〻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宫裁咲道都像你潑落户纔好鳳姐又道這一个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听那口声就簡断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干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听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麽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几歲就作你的媽了你还作春夢呢你打听〻这些人頭比你大的〻〻赶着我叫媽我还不理今兒抬舉你哩紅玉咲道我不是咲這个我笑奶〻認錯了輩数了我媽是奶〻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宫裁笑道你原来不認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听了十分詫異說道哦原来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来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个天聾一个地啞那里承望養出這庅个伶俐丫頭来你十几歲了紅玉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

姦邪婢豈是怡紅應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兒後篆兒便是却証作者又不得可也　己卯冬夜

此係未見抄没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　丁亥夏　畸笏

紅兒了鳳姐听説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説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益是的你（又一下針）（宜）（似）
也玉我也玉因説道既這庅着肯跟我還和他媽説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
知這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个丫頭我使他一般答應着他饒不挑
倒把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
他進来在先你説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宝玉説叫（有悌弟之心）
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紅玉笑道願意不願意（〇操是追是紅玉十分心事）（千愿意萬愿意之言是係本心本意　獄神）
我們也不敢説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有話）（好答可知兩處俱是主兒）
得見識見識　剛説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来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廟回内方見）（截得真好）
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　如今且説林代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来遲了聞得衆（好接得更好）
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来剛到了院中只見

不見宝玉阿顰斷無此一段閑言總在欲言不言難禁之意了却情情之正文也

〇石頭記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遠法將繁改簡法重作輕抹法虛敲實應法種種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曾見一絲牽強

宝玉進門来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〇明知無是事不可不作開談）（並不為告懸心）
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紗屜子来看那大燕子回来把簾子放（到像不曾見的）
下来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説一面就往外走宝玉見他這樣（〇畢真不錯）
还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还打恭作揖的林代玉正眼
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
這个光景来不像是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見他再没
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来只見宝釵探春正再那（畢肖不錯）（走）（湛）（二玉文字豈是容易寫的）
边看鶴舞見代玉去了三個一同站着説話兒又見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宝（故有此載）
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見你了宝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还在大（是移一處語）
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宝哥哥你往這里来我和你説話宝玉听説便跟了

所謂信手拈来無不是〻也
己卯冬夜

若無此一岔二玉和合則成嚼臘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在此
丁亥夏
畸笏叟

他離了釵玉両個到了一顆石榴樹下探春因説道这幾天老爷可曽叫你宝玉笑道没有叫探春説昨兒我恍惚听見説老爷叫你出去的（老爷叫宝玉再無喜事故園中合宅皆知）宝玉笑道那想是别人听錯了（怕文繁非謊也避繁也）並没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几个月我又鑚下有十来吊錢了你还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時侯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書籍卷冊）替我帶些来宝玉道我這庅城裡城外大廟小庙的逛也没見个新奇精致東西左不過是那金玉銅磁没處擱的古董再就是紬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那）怎庅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庅似（是）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宝貝似（是）的搶了去了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庅（不知物理艰难公子口氣也）（是論物是論人看官自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包管拉（両）一車来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麽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者這些東西你多〻的替我帶了来我还像上回的鞋作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工夫如何呢宝玉笑道你提起鞋来我想起個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爷〻〻（補遺法）就不受用問是誰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〻三個字我就回説是前兒我生日（的）是舅母給的老爷听了是舅母給的緫不好説什麽半日还説何苦来虛耗人力作践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因而）回来告訴了襲人〻説這还罢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指环哥）鞋搭拉襪搭拉的（何立如此寫妬婦信口逗）没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听説登時沉下臉来道这話糊塗到什麽田地怎麽我是該作鞋的人麽环兒难道没有分例的人嗎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庅（抱怨）説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是閑着没（有）事兒作一双半双愛（的）給那個哥〻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白氣宝玉听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

這一節特為興利除弊一回伏線

然又有个想頭了探春听説亦發動了氣将頭一扭説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么想我只管認得老爷太々两個人别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説他但忒昏憒的不像了还有笑話呢就是上面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两天他見了我也是説没錢使怎么难我也不理論誰知後来了頭們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説我攢的錢為什么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呢我听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説着只見宝釵那边笑道説完了来罢顯見的是哥々妹々了丢下别人且説梯已去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么説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宝玉因不見了林代玉便知他躲了别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两日

截得好

兒女語無久長心事提撰少歇接得好

作書人调侃耶

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々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来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説着只見宝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宝玉道我就来説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代玉葬桃花的去處来将及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嗚咽之聲一行数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宝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了頭受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不牽強好情思

怕人說笑

收什得干淨

埋香塚方

新鮮

詩詞文章試問有如此行筆者乎

詩詞歌賦如此章法寫於書上者乎

花謝花飛花满天　紅消香断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軽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满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　忍踏落花来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因見落花宝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香塚如何寫葬花吟石頭記無閒文閒字正此

丁亥夏　畸笏叟

開生面立新場是書多多矣不止紅樓夢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讀去非阿顰無是佳吟非石兄断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説家也　畸笏

情之所聆難為了作者故留數字以慰之

余讀葬花吟凡三閱其悽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加批先生想身非寶玉何得而下筆即字字雙圈料難遂擲兒之意俟看過玉兄後文再批噫嘻客亦石頭記化來之人故擲筆以待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淚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掩去重門　青灯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未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豔骨　一堆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汚淖陷渠溝　尔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要知端的再看詳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總評

茜香羅紅麝串寫于一回盖琪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一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

宝玉忘情露於宝釵是後回累累忘情之引茜香羅暗繫於襲人腰中係伏線之文、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不。言鍊句鍊字辭藻工拙只想景想情事想理反復推求悲傷感慨乃玉兄一生〻天性真颦兒〻知己玉兄外実無再有一人者想昨阻余批塟花吟〻客嫡是玉兄

話説林代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名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听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尽紅顔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代玉的花顔月貌将来要到無可尋覔之時寧不心碎腸断既代玉終帰無可尋覔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宝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覔之時矣

之化身無疑余幾作點金為鉄之人幸甚幸甚
說不出這句話来
一大篇葬花吟却如此收拾真好机思筆伏今人焉得不叫絕称奇
情情不忍道出的字来
撂開手句起至後總得拴生句止此

宝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百轉千回矣）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非大善知識道不出此等語来）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声只在耳東西（二句作禪語参）那林代玉正自傷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豈敢豈敢）痴子不成想着抬頭一看見是宝玉林代玉看見便道啐我道是誰原来是這个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情情）長嘆了一声（不忍也）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宝玉悲慟了一回忽然抬頭不見了代玉（去了）便知代玉看見他躲開了（折得好誓不寫開眼見此文字）自己也覚無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来（哄人字眼）可巧看見林代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非此三字難留蓮步玉兄之机変無窮）撂開手林代玉回頭看見是宝

一段作者能替宝玉細訴受委曲後之衷腸使代玉竟不能回答一語其心思為何如真令人嘆服予曾親歷其境竟至有相逢半句無之事予囘深悔之閱此憾惚將予所歷之委曲細陳心身一暢作者如此用心得能不叫絕乎　綺園
一節頗似說辭在玉兄口中却是衷腸之語
己卯冬夜

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来（走的是）宝玉笑道兩句話（相離尚遠用此句補空好近阿顰）說了你听不听代玉听說回頭就走宝玉在身後面嘆道（自言自語真是一句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代玉听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麽樣今日怎麽樣（寔理頭不看不得不將自幼之苦心寔事一訴方明心以白今日之故勿作閒文看為幸）宝玉嘆道（此下乃答言非一句話也）當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阿顰慌着在玉兄）憑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听見姑娘也愛吃連忙干干淨淨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覚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了我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罢熱也罢和氣到了兒（頭要緊語）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反派不是）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到把外四路的什麽宝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心事）（用此人瞞看官也瞞顰兒也心動阿顰在此数句也）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个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的独出

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这个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我）
下眼淚来代玉耳内听了這些話眼内見了這樣形景心内不覺灰了大半也不（玉兒泪不是容易有的）
覺滴下眼淚来低頭不語宝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
了但只管憑怎庅不好萬不敢在妹々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有是語）
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捻不理我叫（可憐語）（㝡难為情）
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好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憑高僧（真有是事）（又瞞看）
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还得你伸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代玉听了這个話（官及批書人）（情々衷腸本来面目也）
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这庅說昨兒為什庅我去（寔々不知）（正文該問）
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宝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这庅樣立刻就死（如聞）（直急了）
了林代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

什庅誓呢宝玉道寔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宝姐々坐了一坐就出来了林代玉（不用兒言彼已親覩）
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丫頭們懶待動喪声歪氣的也是有的宝玉（急）（玉兒口氣畢真）
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々々他們就好了代玉道你的那些（不快語之称）
姑娘們也該教訓々々只是我論理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宝（也还一句的是心坎上人）（照樣的妙）（玉此心事全無矣）
姑娘来什麼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宝玉听了又（是什得干淨）
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来請吃飯遂都往前頭来了王夫人見
了林代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々林代玉道也不過這麼（是新換了的口氣）
着老太々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宝玉道太々不知道林妹々是内症先天（何如）
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就好了踈散了風寒还是
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个丸葯的名字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引下文）

此寫玉兄亦是釋却心中一夜半日要事故大大一淺 己卯冬夜

寫藥案是暗度犟卿病勢漸加之筆非泛泛之閑文也 丁亥夏 畸笏叟

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六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个金剛兩个字的宝玉拍手笑道（慈母前放肆了）（無墨譯故不知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從来沒听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宝玉因代玉事完心）（喜文奇語）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宝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慧心人自應知之）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宝玉道太太到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是語甚对余幼时所聞之語合符哀哉傷哉）（此言亦不假）王夫人道扯你娘的燥又欠你老子搥你了（伏線）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这个搥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个就叫人買些来吃宝玉笑道這些藥都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宝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个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聞名）只講那頭胎紫河車

寫得不犯冷香丸方子

前玉生香回中犟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豈不該有煖香是宝玉無藥可配矣今犟兒之剂若許材料皆係滋補热性之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尚未擬名何不竟以暖香名之以代補宝玉之

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还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算為奇（还有奇的）（听他不曾听过）只在群藥裡算那為君的藥說起来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宝姐姐宝釵听說笑著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听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宝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宝玉站在當地听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代玉坐在宝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好看煞在犟兒必有之）上画着羞他鳳姐因在裏間屋裡看着人放桌子（且不接宝玉文字妙）听如此說便走来笑道宝兄弟不是撒謊這到是有的前日（上月）薛大哥親自和我来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配藥他还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里知道这麼貴事我問他什麼藥他

不是岂不三人一体矣　己卯冬夜

倘若三人一体固是美事但又非石頭記之本意也

說是宝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葯我也没工夫听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
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来和我尋他說妹々就若没散的花兒上也使得摘
下来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々穿了来我没法兒把兩支珠花兒現拆了給
他还要了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庫去乳鉢乳了合麪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宝玉
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宝玉又道太々想這不過是將就
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
頭面拿了来纔好如今那里為这ケ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过的也可
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當家花々的就是坟裡有这ケ人家死了幾百
年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宝玉向林代玉說道你听見了没有难
道二姐々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代玉說話却拿眼睛飄着宝釵代玉
便拉王夫人道舅母听々宝姐々不替他圓謊他支吾着我王夫人也道宝玉
很会欺負你妹々宝玉笑道太々不知道這原故宝姐々先在家裡住着那薛
大哥々的事他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
妹々纔在背後羞我打量我撒謊呢正說着只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宝玉林
代玉去吃飯林代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挪頭丫就走那丫頭說等着宝玉
一塊兒走林代玉道他不吃飯了咱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宝玉道我
今兒还跟着太々吃罷王夫人道罷々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去罷宝玉道
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
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宝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
着林姑娘走一遭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宝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

圓謊今作者亦為圓謊了看此數則知矣

君正阿鳳

直問

以為是我撒謊就

多斷的是不敢正犯

後文方知

一時吃過飯宝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林代玉忙〻的要茶漱口
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〻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〻的宝（冷眼人自然了〻）
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林妹〻去罷叫他在這裡胡羼些什麼宝玉吃了茶
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鳳姐兒院門前只見鳳姐兒蹬着門檻子拿
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好進来（也才吃了飯）（是阿凤身段）（正）（如聞）
進来替我寫几个字兒宝玉只得跟了進来到了屋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
来向宝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各色紗一百疋金項圈四个
宝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个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
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宝玉听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一面笑道還有（有是語有是事）
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裡有个丫頭叫紅玉的我要叫来使喚明兒（今你說〻）（也擱設）

紅玉接盃剖茶自紗屜内覓至面廊下再見此處如此寫来可知玉兄除聲兒外俱是行雲流水

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宝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〻喜歡誰只管叫（浔說今兒見你纔想起来）（字眼）（又了却怡紅薛寃一嘆）
了来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帶去說
着便要走鳳姐兒道你回来我還有一句話呢宝玉道老太〻叫我呢有話等（忙極）（非也林妹〻叫我呢一笑）
我回来罷說着便来至賈母這边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
吃了什麼好的宝玉笑道也没什麼好的我到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〻在那（安慰祖母之心也）（如何余言不謬）
里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宝玉進来只見地下一个丫頭吹熨斗炕上兩个丫頭
打粉線代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宝玉走進来笑道呵這是作什麼呢（句）
纔吃了飯這麼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痛了代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丫
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代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有意無）
過一會子就好了宝玉听了只是納悶只見宝釵探春等也来了和賈母說了一（意暗合針對無怪玉兄納悶）

連重兩遍前言是彈（宝）玉氣味相倣嬰非偶然暗合相符句諟作者过言小人也

回話宝釵也進来問林妹〻作什麼呢因見林代玉裁剪因笑道妹〻越發能
幹了連裁剪都會了代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宝釵笑道我告訴
你个笑話兒纔剛為那个藥我說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代玉
道理他呢過一会子就好了宝玉向宝釵道老太〻要抹骨牌正沒人呢你抹骨
牌去罷宝釵听說便咲道我是為抹骨牌纔来了說着便走了林代玉道你到是去
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宝玉見他不理只得还陪笑說道你也出去
𨒂〻再裁不遲林代玉總不理宝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裁的林代玉見問
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干二爺的事宝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来
（仍丢不下譏〻）
回說外頭有人請你呢宝玉听說忙徹身出来代玉向外頭說道阿弥陀佛赶你
（何苦来余不忍听）
回来我死了也罷了宝玉出来到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爷家請宝玉听了知

（此門請出玉兄来放信步）
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来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
（又是書房文人弄筆虛點綴也）
人只見一个老婆子出来了焙茗上去說道宝二爷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
（活現活跳）（與夜間叫人對看）
你老人家進去带个信兒那婆子說放你娘的屁到好宝二爺如今在園裡住
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里来帶信兒来了焙茗听了笑道罵的是
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边二門上来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
（有個）
原故說了有个小廝跑了進去半日抱了一個包袱出来遞與焙茗回到書房
裡宝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雙壽四个小廝去了一逕到了
馮紫英家門口有人報與了紫英出来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
还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厮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
过了然後吃茶宝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思夜想放不下

若真〻有一事則不成石頭記文字矣作者的三昧在茲批書人得書中三昧亦在茲
壬午孟夏

若真有一事則不成石頭記文字矣作者得三昧在茲批書人得書中三昧亦在茲

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兄弟到都心実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詞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来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厮過来讓酒然後命雲兒也来敬酒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已新樣兒的曲兒唱一个我听我吃一罈如何雲兒听說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　想着你来又記掛着他　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　想昨宵私訂幽期在荼蘼架　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無回話

此唱一曲為直刺宝玉

唱畢笑道你嗑一罈子罷了薛蟠听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听我說来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嗑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有理　宝玉拿起海来一氣飲干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出女兒来还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对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来攔道我不来别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便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麽这还虧你天天吃酒呢难道你連我也不如我回来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到嗑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說無法只得坐下听宝玉先說道

誰曾經過嘆嘆西堂故事也

與人衆語

豈敢

有理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大海飲酒西堂產九台靈芝日也批書至此寧不悲乎

壬午重陽日

女兒喜對鏡晨粧顔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听了都說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道如何
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通不懂怎麽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々的
想你的罷回来說不出又（纔是）該罰了（呢）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黄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蓴
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隱々　流不斷的綠水悠々
唱完大家齊声喝采獨薛蟠說無板宝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便道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双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园掏蟋蟀（紫英口中應當如是）
說畢端起酒来唱道
你是个可人　你是个多情　你是个刁鑽古怪鬼灵精　你是个
神仙也不靈　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里細打听
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
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雞肉說道雞声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々々便說道
女兒悲將来終身指靠誰（道着了）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呢你怕什
麽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还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

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吧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里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弦索　說完

便唱道

荳蔻花開三月三　一個蟲兒往裡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

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　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唱畢

（唱畢下已便說底下的）此庚辰本缺此從甲戌本補錄

飲了門杯便拈起一個桃來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了道我可要說了

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

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日纔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說道　女兒悲嫁了個男

受過此急者大都不止歎兒一人耳

人是烏龜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个女兒嫁

了漢子要當忘八怎麼不傷心呢眾人笑的湾腰說道你說的很是快說底下的

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對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

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繡房攛出個大馬猴眾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

要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眾人聽說方纔

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

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眾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韻

薛蟠又道女兒樂一根𨳒𨳒往裡戳眾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

有前韻句故有是句　扭着臉

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个蚊子哼哼哼　眾人都怔了說這是个什麼曲兒薛

蟠還唱道　兩个蒼蠅嗡嗡嗡　眾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

可嘆

鮮曲兒叫作哼哼韻你們要懶怠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眾人都道免了

罷罷罷倒別躭誤了別人家於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　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　燈花並頭結双蕋（佳讖也）　女兒樂　夫唱夫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雲）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著　呀　看天河正高　听樵楼鼓敲　剔銀燈同入鴛
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可巧只記（真巧）得這句幸而席上（瞞過衆人）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干了酒拿起一朶木樨来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到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来喧嚷道了不得ゝゝ該罰ゝゝ（奇談）這席上又没有宝貝你怎麽念起宝貝来蒋玉菡怔了說道何曾有宝貝薛蟠道你还賴呢你再念来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宝貝是什麽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着指着宝玉ゝゝ没好意思起来（說）道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ゝゝ說着拿起酒来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蒋玉菡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来（用雲兒說出的是章法）蒋玉菡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罪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便隨了出来二人站在廊簷底下蒋玉菡又陪不是宝玉見他嫵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緊ゝ的捏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里去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蒋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宝玉听說不覺欣然跌足咲道有幸ゝゝ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个玉玦扇墜解下来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初見之誼琪

雲兒知怡紅細事可想玉兒之風情意也
壬午重陽

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着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来遞與宝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進貢来的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静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别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来給我繫着宝玉听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

紅綠牽巾是這樣用法一笑

只見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个人逃席出来幹什麽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没有什麽薛蟠那里肯依还是馮紫英出来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墜兒没了便問他往那里去了宝玉道馬上丢了睡覺時只見腰里一條血點似

随口謊言

身上事

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还我罷宝玉听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裡没个算計兒再要說几句又恐嘔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起来醒了只見宝玉笑道夜里失了盗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宝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里呢便知是宝玉夜間換了忙一頭把他解下来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宝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在腰裡過後宝玉出去終久解下来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宝玉並不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麽事情襲人便回

方纔

連

說二奶〻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来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
主打發他去了宝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
打發夏太監出来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
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爷領著衆位爷們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兒的節禮也
賞了說着命小丫頭子来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来只見上等宮扇兩柄
紅色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宝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別人的也
都是這个（麼）襲人道老太〻的多着一柄香如意一个瑪瑙枕太〻老爷姨太〻的
（金姑玉郎是這樣寫法）
只多着一柄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
单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〻二奶〻他兩个是每人兩疋紗兩疋
羅兩个香袋（兒）兩个錠子葯宝玉听了笑道這是怎麼樣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

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宝姐〻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来
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〻屋裡的（来着）我去拿了
来了老太〻說了明兒叫你一个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遍
說着便叫紫綃来拿了这个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
下什麼紫綃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来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爷留
着罷宝玉听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来要望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代
玉頂頭来了宝玉赶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代玉昨日所
惱宝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准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
（自道本是絳珠草也）
得宝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
来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个想頭

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代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
沒意思白〻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宝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难
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〻老爺太〻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〻了
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說過誓林代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
妹但只是見了姐〻就把妹〻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代玉道
昨兒宝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
說着只見宝釵從那边来了二人便走開了宝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着
頭过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边只見宝玉在這里（宝釵往王夫人處去故宝玉先在賈母處一絲不亂）
呢薛宝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个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此處表明以後之宝玉文章宜換眼看）
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揔遠着宝玉昨兒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宝

峰巒全露又用烟雲

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来幸虧宝玉被一个林代玉纏綿住了心〻念〻只
記掛着林代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宝釵宝玉便咲問道宝姐〻我瞧〻你
的紅麝串子可巧宝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宝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釵生
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
心暗〻想道這个膀子要長在林妹〻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
正是自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宝釵形容只見他臉若銀盆眼（此情非慾也）
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代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同太白所謂清水出芙蓉）
宝釵褪了串子来遞與他也忘了接宝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丢下
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代玉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釵道你
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呢林代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裡呢只因

截斷好文字

听見天上一聲叫喚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獃雁薛宝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
也瞧一瞧林代玉道我纔出来他就忒兒一声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的帕子一
甩向宝玉臉上甩来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听再看下回
分明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虛觀賈母鳳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不適意事来此亦
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难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
大旨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宝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来正碰在眼睛上到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著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〻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著眼睛待要說什麽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著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〻怪熱的什麽沒看過的戲我可不去鳳姐兒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都赶出去把樓上打掃干淨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〻了你們不去

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根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〻服〻的看賈母听說
笑道既這麼著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乾情好了就只是我又
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
邊来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兒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而向寶釵
道你也去連你母親我和他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
答應著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
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著元春有人出来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
母如今這樣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逛的只管
初一跟了老太〻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
〻不得出門檻子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攛

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
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〻人馬簇〻那底下
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
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
来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
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翠盖車然
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
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綉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
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著香菱〻〻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
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

去的是金釧彩雲奶子抱著大姐兒帶著巧姐兒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
連上各房的老嬤〻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〻的站了一街的車
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
說你壓了我們奶〻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蹭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折了
我的扇子咭〻呱〻說笑不了周瑞家的過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
看人家笑話說了幾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寶
玉騎著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
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賈母在轎
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坊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聖像
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姪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赶不上来

攙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来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著剪筒
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
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野牛肏的你往那里跑那小
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来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
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兒滚了出来都喝聲叫拿〻〻打〻〻賈母
聽了忙問是怎麽了賈珍忙出来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
兒剪燈花的没躲出去這會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来别唬著
他小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那裡見的這個勢派倘或唬著他到怪
可憐〻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荒說著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来賈珍只得去
拉了那孩子来那孩子還一手拿著蠟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来

叫他别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通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
道珍哥兒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别叫人難為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
了這裡賈母帶著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
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為
了他家人聽說忙上来領了下去賈珍站在台堦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
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
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不承望来這麼些人你使的人你
就帶了往你的那院裡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
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著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
小姐奶々們都出来了一個閑人也不許到這裡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

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了出
來賈珍道你瞧々他我這裡也還沒敢說熱他到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
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有個小廝便上來向賈蓉臉上啐
了一口賈珍又道問著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
去了賈蓉拖著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
且連賈璉賈瑞賈瓊等也都忙帶了帽子一個々々從墻根下慢々的溜上来賈珍又
向賈蓉道你還站著作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々
同姑娘們都来了叫他們快来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来一疊聲要馬一面
抱怨道早都不知作什麼的這會子尋嗔我一面又罵小子綑著手呢馬也拉
不來要打發小子去又恐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遭騎馬去了不在話

下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来只見張道士跕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
人應該在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
下恐老太々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
然是當日榮國府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
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
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
偺們自已你又說起這話来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擰了呢還不跟我進来
那張道士呵々笑着跟了賈珍進来賈珍到賈母跟前躬身陪笑說道張爺々
進来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来賈珍忙去攙了過来那張道士先呵々笑道
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々小姐納福一向没到府裡請安老
太々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々萬福萬壽
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到罷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
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来的少東西也狠干淨我說請哥兒来狂々
怎麽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
纔来忙上前問張爺々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々
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々的把個孩子
逼出病来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
不得怎麽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罷了又嘆
道我看見哥兒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麽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
着兩眼流下泪来賈母聽說也不得滿臉泪痕說道正是呢我養這些兒子孫

子也沒有一個像他爺〻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〻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
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〻老爺
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〻又一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
十五歲了生的到也好個模樣兒我想著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
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〻怎麼樣小道也不敢
造次等請了老太〻的示下纔敢向人去說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
命裡不該早定親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可如今打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
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好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罷了只
是模樣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〻我們〻頭的寄名符
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

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〻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
奶〻在這裡也沒道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〻來作好
事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著待我取來說著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
盤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
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也了又用個盤子托著張道士道
手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來倒
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到像是和我們化布施來了眾人聽說鬨然一
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〻〻你不怕割舌頭下地獄鳳姐
兒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〻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
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布施到要將哥兒的這玉請

了下来托出去給那些遠来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々々賈母道既這們
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麽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来豈不省事張道士道
老太々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々的福到也健壮二則外
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
倒值多了賈母聽説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来放在盤内那張道士兢々業々
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只
見賈珍回説張爺々送了玉来剛説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
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寔在希罕都沒什麽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傳
道的法器都願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在房裡頑耍賞人罷賈母
聽説向盤内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々如意或有歲々平安皆
是珠穿寶貫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説道這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
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收的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心小道也不能阻擋
老太々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
此説方命人接了寶玉笑道老太々張爺々既這麽説又推辞不得我要這個
也無用不如叫小子們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到説
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説不甚希奇到底也是
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
窮人何不就捨錢與他們寶玉聽説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了説畢張
道士方退出去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佔了東樓
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来回神前點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

問白蛇記是什麽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
笏賈母笑道這倒在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
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来至外邊預備着
伸表焚錢粮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寳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
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
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翻弄拿了起来笑道這
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麽一個的寳釵笑道史大妹妹有
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是雲兒有這個寳玉道他這麽往我們家去住着我
也没看見探春笑道寳姐姐有心不管什麽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
的上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寳釵聽說便回頭粧没聽見

寳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懷裡一面心
裡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裡揣着却拿眼
睛飄人只見衆人都到不大理論惟有林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
寳玉不覺心裡没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這個東西到好頑我
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带林黛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寳玉笑道你果
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来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
子婆媳兩個来了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来做什麽我不過没事来逛逛
一句話没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来了原来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
裡打醮連忙預備了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兒聽了忙赶過正
樓来拍手笑道噯呀我就不防這個只說偺們娘兒們来閑逛逛人家只當偺

們大擺齋壇的来送禮都是老太〻鬧的這又不得不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娘子上樓来了馮家的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来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来送禮賈母纔後悔起来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𨑨〻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了人因此雖看了一回戲至下午便回来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𨑨〻那賈母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宝玉說親的事来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〻聲〻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此見林黛玉又病

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待吃不時来問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作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到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来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〻〻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来支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個話来宝玉又道昨兒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倒底又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林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回的話来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顫〻兢〻

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的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裡生氣来拿我煞性子原来　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不能稍有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觧煩惱反来以這話奚落堵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白有你你竟心裡沒我

我心裡這意思只是口裡說不出来那林黛玉心裏想著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著急安心哄我看来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只知我近不知我遠那林黛玉心裡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自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

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已意心裡乾噎口裏說不出話来
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玉来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麽撈骨什渣子我
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公然不動寶玉見没摔碎便回
身找東西来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說道何苦来你摔砸那啞吧物
件有砸他的不如来砸我二人鬧著紫鵑雪雁等忙来解勸後来見寶玉下死
力砸玉忙上来奪又奪不下来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〻〻忙
赶了来纔奪了下来寶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麽相干襲人見他
臉都氣黄了眼眉都變了從来没氣的這樣便拉著他的手笑道你同妹〻摔
嘴不犯著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麽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著一
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

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
鵑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
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著些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
二爺拌嘴又吐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麽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
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
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
同他校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著也由不的滴下泪来
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来又摸著寶玉的手氷涼待
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麽委曲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林黛
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

面拿扇子替林黛玉輕〻的搧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傷心起来也拿手帕子擦泪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免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〻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林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赶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說道何苦来這是我纔方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横竪不帶他也没什麽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麽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王夫人賈母見他們忙〻的作一件正經事来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麽大禍便一齊進園来瞧他兄妹急的襲

襲人抱怨紫鵑為什麽驚動了老太〻太〻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来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来又没為什麽事便将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麽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将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没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来了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

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今兒那邊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著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嚥這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躲内原來他二人竟是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瀟湘館臨風洒泪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小廝們和他們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你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們仇人似的老太〻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那寶玉聽見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指扇敲双玉是寫宝釵金蟬脫殼
銀釵画薔字是寫癡女夢中說夢
脚踢襲人是断無是理竟有是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劃薔癡及局外

話説林黛玉自與寶玉角口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若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那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燥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来賠不是来了林黛玉聽

了道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麽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来一面笑道我只當是寶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来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〻的為什麽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〻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麽氣一面說著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林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来由不得傷了心止不住滚下淚来寶玉笑著走近床来道妹〻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妹〻不惱我但只是我不来叫傍人看著倒像是偺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来勸偺們那時節豈不偺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著你

怎麽樣千萬别不理我說著又把好妹〻叫了幾萬聲林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别叫人知道他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〻〻也全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你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黛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来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麽你家到有幾個親姊〻親妹〻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倒把這話告訴别人去評〻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来登時臉上紅脹起来低著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林黛玉直瞪〻的瞅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也說不出話来見寶玉瘉得臉上紫脹便咬著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顙顱上戳了

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歎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
子来擦眼泪寶玉心裡原有無限的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
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来自歎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泪来要
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来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
見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將枕邊搭
的一方綃帕子拿起来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寶玉見他摔
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林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
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々跟前去林黛玉將手一摔道誰
同你拉々扯々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
一句沒說完只聽喊道好了寶林二人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是鳳姐兒跳

了進來笑道老太々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々你們好了沒有我
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々罵我說我懶我来了果然應
了我的話了也沒見你們兩個人有些什麼可辯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
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
我走到老太々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頭
叫了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說一面
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著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
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及至我到那裡要說
和誰知兩個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笑對訴到像黃鷹抓住了鷂子的脚
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裡還要人去說和的滿屋裡都笑起来此時寶釵正在這

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
〻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得磕去大哥〻不知我
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兒惱了姐〻替我分辯〻〻寶釵笑道這也
多禮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日〻一處要存這個心到
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〻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〻怎麼不看戲去寶釵
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的狠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寶
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赸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〻比楊
妃原来也體豐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
回臉紅起来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到像楊妃只是沒一個好哥〻好兄弟可
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著可巧小丫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

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合你頑過你
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跟前你該問他們去說的個靛兒
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
意思便急回身又合別人搭赸去了林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
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兒取個笑不想靛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
改口笑道寶姐〻你聽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
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
是李逵罵了宋江後来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〻通今博古色〻都知道怎
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子這叫負荊請罪寶釵笑
道原来這叫作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什麼是

負荊請罪一句話還未說完寶玉林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於這些上雖不通達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問人道你們大暑天誰還吃生薑呢眾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鳳姐故意用手摸著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麼這麼辣ゝ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過了寶釵再要說話見寶玉十分慚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寶釵鳳姐去了林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著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了心自己沒趣又見林黛玉來問著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林黛玉多心說不得忍著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時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之時寶玉背著手到一處ゝゝ鴉雀無聞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們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子手裡拿著針線却打盹兒呢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ゝ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撥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寶玉ゝゝ悄ゝ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ゝ不捨的悄ゝ的探頭瞧ゝ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ゝ的笑道我明日和太ゝ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ゝ醒了我就

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咲道你忙什麽金簪子吊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你個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拿環哥兒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麽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個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〻的爺們都叫你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煙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来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来帶出你姐〻去金釧兒聽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〻要打要罵只管罰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〻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来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

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来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那寶玉見王夫人醒來自已没趣忙進大觀園来只見赤日當空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有人噎哽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正是花葉茂盛之際寶玉便悄〻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着根管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〻的流泣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像顰兒来葬花不成因又自歎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新特且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那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到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内的却辯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

一個角色來寶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次
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
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眼顰面薄腰
纖嫋嫋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回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
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
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
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
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
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
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

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又畫一個已經畫了有幾千個薔
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
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來的大心事纔這樣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裡
不知怎麼熬煎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擱的住熬煎可恨我不
能替他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了唰唰的落
下一陣雨來寶玉看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頓時濕了寶玉想道這
時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
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
叫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
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

〻提醒了我難道姐〻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喲了一聲
纔覺得渾身氷涼低頭一看自已身上也都濕了說聲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
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罣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
等十二個女子都放了假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
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大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内把些
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内頑耍將院門關了
襲人等都在游廊上嘻笑寶玉見關門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
聽見叫了半日拍的門山响裏面方聽見了估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来的襲
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
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来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〻可開就開要

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的雨打
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湾着腰拍手道這麼大
雨地裡跑什麼那裡知道爺回来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
踢幾脚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了頭子便抬腿踢在肋上
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
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
笑道噯喲是你来了踢在那裡了襲人從来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兒忽見寶玉
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
怎麼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
去寶玉一面進房来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

不想就偏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事好事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起別人来寶玉道我纔剛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你是安心的素日開門關門都是那起小丫頭子們的事他們是頑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根兒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兒你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些纔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下疼的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呦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睡不安穩忽夜間聽得噯呦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来悄悄的秉燈来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来噯呦一聲睜開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噯呦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石頭記

第三十一回　至四十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訴肺腑情迷活寶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手足眈々小動唇舌　不肖種々大承笞撻

情中情因情感妹々　錯裡錯以錯勸哥々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村嫽々是信口開河　情哥々偏尋根究底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己卯冬月定本

此本與庚辰本校訖
廿五年丙午三月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

情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説襲人見了自已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説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来争榮誇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来宝玉見他哭了他不覺心酸起来因問道你心里覺的怎么樣襲人勉強笑道好〻的覺怎么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黄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襲人拉了他的手咲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来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〻王太医去弄点子藥吃〻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

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内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别人不如由他去罢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来將王濟仁叫来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説了個丸藥的名子怎麽服怎麽敷宝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宝玉見宝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説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代玉見宝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已如何敢説咲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覚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代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説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欢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虽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代玉倒不覺得倒是宝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已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来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麽樣明兒你自已當家立事难道也是這麽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咲道二爺近来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

打凴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庅様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
弄坏了多少也沒見个大氣兒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庅着了何苦来要嫌我們就
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这些話氣的渾身乱战因
說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边早已听見忙赶過来向宝玉道好
ゝ的又怎庅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嘆(咲)道姐ゝ
既會說就該早来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以)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
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会伏侍的明兒还不知是
个什庅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几句話又見宝玉已经氣
的黄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ゝ你出去逛ゝ原是我們的
不是晴雯听他說我們两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咲几

声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ゝ祟ゝ幹的
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稱起我們来了明公正道連个姑娘还沒挣上
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来想一想原
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宝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宝
玉的手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证什庅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擔)待的比这大
的(事)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庅了晴雯冷咲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你)我說話
呢襲人听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辯嘴呢是和二爺辯嘴呢要是心裡惱我
你只和我說不犯着当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这庅吵的萬人知道我纔
也不過是為了事進来劝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
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夹槍帶棒終久是个什庅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

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〻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听見了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说道我為什庅出去要嫌我变着法見打發我出去也不能彀宝玉道我何曾経过这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〻打發你去罢说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㖿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〻去襲人㖿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説話見回了太〻也不遲这会子急〻的当一件正経事去回豈不叫太〻犯疑宝玉道太〻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饒生了氣还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这门見宝玉道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闹些什庅我経不起这吵不如去了到干淨说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环見吵闹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所消息这会子听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襲人扶起來嘆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庅樣纔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说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宝玉流下淚來自已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説話只見林代玉進來便出去了林代玉㖿道大節下怎庅好〻的哭起來難道是為争粽子吃争惱了不成宝玉和襲人嗤的一㖿代玉道二哥〻不告訴我〻问你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襲人的肩㖿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两个辯了嘴告訴妹〻替你們和勸〻〻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闹什庅我們一个丫頭姑娘只是混说代玉㖿道你说你是丫頭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罵名兒

饒这厶省还有人说闲话还擱的住你来说他襲人咲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
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来死了到也罢了林代玉咲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厶
様我先就哭死了宝玉咲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咲道你老實些罢何苦
还说这些話林代玉將兩个指頭一伸抿嘴咲道作了兩个和尚了我從今已
後都记省你作和尚的遭数兒宝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話自已一咲也
就罢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说薛大爺请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
推辭只得尽席而散晚间回来已帶了几分酒踉蹌来至自已院内只見院中
早把乘凉枕榻設下榻上有个人睡省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
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〻了只見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
原来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〻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

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说了那兩句你就说上那些话你说我也
罢了襲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已想〻该不该晴雯道性熱的拉〻扯
扯作什厶叫人来看見作什厶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咲道你既知
道不配為什厶睡省呢晴雯沒的话嗤的又咲了说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
配了起来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们来宝玉咲道我纔又
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来偺们兩个洗晴雯摇手咲道
罢〻我不敢惹爺还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个時辰也不知道作什
厶呢我们也不好進去的後来洗完了進去瞧〻地下的水淹省床腿連蓆子
上都汪省水也不知是怎厶洗了笑了几天我也沒那工夫収什也不用同我

洗去今兒也凉快那会子洗了可也不用我倒盛一盆水来你洗洗臉通通頭
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發你吃宝玉咲
道既這庅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来拿菓子来吃罢晴雯咲道我慌
張的狠連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还更了
不得呢宝玉咲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
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
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欢听那声
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晴雯听了咲道既这庅說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听了便咲着遞

与他晴雯果然接過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几声宝玉在傍笑着
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来咲道少作些孽罢宝玉起上
来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遞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几半子二人都大咲
麝月道这是怎庅说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宝玉咲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庅
好東西麝月道既这庅說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宝玉咲道
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咲着倚在
床上説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罢宝玉咲道古人云千金难買一咲几把扇子能值
几何一面说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来小丫頭佳蕙過来拾去破
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説至次日午间王夫人薛宝釵林代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
内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環媳婦走進

院来宝釵代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
不消説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説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脱
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没見穿上這些作什広史湘雲笑
道都是二嬸〻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宝釵一傍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还
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四月裡他在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
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就是多兩个墜子他站那椅子
背後哄的老太〻只是叫宝玉你過来仔細那上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
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来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〻纔笑了説到扮上男
人好看了林代玉道這算什広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来住了没兩日下起雪
来老太〻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来老太〻的一个新〻的大紅猩〻毡斗
篷放在那里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攔腰繫
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説着大
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宝釵笑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还那広淘氣不淘
氣了周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説話也没見睡在那里
还是咭〻呱〻笑一陣説一陣也不知那里来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
好了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見有婆〻家了还是那広着賈母因問今兒还是
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娘笑道老太〻没有看見衣服都帶了来可不住兩
天史湘雲問道宝玉哥〻不在家広宝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
弟兩个人好憨的這可見还没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
剛説着只見宝玉来了笑道雲妹〻来了怎広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広不来王

夫人道這里老太〻纔説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林代玉道你哥〻得
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湘雲道什庅好東西宝玉咲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
發高了湘雲咲道襲人姐〻好宝玉道多謝你記罣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
西来了説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个疙瘩宝玉道什庅好的你倒不如把前
兒送来的那種絳纹石的戒指兒帶两个給他湘雲咲道這是什庅説着便打
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那絳纹戒指一包四个林代玉咲道你們
瞧〻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来你就把他也就帶来豈不省
事今兒巴〻的自己帶了来我当又是什庅新奇東西原来還是他真〻你是糊塗
人史湘雲咲道你才糊塗呢我把這理説出来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
東西就是使来的不用説話拿進来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的們了若帶他

們的東西這得我先告訴来人這是那一个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使来
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説的反連你們的東
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个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
来可怎庅説丫頭們的名字呢横竪我来給他們帶来豈不清白説着把四个戒
指放下説道襲人姐〻一个宛央姐〻一个金釧兒姐〻一个平兒姐〻一个這到是四
个人的難到小子們也記得這庅清白衆人听了都咲道果然明白宝玉咲道還
是這庅會説話不讓人林代玉听了冷咲道他不會説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説話
一面説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听見只有薛宝釵抿嘴一咲宝玉听
見了到自己後悔又説錯了話忽見宝釵一咲由不得也一咲了宝釵見宝玉咲了
忙起身走開找了林代玉去説咲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〻你的嫂

子們去園裏也凉快同你姐々們去頑々湘雲答應了將三个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眾奶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說笑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觀園来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来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眾人听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个人翠縷道這荷花怎庅还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没到翠縷道這也和咱們家池子裏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个還不如咱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庅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个頭来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庅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樣翠縷道這庅說起来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咲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庅都是些阴阳難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兩個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々尽了就成阳不是阴静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庅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阴阳是怎庅个樣兒湘雲道阴阳可有什庅樣兒不過是个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就是阳月就是阴翠縷听了笑道是了々々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阳呢筭命的管着月亮叫什庅太阴星就是這个理了湘雲笑道阿弥陀佛剛々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阴阳也罷了

难到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阴阳不成湘雲道
怎庅沒有呢比如那一个樹葉兒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这
边背陰覆下的就是阴翠縷听了点頭笑道原来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
偺們這手里的扇子怎庅是陽怎庅是阴呢湘雲道这边正面就是陽那
反面就為阴翠縷又点頭笑了还要拿几件東西问因想不起了什庅来猛
低頭就看見湘雲宫絛上繋的金麒麟便提起来笑道姑娘這个难到也有
阴阳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阳雌為阴牝為阴牡為阳怎庅沒有呢翠
縷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这也罢了
怎庅東西都有阴阳偺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
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翠縷笑道這有什庅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
道了不用难我湘雲咲道你知道什庅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说着湘雲
拿手帕子握着嘴呵〻的咲起来翠縷道说是了就咲的这樣湘雲道狠是〻
翠縷道人規矩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咲道你
狠懂得一面说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〻在
那里翠縷听了忙赶上拾在手里攥着咲道可分出陰陽来了说着先拿史湘
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咲道是件宝貝姑娘瞧不
得这是從那里来的好奇怪我從来在这里沒見有人有这个湘雲道拿来我
瞧〻翠縷將手一撒咲道请看湘雲舉目一驗卻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
比自已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〻不語正自出神忽
見宝玉從那边来了笑问道你两个在这日頭低下作什庅呢怎庅不找襲人

去了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处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笑說一向別情況一时進來歸坐宝玉因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耑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摸掏了半天呵呀了一声便问襲人那个東西你收起來了庅襲人道什庅東西宝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带在身上的怎庅问我宝玉听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丢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问道你几时又有了麒麟了宝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丢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还是這庅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个不是宝玉一見猶不得欢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艸蛇灰線在千里之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怀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録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尽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尽處

解到多情〻尽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话说宝玉見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咲道虧你拣着了你是那里拣的史湘雲咲道幸而是这个明兒倘或把印也丢了难到也就罢了不成宝玉咲道到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襲人斟了茶来与史湘雲吃一面咲道大姑娘听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红了臉吃茶不荅襲人道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偺们在西边煖阁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兒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庅又害臊了史湘雲咲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偺们那庅好後来我们太〻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庅就把你派了跟

二哥〻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咲道你还説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作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〻这麼大热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〻你不信你问〻縷兒我在家時〻刻〻那一回不念你几声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宝玉都劝道頑話你又記真了还是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説你的話噎人到説人性急一面説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与襲人〻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〻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这个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的是谁給你的襲人道是宝姑娘給我的湘雲咲道我只当林姐〻給你的原來是宝釵姐〻給了你我天〻在家

里想着這些姐〻們再沒一个比宝姐〻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个親姐〻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説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〻〻不用題這个話史湘雲道題个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〻听見又怪嗔我讃了寶姐〻可是為這个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咲説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宝玉咲道我説你们這几个人難説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〻你不必説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们跟前説話見了你林妹〻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别説話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隻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〻史湘雲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筭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

呢襲人咲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里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咲道既這庅説我就替你做了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咲道又来了我是个什庅就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到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咲道前兒我听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听見了你还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宝玉忙咲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咲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説是新近外頭有个會做活的女孩子説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个扇套子試々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个瞧給那个看的不知怎庅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来他还叫着做去我纔説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庅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这庅着老太々还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説好生靜養纔好誰还煩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兒今年半年还沒見拿針線呢正説着有人来回説興隆街的大爺来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宝玉听了便知賈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々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咲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宝玉道罷々我也不

腌臢

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ケ俗人並不愿同这些人往来湘雲咲道还是這ケ情
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〻这些為官
做宰的人們談〻講〻些仕途经濟的學問也好将来應酧世務日後也有ケ朋
友没見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隊里攪些什広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别的姊妹屋
裡坐〻我这里仔细贜了你知经濟学问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别说这話上回
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
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話也没説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説又
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広樣哭
的怎広樣呢提起這些話来真〻宝姑娘教人敬重自已訕了一會子去了我
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还是照舊一樣真〻有涵養心地寬大
誰知这一ケ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
宝玉道林姑娘従来説过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賬話我
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点頭笑道这原是混賬話原来林代玉知
道史湘雲在这里宝玉一定又赶来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自近日
宝玉弄来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夗央
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鮫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宝玉亦
有麒麟便恐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来因而悄〻走来見
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来正听見史湘雲説经濟事宝玉又説林
妹〻不説这樣混賬話若説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代玉听了这話不覺又
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已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ケ知己果然是

亇知已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
者你既為我之知已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已矣既你我為知已則又何必有
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来一宝釵哉所悲者父母
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
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劳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已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我
知已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淚来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
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抬頭見了林代
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赶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
么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代玉回頭見是宝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
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还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
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淚林代玉忙向後退了几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么这么動手動
脚的宝玉咲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代玉道你死了
到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甚么麒麟可怎么樣呢一句話又把
宝玉說急了赶上来问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代玉見问
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已又說造次了忙咲道你别着急我原說錯
了這有什么的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
他拭面上的汗宝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代玉听了怔了半天方
說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說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
口氣问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到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
意思若体貼不着就难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

放心不放心的話寳玉點頭嘆道好妹々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
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揔是不放
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寛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听
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々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還覔懇切
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々的望着他此時寳
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々的望着代玉兩個
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覺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寳玉忙
上前拉住說道好妹々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代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
推開說道有什麽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
了寳玉站着只管發起獃来原来方纔出来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
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忽抬頭見了林代玉和他站着一時代玉
走了他还站着不動因而赶上来说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赶了送
来寳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
妹我的这心事從来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胆說出来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
一身的病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
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这話唬得魄銷魂散只叫神天菩薩坑
死我了便推他道这是那里的話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寳玉一時醒过来方
知是襲人送扇子来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々的抽身跑了这里襲人
見他去了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因代玉而起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
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间也不覚怔々的滴下淚来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

醜禍正裁疑间忽有宝釵從那边走来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庅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边両个雀児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宝釵道宝兄弟这會子穿了衣服忙〻的那去了我才看見走过去倒要𠮟住问他呢他如今説話越發没了經緯我故此没𠮟他了由他过去罢襲人道老爷𠮟他出去宝釵听了忙道嗳哟这庅黄天暑熱的𠮟他做什庅别是想起什庅来生了氣𠮟出去教訓一場襲人咲道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會宝釵咲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庅熱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庅襲人咲道倒是你説〻罢宝釵因而问道雲丫頭在你们家做什庅呢襲人咲道纔説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𠮟他做去宝釵听見这話便両边回頭看無人来往便咲道你这庅个明白人怎庅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谅人情我近来看着雲丫頭的神情再風里言風里語的听起来那雲丫頭在家裡竟一点兒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们娘兒们動手為什庅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説話兒見没人在跟前他就説家裡累的狠我再问他両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紅了口里含〻糊〻待説不説的想其形景来自然從小兒没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来襲人見説這話將手一拍説是了〻〻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来还説這是粗打的且在别處能自使罢要匀淨的等明兒来住着再好生打罢如今听宝姑娘這話想来我们煩他〻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里怎庅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宝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里作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

奶〻太〻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宝釵咲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作(做)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信(過)他〻纔是認得出来呢說不得我只好慢〻的累去罷了宝釵咲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襲人咲道當真的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来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个老婆子忙〻走来说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〻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问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里(裡)还有兩个金釧兒呢就是太〻屋裡的前兒不知為什庅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〻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撈起来誰知是他〻們家(裡)還只管乱着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釵道这也奇了襲人听說点頭讃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来宝釵听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来道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宝釵来至王夫人房中只見鴉雀無闻独有王夫人在裡间房内坐着垂泪宝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问你從那里来宝釵道從園里来王夫人道你從園里来可見你宝兄弟宝釵道纔〻倒看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点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說道怎庅好〻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坏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氣他兩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庅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宝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故然是这庅想據我看来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

前憨頑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〻俳〻豈有这樣大氣的理揔然有这樣大氣也不過是个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点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宝釵嘆道姨娘也不勞念〻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尽主僕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艮子原要还把你妹〻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〻作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〻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原也三災八难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这会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我現叫裁縫赶两套給他要是别的丫頭賞他几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个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里說着不覺流下淚来宝釵忙道姨娘這会子又何用叫裁縫赶去我前兒到做了两套拿来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难到你不忌諱宝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来不計較這些〻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来跟宝姑娘去一時宝釵取了衣服回来只見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淚王夫人正才說他因宝釵来了却掩了口不說了宝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将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将他母親叫来拿了去再看下回便知

第三十二回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〻小動唇舌　不肖種〻大承笞撻

却说王夫人喚上他母親来拿几件簪环當面賞与他又分付請几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来宝玉會过雨村回来听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尽心中早又五内摧傷進来被王夫人数落教訓也無可回说見宝釵進来方得便出来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〻的走着信步来至廳上剛轉过屏門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兒撞了个满懷只听那人喝一声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〻的你垂頭

喪氣嗐些什么方纔雨村来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纔出来既出来了全無
一点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
子又咳声嘆氣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宝玉素
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
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这些話究竟不曽听見只是怔怔的貼着
賈政見他惶悚應对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这一来到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
忽有回事人来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来要見老爷賈政听了心下疑惑暗暗
思忖道素日並不和忠順府来往為什么今日打發人来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
走出来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献茶未及叙談那長史
官先就說道下官此来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
王爷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爷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尽賈政
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
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
人一句話就完了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里如今竟三五
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内十停人
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輩听了尊
府不比別家可以擅来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
百个也罢了只是這琪官隨机應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
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轉令郎請将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
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劳求覔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听了這話

又驚又氣即命喚宝玉来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赶来時賈政便问該
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么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来那琪
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来如今
禍及於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実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个字
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説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
史官冷咲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隐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説了出来我
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説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
那長府官冷咲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説了出来公子
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么到了公子腰裡宝玉听了這話
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机密

事都知道了大約别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説出别的事来因
説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这樣大事到不晓得了听
得説他如今在東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
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咲道这樣説一定是在
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罢若沒有还要来請教説着便忙々的走
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歪一面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
回来有話问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环帶着几个小厮一
陣乱跑賈政喝命小厮快打々々賈环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
低頭站住賈政便问你跑什么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逛
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学的人来賈环見他父亲盛怒便乘机

說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边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个丫頭我
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这樣粗泡的実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
賈政听了驚疑问道好端〻誰去跳井我家從無这樣事情自祖宗以
来皆来寛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踈懶自然执事人操尅
奪之权致使生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
快叫賈璉賴大興来小厮們荅應了一声方欲去叫賈环忙上前拉住
賈政袍襟貼膝下道父亲不用生氣此事除太〻房里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
道我听見我母亲說〻到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将眼一看衆
小厮〻〻們明白都往兩边後面退去賈环便悄〻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
宝玉哥〻前日在太〻屋里拉着太〻的丫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
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个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
玉来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劝我〻把这冠帶家私一應就
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煩惱鬓毛剃去尋个干淨
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门客僕從見賈政这个形景
便知又是為宝玉了一个〻都是咲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〻
的直挺〻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綑上
把各门都関上有人傳信在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声荅應有
几个来找宝玉那宝玉听見賈政吩付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里承望
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所上乾轉怎得个人来往裡頭去稍
信偏生沒个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時只見一个老姆〻出来

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説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〻
要緊〻〻宝玉一則急了説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听見
是什庅話把要緊二字只听見跳井二字便咲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
怕什庅宝玉見是个聾子便自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罷那婆
子道有什庅不了事的老早的完了太〻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
怎庅不了事的宝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来
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
私物在家荒踈學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實打死小厮
們不敢違拗只得将寳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賈政
犹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来咬着牙恨命盖了三四十下衆
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奪劝賈政那里肯听説道你們問〻他幹的勾當
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醸壊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觧劝明
日醸到他弑君殺父你們纔不劝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
退出只得覔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顧有
人没人忙〻赶往書房中来慌的衆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
進房来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
个小厮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还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
住板子賈政道罢了〻〻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罢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
老爺也要自重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〻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
太〻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咲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趂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絶将来之患
說着便要繩索来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当管教兒子也要
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五十歲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
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絶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
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得个依靠未喪母者来細
玩既喪母者来痛哭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賈政听了此話不覺長嘆一声向
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
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腿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
一点好処不覺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兒吓因哭出苦命兒来忽又想起賈
珠来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

人聞得王夫人出来那李宮裁王熙鳳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
賈珠的名字别人还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見那淚珠更似
滚瓜一般滚了下来正没開交處忽听了环来說老太太来了一句話未了只
听窓外顫巍巍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浄了賈政見他母親
来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来只見賈母扶着丫頭喘氣的走来賈政上前躬
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来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
去吩咐賈母听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声道你原来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
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沒養个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听这話不像忙
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这話我做兒的如
何禁得起賈母听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

手的板子難道宝玉就禁得起了 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亲是怎麼教訓你来說着也不覺滚下淚来賈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离了你大家干淨 說着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々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紀小你疼他々将来長大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 你如今到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氣呢賈政听說忙叩頭哭道母亲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来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里干淨看有誰来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々叩求認罪 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罣宝玉忙進来看 時只見今日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个不了 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會方漸々的止住早有丫环媳婦 等上来要搀宝 玉 凤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睁開眼瞧々 打的这麼个樣兒还要搀着走 还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抬出来呢衆人听說連忙進去果然 抬出春凳来将宝 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々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々王夫人兒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兒早死了 留着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會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数落一塲又哭不争氣的兒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賈母賈母含淚

說道兜了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

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庅难道於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

賈政听說方退了出来此時薛姨媽同宝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

这里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来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

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来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来細問

方纔好端端的為什庅打起来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

没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听見了忙打听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姐的

事襲人道老爷怎庅得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日

習吃醋没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来在老爷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

的事是三爷說的我也是听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听了这兩件事都对景

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来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

命好生抬到他房内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内自己床

上臥好又乱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来經心扶侍問他端的且

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〻　錯裡錯以錯勸哥〻

話説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来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広就打到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説道不過為那些事问他做什広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〻打壊了那里襲人听説便軽〻的伸手進去将中衣褪下宝玉畧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来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来襲人咬着牙説道我的娘怎広下這般的這広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没動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広様呢正説着只听了環们説宝姑娘

来了。襲人听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被替宝玉蓋了只見宝釵手里托着一丸藥走進来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问道這會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宝釵見他睁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点頭嘆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里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来宝玉听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近大有深意忽見他嚥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几下打他們一个个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横死他們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这樣我便一时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想着只听宝釵问襲人道怎麽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来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賈环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来不这樣的你們别混裁度宝釵听說便知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这个形像疼还顧不过来还是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樣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范的那種心性当日

為一个秦鐘还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们
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據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爺
緣生氣就是我哥〻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调唆一則
也是本来的実話二則他原不理論这些妨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
宝兄弟这庅樣细心的人你何嘗見过我那哥〻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
什庅口里就說什庅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来見宝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
自已說造次了恐宝釵沒意思听宝釵如此說更覔羞愧無言宝玉又听
宝釵这番話一半是堂黄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覔比先暢快了方
欲說話时只見宝釵起身說道明兒再来看你〻好生養着罷方纔我
拿了藥来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门去襲人赶着

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宝二爺好了親自来谢宝釵回頭笑道有
什庅谢處你只劝他好生静養别胡思乱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〻(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
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躲里虽然彼时不怎庅樣将来对景終是要吃虧的
說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来心内着実感激宝釵進来見宝玉沉思默〻
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宝玉默〻的倘(躺)在床上無奈豚
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热如火炙暑展轉时禁不住噯喲之声那
时天色将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个丫环伺候此时並無呼喚之事
因說道你们且去梳洗等我叫时再来衆人听了也都退出这里宝玉昏〻
默〻只見蔣玉菡走了進来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时又見金釧兒進来
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覔有人推他恍〻惚

惚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代玉
宝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来向臉上細〻一認只見他兩个眼睛腫
的桃兒一般满面淚光不是代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
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声仍就倒下嘆了一声说道你又做什広跑来
虽说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热未散走兩盪又要受了暑我虽然捱了打
並不覔疼痛我这个樣兒只粧出来哄他们好在外頭佈散与老爺听其寔
是假的你不可认真此時林代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無声之
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話心中虽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
能说得半日方抽〻噎〻的说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宝玉听说便長嘆一
聲道你放心别说这樣話我便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
自活来了（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〻来了林代玉便知是鳳姐来了連忙立起身
說道我從後院子里去罷回来再来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〻的怎広
怕起他来林代玉急的跺脚悄〻的說道你瞧〻我的眼睛又該他取咲開心呢
寶玉聽說赶忙的放了手代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
前頭已進来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広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
娘又来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来至掌灯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〻
沉〻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龍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几個有年紀
常往来的聽見宝玉捱了打也都進来襲人忙迎出来悄〻的咲道嬸
嬸們来遲了一步二爺纔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里坐了倒茶
與他們吃那几个媳婦子都悄〻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

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来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来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来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来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看芭蕉扇子見他来了說道你不曾叫个誰来也罷了你又丟下他来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分付打發他們来一時听不明白到躭悮了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

乾渴要吃酸毒湯我想着酸毒是个收斂的東西纔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个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来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該早来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子香露来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他胡遭遢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个拿兩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来把前兒的那几瓶香露拿了来襲人道只拿兩瓶来罷多了也白遭遢等不彀再要再来取也是一樣彩雲听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来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盖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寫

肴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庅ケ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
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収肴別遭遢了襲人
答應肴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肴我想起一句話来問你襲人忙又回来
王夫人見房内無人便問道我恍惚听見宝玉今兒捱打是环兒在老爺
跟前說了什庅話你可听見這ケ了你要听見告訴我听ゝ我也不吵出来教
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听見这話為二爺霸占肴戯子人家来
和老爺要為这ケ打的王夫人揺頭說道也為这ケ还有別的原故襲
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大胆在太ゝ跟前說句不知好歹
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ゝ別生氣
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庅生氣的你只管說来襲人道論理我们二
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将来做出什庅事来呢王夫人一
闻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弥陀佛由不得赶肴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
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
麽樣管他难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ケ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将
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ケ他又長的单弱況且老太ゝ宝貝似的若管緊
了他倘或再有ケ好歹或是老太ゝ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坏了
所以就縦坏了他我常ゝ掰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被時他
好过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了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誰呢說
着由不得滾下泪来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已也不覺傷了心陪肴落淚
又道二爺是太ゝ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们做下人的伏侍一塲大家落ケ

平安也筭是造化了要這様起来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
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様揔是
我們勸的到不好了今見太太提起這話来我還記罣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
太討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説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
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内有因忙问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説近来我因听見衆
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説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
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将你合老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説的話全
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庅只管説什庅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襲
人道我也沒甚麽别的説我只想着討太太一个示下怎庅変个法兒已後竟
還叫二爺搬出園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
問道宝玉難到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别多心並沒有这話這不
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
兩姨姑表姊妹雖説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
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説的沒事常思有事
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
説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
好在我們隊里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点不論真假人多口襍那起
小人的嘴有什庅避諱心順了説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
二爺将来倘或有人説好不過大家直過沒若叫人嘐出一声不字来我們不
用説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来二爺一生的声名品

行豈不完了二則太〻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説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
避的為是太〻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
若不回明太〻罪越重了近来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説与人惟有灯
知道罷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内
越發感愛襲人不尽忙咲道我的兒你竟有這个心胸想的這樣週全
我何曾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这一番話提醒了
我难為你成全我娘兒兩个声名體面真〻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
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説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
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〻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〻答應
着去了回来正值宝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

命調来嗜试果然香妙非常回心下記罣着代玉满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
襲人便説一法先使襲人往宝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
来 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恃也 吩付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〻他做什庅呢他要问我只
説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庅去呢到底説的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
道没有什庅可説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
去了怎庅搭赸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与晴
雯咲道也罷就説我叫你送这个給他去了晴雯道这又奇了他要这
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要恼了説你打趣他宝玉咲道你放心他自
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来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
帕子見他進来忙摆手兒説睡下了晴雯走進来满屋魆黑並未点灯代

玉已睡在床上问是誰晴雯忙荅道晴雯代玉道做什庅晴雯道二爺
送手帕子来給姑娘代玉听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庅送手帕子来給我因
问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这會不用
这个晴雯咲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代玉听見越發悶住着实
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过来連忙說放下去罢晴雯听了只得放下
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这里林代玉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
覺神魂馳蕩宝玉这番苦心能領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意
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〻的送两塊舊帕子来若不
是領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咲再想令人私相傳遞与我
可惧我自己每〻好哭想来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内沸然

炙起代玉由不得餘意綿纏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
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旧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〻空垂　暗洒闲抛却為誰
尺幅鮫鮹勞解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抛珠滚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难拂拭　任他点〻与斑〻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旧跡巳模糊
窓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代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説襲人来見宝釵誰知宝釵不在園内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来等至二更宝釵方回来原来宝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唆調了人来告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说出来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説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这个名声其实这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难分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来見过母親只見宝釵在这里説了几句閑話因問听見宝兄弟吃了虧是為什庅薛姨媽正為这个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寃家都是你鬧的你还有臉来問薛蟠見説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庅薛姨媽道你还粧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説的还賴呢薛蟠道人人説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罢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难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劝道媽媽和哥哥且别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个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罢不是你説的也罢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証到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劝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别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个不妨頭的人过後兒沒事就罢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别人我先就疑惑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宝釵劝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

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这樣贓派我〻把那因
擄的牙敲了絛罷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献勤兒拿我來作幌子
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几天那一回為他不好
姨爹打了他兩下子过後老太〻不知怎庅知道了説是珍大哥〻治的
好〻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
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凈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來就
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
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〻的賴我將來宝玉
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凈宝釵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
兒罷媽急的這个樣兒你不説來劝媽你还反鬧的这樣別説是媽便
是傍人來劝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劝上來了薛蟠道你这會子又説这
話都是你説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説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
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庅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丁樣子
別説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我們見过十来次的他並
未和我説一句親熱話怎庅前兒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
了难道這也是我説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説道还提这个可不是為
这个打他呢可見是你説的了薛蟠道真〻的氣死人了賴我説的我不惱我
只為一个宝玉鬧的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特刀動杖的鬧
起来到説別人鬧薛蟠見宝釵説的話句〻有理难以駁政比母親的話反
难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已話了也因正在

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说道好妹〻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
從先媽和我說你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宝玉有那捞什
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说了把個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
哭道媽〻你听哥〻说的是什麽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
賭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这里薛姨媽氣的乱战一面又劝宝釵道
你素日知那孽障说話没道理明兒我呌他給你陪不是宝釵满心委屈
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别了母親各自回来到房裡
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来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〻〻便出来瞧母親可
巧遇見林代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宝釵因说家去口里说着
便只管走代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
可比便在後面咲道姐〻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来也醫
不好棒瘡不知薛宝釵如何荅對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第三十四回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黄金鶯巧结梅花絡

話说寶釵分明听見林代玉尅薄他回记掛着母親哥〻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林代玉还自立于花陰之下遠〻的却向怡红院内坐着只見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過之後一起〻〻的散盡了只不見凤姐兒来心裡自己盤筭道如何他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討老太〻和太〻的好兒總是今兒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〻簇〻一羣人又向怡红院内来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凤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了

妳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点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来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宝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后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庅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庅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然是五月里天氣热到底也該还小心些大清早起在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々々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々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来一進院门只見滿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记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泠々二句来因暗々的嘆道双文々々誠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妨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来了嘎的一声撲了下来到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来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声竟大似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尽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时一朝春尽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代玉紫鵑听了都笑起来紫鵑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為他怎庅记了代玉便命將架摘下来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来滿屋内陰々翠润几簟生凉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诗詞也教與他念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宝釵来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来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

跑来作什么宝釵道我瞧々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过来閙
了沒有一面说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来薛姨媽見他一哭
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劝他我的兒你别委屈了你等我処分那
孽障你要有个好歹我指望那一个来薛蟠在外听見連忙跑了過来對着宝
釵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只说好妹々恕我这次罢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来的
晚了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未醒不知胡说了什么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
氣宝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说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
说道你不用做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两个你是变着
法兒叫我們离了你就心净了薛蟠听说連忙笑道妹々这話從那里说起来
的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々從来不是这樣多心说歪話的人薛姨媽
忙又接着道你只會听見你妹々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
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々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
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閑逛如何宝釵笑道這不明白過来了薛姨媽道你要
有這个横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々听見了只管
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来為我一个人娘兒兩个天々操心媽為
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々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
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々反教娘生氣妹々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裡
說眼睛裡禁不起也滚下泪来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来宝
釵勉強笑道你閙勾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来了薛蟠听說忙收了泪笑道
我何曾招媽哭来罷々々丢下這个別提了叫香菱来到茶妹々吃宝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们就道去了薛蟠道妹〻的項圈我瞧〻只怕該炸
一炸去了宝釵道黃澄〻的又炸他作什庅薛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
補些衣裳了要什庅顏色花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
穿遍了又作什庅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
薛姨媽和宝釵進園来瞧宝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廻廊上許多丫
嬛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这里母女兩个進来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淌
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宝玉忙欲欠身口里荅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
動姨娘姐〻我禁不起薛姨娘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庅只管告訴我宝
玉笑道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庅吃回来好給你
送来的宝玉笑道也到不想什庅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
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听〻口味不筭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〻的想這
个吃了賈母便一叠声的叫人作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别急等我想一想這
模子誰収着呢回回頭分付个婆子去问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
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来了鳳姐兒听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
交给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曽収次後还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先接過来瞧時原来是个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
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回笑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絶了吃碗湯还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這个也
不認得这是作什庅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説话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这是

舊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庅麪印出来借点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庅想起来了說着接了過来遞与个婦人吩付厨房裡立刻拿几支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来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庅鳳姐兒笑道有个原故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宝兄弟提起来了单作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上个俊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这个小東道我还孝敬的起便回頭吩付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来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宝釵一傍笑道我来了這庅几年留神看起来鳳丫頭憑他怎庅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賈母听說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庅當日我像鳳哥兒这庅大年紀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乖怎庅怨得人疼他宝玉咲道若这庅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宝玉咲道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是单是会說話的可疼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个女孩兒筭起都不如宝丫頭薛姨媽听說忙咲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丫頭好这倒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

想反讚起宝釵来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
說話去了忽有人来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来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
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问湯好了不曾又
问薛姨媽等想什広吃只管告訴我〻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来偺們吃薛姨媽
咲道老太〻也会漚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
笑道姑媽到别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
还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〻的咲起来宝玉在房里也掌
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〻的二奶〻的这張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咲
道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
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說煩他鶯兒来打上那幾根絡子宝玉咲道虧你

提起来說着便仰頭向窓外道宝姐〻吃過飯叫鶯兒来煩他打几根絛子可
淂闲兒宝釵听見回頭道怎広不淂闲兒一會叫他来就是了賈母等尚未听
真都止步问宝釵〻〻說明〻〻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来替你
兄弟作几根你要人使我那里闲着的丫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来使喚
薛姨媽宝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来作就是了有什広使喚的去処他天〻也
是闲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步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边掐鳳
仙花呢見了他們走来都迎上来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
讓至上房内坐賈母也覔腿酸便点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
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衆婆娘丫頭們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
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来与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宝釵史湘雲坐在下面

王夫人親捧了茶奉与賈母李宮裁奉与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
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説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付
鳳姐兒道老太〻的飯在这里放添了東西来鳳姐兒荅應出去便命人去賈
母那边坐訴那边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赶過来王夫人便命請姑
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个来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代玉
自不消説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棹子鳳姐兒用手巾褁着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 和姑媽不用讓还
听我説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这樣薛姨媽咲着應了于 是
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边是薛宝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
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干淨傢伙来替宝玉揀菜少頃荷
葉湯来賈母看过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边便命玉釧與宝玉送去凤
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来了宝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
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絛子你們兩个一同去罢鶯兒荅應同肴玉
釧兒 出来鶯兒道这广遠怪熱的怎广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説肴便命一个婆子来将湯飯等類放在一个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肴他兩个
却空肴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门口玉釧兒方接了过来同鶯兒進入宝玉房
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兩个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
兩个来的怎广碯巧一齊来了一面説〻一面接了下来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
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 个脚踏来鶯兒还不敢坐宝玉見鶯兒来了
却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〻金釧兒来了又是傷心又是慚

愧便把鶯兒丢下且和玉釧兒説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
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来到那边房裡去吃茶説話兒去了、这裡麝
月等預備了碗筯来伺候吃飯宝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親身子好玉
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説了一个好字宝玉便覺沒趣半日
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〻太〻們宝玉見
他还是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虚心下氣模轉他又見人
多不好下氣的目兒便盡方法将人却支出去然後又賠笑問長問短那玉釧
兒先雖不欲只管見宝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庅喪謗还是温存和氣自己
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宝玉便笑求他好姐〻你把那湯拿了
来我嚐〻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来了再吃宝玉笑道我不是要

你喂我〻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赶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
我只管躭悞時候你豈不餓坏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忍了疼下去取来
説着便要下床来扎挣起来禁不住噯喲之声玉釧兒見他这般忍不住起身
説道淌下罷那世里造了業的这会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个眼睛看的上一
面説一面哧的一声又笑了端过湯来宝玉笑道好姐〻你要生氣只管在这
里坐罷見了老太〻太〻可放和氣些若还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
罷〻〻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这樣話説着催宝玉喝了兩口湯宝
玉故意説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这还不好吃什庅好吃宝玉道
一点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宝玉
笑道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説方解过意来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説道你

既说不好吃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
又不给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来时忽有人来回話傅二爺家的
两个嬷嬷来請安来見二爺宝玉听说便知是通判傅试家的嬷嬷来了那傅
试原是賈政的门生年来都賴賈家的名势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故与别个
门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動宝玉素習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
命这两个婆子过来其中原来有个原故只因那宝玉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
唤傅秋芳也是个瓊闺秀玉常人傳说才貌俱全虽自未親覩然遐思遥爱之
心十分诚敬不命他每進来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来那傅试
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妹要與豪
门貴族结姻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躭悮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

許人争奈那些豪门貴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
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两个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
見道進来只剛问了好说了沒两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来也不和宝玉厮闹了手
裡端着湯只顾听话宝玉又只顾和婆子说話一面吃飯一伸手去要湯两个
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将碗撞落将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
到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了這是怎麽说慌的丫頭們忙上来接碗宝玉自
已燙了手到不覺的却只管问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众人都
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燙了只管问我宝玉听说方覺自已燙了众人上来連
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話然後两个
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边方回那两个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

論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们家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已燙了手到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獃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説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連一点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好的遭塌起来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个人一面说一面走出園来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宝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宝玉之不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问作者是醜宝玉乎是讚宝玉乎試问观者是喜宝玉乎是悪宝玉乎

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便携了鶯兒過来问宝玉打什庅絡子宝玉笑向鶯兒道才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来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庅的絡子宝玉見问便笑道不管裝什庅的你都每樣打几个罢鶯兒拍手笑道這还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閑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罢襲人笑道那里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个罢鶯兒道什庅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庅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庅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才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爱的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庅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

花様是什庅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様好一面説一面襲人剛拿了線来窓外婆子説姑娘们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们吃飯去快吃了来罢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们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説起正緊快吃了来罢襲人等听説方去了只留下兩个小了頭听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説閑話曰问他十几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荅話説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庅鶯兒道姓黄宝玉笑道這个名姓到对了果然是个黄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来是兩个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宝姐〻也筭疼你了明兒宝姐〻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〻和襲人説明兒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兩个呢鶯兒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幾様

世人都没有的好處呢模様兒還在次宝玉見鶯兒姣憨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釵来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〻細〻告訴我听鶯兒笑道我告訴你〻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宝玉笑道這个自然的正説着只听外頭説道怎庅這様静悄〻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别人正是宝釵来了宝玉忙讓坐宝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庅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宝釵笑道這有什庅趣兒到不如打个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〻説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庅顏色才好宝釵道若用雜色断然使不淂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黒的又過暗等我想个法兒把那金線拿来配着黒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宝玉听説喜之不盡一疊声便叫襲人来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来告

訴宝玉道今兒奇怪才剛太〻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来宝玉笑道必定是
今兒菜為送来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来还不叫我過
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應猜疑的襲人笑
道從来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
了明兒还有比這个更教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听了話内有因素知宝釵不是
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便不再提将菜與
宝玉看了說洗了手来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来拿金線
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宝釵早被薛蟠遣人来請出去了這里宝玉正看自打
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个丫环送了兩樣菓子来與他吃問他可走得
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〻心太〻着實記掛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
請太〻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〻放心罷一面叫他兩个坐下一面又叫
秋紋来把才那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时只听代玉
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请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
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説賈母自王夫人處回来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来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来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傳話就回他説我説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个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〻襲人等来將此话説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礼服賀弔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绝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〻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
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処走〻就回来了却每〻甘心為諸丫妳充役竟也
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时見机導劝反生起氣来只說好〻的一个
清浄潔白女児也孝的弔名沽誉入了國賊禄児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
立言竪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阁中亦染此
風真〻有負天地鍾靈毓之德曰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将别的書焚了衆
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緊話了獨有林代玉自幼不曽劝他去
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代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凤姐自見金釧死後忽
見几家僕人常来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时的来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
知何意這日又見人来孝敬他東西因晚间無人时咲向平児道這几家人不
大管我的事為什么忽然這么和我貼近平児冷笑道奶〻連這个都想不起
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児都必是太〻房裡的丫頭如今太〻房裡有四个大的
一个月一两艮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児死了必定
他们要弄這两艮子的巧宗児呢鳳姐听了咲道是了〻到是你提醒了我
看這些人也太不識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頭搪塞着身子
也就罷了又还想這个也罷了他们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
他们自尋的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横竪我有主意鳳姐児安下這个心所以
自管遷延着寄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剩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间薛姨
媽母女两个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児得便回王
夫人道自從玉釧児姐〻死了太〻跟前少着一个人太〻或看准了那个丫

頭好就分付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広是例
必定四个五个的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咲道論理太〻說的也是
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还有兩个呢太〻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艮子也
有限的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罷这个分例只管関了来不用補人就把这
一兩艮子給他妹〻玉釧兒罷他姐〻伏侍了我一塲没个好結果剩下他妹
〻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不為过於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咲道大喜〻
〻玉釧兒过来磕了頭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
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
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数給他們鳳姐見問的竒忙道怎広不按数給王夫人道
前兒我恍惚听見有人报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広原故鳳姐忙咲道姨娘

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従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
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个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这也報怨不着我〻
到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過是接手兒
怎広来怎広去由不得我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这兩分的他們說
只有这个項数叫我也难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
先時在外頭関那个月不打飢荒何曾順〻溜〻的得过一遭兒王夫人听說
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〻屋裡几个一兩的鳳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
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还算
是老太〻房裡的人鳳姐咲道襲人原是老太〻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
这一兩銀子还在老太〻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説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裁

了这一両銀子々断乎（然）使不得若説再添一个人給老太々这个还可已裁他的
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
七个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还是老
太々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咲道只听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
桃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咲道姑媽难道我説錯了不成
薛姨媽咲道説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説豈不省力鳳姐才要咲忙又忍住
丫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个好丫頭送去老太
々使補襲人把襲人（的数兒）的一分（子）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両銀子裡拿出二両
銀子一吊錢来給襲人已後凡（化）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
的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々的答應

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听見了我素日説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
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説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説話見人
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这个实在難得王夫人含泪説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
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視（親）热故後文連呼二声我的兒〕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墮泪加
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
（恨）愧宝玉罷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
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々遠々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字此批
得出〕者、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
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宝玉見襲人是个丫頭総有放縱的
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
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説々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来剛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个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来都咲道奶〻今兒回什
庅事这半天可是要热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檻子笑
道这里過门風到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们說我回了这半日的
話太〻把二百年都想起来问我難道我不說罢又冷咲道我從今已後到
要幹幾樣尅毒事了報怨給太〻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浔
好死的下作東西别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
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偺們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个丫頭一面罵一
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话去不在話下却说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瓜又
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宝釵与黛玉等回至園中宝釵曰约黛玉往藕香
榭去黛玉回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宝釵獨自行来順路進了怡紅院意

欲尋宝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鴉雀無闻一並連兩隻仙寉在芭蕉
下都睡着了宝釵便順着遊廊来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横三竪四都是
丫頭們睡覔轉过十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
身傍手裡做針線傍边放着一柄白犀麈宝釵咲近前来悄〻的咲道你也過
於小心了这个屋裡那里还有蒼蠅蚊子还拿蝇帚子赶什庅襲人不防猛抬
頭見是宝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〻咲道姑娘来了我到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
不知道虽然沒有蒼蝇蚊子谁知有一種小虫子從这紗眼裡鑚進来人也看
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的宝釵道怨不浔這屋子後頭又近小
又都是香花兒这屋子裡頭又香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闻香就撲
說着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来是个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

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宝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这是誰的也值的
費这么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擻嘴兒宝釵咲道这么大了还帶这个襲人咲道他原是
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
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
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宝釵咲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
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咲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說着
便走了宝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
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来替他代刺不想林代玉因遇見
史湘雲約他来与襲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
房裡去找襲人林代玉却来至窗外隔着紗窗往里一看只見宝玉穿着銀紅

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宝釵坐在身傍作針線倚边放着蝇帚子林代玉見
了这个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咲出来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
見他这般景况只当有什么新闻忙也来一看也要咲時忽然想起宝釵素日
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代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咲便忙拉过他来道
走罷我想起襲人来他說午间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里找
他去林代玉心下明白冷咲了兩声只得隨他走了这里宝釵只剛做了兩三
个花瓣忽見宝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緣
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宝釵听了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过来咲道还沒
有醒呢宝釵搖頭襲人又咲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来宝
釵道沒見他們進来因向襲人咲道他們沒告訴你什么話襲人咲道左不过

是他们那些頑話有什庅正緊説的宝釵笑道他们説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
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来叫襲人宝
釵咲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个丫嬛来一同宝釵出怡紅院自往
鳳姐这里来果然是告訴他这話又叫他与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
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过王夫人急忙回来宝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
糊荅應至夜间人静襲人方告訴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咲道我可看你回
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来就説你哥哥要贖你又説在这里
沒着落終久算什庅説了那庅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唬字妙尔果係明决男子何得畏女子唬哉）
從今已後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到别这庅説從
此已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
道就便筭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别人听見説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
意思襲人笑道有什庅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罢再不然还有一
个死呢人活百歲橫竪要死這一口氣不在听不見看不見就罢了宝玉听見
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説道罷罷不用説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
听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虚而不寔听了這些盡情实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已説
冐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宝玉素喜談者问之先问他春風秋月再
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宝玉談
至濃快時見他不説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
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
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撞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

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来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
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少畧他自已無能
送了性命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汙在心裡
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这难
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
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
造化該死于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泪流成大
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
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来忙說困了不理他
那宝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丢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

牡丹亭曲来自已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
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時只見宝官玉官都在院内見宝
玉来了都笑讓坐宝玉因问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里呢宝
玉忙至他房内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来文風不動宝玉素習與别
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别人一樣因進前来身傍坐下又陪笑央
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說道嗓子
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们去我还沒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来
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景况從来未經過這番被人
棄厭自已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宝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宝
玉便說了遂出来宝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来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宝

玉听了心下納悶因問蔷哥兒那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齡官要什
庅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蔷从外頭来了手裡
提着个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台並一个雀兒興頭々往里走找齡官見了
宝玉只淂站住宝玉問他是个什庅雀兒會啣旗串戲台賈蔷笑道是个玉頂
金頭宝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蔷道一两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宝玉坐自己
往齡官房裡来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
見賈蔷進去笑道你起来瞧這个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庅賈蔷道買了雀
兒你頑省淂天々悶々的無个開心我先頑予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
个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乱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
了两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蔷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々
的人弄了来関在這牢坑里學這个牢什子还不筭你這會子又弄个雀兒来
也偏生幹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蔷听了
不覺慌起来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两銀子買
他来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々放了生免々你的灾病說着果然將
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还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
在窩裡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淂今兒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々叫
大夫来細問々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着
又哭起来賈蔷忙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两剂藥後兒
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这會子
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也不瞧賈蔷听如此說只淂又站住宝玉

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这才領會了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也抽身走了賈
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那宝玉一心裁
奪盤筭痴ゝ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説話兒呢宝玉一進
来就和襲人長嘆説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説錯了怪道老爺説我是管窺蠡測
昨夜説你们的眼泪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
得眼泪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便笑
道你可真ゝ有些瘋了宝玉默ゝ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縁各有分定只是每
ゝ暗傷不知將来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且
説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多问
因向他説道我纔在舅母跟前的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便来问你出
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説一聲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没去
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这広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
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広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的近又
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頭吃鍾茶再来豈
不好看宝玉未説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ゝ
宝玉不觧忙问怎広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
的話説了出来宝玉听了忙説不該我怎広睡着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説明日
必去正説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ゝ整ゝ走来辞説家里打發人来接他宝玉
林代玉听説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両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
湘雲只是眼淚汪ゝ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宝釵赶

来愈覺繾綣难捨还是宝釵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
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愿不假】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
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
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来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

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獘之文也

此回緫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札緫不相放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穿不離闲人数語数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卅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过宗祠及賈母起身諸事宝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门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单表宝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虚度歲月空添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来手里拿着一付花箋送與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〻三妹〻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来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过是凉着一点兒宝玉听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詎忍就卧時漏巳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数遣侍兒问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瘝痌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来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雄会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宝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〻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説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门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着一个字帖走来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内説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门只等着叫我送来的宝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直歀噴飯真好新鮮文字）並認得許多名園前日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宝玉看了笑道獨他来了还有什麼人婆子道还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説我知道了难為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説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来只見

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艷請來、省却多少閒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來、則必至有犯宝玉、終成重複之文矣。衆人見他追来、都咲說又来了一个、探春咲道我不笑俗、偶然起个念頭寫了几个帖兒試一试、誰知一招皆到、宝玉咲道可惜遲了、早該起个社的、代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咲道你不敢誰还敢呢、必得如此、若也如宝玉說與頭、方是妙文。○说則不是代玉矣。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来大家平章、这是正經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宝玉口角、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說个話兒、宝釵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妙、宝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一語未了、李紈也来了、進门咲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荐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詩、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說得、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来、看他又是一篇文字。

分叙单傳之法也、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偺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看他寫代玉真可人也。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个别號、彼此称呼則雅、未起詩社先起别號、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最妙一个花樣、探春咲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宝玉道居士主人到應不恰、且又瘰贅、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别致有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衆人不解、代玉咲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来、衆人听了都咲起来、探春因咲道你别忙使巧話来罵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極当的美号了、又向衆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後都

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說都拍手叫妙林代玉低了頭方不言語妙極
趣極耶謂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看曰一謔便句出一笑号来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樣李紈咲道我贊薛大妹〻也早已
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忙问是什広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揷
他二人问试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語偉辯之时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然偏好问亦真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
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道这个封號極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
必有是问宝釵咲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真恰当形容的尽李紈道你还
是你的旧号絳洞花主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前文已過者恐去之冷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来者恐来之突
然或先伏一綫皆行文之妙訣也宝玉咲道小時候幹的营生还提他作什広赧言如闻不知大時又有何营
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広我们爱叫你什広你就荅應着就是了更妙
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个乱起則成何文字另一花樣宝釵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號却

於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貴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
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闲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〻〻到是随你们混叫
去罢李紈道二姑娘三姑娘起个什広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诗白起个號作
什広假斯文守錢虜来看这句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纔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香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这樣好但序
齒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須得讓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號还只管这樣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约纔好
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诗
这些诗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要推我

作社長我一个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掌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来一位出題限韵一位謄録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〻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話便深合已意二人皆説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这話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〻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这樣偺们就往稲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議了等我再請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纔好探春道若只管会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宝釵点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这興李纨道既这樣説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去出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説也不必随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阄公道李纨道方才我来時看見他们抬進兩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宝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説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来随手一揭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小丫頭道你随口説一个字来那丫頭正倚

门立着便说了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頭一个韵定要這门字
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過来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丫頭随手拿四塊那
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来宝玉道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侍書一樣
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代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
和丫环們嘲笑看他单写代玉迎春又命丫妹炷了一支夢甜香原来這夢甜香只有三
寸来長有灯草粗細以其易烬故以此烬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好香常能撰此新奇
字樣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与迎春因问宝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宝
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来踱去因向代玉说道你听他們都有了代
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謄寫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
又向代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麽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顧不

得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罢说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
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岂不公
你就評閲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门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
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次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晝掩门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纖巧流蕩之詞綺靡穠艷之語一洗皆盡非不能也屑而不
為也宬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个艷稿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冰雪招来
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軽浮語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几人哉愁多焉
淂玉無痕看他諷刺林宝二人省手欲償白帝凴清潔看他收到自己身上来是何等身分不語婷〻日

又昏

李纨咲道到的是衡蕪君説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暎重门七節攢成雪满盆出浴太真氷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点、這句直是自己一生心事宿雨還添淚一痕妙在終不忘代玉、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宝玉再細心作只怕還有好的只是一心掛着代玉故手妥不警也、大家看了宝玉説探春的好李纨終要推宝釵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代玉道你们都有了李纨等着他冩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且不説花且説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別致碾氷為土玉為盆極妙料定他自与別人不同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説从何處想来又看下面道是、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説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様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虚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脱落自己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看他終結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温雅沉着終是宝釵今日之作宝玉自應居末、衆人看了都道是这首為上李纨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衡稿探春道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評的最公話内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又笑道只是衡瀟二首还要斟酌李纨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説者必罰宝玉听説只得罢了李纨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開社出題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个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

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

開端就叫个海棠社罷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

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

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並不肯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于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扳腐矣全是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鮮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因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ヽ張

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来又見後门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来襲人

問是那里来的婆子們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說便命叫他們擺好

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

錢走来都遞与那兩个婆子道这銀子賞那抬花来的小子們这錢你們打酒

吃罷那婆子們站起来眉開眼咲千恩萬谢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

襲人又道後门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ヽ有四个原預備

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庅差使我們分付去襲人咲道我有什庅差使今兒宝

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来了順便出去

叫後门小子們僱輛車来回来你們就往这里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碰

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線頭却牽出觀者猶不理会。不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奪却見隔子上碟槽空着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樣摳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遂空若忘却前文此句不鮮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这一个

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ヽ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

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沒送来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ヽ

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这樣說他說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自然

（好看原該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像景而用）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代来你再瞧那隔子侭上頭的一对聯珠瓶还沒収来呢秋紋咲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咲話我们宝二爺說声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曰那日見園里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說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々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親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親身（自）送一瓶進老太々又進一瓶与太々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々見了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我的）宝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还只報（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々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錢給我說我可怜見的生的单柔（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事小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々那里太々正和二奶々趙姨奶々周姨奶々好些人翻箱子找太々当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个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々在傍边湊趣兒誇宝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当着衆人太々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々越發喜欢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々橫竖也得却不像这个彩頭晴雯咲道呸沒見（世）識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緣給你々还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谁剩的到底是太々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々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罢了一樣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緣給我々能可不要冲撞了太々我也不受这口軟氣秋紋忙问給这屋里谁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〻你告訴我知道〻〻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难到你这会退
还太〻去不成秋纹唉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〻〻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
的我只領太〻的恩典也不犯管別的事眾人听了都唉道罵的巧可不是给了
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唉道你們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唉
打牙兒一个〻不知怎庅死呢秋伩唉道原来姐〻得了我寔在不知道我
陪个不是罷襲人唉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来是正經看他忽然夾寫女兒喁〻一段
總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〻〻中却有無限事体或有一語透至一回
者或有反補上回者綜錯穿插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為了
麝月道那瓶兒也该得空收来了老太〻屋裡还罷了太〻屋里人多手雜別
人还可以趙姨奶〻一夥的人見是这屋里的東西又该使黑心弄壞了才罷太
〻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些收来正經晴雯听說便擲下針帶道这话到是等

我取去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唉道我偏取一遭兒去
是巧踪兒你們都得了难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唉道通共秋了頭得了一
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磞不見衣
裳或者太〻看見我勤謹一个月也把太〻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来給我
也定不得說着又唉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庅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
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襲人打点齊備東
西叫過本處的一个老宋媽〻来宋送也随事生文妙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
出门的衣裳来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嬷〻道姑娘只管交
给我有話說與我〻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听說便端過兩个小掐丝
盒子来先揭開一个里面裝是紅菱和雞頭妙兩樣鮮果又那一个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这都是今年偺们这里園里新结的菓子宝二爺送来與姑娘嚐〻再前日姑娘说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妙隐这一件公案余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軽發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無恠矣）这絹包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计姑娘别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们请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宋嬷〻道宝二爺不知还有甚（什麼）说的姑娘再问〻去回来又别说忘了襲人因问秋纹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纹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議起什庅诗社呢又都作诗想来沒话你只去罷宋嬷〻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嘱付他從後门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去後不在话下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内告诉襲人起诗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〻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话告诉了宝玉〻〻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庅意思襲人劝道什庅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诉他〻要來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牵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〻打發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媽〻已经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说问二爺作什庅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庅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说他们作詩也不告诉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来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回说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罢了回来悶〻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来了宝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说道且别给他看先說與他韵他後來先罰詩他和了詩若好便请入社若不好还要罰他一个東道

再说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〻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免
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
昨日怎么忘了他遂忙告诉他詩韵史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
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可见定是好文字不管怎样就有了越用工夫
越讲究笔墨终成涂雅）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更奇想前四律已将形容尽矣一首犹恐重犯不知二首又从何处
着笔）好歹我却不知不过应命而已说着递与众人〻〻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
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一面说
一面看时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种得蓝田玉一盆（好盆字押得更稳总不落彼三套）自是霜
娥偏爱冷（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非关倩女亦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拍案叫绝压倒群芳在此一句）
雨渍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真好）　其二　蘅芷阶
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更好）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玉烛滴
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二首真可压卷诗是好
诗文是奇〻怪〻之文总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来压卷）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赞到了都说这
个不枉作了海棠诗真该要起海棠社了史湘云道明日先罚我个东道就
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众人道这更妙了因又将昨日的詩与他评论了一回至
晚宝钗将湘云邀往蘅芜苑去安歇湘云灯下计议如何设东拟题宝钗听他说
了半日皆不妥当（却于此刻方写宝钗）因向他说道既开社便要作东虽然是个顽意儿
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
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呢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

的事你嬸〻听見了越發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这个東道也不勾难道為这个家去要去不成还是和这里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宝釵道这个我已經有个主意我們当舖裡有一个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几斤來現在这里的人從老太〻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説要請老太〻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还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别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〻説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裡取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宝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們兩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

湘雲忙笑道好姐〻你这樣説倒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麼糊塗連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了我若不把姐〻當作親姐〻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难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宝釵听説便喚一个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説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〻姨娘賞桂花你説大爺好歹别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阿獃兄方記得那婆子出去説明回來無話这里宝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過于新巧韻过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説熟話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算不得什麼还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

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两関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咲道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纔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宝钗想了一想咲道菊夢就好湘雲咲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題目多这个也與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宝钗也讚有趣因说道越性擬出十个来寫上再来说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钗便念一時湊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咲道十个还

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冊頁一樣宝钗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湊成十二又说道既这樣越性編出他个次序先後来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谱了宝钗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来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総收前題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該限何韵宝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為韵所縛咱們别学那小

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邦难人湘雲道这
話狠是这樣大家的詩还進一層但只偺們五个人这十二个題目难道每人
作十二首不成宝釵道那也太难人了將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
在墻上他們看了谁作那一个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
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赶着又作
罚他就完了湘雲道这到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灯安寢要知端
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评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螃蠏咏偏自太君前阿鳳若許诙谐中不
失體鴛鴦平兒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
來似難入題却輕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
王夫人云这裡風大一句收住入題並無纖毫牽强此
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看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蠏咏。

話說宝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広反擾你的呢何可笑）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来賈母因问那一處地方好（必如此问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必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妙好）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阿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知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听了說這話狠是說着引了眾人往藕香榭来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窓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岍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来換着賈
母口里説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如見
其势如臨其上非飛走過者必形容不到
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攔杆外另放着兩張竹葉一个上面
設着杯筯酒具一个上頭設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边有兩三个丫頭煽風
炉煮茶这一边另外几个丫頭也煽風炉燙酒呢賈母喜得忙问这茶想的到很好
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浄湘雲咲道這是宝姐々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説这
个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説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黒漆嵌蚌的对子
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瀉竹橋

妙極此処忽又補出一処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勢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庅一个亭
子叫做什庅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们这庅大年紀同姊妹们天々頑去那
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釘把頭
磞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残破了衆人都怕經了
水又怕冒了風都説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説先咲道那時要活
不得如今這庅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
使磞出那个窩兒来好盛福寿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
壽盛满了所以到凸高出些来了未及説完賈母与衆人都咲軟了看他忽用賈母数語
閑々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遥憶不能一見余則
將欲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来定不又添一部新書
賈母咲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

姐咲道回来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笑一笑開々心一高興多吃
兩个就無妨了賈母咲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々倒常咲々覺的開心不許
回家去王夫人咲道老太々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还这樣說他明兒越
發無礼了賈母咲道我喜歡他這樣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
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横豎禮体不錯就罷沒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么
近々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無礼而礼法井々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摇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
說着一齊進入亭子
献過茶鳳姐忙着搭棹子要杯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宝釵黛玉宝玉東边一棹
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
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
籠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
薛姨媽々々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便
与宝玉又說把酒燙的滚熱的拿来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
的菉豆面子来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来讓人又出至外頭
命人盛兩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来道你不慣張羅你吃
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擺了兩
棹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咲道二奶々在这里伺
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给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
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乱應个景兒鳳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
等正吃的高興見他来了鴛鴦等站起来道奶々又出来作什么讓我們也受
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当差倒不領情还抱怨我还

不快斟一鍾酒来我喝呢鴛鴦咲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边鳳姐一揚脖子
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边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
一殼黄子送来鳳姐道多到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们坐着吃罷我可去
了鴛鴦咲道好沒臉吃我们的東西鳳姐兒咲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
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这也是作奶奶说
出来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筭不得说着赶来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
姐饒我这一遭兒罷琥珀咲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还饒他你们看看他沒
有吃了两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筭不會攪酸了平兒手裡正拆了
个滿黄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来抹口内笑罵我
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
恰恰的抹在风姐兒腮上风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唬了一跳嗳呀了一声衆
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咲起来风姐也禁不住咲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
抹你娘的平兒忙赶过来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弥陀佛这是个报
應賈母那边听見一叠声问見了什么这樣樂告訴我们也咲咲鴛鴦等忙
高声咲回道二奶奶来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黄子主
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咲起来賈母咲道你们看他可憐見
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点子吃也完了鴛鴦等咲着答應了高声又说道这
滿棹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风姐洗了臉走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了
一回代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下来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
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曰回賈母

說这里風大才又吃了螃蠏老大〻还是回房去歇〻罢了若高興明日再来
姪〻賈母听了咲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们的興既这
庅說偺们就都去罢回頭又囑咐湘雲别讓你宝哥〻林姐〻多吃了湘雲荅
應着又囑咐湘雲宝釵二人說你两个也别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庅好
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来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宝
玉道也不用擺偺们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棹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
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
此說还有别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棟了熱螃蠏来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
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荅應的婆子並小
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来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

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来湘雲又把不限韵的缘故說了
一番宝玉道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蠏
自命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
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来唼喋湘雲出一回
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
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畫家有孤
聳獨出則有攢三聚五疎〻密〻直是一幅百美圖　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
邊說笑两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蠏自己也陪他飲两口酒襲人又剥一壳
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间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来寫壺非寫壺正寫代玉
揀了一个小〻的海棠凍石蕉葉杯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神理盖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丫鬟看見

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来斟黛玉道你们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才有趣兒説
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黄酒因説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覺得心口微〻的
疼須得热〻的吃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将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
来（傷哉作者猶記矮䫜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
来另拿一隻杯来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个憶菊勾了底下
又贅了一个蘅字（妙極韵極）宝玉忙道好姐〻第二个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
作罷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这樣黛玉也不説話接過筆来
把第八个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夢也勾了也贅一个瀟字（这兩个妙題料定黛卿必喜豈讓他人作去哉）
宝玉也拿起筆来将第二个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个絳字探春
走来看〻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这簪菊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
帶出閨閣字様来你可要留神説着只見湘雲走来将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
連兩个都勾了也贅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个號湘雲笑道我们家如
今雖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来也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户偏愛起一别号一笑）宝釵笑道
方才老太〻説你們家也有这个水亭叫秋露（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
你到的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将湘字抹了改了
一个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来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
雪浪箋過来一併謄録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真用此號妙極）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
念心随歸雁遠寥〻坐听晚砧痴誰憐我為黄花病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趂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故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秋枝霜清
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
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詩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
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

庭宿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窓隔疎灯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才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听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說你的口齒噙香句也敵的過

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美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个憶字竟烘染出来了
宝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縫兒也沒了湘
雲咲道偕誰隱為底遲真个把个菊花问的無言可對李纨咲道你的科頭坐
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别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咲了宝玉
笑道我又落第难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来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
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葛
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这几句罷了（總寫宝玉不及妙極）又道明兒閑了我一个
人作出十二首来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
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热蟹来就在大圓桌子上吃了一回宝玉咲道今日持螯賞
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我已吟成誰敢还作呢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
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衆人看道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
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
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咲一生忙代玉咲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
（看他這一說）宝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尽不說不能作了还貶人家代玉听了並
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来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鉄甲長戈死未忘堆
盤色相喜先嚐螯封嫩玉双双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誰
勸我千觴對斟佳品酹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
撕了命人燒去因咲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个狠好比方才的菊花
詩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宝釵接着咲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
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来大家看时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黄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絶宝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酒
未敵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
看畢都説這是食螃蠏絶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筭是大才只是諷刺
世人太毒了些説着只見平兒復進園来不知作什広且听下回分觧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三十九回

村嫽嫽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説衆人見平兒来了都説你們奶奶作什広呢怎広不来了平兒笑道他那
里得空兒来因為説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问還有沒有叫我要
幾个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个極大的平兒道多拿
幾个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
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
你去顯見得只有鳳丫頭就不听我的話了説着又命嬷嬷們先送了盒子去就
説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来説二奶奶説叫奶奶和姑娘們

別笑話(說)要嘴吃這个盒子裡是方才旧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
奶奶姑娘们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
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
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麽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
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
道奶奶別只(這樣)模的我怪痒(癢)的李氏道噯哟這硬的是什麽平兒道鑰匙李氏道
什麽鑰匙要緊梯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个
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馬来駝他刘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
丫頭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総鑰匙还要这鑰匙做什麽平兒笑道
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来打趣着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们没事

評論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頭挑不出一个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李紈道
大小都有个(現在)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没那个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个敢駁
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
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经管着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
子心也公道虽然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还到不依势欺人的惜春笑道老
太太昨兒还說呢他比我们还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个好的我们那里比的上
他宝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
数兒太太是那麽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
着太太行連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
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里要不是襲人你们度量(估着)到个

什庅田地鳳丫頭就是楚覇王也得这两支膀子好奉千斤斝他不是这丫頭就得这庅周到了平兒咲道先时賠了四个丫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李纨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爷在日何曾也没两个人你們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天〻只見他两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没了趂年轻我都打發了若有一个守得住我到有个膀臂說自滴下泪来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说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処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盃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〻便问道这个月的月錢為什庅还不放平兒見问忙悄〻说道遲两天就放了这个月的月錢我們奶〻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齐了才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个人去襲人咲道他难道还短錢使何苦还操这心平兒咲道这几年拿着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咲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歎等平兒道你又说没良心的话你难道还少錢使襲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两銀子你先拿来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来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荅應着一逕出了園门来至家内只見鳳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来打抽豊的那刘姥〻和板兒又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两三个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来都忙站起来了（妙文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凤姐此則先見凤姐後見平兒也何綜錯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刘姥〻因上次来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說家裡都问好早要来請姑奶〻的安看姑娘来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菓菜蔬也豊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没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娘奶〻姑娘們嚐〻姑娘們天〻山珍海味

的也吃膩了這个吃个野意兒也筭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
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
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
是不吃的大奶〻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
家的笑道我道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我去罷
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了兩个三
个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〻下〻只怕还不勾
平兒道那里勾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个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
有摸不着的刘姥〻道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〻二两五
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这一頓的錢勾

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问想是見過奶〻了刘姥〻道見（寫平兒伶俐如此）
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窓外看天氣（是八月中當開窓時細緻之甚）說道天好早晚了
我們也去罷别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〻去
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来咲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兩个人的缘了
平兒等问怎麼樣周瑞家的咲道二奶〻在老太〻跟前呢我原是悄〻的告
訴二奶〻刘姥〻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〻說大遠的难為他扛
了些沉東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这可不投上二奶〻的缘了這也罢
了偏生老太〻又听見了问刘姥〻是誰二奶〻便回明白了老太〻說我正
想个積古的老人家說话兒請了来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倒天上缘分了
說着催刘姥〻下来前去刘姥〻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

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们老太〻㝡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〻往賈母这边来二门口該班的小厮们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来有两个又跑上来赶着平兒叫姑娘 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〻南俗曰娘〻此娘定是姑〻娘〻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〻娘〻者按此書中若干人说话语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诸賴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无疑矣 平兒问又说什么那小厮咲道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着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的平兒道你们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〻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了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 多明儿回没写到賈璉今忽闹中一語便補得賈璉這边天〻闹热令人却如看見听見一般所谓不写之写也刘姥〻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 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一去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説奶〻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来奶〻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 交代过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説真比凤姐又甚一層李紈之語不謬也不知阿凤何福得此一人 那小厮歡天喜地荅應去了平兒等来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 妙極連宝玉一併筭入姊妹隊中了 刘姥〻進去只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〻身後坐着一个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嬛在那里搥腿凤姐兒站着正説笑 奇〻怪〻文章在刘姥〻眼中以為阿凤至尊至貴普天下人都該站着说阿凤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凤獨站哉真妙文字 刘姥〻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着咲福个几福口裡説請老壽星安 更妙賈母之號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〻老太〻在阿凤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刘姥〻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却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

各盡其妙刘姥ゝ　賈母亦忙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
亦善應接
兒仍是怯人不知问候〔仍字妙盖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未看此句〕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
紀了〔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去作者心中編出余斷ゝ不信何也盖編得出者斷不能有这等情理〕刘姥ゝ忙立身荅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这么大年
紀了还这么健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这么大年紀还不知怎么動不得
呢刘姥ゝ咲道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ゝ生来是享福的若我們也这樣
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还好刘姥ゝ道都还好就是今
年左边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
了你們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来了我怕人咲我ゝ都不會不过
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这些孫子孫女兒頑咲一回就完了刘姥
姥咲道這正是老太ゝ的福了我們想这么着不能賈母道什么福不過是个老
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听見凤哥兒说你帶好些瓜菜
来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裡現摘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
田地裡的好吃刘姥ゝ咲道这是野意兒不過吃个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
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別空ゝ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
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ゝゝ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ゝ帶些家去也
算看親戚一淌凤姐兒見賈母喜欢也忙留道我們这裡雖不比你們的塲院
大空屋子还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
太听ゝ賈母笑道凤丫頭别会他取咲兒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实那里擱的住
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

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刘姥〻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刘姥〻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几樣命人送過去與刘姥〻吃凤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来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刘姥〻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刘姥〻換上（一段兒安身分權勢心机口寫賈母也）那刘姥〻那裡見過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来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来說彼时宝玉姊妹們也都在这裡坐着他們何曾听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还好听那刘姥〻雖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个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来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兒天〻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庅奇〻怪〻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沒出房门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来了我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〻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来奇怪老壽星當个什庅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红袄兒白綾裙兒（刘姥〻口氣如此）剛說道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说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〻賈母等听了忙问怎庅了丫鬟回说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內

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来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是的着看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来（一段為後回作引無偏于）（宝玉愛听時截住）宝玉且忙着問刘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里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来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問呢别說这个了再說别的罷宝玉听說心内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来託夢說你这樣虔心原本你該絶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个孫子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兒子这兒子也只一个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話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說了还要擺酒还史妹妹的席叫你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兒呢說着宝釵等都笑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宝玉足的拉了刘姥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刘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个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

狗什么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说原故就是了刘姥姥道这老爺没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爱如珍宝可惜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息又问後来怎么樣刘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这祠堂塑了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当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閒逛我才说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还商議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过不小刘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宝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爱修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个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这廟修蓋再粧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刘姥姥道若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来往遠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来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刘姥姥说着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来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来宝玉忙问可有廟了茗烟咲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说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个破廟宝玉听说喜的眉開眼笑忙说道刘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说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门却到是朝南開的也是

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这个我说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嚇的我
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咲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
拍手道那里有什庅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
口罵道真是一个無用的殺材这点子事也幹不来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
什庅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这件没頭脑的事派我去碰頭怎庅说
我没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闲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
我們呢自然没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隲我必重〻的賞你呢正说着
只見二门上的小〻厮来说老太〻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门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说宝玉听了忙進来看时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说快去罢立等你说話
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眾姊妹商議給史湘雲还席宝玉因
说道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爱吃的揀樣
兒做几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爱吃的東西一兩樣再
一个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说狠是忙命人傳与廚房明
日就揀我們爱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数再裝了盒子来早飯也擺在園里吃
商議之间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来可喜这日天氣清朗李纨侵晨先

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们掃那些落葉盡是八月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兒帶了刘姥々扳兒進來说大奶々到忙的緊李纨㗛道我说你昨兒去不
成只忙着要去刘姥々笑道老太々留下我叫我也热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几
把大小鑰匙说道我们奶々说了外頭的高几恐不敷使不如開了楼把那収着
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々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々说话呢请大奶々開了帶
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
來李氏跕在大观楼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阁一張々往下抬小厮
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纨道好生着別慌々張々鬼赶
來似的仔细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々笑道姥々也上去瞧々刘姥々听说
爬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扳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々的堆着些圍屏棹
椅大小花灯之類虽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來
了然後鎖上门一齊纔下來李纨道恐怕老太々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槳
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众人答應又復開了色々的搬了下來命小厮
傳駕娘们到舡塢里撑出两支船來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
來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々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还沒梳頭呢纔擷了
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
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鬓上因回頭看見了刘姥
々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凤姐便拉過刘姥々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说
着将一盤子花横三竪四的揷了一頭賈母和众人笑的不住刘姥々笑道我
這頭也不知修了什庅福今兒这樣体面起來众人笑道你还不拔下來摔到他

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〻笑道我虽老了年輕時也風流
爱个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才好说笑之间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了妚们抱
了一个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搨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〻也坐在旁边
因问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〻念佛说道我们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買
画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说怎庅得也到画兒上去逛〻想着那个画兒也不
過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谁知我今兒進这園里一瞧竟比那画兒还強
十陪怎庅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園子画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们見〻死了也得
好處賈母听说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孫女兒他就会画等明兒叫
他画一张如何刘姥〻听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庅
大年纪兒又这庅个好模樣还有這个能幹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賈母少歇

一回自然領着刘姥〻都見識〻〻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门只見兩边翠竹夾
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间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刘姥〻讓出路來与賈母众
人走自己却赾走土地琥珀拉他说道姥〻你上来走仔细苔滑了刘姥〻道
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绣鞋别沾贜了
他只顧上頭和人说話不妨底下果跴滑了咕咚一跤跌倒众人都拍手呵〻的
咲起來賈母咲罵道小蹄子们还不攙起（他）來只站着咲说話时刘姥〻已爬了起来
自己也笑了说道纔说嘴就打了嘴賈母问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们搥
一搥刘姥〻道那里说的我这庅姣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来还
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代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
碗茶來奉与賈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代玉听说便命丫

頭把自己窓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刘姥〻因見窓
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〻的書刘姥〻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
的書房了賈母笑指代玉道這是我这外孫女兒的屋子刘姥〻留神打量了
林代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裡像个小姐的綉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
因问宝玉怎庅不見衆了頭们荅説在池子里舡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舡
了李紈忙回説纔開樓拿几我恐怕老太〻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
説話時人回説姨太〻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来了一面歸
坐笑道今兒老太〻高興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説來遲了的要罰他
不想姨太〻就來遲了説笑一会賈母因見窓上紗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説
道这个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来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頭又没有个桃杏樹

這竹子已是緑的再拿這緑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咱们先有四五樣顏色糊
窓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窓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
箱里还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
也有百蝶穿花〻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没見過这樣的拿了兩疋出去
来作兩床綿紗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〻都説你没有不经
過不見過連這个紗还不認得呢明兒还説嘴薛姨媽等都笑説憑他怎庅経
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〻呢老太〻何不教導了他我们也听〻鳳姐兒也笑
説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们年紀还大呢
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緊名字叫作
軟烟羅鳳姐兒道這个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庅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從

沒听見过这个名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説嘴
来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緑的一
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
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
了薛姨媽咲道別説鳳了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過鳳姐兒一面説話早命人
取了一疋来了賈母説可不是這个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来我們拿這个
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疋来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荅
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賛不已刘姥姥也覷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説道我們想他
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
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来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

這袄兒賈母薛姨媽都説這也是上好的了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竟比不上
这个鳳姐兒道这个薄片子还説是内造上用呢竟連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
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来送这刘親家两疋做一
个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袄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収着碍壞了鳳
姐忙荅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这屋裡窄再往别處逛去刘姥姥念
佛道人人都説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
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後院子裡有个梯
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个梯子作什広後来我想起来定是為開頂櫃
収放東西非离了那梯子怎広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広我越看越捨不得离了这里

鳳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〻說着一徑離了瀟湘館遠〻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撑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偺們就坐一面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来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裡都棒着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来鳳姐忙问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问老太〻在那里就在那里罷了賈母听說便回頭說你三妹〻那里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这里坐了舡去鳳姐兒听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棹案鴛鴦笑道天〻偺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个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偺們今兒也得了一个女篾片李紈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解鳳姐兒却知是說的刘姥〻了也笑說道偺們今兒就拿他取个笑兒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議李紈笑劝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麼淘氣仔細老太〻說鴛鴦笑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有丫環端过兩盤茶来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敁敪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讓刘親家近我这边坐着衆人听說忙抬了过来鳳姐一面递眼色与鴛鴦〻〻便拉了刘姥〻出去悄〻的囑咐了刘姥〻一夕話又說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过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管寫薛姨媽来則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着宝玉湘雲代玉宝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个一桌刘姥〻傍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嬛在傍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过麈尾来拂着

嬛們知道他要撮弄刘姥〻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问刘姥〻说道别忘了刘姥〻道姑娘放心那刘姥〻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〻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刘姥姥刘姥〻見了说道这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还沉那里强的过他说的衆人都笑起来只見一个媳婦端了一个盒子站在當地一个丫妚上来揭去盒盖裡面盛着两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凤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刘姥〻桌上賈母这边说声請刘姥〻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来一听上〻下〻都哈〻的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代玉笑岔了氣伏着棹子噯喲宝玉早滚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著他奶姆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个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換衣上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还只管讓刘姥〻刘姥〻拿起著来只覺不听使又说道这裡的鷄兒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衆人方住了笑听見这話又笑起来賈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这定是鳳丫頭促狹兒兒闹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刘姥〻正誇雞蛋小巧要肏讓一个鳳姐兒笑道一兩艮子一个呢你快嚐〻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〻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来满碗裡闹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个来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

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々嘆道一兩艮子也沒听見了响声
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咲賈母又说誰这会子又把那个快
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擺大筵席都是凤丫頭支使的还不換了呢地下的人
原不曾預備这牙箸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来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
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艮的刘姥々道去了金的又是艮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个
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这艮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刘姥々道这个菜裡
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
吃的又香甜把自已的菜也都端過来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嬷々来将各樣的
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閑話这里收拾過
残棹又放了一桌刘姥々看着李紈与凤姐兒对坐着吃飯嘆道别的罢了我
只爱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别多心纔剛不過
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来笑道姥々别惱我給你老人家賠个不是
刘姥々咲道姑娘說那里話偺們哄着老太々開个心兒可有什庅惱的你先
嘱咐我々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个笑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
人爲什庅不倒茶給姥々吃刘老々忙道纔剛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過了
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罢省的回来又閙鴛
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来三人吃畢刘姥々笑道我看你們这些人都
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问今兒
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里等着一齊散与他們吃
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々屋里平丫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

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猫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
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里一処吃又找他作什庅
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到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沒有]婆子
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来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
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宝硯各色筆筒筆海内
揷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揷着滿滿的一囊水
晶毬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
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觀窑的大盤盤内盛着數拾個嬌
黄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掛着小鎚那板兒
畧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
一个与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边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双綉花卉
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过来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刘姥姥忙打他一巴掌
罵道下作黄子沒干沒淨的乱鬧到叫你進来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
来衆人忙劝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
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过隐隐听得鼓樂之声賈母问是
誰家娶親呢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這是偺們

的那十来个女孩子们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们演何不叫他们進
来演習他们也倠一倠偺们可又樂了鳳姐听説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分
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
好听回来偺们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寛濶又听的近衆人都説那里賈母
向薛姨媽笑道偺们走罷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怕臟了屋子偺们
别没眼色正緊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説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咲道这是那裡
的話求着老太〻姨媽太〻来坐〻还不能呢賈母咲道我的这三个丫頭却
好只有兩个玉兒可悪回来吃醉了偺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説着衆人都咲
了一齊出来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来的几个駕娘早把兩支棠
木舫撑来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刘姥〻鴛鴦玉釧兒上了这一支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撑舡賈母在艙内道这不
是頑的虽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来鳳姐兒咲道怕什庅老祖
宗只管放心説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当中舡小人多鳳姐只覓乱恍忙把篙
子遞与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支随後跟来其餘老
嫆散衆了妚俱沿河随行宝玉道这些破荷葉可恨怎庅还不叫人来拔去宝
釵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饒了这園子閑了天〻倠那里還有叫人来収拾的
工夫林代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
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偺们别叫人拔去了説着已到
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覓淂陰森透骨兩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
岸上的清厦曠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
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
無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
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
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来
説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〻这樣小
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説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
姨媽也笑説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東西的賈母摇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
事倘来一个親戚看着不像一則年輕的姑娘們房里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
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説的小姐們的繡房精

緻的还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离了格兒有現
成的東西為什麽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几樣到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
老了沒這閑心了他們姊妹們也还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
壞了我看他們还不俻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
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来親
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棹屏还有个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
这案上就句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綾帳子拿来把这帳子也换了鴛鴦答應
着笑道这个東西都擱在東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裡还得漫〻找去明兒再
拿去也罢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逕
来至綴錦阁下文官等上来請過安因向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

習几套罍罄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代着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两張榻〻上都鋪著錦裀蓉簟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〻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攢盒一个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边是刘姥〻刘姥〻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代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纨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内二層纱㕑之外攢盒式樣亦随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个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们先吃两杯今日也行一个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说道老太〻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如何会呢安心要我们醉了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〻今兒也过讓起来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咲道不是讓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话了王夫人忙咲道便说不上来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还有谁咲话偺们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〻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这个自然说自便吃了一盃凤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还叫鴛鴦姐〻来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听了这话都说狠是凤姐兒便拉了鴛鴦过来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内没有站着的礼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〻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鐘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话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说来鴛鴦未開口刘姥〻便下了席擺手道别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

道这却使不得鴛鴦喝命小丫頭子们拉上席去小丫頭子们也笑着果然拉
入席中刘姥姥只叫饒了我罢鴛鴦道再多言的罚一壺刘姥姥方住了鴛鴦
道如今我说骨牌付兒從老太太起順領说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付
兒将这三張牌折開先说頭一張次说第二張再说第三張说完了合成这一
付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錯了的罚一杯衆
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说出来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
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个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
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个蓬頭鬼賈母道
这鬼抱住鍾馗腿说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
是个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鴦道右边还是个大五長薛姨媽
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当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会七夕鴛
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说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
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兩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
么兩边明湘雲道閑花落地听無声鴛鴦道中间还得么四来湘雲道日边紅
杏倚雲栽夗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说完飲了一杯夗
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双燕子語梁间夗央道右边是三長
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帯長夗央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
夗央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宝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说完飲畢夗央又道左边
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代玉只顧怕罚也不
理論夗央道中间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夗央道剩了二六

八点斉代玉道双瞻玉座飲朝儀夗鸯道湊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夗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道
該罚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夗央都要听刘
姥ゝ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罚了至王夫人夗央代說了个下便該刘姥ゝ
刘姥ゝ道我們庄家人閒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說的这庅好听少
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咲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夗央咲道左边四ゝ
是个人刘姥ゝ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个庄家人罢衆人鬨堂咲了賈母咲道
說的好就是这樣說刘姥ゝ也咲道我們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別
笑夗央道中间三四綠配紅刘姥ゝ道大火燒了毛ゝ虫衆人咲道这是有的
还說你的本色夗央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ゝ道一个蘿蔔一頭蒜衆人又
笑了夗央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刘姥ゝ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
倭瓜衆人大咲起来只听外面乱嚷

三十六回本四十四回庚辰本校記 去年丙午二月

中华古籍保护

九

中华古籍保护

原件短缺 41-60回

投鼠忌器寳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弄小巧用借劒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六十一回　至七十回　内缺六十四 六十七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本校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臓 瞞 判冤决獄平兒情 行 權

那柳家的咲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叔ヽ有什広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楱子蓋似的几根屄毛撏下来还不開门讓我進去呢这小厮且不開门且拉着咲説好嬸子你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賞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时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门也不荅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 昀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ヽ了一个ヽ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黧鷄似的还動他的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兒往臉上一过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遠看不真只当
我摘李子呢就扆声浪嗓喊起来説又是还説供佛呢又是老太〻太〻不在家
还没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们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饞癆等李子出汗呢
叫我也没好话説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个親戚都管着怨不
和他们要的到和我来要这可是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飛着的
有小厮笑道嗳喲〻没有罢了説上这些閑话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
就便是姐〻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喚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應他些就
有了柳氏听了㗛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搗鬼兒弔白的你姐〻有什庅好地方了
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牽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牽
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頭却也有兩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庅事瞞了我们

正説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们快傳你柳嬸子去罢再不来
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们説话忙推门進去笑説不必忙我来了
一面来至厨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專单等他来調停分派一
面问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説纔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柳家听了
便将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来
總是寫春景將殘説司棋姐〻説了要碗鷄蛋頓的嫩〻的柳家道就是这樣尊貴不
知怎的今年这雞蛋短的狠十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
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纔凑了二十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説給他改
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説了我一頓今兒要雞
蛋又没有了什庅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説

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説道这不是你就
这広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広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
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計便上来説道你少満嘴里混唚你娘纔下蛋
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
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
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説
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还沒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
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罢了吃膩了腸天〻又鬧起故事来了雞蛋豆腐又是什
広麺觔醬蘿卜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
就是十来樣我到別伺侯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説天〻要你什広来你説上这兩車子話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広前兒小燕来説晴雯姐〻要吃蘆蒿你怎広忙的还問肉炒雞炒小燕
説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个麺觔的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到説自己發昏赶
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説我給衆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見的別説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来
凢各房裡偶然间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听説我单管姑娘的厨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笑起賬来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官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来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〻勾作什広的連本項兩頓飯还撑持不住还擱的
住这个點这樣那个點那樣買来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这樣不如回太

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吃到一个月現笑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塩炒枸杞芽兒来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来給我我倒笑起来了説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這三二十个錢的事还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収説賞我打酒吃又説如今厨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还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又説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丫頭子来尋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来你們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賠的正乱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説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来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罢代了小丫頭們走来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来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乱翻乱擲的衆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説姑娘别悮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説雞蛋难買是真我們纔也説他不知好歹凴是什么東西也少不得变法兒去他已經悟过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説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盤自已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
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说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
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
且喜無人盤问一逕到了怡红院门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
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
前方看真切回问作什麼五兒咲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話小燕悄笑道
姐々太性急了横豎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
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
関園门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進與他就是了说畢作辭回来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
问道我听見你病了怎麼跑到这里来五兒陪笑道因這両日好些跟我媽進
来散々悶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红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這話岔了方
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関门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说你在这
里呢竟出去讓我関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话回答只说原是
我媽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時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
了所以沒和大娘说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钝色虚又因近日玉釧兒说那边
正房内失落了東西几个了頭对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
並几个媳婦子走来見了这事便说道林奶々到要審々他這両日他往這里
頭跑的不像鬼々唧々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兒玉釧姐々说

太〻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〻打發平姑娘和玉釧
姐〻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礶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
這話我沒听見今兒我到看見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曰這些事沒主兒
每日风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蓮花兒便说在他们廚房
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籠帯着衆人来尋五兒急的便说那原是
宝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贓証
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说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帯着取出露瓶
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細〻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帯了五兒
来回李紈与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〻〻
已歸房人回進去了丫鬟们都在院内納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待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兒回二奶〻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来
到鳳姐兒那边先找着了平兒〻〻進去回了鳳姐〻〻方纔歇下听見此事
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门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
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唬的
哭啼〻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五兒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
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〻太〻回来看了纔敢打動这
不該偷了去五兒見问忙又將他舅〻送的一節说了出来平兒听了咲道这樣
说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来頂缸此時天晚奶〻纔進了藥歇下不便
為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
奶〻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帯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婦们看

守自便去了这里五兒被人軟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该做这沒行止的事的也有报怨說正緊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賊
来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与柳家不睦的人見了这般十分趣愿都来奚落嘲戲他这五兒心内又氣又
委屈竟無処可訴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
衾枕嗚〻咽〻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攆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変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〻的来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简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〻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〻的来訪襲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〻〻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问芳官〻〻听了唬天

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〻〻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
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見了是他旧〻门上得的他旧〻又有了不
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
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〻你只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
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〻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况且
那边所丢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〻还肯認衆人
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〻那边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环
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
悄〻問着他〻〻若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难道我們好意兜
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还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

發起先炒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贜証怎庅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唬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听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贜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个業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个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里來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咲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个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里呢問他什庅應什庅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里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难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问你們兩个还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体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恶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別冤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环哥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究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々竟帶了我回奶々去我一槩應了完
事中人听了这話一个々都吒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々果
然是个正緊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说是我悄々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
出事來我原该承認只求姐々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庅叫你應死活我该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々来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庅好歹等到太々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
芳官往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々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代他們来至自己這边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勾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
他來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
一併回明奶々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
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沒什庅事所以
姑娘不大相識高々孤拐大々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々你
怎庅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爺那边的人
他这叔々却是偺們这边的平兒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
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々屋里
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这兩个業障要什庅的偏這兩个業障

漚他頑說太〻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个不隄防的時節自已進去拿
了些什広出来這兩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見帯累了别人方
细〻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来我瞧二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
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独園内人有連媽〻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
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们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
还擺在議事所上好〻的原封沒動怎広就混賴起人来等我回了奶〻再說〻
畢抽身進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风姐兒一遍风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宝
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别人再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
話給他个炭簍子帯上什広事他不應承偺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
何治人还要细〻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〻屋里的丫頭都拿来雖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别給吃一日不說跪
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蝇不抱沒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
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悮的
到也不筭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来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広大不了的事
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纔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偺们是那边屋里
去的沒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災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
个哥兒到了六七个月还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過氣恼傷着的如今乘
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罢了一夕话說的风姐兒到咲了說道憑你這
小蹄子發放去罢我才精爽些了沒的淘氣平兒咲道这不是正经說畢轉身
出来一〻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觧

庚辰本校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来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乱折騰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当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是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个空子攢了来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内正乱接收像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来說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

的炭也欠省額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
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
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已後都是一家人
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夕大家照顧些正乱省忽有人来说與他看过这早飯
就出去罢柳嫂兒原無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魂魄垂頭
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已倒要折变了賠補
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
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詰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来
告訴说都是宝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环听如此说
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省彩雲的臉摔了去说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当給了
我原該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彩
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说賈环執意不信说不看你素
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給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说畢摔手出去了
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断趙姨娘百
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来过兩日他自然
回轉过来了说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来乘人不見時来至園中
都撇在河内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已氣的夜间在被内暗哭当下又值宝
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
閙热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礼换的寄名符兒还有几処僧尼庙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来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艮系掛麪薛姨娘処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个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装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畢冠帶出来至前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処行畢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処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園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了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所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门至李趙張王四个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来虽衆人要行礼也不曽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环賈蘭等来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群了頭笑了進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楼入画邢岫烟的了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把着红毡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擠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剛進来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过茶来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

説我方才到鳳姐〻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〻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〻梳頭不得出来回你後来听見又説讓我〻那里禁当的起所以時敢来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経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间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襲人連忙攙〻起来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径完了怎庅又作揖襲人笑道这是他来給你拜寿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給他拜寿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説原来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还福不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説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〻也是今兒我怎庅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〻赶着補了一分礼友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説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〻探春咲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〻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兩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〻占了去愿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太〻和宝姐〻他们娘兒兩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〻初九是璉二哥〻二月没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庅没人就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咲道我这个記性是怎庅了宝玉咲指襲人道他和林妹〻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咲道原来你兩个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们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纔〻知道平兒咲道我们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壽的福又没受礼職分可吵鬧什庅可不悄〻的过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们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咲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纔过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说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〻就说我们大家说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丫頭咲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〻说了多謝姑娘们給他臉不知过生日給他些什庅吃只别忘了二奶〻就不来絮聒他了衆人都咲了探春回说道可巧今兒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麺菜都是外頭收拾偺们就湊了錢就柳家的来攬了去只在偺们裡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说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宝釵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両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咲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湊了分子单為平姑娘預備両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来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咲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说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送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所上去吃麺等到李紈宝釵一齊来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与代玉因天氣和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来了花團錦簇擠了一所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礼与宝玉〻〻于是过去陪他吃麺両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両杯酒宝釵帶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因嘱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们吃罷我们和宝兄弟進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〻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一進角门宝釵便命婆子將门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何必関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〻妹〻都在裡頭

倘或家去取什庅豈不費事宝釵咲道小心没过逆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
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関的有功劾了若是開着保不
住那起人圖順脚趋近路從这里走攔谁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
些大家别走総有了事就頼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々也知道我
们那边近日丢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
及物若非因人你連这兩件还不知道呢除不知还有几件比这兩件大的呢
若已後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你
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曰他
奶々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来他心
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已後留神小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个人講说肴来到沁芳亭边只見襲人香菱侍書素雲
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裡看魚作耍見他们来了都説
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隨携了他们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
三間小廠所内連尤氏已請過来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兒原来平兒出去
有頼林諸家送了礼来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壽送礼的不少平兒
忙肴打發賞銭道謝一面又色々的回明鳳姐兒不过留下几様也有不収的
也有収下即刻賞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过麪方換了衣裳往園
里来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来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
設芙蓉衆人都笑考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
媽説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们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厅上隨便淌

躺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们倒便宜尤氏等執意
不從宝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所上歪肖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过去倒
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
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所上眼看肖命了小丫頭们鋪了一个錦褥並靠背引
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别推三扯四的回来送了東西来姨
媽吃了就賞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出去小丫頭子们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
来终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来
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
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
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说這

一閙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两个女先兒要彈词上寿衆人都说我们没
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説給姨太太鲜闷兒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揀
了命人送与薛姨媽去宝玉便説雅座無趣須要行令才好衆人有的说行这
个令好那个又说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说拿了筆硯将各色全都寫了拈
成閹兒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命拿了一付筆硯花箋香
菱近日學了诗又天天斈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坐说我寫大家想
了一回共得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的寫了搓成閹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探
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内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个出来打開看上寫着射覆
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这是後
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咲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又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
他们行去俗们行这个说着又叫襲人拈了一个都是拇战史湘雲咲着说這
令簡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頭丧氣悶人我只剗拳
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〻快罚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说便灌湘雲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来從琴
妹擲起挨下擲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
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頭去可太没
頭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
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语湘
雲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見门斗上貼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
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〻的拉香菱教他説藥字
代玉偏看見了説快罸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间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
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罸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
对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
个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寬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难
便覆着他是用雞窓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
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门杯湘雲等不淂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剗起拳
来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剗起来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剗拳
叮〻當〻只听淂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
酒底酒面湘雲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

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果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兒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迴腸这是鴻雁来賓說的大家笑了說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来萬戶擣衣声

令完兒史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乱划了一陣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紈和岫烟对子点李紈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猜了一个綠字二人会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咲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来說这个典用的当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　江间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衆人都咲了說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个鴨頭遂揀了出来吃脳子申人催他別只顧吃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夆着說道

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来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說雲姑娘會鬧心兒拿着我们取咲兒快罰一杯纔罢怎見得我们就該擦桂花油的到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

釵忙暗〻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分出胜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対了点子宝釵便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咲道姐〻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来姐〻別惱就是姐〻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庅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旧詩曾有敲断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个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这也有出処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処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纪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庅你到忘了後来又讀李義山七言絶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說他兩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衆人咲說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対点的対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厛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揺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頑他外頭自便就来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看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丫嬛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来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来查我們来了我沒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〻們別躭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〻叫姑娘吃酒姑娘們还不肯吃何況太〻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

有事来打听々々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还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两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々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来两傍丫鬟們答應了忙去傳点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罢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来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热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罢別惹他們再来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竪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罢了正說着只見一个小丫頭笑嘻々的走来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凳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来看時果見湘雲卧子山石僻處一个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穰々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来推喚挽扶湘雲口内猶作睡語說酒令唧々嘟々說泉香而酒例玉盞盛来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却為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々兒吃飯去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来納涼避静的不覺的因多罰了两杯酒嬌娲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閗閒着同人来至红香圃中用过水又吃了两盞釅茶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給他啣在口内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几樣菓菜与凤姐送去凤姐兒也送了几様来宝釵等吃過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

扶欄观奐的各自取便説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观局林代玉
和宝玉在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説些什庅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
了一个媳婦進来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厅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下了
磞頭有声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来筭去總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两眼
只瞧着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
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庅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説這是四姑娘屋
裡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园内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听見了問着他
他説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庅不回大奶奶林之孝
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厅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
姑娘来探春道怎庅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説一声就是了

既這庅着就攆出他去等太太来了再回定奪説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
伐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代玉便説道你家三
了頭到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歩兒不肯多是差不多的人就早
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也分
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鳳姐姐作伐子禁
别人最是心理有筭計的人豈只乖而已代玉道要這樣纔好偺們家理也太
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你們一筭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
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庅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偺們两个人的代
玉听了轉身就往厅上尋宝釵説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来手内
捧着一个小連环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两鍾新茶因問他往那去了我見

你兩个半日沒吃茶爬〻的倒了兩鍾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
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
說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
勾了說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内襲人笑說我再倒去
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
畢飲乾時杯放下襲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问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裡
呢襲人四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鬥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听說便忙
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别睡覺咱們外頭頑
去一會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来睡覓罢
了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咱們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襲人姐〻帶了你棹
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
个麪條子早纔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
盛半碗粳米飯送来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〻
要儘力吃勾了纔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劳什子
他們說怕坏嗓子這几年也沒闻見秉今兒我是要闹齋了宝玉道這个容易
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来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
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
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热騰〻碧熒〻蒸的绿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
去拿了小菜並碗箸过来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〻的谁吃這些東西只將
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闻着倒覺比往常之味有勝

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撏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咲了吃畢小燕便将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勾再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这就勾了方纔麝月姐ゝ拿了两盤子点心给我们吃了我再吃了这个侭不用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两个撏酥说这个留着给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宝玉咲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们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ゝ和晴雯姐ゝ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今兒大家闹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嘱咐你我竟忘了此刻纔想起来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ゝ或有不到的去处你提他襲人照催不过這些人来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这五兒怎庅樣宝玉通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兒直叫他進来罷等我告訴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咲道这到是正緊小燕又叫两个小丫頭進来伏侍洗手到茶自已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宝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门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做什庅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将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两个襲人笑道我说你是猫兒食闻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们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说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庅空兒跪了去吃飯两个人怎庅就约下了也不告訴我们一声兒襲人笑道不過是悮打悮撞的遇見了说约下可是没有的事情雯道既这庅着要我们無用明兒我们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勾使了襲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体性子又不好

又没用襲人咲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角烧个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别
和我拿三撒四的我煩你做个什庅把你懶的横針不拈竪線不動一般也不
是我的私活煩你横竪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庅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
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庅原故你到底说話别不
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庅大家说自来至所上薛姨媽也来了大家依序坐
下吃飯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随便
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蕋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
大家採了些花草来兜自坐在花草堆中闘草这一个说我有觀音柳那一个
说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
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紅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記
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说我有姊妹花衆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荳官说
從没听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数花為蕙凡蕙有兩枝
上下结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结花者為夫妻蕙我这枝並頭的怎庅不是
荳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若是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
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
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这个
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里汗嫩的胡说了荳官見他要勾来怎容他起来便忙
連身将他壓倒回頭笑自央告蕋官等你们来幇自我擰他这謅嘴兩个人滾
在草地下中人拍手笑说了不淂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
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边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

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衆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们出氣也都鬨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〻点〻流下緑水来正恨罵不絶可巧宝玉見他们鬪草也尋了些花草来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裙因問怎庅散了香菱便説我有一枝夫妻蕙他们不知道反説我謅因此鬧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贜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口内説手内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什庅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〻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了一声説怎庅就拖在泥里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经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们家一日遭塌這一百件也不值什庅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来的你和宝

姐〻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贜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庅樣我还听見常説你们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説个不清香菱听了這話却碯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来了因笑道就是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的赶着換了也就好了过後再説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贜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个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个来如何香菱笑着揺頭説不好他们倘或听見了到不好宝玉道這怕什庅等他们孝滿了他愛什庅难道不許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這樣还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〻也可只不过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笑道就是這

様罢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定叫他親自送来纔好宝玉听了喜歡
非常答應了忙〻的回来一壁裡低頭心下暗笑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連自
已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賣与了这个霸王曰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
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乱想又下此四字来至房
中拉了襲人細〻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每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个
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来摺好隨了宝
玉来尋着香菱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足的淘出个
故事来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〻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黑心說着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已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已叉手向内解
下来将这條繫上襲人道把这臟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来你
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不俱給那个妹〻罢我
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臟
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将方纔的夫妻蕙与並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
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鋪墊了将这菱蕙安放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
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知道人〻說你慣會鬼〻祟〻
使人肉麻的事你瞧〻你这手夷的泥烏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着方起
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数步香菱復轉身回来叫住宝
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着兩隻泥手笑嘻〻的轉来問什么香菱只顧笑因那
边他的小丫頭臻兒走来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相宝玉道裙子的事
可別和你哥〻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里

梳頭兒去呢説着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庚辰本校記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説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襲人商議晚间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説给他们倫辦去襲人咲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錢艮子他们有假的不筭共是三兩二錢艮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預倫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説了已经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説他们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们出纔是晴雯道他们沒錢难道我们是有錢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们的情就是宝玉听

了咲説你説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話蠢你〻再过不去晴雯
笑道你如今也斈坏了常會𢶍橋撥火兒説着大家都咲了宝玉説関院門罢
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説你是無事忙这會子関了門人到疑惑越性再等一等
宝玉点頭因説我出去走〻四兒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罢説着走至外边因
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
那夜受了委屈煩恼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
後悔長嘆因又問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没告訴不知芳官可
説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訴过他也罢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説畢復
走進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来大家隔窓悄視
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頭一个提着大灯籠晴雯悄咲道他們查上

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咱們好関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
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分付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
听見是不依的衆人都咲説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下
了没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〻〻靸了鞋便迎出来咲道我还没
睡呢媽〻進来歇〻又叫襲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進来咲説还没睡呢如
今天長夜短了该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咲話説不
是个讀書上学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漢了説畢又咲宝玉忙咲道媽〻説
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〻每日進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経睡了今兒因
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咲説该湛些个蒲
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咲説漾了一盃子女兒茶已経吃過兩碗了大娘也

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说着晴雯便倒了一碗来林之孝家的又咲道这些時我听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来雖然在这屋裡到底是老太〻的人还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叫起来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咲话说这家子的人眼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〻说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时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说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〻没离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咲道这纔是讀書知礼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〻屋里撥過来的便是老太〻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这纔是受过調教的公子行事说畢吃了茶便说请安歇罢我們去了宝玉还说再歇〻那林之

綽

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别处去了这裡晴雯等忙命関了门進来笑说这位奶〻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塲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说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桌僧們把那張花梨园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绰又便宜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兒那边去撇菓子用兩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撇運了来兩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说天热僧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會子还漚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粧寛衣九吃酒從未先如此者此独怡红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与世人兩樣的知子莫过毋也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

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肴大紅棉紗小袄子下面綠綾彈墨袷褲散肴褲脚倚肴一个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兩个先剗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只穿肴一件玉色紅青酡絨三色緞子鬪的水田小夾袄束肴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散肴褲腿頭上眉額編肴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鵞卵粗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肴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單帶肴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紅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說他兩个到像一双生的弟兄兩个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来說且等等再剗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罢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方團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因說偺們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些的才好別大呼小叫惹人听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宝玉道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个頑意兒襲人道這个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請了来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的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宝玉道怕什広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声纔好还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広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一声二人忙命開了门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

个去請只怕宝林兩个不肯来須得我们請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襲人晴雯
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籠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说夜深了代玉说身上不好他
二人再三央求说好歹給我们一点体面略坐〻再来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因
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
紈和宝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
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说林妹〻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
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代玉却离桌遠〻的靠着靠
背因笑向宝釵李紈探春等道你们日〻说人夜聚飲賭今兒我们自己也
如此以後怎庅说人李紈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節间如此並
無夜〻如此这倒也不怕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来裡面裝着家

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搖了一搖揭開一
看裡面是五点數至宝釵〻〻便咲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庅来说着將筒
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
貫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優
酒衆人看了都咲说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宝釵吃
过便咲说芳官唱一枝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樣大家吃门杯好听的于是大
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这會子狠不用
你来上壽揀你極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細〻的唱了一枝

〔賞花時〕翠鳳毛翎箚帚叉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门外即天涯　您再休要劍斬黃龍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与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　若遲呵　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終罢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籖口内顛来　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々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々々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々咲道我还不知得个什麽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咲道这東西不好不该行这令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来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籖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说是什麽呢这籖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这両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々々说着大家来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个十九点出来便該李氏掣李氏揺了一揺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々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籖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暁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问你們的廢与興說着便吃酒將骰过与代玉〻〻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雲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兩个字改石凉兩个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间湘雲醉卧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別多話了衆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〻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与芳官端起來便一揚脖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數去該麝月〻〻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荼蘼花題着韶華勝極四字那边寫着一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么講宝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咱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一擲个十九点該香菱〻〻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旧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
問你們的廢与與說着便吃酒將骰过与代玉〻〻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
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一面画着一枝
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两个字改石凉两个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
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話了衆
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
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〻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
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与芳官端起来便
一揚脖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雲便綽起骰子来一擲
个九点数去該麝月〻〻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荼蘼花題
着韶華勝極四字那边寫着一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么講宝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
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一擲个十九点該香菱〻〻便
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旧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黙
黙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

有一枝芙蓉題有凡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衆人笑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代
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着襲人〻〻他伸手内取了一支出
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别景四字那一面旧诗写有道是

桃红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
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釵三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
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因向
探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个
什麽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
說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時原来是薛
姨媽打發人来了接代玉的衆人回问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
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〻刻十分了代玉便起
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
还要留着衆人李紈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
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襲
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閉了门大家後又行起令来襲人等又用
大鐘斟了几鐘用盤攢了各樣菓菜与地下的老嬷〻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
便猜拳赢唱小曲児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嬷〻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

衆人听了納罕方収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
許多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好姐姐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
儘力灌起来小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
偺們且胡乱歇一歇罷自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人見
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已
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黒甜一覔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睁眼一看只見天
色晶明忙説可遲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犹未
醒連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
坐起来犹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麽也不棟地方兒亂
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説我怎麽吃
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黒墨説着了
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玉咲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咲道罷罷今
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説話了宝玉道怕什麽不过纔兩次罷了偺們也筭
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麽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咲道原要
这樣纔有趣必至興尽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来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
記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沒唱
過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咲个不住忽見平兒咲嘻嘻的走来説
親自来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東短一个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
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麽来襲人便説告訴不得
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頑

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个〻吃的把㷵都丢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四
更多天纔横三竪四的打了一个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請我
还説着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他还席必来請你的等着罢平兒咲問道
他是誰〻〻是他晴雯听了赶着咲打説道偏你这耳朶尖听得真平兒笑道
这會子有事不和你説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来請一个不到我是打上
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经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
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説道你们这随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
问又怎庅了谁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庅一定又是那位的様
子忘記了収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来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玉看時原
来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冩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
了起来（帖文亦蹈俗套之臥）忙问這是誰接了来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这般不
知當是那个要緊的人来的帖子忙一齐问昨兒誰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
進来笑説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个媽〻送来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
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様大驚小怪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
快拿紙来當時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已竟不知回帖
上回个什庅字様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问宝
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问代玉去想罢袖了帖兒逕来尋代玉剛過了
沁芳亭忽見岫烟顫〻巍〻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〻那裡去岫烟笑道
我找妙玉説話宝玉听了吒意説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
他目原来他推重姐〻竟知姐〻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

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这裡来如今又天緣凑合我們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当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々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来有本而来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难要請教别人去如今遇見姐々真是天緣巧合求姐々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誕詭僻了從未没見拜帖上下别號的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宝玉听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様纔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々可巧遇見了姐々岫烟听了宝玉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々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来皆無好詩只有两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鉄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称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々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鉄檻之外了故你

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嗳喲了一声方笑
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来有這一說姐〻就請讓我去寫回帖
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庵来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熏
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櫳翠庵只槅门縫兒投進去便回来了因又見芳
官梳了頭挽起鬢来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
露出碧青頭皮来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兎兒帶脚上穿虎
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鑲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
竟改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门
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厮就是了宝
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用芳官一罵有趣僣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况且人人說我打聯垂
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却狠好我亦常見官員
人等多有跟從外国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再起个
番名叫作耶律雄奴〻〻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這兩種人
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晋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僣們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〻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凢
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
遠来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着你該去操習
弓馬学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
鼓唇揺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却說是称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

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静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
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
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
賜為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
他也最喜武扮的每〻自己束鑾帶穿摺袖近見宝玉将芳官扮成
男子他已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好便
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纨探春見了也
愛便将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两个
丫髻短袄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
童湘雲将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
英方合自已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硃
抹粉纔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園
中人也有唤他作阿荳的也有唤他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說琴童
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别致便換作荳童因飯後平兒还席
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
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来遊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
来的今既入了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蕋一干女子所謂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凴
丫嬛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
把佩鳳偕鸞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问是什麽話大家也學着叫这名子又叫

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来引的合園中人凡听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〻取笑恐作践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温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温都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当下衆人都在榆陰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来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个女人送東西来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所相見這里衆人且出来散一散佩鳳偕鴛兩个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宝玉便說你兩个上去讓我送〻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乱子到是叫野驢子来送〻使得宝玉忙笑說好姐〻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着你們學着罵他偕夗又說笑軟了怎么打呢吊下来栽出你的黄子来佩鳳便赶着他打正頑笑不絶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〻張〻跑来說老爺賓天了衆人听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〻的並無疾病怎么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〻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已的男子来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来等大爺来家審問一面忙〻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来素知賈敬道守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更申服靈砂等妄作

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燒的紫绛皺裂便向媳婦回说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说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坏事小道們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来發放且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这里窄狭不能停放横竖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鉄檻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来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来等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来李纨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得外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𤦹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毋接来在寧府看家他这继毋只得將兩个未出嫁的小女帶来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来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说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礼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専具本請旨原来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问賈敬何職礼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近多疾常養静於都城之外玄真觀今因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国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门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尽喪礼畢扶柩回籍外着光禄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

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
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
馬請安賈珍忙问作什麼賈瑞回說嫂子恐哥々和侄兒來了老太々路上
無人叫我們兩个來護送老太々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问家中如何料
理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庙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
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賈蓉当下也下了馬听見兩个姨娘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
忙說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
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闻知忙喝起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
放声大哭從大门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
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过賈珍父子忙按礼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
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些悲戚好指揮眾人因將恩旨
備述与眾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
声兒先騎馬飛來至家忙命前所收棹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门前起鼓手
蓬牌樓等事又忙着進來看外祖母兩个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
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作活計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々的望
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紅了臉罵道蓉
小子我过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统都沒了还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
拿起一个熨斗來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滾到懷里告饒尤二姐便上來
撕嘴又說等姐々來家咱們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个又笑了

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丫頭看不過都咲説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沒有奶々了回来告訴爷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説的是咱們饞他兩个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閙知道的説是頑（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齊看）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臟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偏有也）人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誰不背地里咬舌説咱們这边乱賬賈蓉笑道各门另户誰管誰的事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説臟唐臭漢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别討我説出来連那边大老爷这麽利害璉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姑娘那様剛强瑞叔还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

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乱道之间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説難為老祖宗劳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爷兒們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门去磕頭尤老人点頭道我的兒倒是你們會説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几時得了信赶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赶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説着又和他二姨刹眼那尤二姐便悄々咬牙含笑罵狠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罢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个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这二位姨娘的这几年総沒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个尤老只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姊妹丢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説媽别信这雷打的連丫頭們都説天老爷有眼仔細

雷要緊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咲嘻ゝ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内中有嗟嘆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内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

衆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
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
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
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
來只見園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凉也有
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
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
笑站着說道你怎麽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
屋內嘻嚁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赶來罵道我看你這
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
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
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
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麽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
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隨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
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
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來晴雯因赶芳官將懷
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
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見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
呢晴雯道襲人麽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
不知他作什麽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

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緌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麽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麽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麽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亦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稟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用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麽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

婆子先將瓜菓送去又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麽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來甚麽來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菓來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餜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祭奠取禮記春秋荐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傷他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卽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麽我緫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没什麽事趣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

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没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二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噯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個没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挣着罷了總不得心淨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

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静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已早滚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

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閑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面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歎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没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撂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没有什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没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听了方自懷內取出湊在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已
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别開生面了仍欲往下
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
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内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
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安又給賈璉請了
安二人携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
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
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更五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
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别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
時前後果有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
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
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着迎
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懷内
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
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
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
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
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
一日幸而發散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静身凉大家方放了
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

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
家人僕婦都送至鉄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了
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
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兒姐
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
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
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
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娘老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
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
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託

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
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
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
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
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
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
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
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
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已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
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

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睄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問便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若莫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到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好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閑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做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

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娘老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麽不依的再他也知道俗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麽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麽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俗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彀說成了我買兩個

絶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
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别
説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别
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
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
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
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
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
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
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

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
妹妹那裡去了怎麽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
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
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著
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
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
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
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
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
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玉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

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來走賈璉目送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俗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寔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帮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

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
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總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
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
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
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
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
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
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
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
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
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
只不知你二姨兒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
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
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
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
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
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
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
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後往三姨兒也
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

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
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
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
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
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
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
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
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
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
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
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
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
多姑娘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
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
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粮莊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
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
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
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
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燄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
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

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庚辰本校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老尤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凤百般恩愛不消细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

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倫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説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
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筆勾倒有时回家中只说在東府有事羈絆凤姐輩因
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愛这些事
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
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尽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来
时他母女三人一処吃飯若賈璉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処吃他母女便回房自
吃賈璉又将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撒了与二姐収着又将凤姐素日之
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
愿意当下十来個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豊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这日
賈珍在鉄檻寺完佛事晚間回家時因与他姊妹久别竟要去探望探望先
命小厮去打听賈璉在与不在小厮回来说不在賈珍歡喜将左右一槩先遣回
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時分悄悄入去兩個小
厮将馬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来屋内纔点灯先看過了尤氏母女
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説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説我作的
這保山如何若錯过了打着灯爖還沒処尋过日你姐姐還備了禮来瞧你們
呢説話之间尤二姐已命人預备下酒饌関起门来都是一個人原無避悔那
鮑二来請安賈珍便説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
大用你之処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
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别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
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脑袋了賈珍点頭説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処吃

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边走ゝ来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小丫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来了一時叫起来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毬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洒不着你頭上来这鮑二原因妻子發迹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已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够了便去睡覺这里鮑二家的陪着这些ゝ丫嬛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门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门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ゝ告他說大爺在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赸ゝ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难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对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丫頭分了一個过来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来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来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这會子来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这里来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

月銀的交給了奶〻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説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
鍾隆兒総坐下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内閙将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
互相蹶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
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説你三人就在这里罢茶也現成
了我可去了説着帶门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楞子
眼了隆兒壽兒関了门回頭見喜兒直挺〻的仰卧炕上二人便
推他説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
説道偺們今兒可要公〻道〻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緊的人我痛把你媽一㕥
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説只得吹了灯将就睡下尤二姐听見馬閙心下便不
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乱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门寛衣

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顔色賈璉摟他
笑道人〻都説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
我雖嫖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嫖致的好賈璉忙问道这話如何説
我却不觧尤二姐滴泪説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庅事我不知我如今和
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雖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
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将來我妹
子却何如結果據我看來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
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招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尽知你也不必驚慌
你因妹夫是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这例説着走了便至
西院中來只見窓内灯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门進去笑説大爷

在这裡兄弟来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
作如此景象咱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来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
感激不尽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还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
能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来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
弟怎庅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
說你过来陪小叔子一杯賈珍笑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〻必要吃干这鍾說
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
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〻戲人子上塲好歹别戳破这層紙兒你别油蒙了
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花了几个臭子你們哥兒倆拿着我
們姐兒兩個權当粉頭来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
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〻拐了来做二房偷着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〻那鳳
奶〻去看他是几個腦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潑婦拚了这命也不筭
是尤三姑奶〻喝酒怕什庅咱們就喝說着自己綽起壺来斟了一杯自己
先喝了半杯摟过賈璉的脖子来就灌說我和你哥〻已經吃过了咱們来親
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無耻老辣弟兄兩个
本是風月塲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这闺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
一叠又叫將姐〻請来要樂咱們四个一處同樂俗语說便宜不过当家他們
是弟兄咱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賈珍得
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这種為人与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来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緑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緑褲紅鞋一对金蓮或敲或並没半刻斯文兩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燭之下或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独將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式了一式他弟兄兩个竟全然無一点别識别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没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已高談濶論經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咲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已関门睡去了自此後我略有了环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潑声厲言痛罵説他爺兒三个誆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来有时尤三姐自已高了興悄命小廝来請方敢去一會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誰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已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来哄的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拾迷离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説姐姐糊塗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兩个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一个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咱们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之理势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趂如今我不拿他们取樂作賤准折到那时白落个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説他母女見不听劝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良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鵝又宰肥

鴨戓不趂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
駡（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曽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錢賈璉来了只在二姐
房内心中也悔上来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
到还知疼着癢若論起温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
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往失了脚有了一
个淫字凴（他）有甚好処也不筭了偏这賈璉又说谁人無錯知过必改就好故
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喜便知（如）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
生死那里还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賈璉说你和
珍大哥商議〻〻揀个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
出事来怎庅処賈璉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说是塊肥
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咱們未必降的住正緊（綜）揀個人
聘了罷他只意〻思〻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咱們明日
先劝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说這话
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請他小妹过来与他母
親上（生）生尤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醍醐貫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过三巡不用姐〻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孽障姐〻今日請我自有（然）一翻大礼要說但妹
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〻叨〻提那從前醜事（了）我已尽知說也無益既如
今姐〻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処我也要自尋（個）歸结去方是正礼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
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凴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

鴨或不趂心連棹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㡬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
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曽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
房内心中也悔上来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
到还知疼着癢若論起温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
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往失了脚有了一
个淫字凭有甚好処也不筭了偏这賈璉又说谁人無錯知过必改就好故
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知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
生死那里还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賈璉说你和
珍大哥商議〻〻揀个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终久要生
出事来怎么処賈璉道前日我曽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说是塊肥

羊肉只是燙〻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偺們未必降的住正緊揀個人
聘了罢他只意〻思〻就丢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偺們明日
先劝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已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说這话
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偹了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請他小妹过来与他母
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 全用醍醐貫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 酒过三巡不用姐〻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 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孽障 姐〻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礼要説但妹
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〻叨〻提那從前醜事我已尽知説也無益既如
今姐〻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処我也要自尋歸结去方是正礼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
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凴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

進不去也白过了一查賈璉笑道這也容易凴你説是誰就是誰一應綵礼都
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〻知道不用我説賈璉笑問二
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
笑道我知道了这人原不差果然[不錯]好眼力二姐笑问是谁賈璉笑道别人他如
何進淂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奇不知何為]
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难道除了你家天下
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一駡反有理]中人听了都咤意除去他还有那一個[余亦如此想]
尤三姐笑道别只在眼前想姐〻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説着忽見賈
璉的心腹小使興兒走来请賈璉説老爷那边緊等着叫爷呢小的荅應
往旧老爷那边去了小的連忙来請賈璉又忙问昨日家裡沒人问興兒道小
的回奶〻説爷在家廟裡同珍大爷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家賈璉忙
命拉馬隆兒跟随去了留下興兒荅應人来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
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问他説話兒问他家裡奶〻
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樣子老太〻多大年紀太〻多大年紀姑娘几個各樣
家常等語興兒笑嘻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细告訴他母
女又説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这八个人
有几个是奶〻的心腹有几个是爷的心腹奶〻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爷的心
腹奶〻就[的人]敢惹提起我們奶〻来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爷也筭是个好
的那裡見得他到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到背着奶
奶常作些个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〻是容不过的只求〻他去就完了

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〻太〻兩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怕
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〻太〻兩个人喜欢他說一
是一說二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〻
太〻說他會过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
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已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别人身上来
他还在傍边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緊婆〻大太〻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
处飛黑母鷄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〻在頭
裡早叫过他去了尤二姐咲道你背着他这等說他將来你又不知怎麼說我
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〻要这樣說小的不怕
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〻時若得了奶〻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

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这几个人誰不背前背後稱揚奶〻
聖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来情愿来答應奶〻呢尤二姐咲道猴兒
肏的还不起来呢說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来你們作什麼来我还要找了你
奶〻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〻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〻一輩子别見他才
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咲脚下使伴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
占全了只怕三姨的这張嘴还說他不过奶〻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
对手尤氏咲道我只以理待他〻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
奶〻便有理讓他看見奶〻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罢人家
是醋礶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爺打个爛
羊頭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約一年二年之间兩个有一次到一处他还要口

裡掂十个过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説又不是我自己尋来的
你又浪着劝我〻〻原不依你反説我反了这会子又这樣他一般的也罵了到央
告平姑娘尤二姐咲道可是扯謊这樣一个夜义怎庅反怕屋的人呢興兒道
这就是俗語説的天下挑不过礼字去了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过来
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
顯他賢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的又还有一段因果我们
家的規矩凡爺们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个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个誰
知他来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来都打發出去了别人雖不好説自己臉上
过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經人從不把这
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窩夫的倒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纔容下了尤

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我听見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婦奶〻和几位姑娘他这樣
利害这些人如何依得興兒拍手笑道原来奶〻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婦奶
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们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〻们不
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们交給他看書寫字学針線学
道理这是他的責任除此问事不知説事不管只應这一向他病了事多这大
奶〻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们大姑娘
不用説但凡不好也沒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噯
喲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
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〻養的老鴰
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大爷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〻命太〻

抱过来養这広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〻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筭另外
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双一個是我们姑太〻的女兒姓林小名
兒叫什広代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広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樣
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風兒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〻的叫他
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〻的女兒姓薛叫什広宝釵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
出门或上車或一時院子里瞥見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見了他们两個不敢出
氣兒尤二姐笑道你们大家規矩雖然你们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们原
該遠〻藏開兴兒摇手道不是〻〻那正緊大礼自然遠〻的藏開自不必説
就藏開了自已不敢出氣是生怕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煖了吹代了姓
薛的説的滿屋里都笑起来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这混話越發沒了捆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又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边的了（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寫之寫也）尤二姐纔要又问忽見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們家那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麽（拍案叫絕此処方问是何文情）興兒笑道姨娘别问他說起来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这麽大独他沒有上过正緊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總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宝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

國家圖書館

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内濁見了人一句
話也沒有所有的好処雖沒上过學到难為他認得几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
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裡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们喜欢時
沒上沒下大家乱頑一陣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見了
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
了你们又这樣嚴了又把怨可知难纏語（情語情文至）
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到好
原来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〻信他胡说咱们也不是見一面
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说糊塗那
些兒糊塗姐〻記得穿孝時咱们同在一処那日正是和尚们進来遶棺咱们
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〻说他不知礼又沒眼色过後他沒悄

悄的告訴咱们说姐〻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们臟恐怕氣味薰了
姐〻们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说
或吃臟了的另洗了再拿来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子们前不
管怎樣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尤二姐听说笑道依
你说你兩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说話
只低了頭嗑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
有了只未露形將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还小故尚未
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〻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说話只見
隆兒又来了说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
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請老奶〻早和二姨定了

那事明日爺来好作定奪说肴帶了興兒也回去了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
早睡盤问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来了尤二姐回劝他说既有
正事何必忙〻又来千萬别為我悮事賈璉道也没甚事只是偏〻的又出
来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个月工夫纔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
放心前去这里一應不用你记掛三妹子他從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说了改
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问是谁尤二姐唉道
这人此刻不在这裡不知多早纔来也难為他眼力他自已说了这人一年不
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頭当
姑子去吃長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问到底是谁这樣動他的心二姐唉
道说来话長五年前我们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和我们到那裡与老娘拜寿
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千奇百怪之文何至于此他看上了
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们闻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
不曾賈璉听了怪道呢我说是個什庅樣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
知道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無情無義
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曰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
一向後来听見有人说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倘
或不来他萍踪浪跡知道几年纔来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
頭说的出来幹的出来他怎樣说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说之间只見尤三姐走
来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樣人说什庅是什庅若有了姓柳
的来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

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将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動非礼不言起来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与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未来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边来住兩夜從这里再悄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食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问頂頭来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来騎馬走的近来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来了賈璉深為奇怪忙伸馬近了上来大家一斉相見說些別後寒温大家便入一酒店歇下叙談叙談賈璉因笑說閙过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么你兩個今日倒在一处了薛蟠咲道天下竟有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盜已将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边来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还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过起来賈璉听了道原来如此倒教我們懸了幾日心因又听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门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

了出来只不説尤三姐自择之語又爲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
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説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湘蓮忙笑
説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説既是这等这门親事定要
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僱不
得許多了任凭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説無凭等柳兄一見
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听了大喜説既如此説等
弟探过姑母不过月中就進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
定只是我信不过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滞不帰豈不悮了人家須
得留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何
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裡現成就偹一分二哥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
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过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
既如此説弟無别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家傳代
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随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
之性然亦断不捨此劍者説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别起程是
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説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
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还来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
二姐处探望谁知自賈璉出门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関
門閤户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釘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娣之餘
只安分守己随分过活雖是夜晚间孤衾独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丢了衆人
只念柳湘蓮早早回来完了終身大事这日賈璉進门見了这般景況喜

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後賈璉便将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説了出来又将鴛鴦劍取出遞与三姐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宝晶熒将靶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着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収了掛在自己綉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完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将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将这事丢过不在心上任凴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独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来交与二姐預備粧奩

誰知八月内湘蓮方進了京先来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医調治听見湘蓮来了請入卧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旧事只感救恩母子們十分称謝又説起親事一接風一應東西皆已妥当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尽次日又来見宝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宝玉咲道我听見茗烟一干人説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見茗烟説璉二哥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説湘蓮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絶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这樣他那裡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関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来定難到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後悔不該留下这劍作定所以後来想起你来可以細細问個抵歷纔好宝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説只要一個绝

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
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庅不
知真〻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
了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个石頭獅子干净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净我
不做这剩忘八極奇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不更奇
宝玉听说红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想淂到的所謂一人不曾放过
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
我做甚庅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已一時忘情好歹别
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辞出来若去找薛
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又浮燥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逕来找賈

璉賈璉正在新房中闻淂湘蓮来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来讓到内室与尤老
相見湘蓮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賈璉听了吒意吃茶之间湘蓮便说客
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间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
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遗请仍赐回
為幸賈璉听了便不自在还说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
出入随意的还要斟酌湘蓮笑道虽如此说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断不敢從
命賈璉还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说請兄外座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
明听見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
嫌自已淫奔無耻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说退親料那賈璉必
法可処自已豈不無趣一听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来将一股雌鋒隐

在肘後出来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还你的定礼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
鞘送与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难
扶芳灵蕙性渺〻冥〻不知那边去了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
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賈
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
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罢豈不省事賈璉此肘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
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这等剛烈賢妻可敬〻〻湘蓮反
扶尸大哭一塲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塲方告辞而去出門無
所之昏〻默〻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这樣標致又这等剛烈自悔不
及正走之间只見薛蟠的小使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
房之中十分齊整忽听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
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
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
不忍一别故来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来拉
住问時那尤三姐便說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悞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覺
與君两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覺竟似夢非夢
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边坐着一個跏腿道士
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问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号道士笑道連我也不
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来歇足而已柳湘蓮听了不覺冷
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

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了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

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媽說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

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

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
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的臨
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
個多月了想貨也物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棹酒給
他們道道乏纔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
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
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
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
這幾日反倒落了個空白張羅了會子倒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
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

外面小厮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說這
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没
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
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
怎麽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
忘了没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
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帶來大約要放到年
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
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没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
頭說出去告訴小厮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

因問到底是什麽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厮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細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看時二人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題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

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
些雖説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筭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
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着姑娘狠重姑娘看着該喜歡
纔是為什麽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
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
為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胗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
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蹋了自己身子
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麽况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
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要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
勸解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内説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説請二爺
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
便問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麽氣傍邊紫鵑向
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
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説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
鋪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
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
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不敢提
頭兒只得笑説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
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
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
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説道我任憑

怎麽沒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
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
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泪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
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
是什麽叫什麽名字那是什麽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麽要他做
什麽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
棹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斷混黛玉見
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咱們
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
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姐妹這倒不必
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
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輛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
他黛玉只得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
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
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
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
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
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
怎麽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
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
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麽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了道爺去
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麽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

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裡髣髴也
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
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工夫打聽這
個事去到如今還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
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麽着也不叫他去内中一個道
別是這麽着罷衆人問怎麽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
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
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
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麽沒人治他一下
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
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塲呢言畢
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
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
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
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
什麽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
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
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
可筭什麽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
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
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
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

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玉(釵)勸了一回因說
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挣着出來各處走
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
發熱(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
情自己渾(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
我也是麼這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
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
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
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
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
運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着也不瞧

蠍蠍

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
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和(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
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
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
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
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
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
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
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
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
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

個又算了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
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
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
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
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
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咕咕唧唧的不知說
了些什麼看那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
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
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
是出來自己(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
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
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
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
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
起來却是為寶姑娘(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
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
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話說了一
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
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
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寔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
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上)身不
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

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
雯道噯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
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
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
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麼
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
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
璉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
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
的疤瘌流星的弔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
一嘟嚕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
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
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
遭榻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
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
姑娘摘一個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
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咱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
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狠
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
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
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
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

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
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麽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
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麽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
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
惦記着怎麽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大安本
該天天過來請安總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
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
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
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
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邊讓襲人坐下豐
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
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
着呢又聽見平兒說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
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
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
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
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
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
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
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麽聽見說的
平兒道就是頭裡聽見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
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

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麽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麽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内中深情底理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一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斯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没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着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

早唬軟子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
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
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
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
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
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
嗎會一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己
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
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
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
咚碰的頭山響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
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
不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
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
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
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
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
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
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
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
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
道這個自然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

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戎了房子鳳姐忙
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
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
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
道這裡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
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慪笑
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奶奶的妹
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
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
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
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
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要過來了鳳姐
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
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
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
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
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
自然是你了興兒赶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
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
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
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
十四 為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

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田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
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沒一字虛假奶
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
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候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
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
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
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後外間
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
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
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到遲一步兒
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
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
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
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
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
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
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了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
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
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
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
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如何辦理且聽下回
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　武裕菴補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话说賈璉起身去後偏値至平安節度巡边在外約一个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処等候及至回来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个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筭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来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庙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豊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盖一逕前来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扣门鮑二家的開了興兒咲說快回二奶〻去大奶〻来了鮑二家的听了

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驚但已来了只得以
礼相見於是忙整衣来迎了出来至门前鳳姐方下車進来尤二姐一看只見
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緞袄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弯柳葉高吊兩
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
攙入院来尤二姐陪咲忙迎上来萬福張口便叫姐〻下降不曾遠接望恕
倉促之罪説着便扶了下来凤姐忙陪咲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
姐命了环拿褥子来便行礼説奴家年輕一從到了这裡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
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〻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〻的指示教訓奴
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〻説着便行下礼去凤姐兒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説
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担憂此皆

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〻二房
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对奴説奴亦曾劝二爺早行此礼已被生育不想
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説知使奴有冤难訴惟天
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説今可巧遠行在外
故奴家親自拜見過还求姐〻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
同処彼此合心諫劝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礼若姐〻在外奴在内
虽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闻知亦甚不雅观二爺之名也要
緊劍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〻身上那起下
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習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语自是常情姐〻乃何
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实有不好之処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数姊妹妯娌况賈

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在外若別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処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梳頭洗臉只求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説着便嗚﹅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对見了礼分序座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咲説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説省又命周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訴已往之事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个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認為知已又見周瑞等媳婦在傍边稱揚凤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惹人怨又説已經預備了房屋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説原該跟了姐﹅去只是這里怎樣凤姐兒道這有何难姐﹅的箱籠细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姐﹅説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説今日既遇見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料理我也

来的日子浅也不曾當过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籠拿進去罢我也没有什庅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爺的风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请好生看肴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肴尤二姐穿带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〻的告訴他我们家的規矩大这事老太〻一盖不知倘或知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見老太〻太〻我们有一个花園子極大姊妹们住肴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两天等我設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〻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们皆是預先説明的如今不去大门只奔後门而来下了車赶散衆人风姐便带尤氏進了大觀园的後门来到李纨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风姐带了進来引動多人来看问尤二姐一〻見过衆人

見他標致和悦無不称揚风姐一〻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声若老太〻太〻知道我先叫你们死園中婆子丫嬛都素懼风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関係非常都不管这事风姐悄〻的求李纨収養幾日等回明了我们自然过去的李纨見风姐那邉已収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収下權住风姐又变法将他的丫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已的一个丫頭送他使喚暗〻分付園中媳婦们好生照看肴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们筭賬自已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〻的呐罕説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来了那尤二姐得了這个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〻相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来尤二姐因説没了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〻拿些来善姐便道二奶〻你怎庅不

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〻天〻承应了老太〻又要承应这边太〻那边太〻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万男女天〻起来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〻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裡又有这些親友的调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裡调度那里為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劝你能省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賢良人纔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听見了這話吵嚷起来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话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〻的連飯他怕端来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过兩次他反先乱叫起来尤二姐又怕人咲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省隔上五日八日見凤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姐〻不离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処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〻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〻告訴我一个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尽父親攆他出来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这小夥子名叫张華鳳姐都一〻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与旺兒悄命他將张華勾来養活着他寫一张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门中告去就告璉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

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语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
姐鳳姐氣的罵癩狗扶不上墻的種子你細細的说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
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这裡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
只得細说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词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我自有道理旺兒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状子上添上自己说你只告我来往
过付一应調唆二爷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状子次
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状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
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来对词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
事不用人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兄弟必
是兄弟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说你老去罷别闹了于是来

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将状子与他有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磞頭説道这是小的盡知
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内其中還有别人求
老爺再問張華 磞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说糊
塗東西還不快说出来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来張華 便说出
賈蓉来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 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来便
忙將王信喚来告訴他此事命 他托察院只虛張声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
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
次日回堂只说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两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
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
此事且都收下只得賈蓉 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来報信

說有人告你們如此〻〻這般〻〻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〻〻說我防了這一
着只虧他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去对辞正商議
之间人報西府二奶〻來了賈珍听了這个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风
姐進來了說好大哥〻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风姐拉了他就
進來賈珍還咲說好生侍候你姑娘分付他們殺牲口倫飯說了忙命倫馬躲往
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风姐氣色不
善忙咲說什庅事情這等忙风姐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
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絶了男人了你就愿意
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个体统才是你瘓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
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了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个沒脚蟹連官場

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〻來了你家幹錯了什庅不是你
這等害我或是老太〻太〻有了话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
偺們两个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个
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
在地下磞頭只求姑娘嬸〻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
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这些沒臉
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
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声說嬸〻别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已
打嬸〻别生氣說着自已奔手左右開弓自已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已问着自
已说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闲事了已後还单听叔〻的话不听嬸〻

的話了衆人又是劝又要咲又不敢咲鳳姐兒滚到尤氏懐裡嚎天動地大放
悲声只説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庅使他違旨背親将混賬名兒給我背
着偺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隷拿来再者偺們只过去見了老太〻太〻和
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即刻就走〻你妹〻我也親身接了来家生怕老太〻太〻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
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这里赶着収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
太〻知道了原説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已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又是有了
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庅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〻昨日急了縱然
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〻的五百両銀子去打点
如今把我的人还鎖在那裡説了又哭〻了又罵後来放声又哭起祖宗爹
媽来又要尋死撞頭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
别話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説不好的鳳姐兒听説哭
着两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对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难到有茄子塞着不
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庅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这会子平安
不了怎得经官動府閙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們自古説妻賢夫禍少
表壮不如裡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們怎得閙出这些事来你又沒才幹又沒
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芦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揔是他們也不
怕你也不听你説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樣你不信問〻跟的人
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們听叫我怎庅樣呢怨不得妹〻生氣我只好听着罵
了衆姬妾丫鬟媳婦已是烏鴉跪了一地陪咲求説二奶〻最聖明的雖是我

們奶〻的不是奶〻也作踐的勾了当着奴才們奶〻們素日何等的好来如
今还求奶〻給留臉説着捧上茶来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
賈蓉出去請大哥〻来我对面问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这个礼我
竟不知道我问〻也好孝着日後教道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説道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〻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
今我父親正要出殡嬸〻若鬧了起来兒子也是个死只求嬸〻責罰兒子兒
子謹領这官司还求嬸〻料理兒子竟不然幹这大事嬸〻是何等樣人豈不
知俗語説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
兒狗兒一般嬸〻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还要嬸〻費心費
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嬸〻有这个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

委屈還要疼兒子説着又磕頭不绝鳳姐兒他母子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
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谈来与尤氏反陪礼説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听
見有人告訴了把我赫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説的胳膊
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哥〻説了先把这官
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説嬸〻放心横竪一点兒連累不着叔〻嬸
〻方纔説用过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兩銀子與嬸〻送
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嬸〻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
有一件老太〻太〻們跟前嬸〻还要週全方便别提这些话方好鳳姐兒又
冷咲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这会子反哄有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
个獃子也獃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絶後我豈不更

比嫂子更怕絶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听見这話連夜喜欢
的連覔也睡不成赶着傳人収拾了屋子就要接進来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
見識他們到説奶〻太〻好性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〻太〻看是怎
様再収拾房子去接也不遅我听了这話教我要打要駡的纔不言語誰知偏不
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里又跑出个張華来告了一狀我听見了嚇的兩夜
没合眼兒又不敢声張只得求人去打听這張華是什麽人这樣大胆打听了
兩日誰知是个無頼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説他告什麽到是小子們
説原是二奶〻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个死現在有這个
理他抓着揔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还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这事原是
爺作的太急了国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
層罪俗語説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麽事作不出来
况且他又拿着这滿礼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説我便是个韓信張良听了这話
也把智谋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个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
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来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
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来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説完都説不必操心
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过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咱們如今
想了一个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咱們替他打
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時再给他些个銀子就完鳳姐兒笑道好孩子怨不得
你顧一不顧二的作这些事出来原来你竟糊塗若你説得这話他暫且依
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〻人既是無頼之徒銀子到手

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叨登起来这事偺們虽不怕也终担心擱
不住他説既没毛病為什庅反給他銀子终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个明白人听
如此一説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々非人去是々非者这事还淂我了纔好如今
我竟去問張華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淂錢再娶他若説
一定要人少不淂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来仍嫁他去若説要錢我們这里少不
得給他鳳姐兒忙道虽如此説我断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
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蓉深知凤姐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淂只
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説怎依鳳姐兒欢喜了又説外頭好処了家里
终久怎庅樣你也同我过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讨主意如何撒謊纔
好鳳姐冷咲道既没这本事谁叫你幹这事了这会子这个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

出个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々还是一片癡心説不淂讓
我應起来如今你們只别露面我只領了你妹々去与老太々太々們磕頭只説
原係你妹々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説買兩个人放在屋里的今
既見你妹々很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
妹新近一槩死了日子又艱难不能度日若等一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寔难等
淂我的主意接了進来已经廂房收拾了出来暫且住着等滿了服每圓房仗
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々可使
淂尤氏賈蓉一齊咲説到底是嬸々寛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淂我
們娘兒們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丫环們伏侍鳳姐梳粧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
酒揀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将此事告訴与尤二姐又説我怎

広操心打听又怎広設法子須得如此〻〻方救下众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折開
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来尤氏那邊怎好不過来的少不得也過来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个自然但一有了不是〻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来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个標致小媳婦進来忙覷着眼看說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来笑道老祖宗倒細〻的看〻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这是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来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〻〻你先認了太〻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〻

又從新故意的问過番頭跕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咲问你姓什庅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咲説老祖宗且别问只説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夗央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兒咲着只淂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来我瞧瞧夗央又揭起裙子来賈母瞧畢摘下眼鏡来咲説道更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听説咲着忙跪下将尤氏那邊所编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説了一遍少不淂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听了道這有什庅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淂房鳳姐听了叩頭起来又求賈母着兩个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説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 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

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賠送外还給他銀子安家这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来又見賈蓉打發了人来對詞那人原説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説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頼小的主人那些个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説張華無頼以窮訛詐状子也不収打了一頓赶出来慶兒在外替張華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内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来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説明樂淂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来回賈母説如此這

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
喚了尤氏過来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
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庅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
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
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
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
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給
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来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月日給了他
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〻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
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〻〻 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来只命
人去找賈蓉〻〻 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
〻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
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个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庅好人
尋不出来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听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到是好主意和
父親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
打听得真了来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
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自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
賈璉回来再花几个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
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
後再尋出這由頭来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

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説
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
保住自己的名譽昨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
関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
只説張華因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
路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騐尸掩埋鳳姐听了不信説你
要扯謊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完鳳姐和尤二姐和美
非常更比親姊親妹还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
悄的封鎖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説原委賈璉
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

説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个十七歲的丫嬛名喚秋桐者賞
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来見鳳姐未免臉上
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顔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温賈
璉將秋桐之事説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听了忙命兩个
媳婦坐車在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説不得且吞声忍
氣將好顔面換出来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来見賈母与王夫
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吶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祠
然後过来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
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収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内答應也説些
大理套話不必煩叙且説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説得只是心中又

懐别意無人処只和尤二姐説妹〻的声名狠不好听連老太〻太〻们都知
道了説妹〻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
了来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听見这話氣个倒仰查是誰説的又查不出来这
日久天長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庅説嘴我反弄了个魚頭来拆説了兩遍自
已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説槐暗
相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僣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
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没漢子要的娼婦也来要我的強鳳姐听了暗樂尤二
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
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过自拿了錢出来弄菜
与他吃或是有時只説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内另做了湯水与他吃也無
人敢回风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説舌告訴风姐説奶〻的名声主是
平兒丟壊了的這様好菜好飯浪自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风姐听了罵平兒
説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説自此也要遠自了又暗
恨秋桐难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风姐是好意然宝黛
一干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来了到还都憫恤他
每日常無人處説起話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风姐兒又並無露
出一點壊形来賈璉来家時見了风姐賢良也便不畱心況素習已来回賈赦
姬妾丫嬛最多賈璉每懐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
爷平邁昏憒貪多嚼不爛没的畱下這些人作什庅因此除了幾個知礼有耻
的餘者或有與二门上小么兒们嘲戲的甚至扵與賈璉眉来眼去相偷期的

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未来过一次今日天缘凑
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
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凤姐雖恨秋桐且喜借
他先可發脱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
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
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还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
死那秋桐听了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
却做不来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
子去讓我和他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凤姐兒在屋里只粧不敢出声兒氣
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紅的

腫了问他又不敢说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
等说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家號喪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
一心一計的过賈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鳳了頭到好意
待他他到这樣争鋒吃醋的可是个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
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踹踐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虧了
平兒時常背着凤姐看他这般與他排解排解那尤二姐原是个花為腸肚雪
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这般磨折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
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夗央宝劍
前来说姐姐你一生為人心痴意軟終吃了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
賢良內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来即進

来时亦不容他这樣此亦係理数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
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帰至警幻
案下听其發落不然你則白々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
泣道妹々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当然何必又生殺戮之
寃随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両全小妹咲道姐々你終是个癡人
自古天網恢々疎而不漏天道好还你雖悔过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
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無怨
小妹听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来看时因無人在側便泣説我
这病便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
了下来还可若不然我这命就不保何况於他賈璉亦泣説你只放心我請明
人来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回来好
討蔭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叫君榮進来胗脉看了
説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説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
恐是胎氣胡君榮听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来再看々尤二姐少不得又
從帳内伸出手来胡君榮又胗了半日説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
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々將金面略露々
醫生観々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
来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时掩了帳子賈璉陪
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结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
脉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辞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来調服下去只

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胡君榮听了早已捲包逃走這里太醫便說本来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閒言閒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咱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礼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与秋桐在一処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罵平兒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奶這樣都因咱們無福或犯了什庅沖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筭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說係屬兎的陰人沖犯大家筭將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兎說他沖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听見如此說他沖了鳳姐兒又劝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几個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庅就沖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什庅人不見偏来了就有人沖了白眉赤臉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們那个綿花耳朵的爺罷了総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奶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个到还是一点攙襍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咲又不敢咲

可巧邢夫人過来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二奶〻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処太〻好歹開恩邢夫人听説慌的数落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个外頭来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还你父親去到好説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窓户根底下大哭大罵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间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过来瞧他又悄〻劝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〻我従到了这里多虧姐〻照應為我姐〻也不知受了多少閑氣我若逃的出命来我必答報姐〻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好等来生罢平兒也不禁滴泪説道想来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従沒瞞他的話既听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这些个事来尤二姐忙道姐〻这話錯了若姐〻便不告訴他〻豈有打听不出来的不过是姐〻說的在先况且我也要一心進来方成个体統与姐〻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还干淨常听見人説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扎挣起来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几次狠命直脖方嚥了下去於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带齊整上炕淌下了当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过説了頭們你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〻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个樣兒来別太

过迁了墉倒衆人推了妳〃听了急推房门進来看时却穿带的齊〃整〃死在炕上
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来平兒進来看了不禁大哭衆人虽素習懼怕鳳姐
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与
鳳姐看見当下合宅皆知賈璉進来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
妹〃你怎麼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来哭了一塲劝住賈璉〃
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
了梨香院的门收拾出正房来停靈賈璉嫌後门出靈不像便对着梨香院
的正墻上通街現開了一个大门両边搭棚安壇塲做佛事用軟榻鋪了
錦緞衾褥将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蓋了八个小厮和九个媳婦圍隨
從内子墻一带抬往梨香院来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单一看只見这尤

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你死的不明都
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来勸叔〃嘆着些兒我这个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
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跌脚說我忽略了終久對出来我替你报仇
天文生回說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
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
多停寺到外頭还放五七做大道塲纔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
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一塲衆族中人也都来了賈璉忙進去找鳳
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礼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說我病着
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觀園中来遶過群山至北界墻
根下往外听隐〃綽〃听了一半言語回来又回賈母說如此这般賈母道

信他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也認真了開喪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塲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燒或乱𦶟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正説着丫嬛来請鳳姐説二爺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来了便问他什麽銀子家裡近来艱難你还不知道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鷄兒吃了过年粮昨兒我把兩个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这裡还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説着命平兒拿了出来遞与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话可説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来自己用个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厮丫嬛来拿便自己提着来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将二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来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与他説你只别作声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这裡来点眼賈璉听説便説你既的是接了銀子又将一條裙子遞与平兒説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个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衆走来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间果抬了一幅好板進来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日穿孝守靈晚来也不進去只在这里伴宿正是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庚辰本校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回

林代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〻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凴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蝟集不筭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单子来共有八个二十五歲的单身小厮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来问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个夗央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

向未和宝玉说话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个琥珀
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
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了嬛出去了其餘年纪未足令他们外頭自娶去了
原来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
来許多雜事竟将诗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
遁了柳湘蓮剱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々接々閙愁胡
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
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间房内咭々呱々之笑声不
断襲人因笑说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那隔肢呢宝
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襖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着葱綠苑紬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
是紅绫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
花緊身兒紅褲綠襪两脚乱蹬笑的喘不過氣来宝玉忙上前笑说两个大的欺負
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说着也上床来膈肢晴雯々々觸癢笑的忙丢下雄奴和宝
玉對抓雄奴趁势又将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说仔细凍着了看他
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了碧月来说昨兒晚上奶々在這里把塊
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这里小燕说有々々我在地下拾了起来不知是那一位
的才洗了出来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到是这里熱閙大
清早起就咭々呱々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你们那里人也不少怎麽不頑碧月
道我们奶々不頑把两个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

〻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个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裡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单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翠縷咲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听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咲說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咲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况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起時是沒有名此是先有名）宝玉听着点頭說狠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着一齊起來都往

稻香村來宝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楼照壁紅糢糊
天機燒破夗央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看了並不称讚却滚下淚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来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问你们怎庅得来宝琴咲道你猜是谁作的宝玉咲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宝琴咲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咲道我不信這声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宝釵咲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〻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錠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语宝玉咲道固然如此説但我知道姐〻断不許妹〻有此傷悼語句妹〻雖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〻曽经離喪作此哀音衆人听説都咲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説稱賞不已説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説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從来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風須淂再擬正説者人回舅太〻来了姑娘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来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説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来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説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去行礼代玉咲向衆人道我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〻太〻跟前頑咲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

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听上面不過是請
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
听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之子為妻擇
日於五月初十日过门风姐兒又忙自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騰的夫
人又来接风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閒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
林代玉宝釵四人同风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妝飾了起来五人
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红院歇了半刻襲人便秉机見景勸他
収一収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筭一筭說还早呢襲人道書是
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縂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咲道我
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収着襲人道何曽沒収着你昨兒不在家

我就拿出来共筭数了一数纔有五六十篇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这几
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収了起来天天快臨几張字補
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过去宝玉听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
在搪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纔好說话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来
梳洗了便在窓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来問宝玉
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来再作別的因此出
来遲了賈母听了便十分歡喜就分付他已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
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宝玉听說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
磨鎗也不中用有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頑不了的这一趕又趕出病来
纔罷宝玉回說不妨事这里賈母也說怕急出病来探春宝釵等都咲說老

太〻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过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爷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听説喜之不盡原来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宝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已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与宝玉〻〻自已每日也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来这日正等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已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来道謝肖史湘雲宝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温理過几遍正是天〻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遢了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肖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来如此筭去至冬〻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書字又擱过一边乃是照旧游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来　空使鵑啼燕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已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〻〻看畢咲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咲道偺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改个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听了偶然興動便說这話說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説肖一面分付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

人分頭去請衆人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ケ調来寫了綰在
壁上衆人来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了一回
宝玉咲道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来于是大家拈鬮宝釵便
拈得了臨江仙宝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
宝玉拈得了蝶恋花紫鵑炷了一支夢甜香 重建故又寫香 大家思索起来
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宝琴宝釵却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宝釵
便咲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咲道嗳呀今兒这香怎庅这様
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宝玉可有了宝玉雖作了些只是自
已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等咲道这筭輸了
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来探春听説忙寫了出来衆人看時 却是先看没作完的總是又变

一格也 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々縷 徒垂絡々絲 也难綰繫也难羈 一任東西南北
各分离
李紈笑道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没了情愿認負[輸]不肯勉強塞責將
筆擱下来瞧这半首見没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你[休]惜 飛来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從[縱]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緊[經]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筭得説着看黛玉
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残燕子楼 一團々逐対[隊]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与東風春不管 凭尔去 忍淹留
眾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离人恨重
眾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声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笑道終不免过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
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眾人笑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勻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你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眾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这首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
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們自
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要忙这定要重重罰他下次
為例一語未了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眾人唬了一
跳了环們出去瞧時簾外了环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眾了环

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绳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出来看時宝玉笑道我認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嬌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鵑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樣的风筝单他有这个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道紫鵑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这会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谁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罢把偺們的拿出来偺們也放晦氣紫鵑听了敢命小丫頭們將这风筝送出与園门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来找好与他們去的这里小丫頭們听見放风筝爬不得一声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个美人风筝来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宝釵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咲道你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个軟翅子大鳳凰

好宝釵笑道果然困回頭向翠墨咲道你去把你們的拿来也放放翠墨嘻嘻的果然他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个小丫頭子家去说把昨兒賴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魚取来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兒呢探春咲道橫豎是给你放晦氣罢了宝玉道也罢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罢了頭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子来说道襲姑娘说昨兒把螃蟹给了三爷了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这一个罢宝玉细看了一回只見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欢喜便命叫放起来此時探春的也成了来翠墨帶着几个小丫頭子們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起来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个大红蝙蝠也取来宝釵也高興也取了一个来却是一連七个大鴈的却放起来了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宝玉说丫頭們不会

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宝玉
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跺个稀爛代玉笑道那
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
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風箏
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丫环們又都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来顽了
一囬紫鵑笑道这一囬的勁大姑娘来放罷代玉听説用手帕墊着手頓了
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来隨着風箏的勢将籰子一鬆只听一陣豁剌
剌响登時籰子線盡代玉因讓衆人来放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代
玉笑道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这一樂所以又説放
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們姑娘越
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説着便向雪雁手中接过一把西洋小銀剪子来齊籰子根下寸
寸絲不留咯噔一聲鉸斷笑道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那風
筝飄々飖々只管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雞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再
展眼便不見了衆人皆仰面睄看説有趣々々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
去了若落在有人烟處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外無人烟處我
替他寂寞想起来把我這個放去教他兩个作伴兒罷於是也用剪子剪
斷照先放去探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这也不
知是誰家的衆人皆笑説且別剪你的看他倒像要来鉸的樣兒説着只見
那鳳凰漸逼近来遂與這鳳凰絞在一處衆人方要往下收線那一家也

放自己放了半天只々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宝玉
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跺个稀爛代玉笑道那
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
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風箏
都起在半空中去了々一時了环們又都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来頑了
一回紫鵑笑道这一回的勁大姑娘来放罢代玉听説用手帕墊着手頓了
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来隨着風箏的勢将籰手一鬆只听一陣豁剌
剌响登時籰子線盡黛玉因讓衆人来放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代
玉笑道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这一樂所以又説放
悔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們姑娘越

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説着便向雪雁手中接过一把西洋小銀剪子来齊籰子根下寸
寸絲不留咯噔一聲鉸断笑道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那風
飄々飄々只管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雞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再
展眼便不見了衆人皆仰面睄看説有趣々々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
去了若落在有人烟處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外無人烟處我
替他寂寞想起来把我這個放去教他兩个作伴兒罷於是也用剪子剪
断照先放去探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这也不
知是誰家的衆人皆笑説且別剪你的看他倒像要来絞的樣兒説着只見
那鳳凰漸逼近来遂與這鳳凰絞在一處衆人方要往下收線那一家也

要收線正不開交又見一个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帯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来衆人笑道這一個也来絞了且別收讓他三个絞在一處倒有趣呢說着那喜字果然与這两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个齊收亂頓誰知線都斷了那三个風箏飄〻颻〻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笑說倒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些黛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〻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着看他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端的下回便見